目录

前序

”每个人呱呱坠地后，就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牢狱，一个心灵的牢笼“

”很不幸，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是母体，你必须亲眼目睹“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决定了就不能反悔“

”服下蓝色药丸，幻境结束，起床后，继续相信你所相信的一切。“

”服下红色药丸，我就带你见识见识，这个陷阱有多么地深。”

“记住，我要告诉你的只有一样东西—真相，仅此而已。”

——— 节选自《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的这个桥段巧妙映射了男人从古至今一直不变的处境，每个男人正是影片中的尼奥，终其一生受操纵、控制和奴役着，哪怕明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却根本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它如黑客帝国里的母体（Matrix）一般无处不在，随处可见，但却无影无形，难以察觉。就好像背景音一样，你会因主旋律的层叠起伏一度忘记它的存在，但
它其实一直都在那里。这个”母体“，就是女本位主义（Gynocentrism）。

一、女本位主义 (Gynocentrism)



女本位主义(Gynocentrism),从词源来讲,由 gyno-(希腊语词根“妇人”)和 -centrism（以…为中心的主义或思想）构成，一切以女性的利益、观点、诉求和立场等为出发点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包括奠基在其上的所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精神活动、认知范式、意识形态等，都在这个宏大概念囊括的范围之内，其带来的副产物就是对男性切身利益和诉求的忽视、轻视或遮蔽。它的前体存在是雌本位主义，也即有性生殖生物在漫长演化历程中为了确保基因回报率，围绕着雌性在性增殖活动中扮演的核心主体地位而生发的各种个体或群体的生存策略和进化心理。

目前来讲这个概念在中文世界里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但在后女权时代的西方世界，却是一个在 MGTOW 圈里被探讨的核心概念。它跟我们所熟知的女权主义（ Feminism）不完全是一回事。女权主义可以说是女本位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表现的一种极端形式，但还远远代表不了女本位主义。

女本位主义（Gynocentrism）在网上有这么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1. [一般定义]（希腊语：γυνή，“女性” – 拉丁语：centrum，“中心”）

■ （一）。n.在理论或实践中主要或完全关注妇女;或对此的倡导。经常对男性不利。

■ （b）.n.主要关注女性的需求和相对于男性的需求和愿望。这可能发生在学术研究、制度政策、文化习俗和性别关系的背景下。

2. [社会学]

■ （一）。一个普遍的文化综合体，旨在优先考虑女性及其利益。

■ （b）.对个别女性中心行为或事件的关注（例如母亲节）。

3. [生物学]

■ （一）。人类优先考虑女性生殖能力的生物学理论。

4. [心理学]

■ （一）。专注于女性的心理体验、情感或行为。

更多字典定义：

ALLWORDS.COM ：意识形态上关注女性，以及影响她们的问题，可能损害非女性的利益。与雄性中心主义形成对比。

MIRRIAM-WEBSTER ：由女性兴趣或女性观点主导或强调。

DICTIONARY.COM ：关注女性;只关心女性。

牛津词典
女性中心主义：以女性为中心或只关注女性;从女性（或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出发。

法莱克斯词典
女性中心主义：以女性为导向，以女性为中心，排他性。性别歧视，基于性别的歧视。

ENCYCLOPEDIA.COM
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倡导以女性为中心的信仰、身份和社会组织。

通过以上几个定义，可以大概总结出什么是女本位主义，女本位指的是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于思想观念，价值观，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女人的利益和观点立场作为唯一的立足点和考量，带来的是对男性利益的损害和男性诉求的贬低。女本位主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方方面面无孔不入的。与其说它是源于文化，不如说其根源是生物的本能。可以说，任何一个有性生殖的物种都带有女本位主义的本能。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的原因，因为它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就好像你不会怀疑你为什么吃饭、睡觉一样，因为这些都是你的本能。在威胁整个族群的灾难到来时，人类会不自觉地选择牺牲男人来保全女人的做法，因为这种本能最有利于族群的繁衍和再生，哪怕人类过了为生计而忧的时期、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也难以撼动这个自远古发展而来的本能。 人类的文明史不过五千年有余，五千年从进化的角度讲根本不值一提，可以说人类在生物构造上与原始人无异。而物种演化的历史却以亿年为单位，人受本能的驱使，远大于你的想象。人所引以为傲的理性思考能力不过是受制于你大脑最外面薄薄地一层，是最最后才发展出来的，而你的本能则是受大脑更内部的结构所管辖，越往内，越是最基本的本能， 也越牢固。而女本位主义就属于本能的范畴，它虽不像吃饭喝水的本能那样牢固，却也足以左右你的思想和行动。

二、女本位主义两大公理

所以女本位主义和女权主义、父权制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特定产物都不同，因它有其生物学的本源所在，它是人类等有性生殖物种的发展出的本能之一。任何一个雌雄异体的物种，其雄性的一生中都可产生大量精子，而雌性单一个体却只能在一生中产生有限数量的卵细胞，且雌性在繁殖过程中存在孕育周期。理论上讲一个雄性可以同时使无限多个雌性同时受孕，但一个雌性在一个时间只能孕育一个雄性的后代，

再加上雌性的生育黄金期是十分有限的，拿人类女性来说，它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而男人则没有绝经这一说。这些两性生物学上的差异就导致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生物学事实---**雌性数量是一个物种繁殖的限制因素**。也导致了在个体层面上，雌性的存在价值高于雄性，或者叫**雄性的可弃置性**（Male Disposability）。

假设有一个 100 人组成的小部落，50 个男人、50 个女人。如果他们纷纷成双配对，此部落人口可以以每 9 个月 5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长。

如果 50 个男人中有 40 个死亡，剩下的 10 个男人仍可使全部 50 个女人受孕，意味着部落人口仍可以每 9 个月 5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长。然而如果 50 个女人中有 40 个死亡，这个部落人口只能以大约每九个月最多 10 人的速度增长，这会使这个部落元气大伤，而且由于有 50 个男人但仅存 10 个女人，这些男人会彼此竞争甚至屠杀，来获取与剩下女人的生殖接触， 从而更进一步重创这个部落。

50 男+ 50 女= 50 后代/年

10 男+ 50 女= 50 后代/年

50 男+ 10 女= 10 后代/年

雌性数量是一个物种繁衍的限制因素！雌性数量是一个物种繁衍的限制因素！雌性数量是一个物种繁衍的限制因素！（重要的话说三遍）以及相伴相随的雄性可弃置性（Male Disposability），就如欧几里得定律之于整个几何学，又如宇宙社会学公理之于三体中的宇宙文明图景，深刻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我们不妨称之为公理 1。

有人可能会有异议，就是所谓的现在社会明明是男本位社会，明明重男轻女，男人占居高位等等，凭什么说现在社会是女本位。说这话的要么是看问题只看表面，要么本身就是思想受女本位主义支配，即看问题只以女人为中心的典型。所谓的男本位（Androcentrism）不但现在不存在，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也不曾存在过。原因还是公理 1：雌性是物种繁衍的限制因素/雄性可弃置性（Male Disposability）。不妨用反证法证明之，假设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男本位的社会，一旦危及生死存亡的战争或者灾

难爆发（这在人类历史上属于必然之事），男本位主义社会优先保男人牺牲女人，那么结果一定是灭族的代价，因为牺牲女人就等于牺牲族群的繁衍能力，这样的社会会过早夭亡，根本不可能存活到现在，更不可能成为主流，而女本位社会则可以挺过这些灭顶之灾延续下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这种女本位倾向逐渐发展成为人类等有性生殖物种的本能。而所谓的男本位是只存在于理论上的，既违背生物学基础，也不符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有人说过去的传统社会里男人主导一切，女人根本没有权利云云，这难道不是男本位？错，这正是女本位的典型思维，即从女人的角度出发，只看到女人没有男人拥有的权利，却没看到男人所付出的牺牲和承担的责任。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男人对这个社会付出的多， 得到的汇报相应的也多，他们虽然对女人拥有权威和支配地位，但仍承担照顾和保护女人的责任，一旦天灾人祸顶在前面的一定是男人，他们充当着这个社会的建造者，维护者和生产者，虽然女人在传统社会里没有权力，但那些权力本身就不是她们应得的，因为她们没有付出这些，天灾人祸顶在前面的不是她们，高危行业从业者不是她们，重大问题也不需要她们解决，她们在那种传统社会里唯一的任务就是保证种族的繁衍。有人说虽然男人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但女人生孩子也不容易。呵呵，美国一个女人做着梦就把孩子生下来了，我不知道您怎么得出的结论这比当一个好的士兵，工程师，程序员更难。有人说还有女人难产呢，那我还说女人生孩子还有一定或者说很大几率（考虑到生产技术的日趋进 步）是母子平安呢，是皆大欢喜的结果，而男人上战场呢？不论什么时代，不论胜败，战争总有一方是要死人的，总有一个家庭要失去家人，这两者压根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相提并论。

两性性态差异

如果说雌性数量是物种繁衍的限制因素是公理一，那么公理二则是**任何有性生殖的物种都会表现两性异形**（Sexual Dimorphism）。所谓的两性异形是指同一物种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最基本的两性异形是生殖构造（第一性征），但因为所有有性别的生物都有生殖构

造的差异，一般来说两性异形主要用在指其他与生殖没有直接关系的特征（第二性征）， 包括体型、颜色、用作求偶或打斗的身体器官，如：装饰羽毛、鹿角、犄角和獠牙等。而两性异形又包括两种，一种是偏向雄性，让雄性比雌性更强壮和聪明，这种情况占大多数，如狮子，大猩猩，人等（并非女权癌们意淫的男女无差异或者男女各有所长，大自然不是电子游戏，不是说男人比女人强壮女人就得比男人聪明或灵敏，事实是男人在力量、智力、敏捷度等主要指标上都胜于女人，不好意思造物主不会考虑什么游戏平衡性，更不会吊什么”政治正确 “）。但也有偏向雌性的，如蜘蛛，螳螂等。

如果是两性异形偏袒雌性，那么对于雄性来说交配基本等于送死，其生死完全被雌性所拿捏。但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就有所变化，虽然性态差异在生物学上偏袒男人，但人类发展出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使得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女人掌握的权力相应有所不同，比如在一个女尊男卑，女权天下的社会里，女人所享有的权力完全弥补了其性态差异的弱点，而人为地模拟出了性态差异偏袒雌性（蜘蛛模式）的情形，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男人的彻底被奴役，正如你们如今看到的女权分子对男人的无限打压，敲骨吸髓，再看看那些女权主义高度发达的所谓第一世界国家的男女自杀率对比，就更说明问题了。在这些国家，仅仅生而为男人就是原罪，所有对其的虐待都是被合理化的。所以某些女权龟男们可以醒醒了，别幻想着这帮女权癌们掌权以后能分你一杯羹，她们不榨干男人最后一滴血是不会罢休的，这是她们作为雌性生物的本质所决定。

而两性差异偏袒雄性的结果（猩猩模式）则不然，虽然雄性强于雌性，但雄性仍具有所谓“怜香惜玉”的牺牲自我、利他主义的保护本能，当生存的威胁来临时，雄性倾向于保护雌性和幼崽，因为这样更有利于这个物种得以繁衍。这也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男人在冰冷的海里沉下去而让女人上救生艇这一桥段戳中无数女人的 G 点，让她们觉得无比浪漫，因为她们骨子里觉得男人为其牺牲都是理所应当的，甚至不需要质疑。反之如果一群女人为男人赴汤蹈火送死，还有人会觉得浪漫吗？这就是女本位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不管男人或者女人，男人为女人牺牲的这种女本位主义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每个细胞之中，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三、她永远不会爱你

何谓“爱情”

爱情”是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歌曲、戏剧、影视剧、文学和艺术作品当中无处不在的两个最重要核心元素之一（另一个是死亡），因它直接关乎底层代码，故而总能直接触动无数舔狗内心深处最薄弱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带把的这辈子遭受的最严重最刻骨铭心的创伤，罪魁祸首都是这个所谓的“爱情”，直接也好，间接也罢。

主流的爱情观无外乎两种，爱情存在或爱情不存在，但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都惯性地默认了男女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称对等的，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方面，女人并不真正爱男人，至少不符合主流舆论对爱情的定义，女人爱的并非男人本身，而是男人的名誉、地位、权力、财富、学识等能够彰显这个男人基因价值的东西，就好比你在收快递的时候会连包装盒一起签收，但你真正想要的是包装盒里的东西，而男人，在女人眼里就是这个包装盒。此外，女人对男人的爱永远不可能超过爱自己或爱自己的后代，这种进化心理也是被有性生殖模式所根本规定的：

雄性只是消耗品，是繁衍的配角，因此在交配完成后，生存资源必须更多倾注于雌性，才是对后代的最优解。前面也说了，适者生存，万物唯求存在。

另一方面，男人确实会做出为 B 苦为 B 累为 B 受尽所有罪，吃 B 亏上 B 当最后死在 B 身上的龟男舔狗行为，这种行为毫不利己专门利她，从古至今也从来不乏以彰显自己的肾石风度为荣、为了保护女人甘愿牺牲自我的白衣侠士护逼使者。“怒发冲冠为红颜”、“烽火戏诸侯”、“英雄难过美人关”、“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精虫上脑”等说法都是在形容男人在被“爱情”冲昏头脑时是怎样一种神魂颠倒的状态，这种状态又恰恰符合主流社会对“爱情”那种矢志不渝的幻想，你怎么能说“爱情”不存在？虽然说基因是自私的，唯一目的就是复制自身，但雄性在繁衍时是利她的，公螳螂宁愿被母螳螂打牙祭也要去交配，可见雄性的繁衍本能有时候甚至强于生存本能。而且自私的基因和利她的雄性这两者丝毫不矛盾，按照自私的基因的说法，有机体不过就是基因自我复制的载体和媒介而已，只要最终达到基因传播的目的即可，它才不管你本身是死是活。

问题的根源, 就在于男女两性关系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底层代码——一个男人的精子可以同时让多个女性受孕，而女性的生育周期，决定了她们在一定时间段内有权，也必须选择唯一的交配对象。而在还没有文明的，人类社会成型以前的“远古性解放”时代里，有权交配的雄性的作风，可是从不扶养孩子，“留了种就不回头”就走的。

而这也是食物链上层那些高等哺乳动物基本的, 最终的繁殖常态——只有极少的雄性个体拥有交配的机会，其他雄性的基因就这样被一劳永逸地淘汰了，个体存在也将被以各种形式弃置：我们看到狮群里失败的雄狮，一辈子再也不敢踏入胜利者的领地，从此孤独地在旷野里彷徨，直到归真之日。

苍天不仁，万物为刍狗。

雌性个体这时绝不会试图为“失败”的雄性提供代偿的生殖资源，相反，她们会竭尽全力向“优胜者”证明自己的忠心，而正用践踏，嘲讽，敌视被淘汰者们的行为信号提示胜利的雄性竞争者，自己绝对是效忠于他的基因的，用这样的方式稳定住，牵制住胜利雄性，以期获得更多的“宠幸”并避免被抛弃。这种策略能快速高效地淘汰掉不够出色的基因，大大加快种群基因库更新换代的速率。

在这种基调下，自然规律就决定了，雌性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爱上”一个雄性个体，一旦她边缘脑系统的评价机制判断你不够符合她对“胜利者”的定义，她便立马会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冷漠的态度离你而去, 这时候你无论用什么方式挽留她都是徒劳的, 你越苦苦哀求，越证明了她眼里你失败者的结论。

这是万年生存战争在 DNA 上刻下的终极法典。她爱的，是你基于胜利者身份凸现出的基因估算价值，她不爱的，是你除此之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你的灵魂。

因此我在这里要给出一种和上述两种主流观点都不相同的或许具有一定颠覆性的爱情观，那就是“爱情”其实是男人单方面作用于女人的一种情感，男人是其供体，女人是其受体，男人对女人会产生爱情，反过来女人对男人没有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压根就不是性别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对称关系，男人对女人有利她主义，但反过来女人并没有对男人等价的利他主义。你从市面上的男权和女权也能看出一些端倪，男女权同样不是镜像对等关系，女权再怎么喷男权“对象化”、“客体化”女人，好歹他们是在重视女人，甚至是在美化女人。可反过来看看女权对男人什么态度，根本连对象化都懒得进行，直接就是边缘化乃至欲除之而后快。哪怕是再极端的父权制社会，女人也会被当做一种资源被保护起来，可女权一旦达到顶峰，别说集体进集中营，绝大多数男人恐怕连活着都会是一种奢望，我这绝不是在危言耸听。即便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句话也还是需要分男女的，很多在医院工作的都透露，在配偶一病不起后，抛弃原配另寻新欢的女人远多于男人。

爱是什么？爱是奉献。而雌性的基因设定就是没有利他主义精神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遗传自己的基因。而雄性则正好相反

而到了人类社会，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第一个改变，是人类幼崽的繁育周期正在无限增长—巨大的，耗氧的，十分浪费能量资源的脑袋让女性的生育难度真正产生确实的增长，一个女性个体想要成功扶养出满足世代更替的下一代，需要吸取的资源也立竿见影地暴涨。这使得女性再生存资源上的依赖也性不断增长，而且这种依赖性超越了灵长类哺乳动物雄性生存策略的本源逻辑—哺乳动物单纯的雌性保护机制已经满足不了这样的生存资源供养了，出于递弱代偿的机制，人类的祖先开始了原始的社会合作的尝试。

奇妙的资源依赖模式变化，对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塑造超乎想象。

——文明最初的火星，就蕴含在妇人的产痛和呼喊里，知善恶树的果实在向神的无邪的孩子们招手：那是一个如《圣（和谐）经》一般富有庄严和传奇双重色彩的地质时代。真是发人深思

第二个改变，就是男性的生存资源拥有者和“基因资源”，即生殖资源的另一部分，发生了交叉。“胜利者”的含义逐渐变得模糊和不确定。随着生产力（生存资料）的膨胀，人类进入了能够产生稳定的温和父拳制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原本“胜利雄狮”型的角色未必能占据父拳社会中心稳定持有大量生存资源的地位，而更有可能是刘邦和朱院长这样不温不火的郑智砖家，以及吕不韦这样潜心钻营的术师商贾更能占据这个体系的优势地位。

而在中下层，这个特征甚至更加明显——能够适应社会大潮的，都是能主动弱化，残化，分化的个体，比如工匠和农夫，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这个巨大的威利坦，从而获得稳定合法安全的收入，而那些本来威武长胜的，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士游侠更容易稳定地蹲大牢。（手动滑稽）

综合这两个因素，女性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基于用脚投票的遗传算法机制的择偶机制——东食西宿。

女人受其本性的影响比男人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而且她们是感性思维主导的动物，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一切跟着感觉走，还美其名曰女人的直觉很是灵验，无非是掩盖她们自身理性思维能力的不足罢了。

那些发出什么女人真是复杂，女人心海底针，女人真是猜不透等感慨的男人要么是不了解女人的本性，要么更多是不愿相信那就是女人的本性，因为社会文化和教育给他们从小灌输的思想都是女人如何如何的圣洁，无辜，完美无瑕，女人永远是无辜的受害者云云，但现实的经历又一次又一次与他们的认知发生剧烈冲突，但他们又不可能做到重塑自己的三观，因为推翻了自己的三观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他们没有勇气这么做。于是他们无比纠结，陷入深层的认知危机里，觉得女人比天书还难懂，然而其实这些根本就是他们自己的心魔作祟，否则我问你，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男人，只会对年轻的女人有这种感觉，难道老太太和大妈就不是女人了？为什么你不觉得她们有什么有待探索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觉得她们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我记得有个出色的男作家以擅长刻画女性角色著称，当被提及你作为一个男人是怎么把女性角色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首先想象一个男人，然后把他理性这个属性去掉，就得到了一个女性形象。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人生体会，我发现要想理解一个女人的行为，就把她当成一个装在成年人的躯体里的小孩来看待就可以了，之后一切都是那么得顺理成章。其实女人跟小孩的特点是如出一辙的，不愿承担责任，出尔反尔，不理性跟着感觉走等。比如我们男人可以在这里理性客观地讨论我们自己的本性和女人的本性，而那些哪怕是性别研究专家的女人也绝不可能脱离主观和偏见去看待问题，都是非要带一层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那些在两性研究方面著书立说的多半是女权主义者。

认识到女人高攀择偶的本性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一个人生经验，永远不要试图去满足女人的需要，因为她们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满足的，即使你满足了她们 99%的需求， 她们仍然挑剔剩下那 1%你没做到的，所以男人一定不要陷入这样一个认知陷

阱当中。从宏观角度讲，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用屁股想也知道是女尊男卑的女本位社会里，明明社会意识形态都在偏袒女人，给予她们各种保护和特权，对她们大开绿色通道，女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受压迫者，和抱怨一切的怨妇的原因。作为男人你要知道你无论如何对女人好，她仍然会对你满腹抱怨和牢骚，欲求不满，希望你对她更好，所以你何必费事呢？ 唯一让女人闭嘴的方式，是用你身上的某个部位堵住她的嘴。

布里夫法则：一语道破女人的本性

罗伯特·布里夫解释了女人的高攀择偶的本性，她们通常都是“向上结亲”。换句话说，她们与雄性发生关系就是为了男人赋予她们的好处:

“雌性，而非雄性，决定了一个动物家庭的所有状况。当雌性不能从与一个雄性的结合中获取好处时， 这样的结合就不会发生。”

布里夫法则的推论如下：

推论 1：雄性在过去对雌性所提供的好处不能维持两者的未来关系。

推论 2：雄性为了维持未来与雌性的关系所提供的任何当前好处都是无效且徒劳的。（参见推论 1）

推论 3：雄性向雌性承诺未来好处对当前及未来两者的结合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种作用与时间成反比，直到所承诺的好处被落实，并与雌性对雄性的信任程度成正比。（这几乎就是不可能）

布里夫法则，其实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那就是雌性与雄性交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资源。雌性对雄性所做的所有行为，背后有且只有唯一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从雄性身上获取资源。

基于这个布里夫法则，我们很容易反推出女人的行为。那就是为什么舔狗不得 house？可以参照推论 1，雄性在过去对雌性所提供的好处不能维持两者的未来关系。也就是说你现在无论为女人付出多少资源，将来女人都不可能记得你现在的付出，所以你就不要指望女人会有良知，会知恩图报了，女人的天性就是忘恩负义的。

再看推论 2，雄性为了维持未来与雌性的关系所提供的任何当前好处都是无效且徒劳的。其实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短期关系，无论你过去为了女人付出多少资源，都不可能维系你们在未来的关系，除非你持续不断的为她提供资源，一旦你不能继续为她提供资源，女人会立刻离开你。一个中年失业的男人，会立刻被老婆所抛弃。

再看推论 3，雄性向雌性承诺未来好处对当前及未来两者的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个结论也很容易理解，女人是短视的，一个十分有出息的男人，往往在年轻的时候要一贫如洗，寒窗苦读，但是这种老实人做题家，往往是最不被女人看得上的。女人无法理解长期收益是什么。所以有些男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这么好的条件，就是没有女人看的上我？其实很简单，因为你不能在当下立刻给予女人她能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触手可及的好处。

我们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立有三个指标。叫做自恰，续恰，他恰。那么布里夫法则非常巧妙的符合了这三个指标。首先做到了逻辑自恰，其次关于布里夫法则的推论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同时又符合了进化心理学的他恰。可见这个法则是成立的，是禁得住逻辑证明和考验的，是具有可证伪性的，是科学的。

基于布里夫法则，我简要分析一下两种女人的行为，以加深理解。首先就是很多男人可能搞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作，而且不讲道理。其实代入到布里夫法则，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从男人身上获取资源。很容易就得出了结论，女人作的行为，本质是对男人的打压，其目的在于从男人身上获得更多资源。所以为啥很多女人经常哭闹作，但是男人一花钱哄，立刻就好了。

第二种，为什么女人会讨厌男人孝敬父母，婆媳矛盾为啥很严重？我们继续代入布里夫法则，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从男人身上获取资源，那么很容易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婆媳矛盾的本质是，妻子在责怪丈夫：”你不应该把资源用在赡养母亲身上，应该全都用在我身上。”

男人的孝子行为，最容易让妻子感到厌恶。因为这违背了女人的基因利益，所以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本能，决定了女人必须对男人孝顺父母的行为感到恶心。

布里夫法则和进化心理学是完全同构的，但是只用来研究女人的行为。但是进化心理学需要前前后后一大本书。布里夫法却对于进化心理学的概念进行了高度的浓缩和精简，在保证信息不丢失的情况下，归咎为一个基本的法则。

这是一个极简但分析问题十分清晰的思维模型。

四、谈性别虚无主义
从西方原教旨 MGTOW 的局限性谈起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MGTOW 学说，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迭代成了今天这样，早期的 MGTOW 其实仅仅属于一种倒逼出来的男人本能应激反应。

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字面翻译为”男人走自己的路“，它产生的时代大背景是西方社会在本轮女本位循环进入成熟期的女权女尊阶段，”云爹“强行模拟出了人为的雌强雄弱模式（削男适女的”男女平等“也算作此列），无数可怜男人成为了一交配就等于送死的公螳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些数量极为有限的生存本能大过繁衍本能的男人的朴素自我意识和对群体认同的渴求在互联网虚拟空间里汇聚交融到了一起，他们探讨男人如何规避被无孔不入的米兔和女本位家庭法迫害的风险，互通有无以确认自己在女本位社会里受到的戕害并非个例，以及追问男人如何在当下艰难时局里获得解脱，他们称自己为”红丸男“（Red Pillers），意为意识到了女本位世界残酷真相但又不甘自我麻醉的少数男人，这就是 MGTOW 的雏形。

用老鼠乌托邦那个模型来做类比分析，初代 MGTOW 是女强鼠（女权）出现后必然导出的一个群体 — 美丽鼠（The Beautiful Ones），在其他一些国家有不同表现，如草食男、佛系男、”丧文化“、“低欲望社会”等，但仍然属于这一生态位。

然而随着 MGTOW 社区的扩大，个别圈内的大佬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比如很多“白左 MGTOW”虽然意识到了女本位社会的种种社会现实，但仍然幻想这些是可以通过继续推进男女平权（Egalitarianism）来改善的，甚至在无处不在的真女权洗脑氛围里，相信了“男人当下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女权程度还不够高，等女权再发展发展就好了”这样的鬼话，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实现了自己主观构想出的男女无差别的 Utopian 理想，MGTOWers 所揭露的种种女本位现象就自行消解了，男男女女就可以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奔向美好的明天了（手动滑稽），于是他们成为了和真女权殊途同归的一群人，成为了反田园女权不反真女权的女权加速主义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男版女权”。随着这股“歪风”愈演愈烈，他们的重心甚至从原本的关照男性切身疾苦变为了防止“仇女”、维护政治正确的自我感动行为。于是这个时候有大佬跳出来斩钉截铁地指出男女有别，从两性异形这个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雌雄第一、第二性征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进化心理，将男女平均主义的虚幻泡沫彻底戳破，并系统论证了其在现实中的不可行性，这才把这股歪风多多少少掰回来了一些，也丰富了红色药丸的内涵。自此，认识到男女有别、两性异形以及男女平权主义行不通成为了红色药丸必不可少的另一部分。

> 红色药丸的两部分构成如下：
>
> 1. 认识到我们处于一个女本位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对男人来说风险重重，步步惊心。
>
> 2. 认识到两性异形，男女有别，认清男女各自的生物学本质和本性以及男女无差别乌托邦在现实中不可实现。
>
> 有 1 无 2，则成为真女权加速主义者（极左女本位）
>
> 有 2 无 1，则成为女本位盲点患者（极右女本位）
>
> 这也被总结为“女本位惯性定律”：一切不是直接、明确且彻底的提出反女本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终都会滑向女本位主义。

而这里提到的红色药丸第二部分，也自然而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男女有别只需要撩开裆就能证明，那为什么当今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忽视性别差异、强行男女一刀切的趋势或默认共识？这也引出了本文要讨论并最终试图解构的核心概念 —— 性别虚无主义，它指的是一切对两性不做区分，认为男女是对等的甚至是无差别的，或对性别问题关注度不够的思想和观念。

MGTOW 学说的第二公理 — 两性异形

我们所熟知的女权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性别虚无主义，但性别虚无主义还有一个不那么直接但广泛存在的体现，就是那些认为性别问题是浅层问题、小问题，不值得探讨，认为性别叙事不如阶级斗争、民族主义等更宏达更深入，且习惯把性别矛盾一般化成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或者一厢情愿将男女两性视作类似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那样的对称关系的左壬和右壬们。

然而他们都搞错了，性别，才是人类社会当之无愧的底层代码。

阶级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7000 年前文字出现让人类文明迎来曙光。

种族/民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7 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

智人这个物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20 万年前的一次基因突变。

而性别开始分化，则可以一直追究到距今 5 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可以说，人类乃至一切有性生殖生物的种属意志，都是在围绕着性增殖这个中轴在运转，弗洛伊德等哲人甚至认为人类引以为豪的”精神“都是在被性心理活动所根本规定和支配着。

所以，讲个天大的笑话：性别虚无主义。

稍有生物学常识的读者都知道，很多昆虫是有复杂的社会形态的，比如蜜蜂社会分为蜂后、工蜂和雄峰，蜂后是整个蜂群的繁殖中枢，工蜂则是未发育完全的雌蜂，负责照顾蜂王、蜂卵、筑巢、采蜜和御敌等，而雄峰则可以视作一个飞行的生殖器，其唯一职责和存在目的就是为了与蜂后交配。蜂后，工蜂和雄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形态差异，这决定了它们各自在蜂巢社会的不同分工，生物学上管这种体质分工现象叫做异形，也就是种内不同个体之间生理结构和形态的显著差异决定了该物种内明确且绝对固定的分工体系。而蚂蚁社会相较之下还多了一种异形 — 兵蚁，专门负责作战。因而可以说，要理解蜜蜂和蚂蚁社会，关键就在于理解蜜蜂和蚂蚁社会存在的各种异形。

而人类作为高级脊椎动物，与这些昆虫不同，人类只有一种异形 — 两性异形，因而理解人类社会的关键，就在于对性别这个底层代码的探究。其他的诸如阶级、民族、文化认同、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教派等的差异，在性别差异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微不足道。毕竟说穿了，大家都是两个肩膀顶一个脑袋，进了澡堂子都是一个德行，现存的绝大多数不同人种也不过都是相对不算太久之前的同一拨晚期智人的后代（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这样的早期智人除外），哪怕人类跟其近亲黑猩猩，也共享着 98%以上的相同基因。但不同性别之间，则连染色体都不一样！因而，两性异形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不同性别的天然分工被打乱或被虚无化，将使得人类社会陷入失序，甚至人类这个物种的整体生存都将陷入危机。

这并非人的主观意愿可以随意篡改的，也不是存在主义那一套“存在先于本质”的谬论可以刻意掩饰的，而是亿万年的天道法则使得这一切从底层代码到上层建筑自成一体，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客观存在的两性第一、第二性征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性生存结构和天然分工不同，这又决定了两性进化心理的不同，进而决定了两性共识基础的不同，因而带着性别虚无主义的滤镜看世界，势必会发生严重失真，引出的也将会是一种及其虚妄的世界观体系。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述的男女共识基础之不同，我搞了一张图。



这张金字塔形层次结构图的每一层共享上一层的”理性基础“或”共识基础“，所谓的共识基础，是进一步讨论的一个共同默认的预设前提。比如，两个 Java 码农在一起谈话时，双方对于 Java 的语法基本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剩下的仅仅是代码风格的区别，双方因而可以从很专业很具体的技术细节开始聊起。但是如果一个 Java 码农和一个 Python 码农碰到一起，双方的”共识“就变少了，Python 码农可能觉得 Java 的语法不够动态，双方剩下的”共同点“或许就仅剩下”面向对象编程“了。

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码农和一个生化环材土木机械韭菜碰到一起，”共识“就更少了，根本聊不到一块去，剩下的“基础”，也许只是如何内卷以赢得当舔狗和为特权性别效劳的机会了（手动呕吐）。再进一步，如果一个母体电池燃料渣和一个红丸男坐在一起，则连“为不带把的特权性别效劳”这个基础都谈不上了，因为后者压根就不会去跪舔女人也不为女人而活，这时共识就变为了”我要达成目标“。再再再进一步，假设一个人和一只猫关在一起，则两者之间连”沟通“都没有了。

而本文要突出和引起各位读者高度注意的一点，正是男女两性的“共识基础”，找到了这个“共识基础”，我们才能意识到从上图的哪一层往下，我们思考问题时就必须针对两性开始分别讨论了，就不能在不考虑两性异形的情况下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我们也才能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下需要彻底重新审视性别虚无主义对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可能带来的干扰、偏离和扭曲，而这条线以上，则属于经典 MGTOW 学说不触及的范畴，但却也只有在这条线以上才可能存在着男人获得终极解脱的关键。

这条线，就是上图当中的“Lv 0 适者生存”。

Lv 0 以上，是无穷无尽的哲学世界，是虚空中开辟的圣殿：在那里，上帝可以造出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因为他全知全能到不用服从人类的逻辑；在那里，我们赖以

生存并习以为常的感知、经验、判断、逻辑、因果律等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怀疑之怀疑之怀疑，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在那里，没有“初始公理”这一说，因为物质和精神都可以被当做“初始公理”而仍然可以分别自圆其说。当然，这个无穷无尽的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世界，不在本文所探讨的性别虚无主义的涵盖范围内，也不是经典 MGTOW 学说能够触及的领域。

而 Lv 0 以下，正好对应了我们所说的逗比又欠操的此岸现实世界，这个世界的共识基础是适者生存，它是这个世界一切讨论的出发点，是最终极目的，是根本因和第一因。而要想从根本上看清这个现实世界，性别虚无主义的滤镜是必须要摘掉的，虽说男女在 Lv 0 存在“适者生存”的共识基础，但旋即马上就分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适者生存”对于男人来说，是强者生存，是赤裸裸的优胜劣汰和达尔文主义，而“适者生存”在女人那，则意味着依附强者生存，也即慕强而从。换句话说，至少在此岸世界，男女之间是没有共识基础的，这也有效解释了为什么女人天然是没有民族主义或天然是民族虚无主义者的原因，因为她们跟你玩的压根不是一个游戏，国家或民族命运对男女个体命运的绑定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历史长河中发生过的无数次族群部落之间的生存斗争中，战败一方的男人面临被屠杀或驱逐的命运，相应地该部落的男性基因被强行抹除，但女人则往往有被接纳为战胜一方的新成员的可能，为胜利者传宗接代。这个生物学本质差别造就了两种进化心理 —— 主导意识和慕强而从，而男人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女人表现出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无非是这些底层心理结构的延伸。当然，这也印证了性别是相比于民族更具有底层奠基性的世界基本设定。

女人不像男人，并不一定需要国家或民族的成功才能有效传递自己的基因，当今人类基因库 Y 染色体单一但线粒体基因五花八门就是铁证。对女人来说，在郭嘉成功时，她们可以和本国的男人一道分享郭嘉红利，而如果郭嘉失败，她们并不需要与男人一道承担全部后果。因而女性自诩的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伪民族主义，当一个国家不能继续提供给她充足的享受和保护时，所谓的女性民族主义者，会翻脸比翻书还快，市面上你能见到的“小米分红”，以及西方那些女性极右保守主义者，都属于此列。

而再往下的 Lv 2 中的诸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计划经济之间喋喋不休永远得不到盖棺定论的标准答案的争论，跟性别这个底层代码比起来就更显得是琐碎且浮于表层的小问题了，很多带把的爱嘟囔什么“女人不关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宏大叙事问题，天天就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小确幸，简直是肤浅至极”。现在你应该明白了，人家特权性别早就跟你不在一个频段上了，跟你都不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人家为什么要关注你这些乱马七糟有的没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

金星，你们那些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民族恨就是天大的事也是你们火星人的事，关人家金星人毛事（手动滑稽）

性别虚无主义的分类

下面我想谈一谈性别虚无主义的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在现代性占据主流后涌现出的真女权原教旨主义、后现代主义、性别社会建构论，直接就打着男女无差别、性别非先天的旗号，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等政治主张，并把一切将男女差别对待的观点一律视作“性别歧视”（其实是性别正视），我把这称之为“显性性别虚无主义”，这也是女权这个为祸人间的妖孽那看似人畜无害的本尊之所在。它源于对男性力量的嫉妒、“云爹”使个体男人的工具人属性不再明显导致女人产生“半边天”幻觉以及女人自身欲望摆脱束缚后的膨胀。女权在抢占政治正确制高点后，反过来明确强调男女无差别，并把一切男女差别化对待的做法（哪怕是利女的）统统扣上“性别刻板印象”的帽子，并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对无数纯洁待草的大脑展开大面积地毯式和浸入式的性别虚无主义洗脑。

另外文明化进程带来的分工客观上弱化了女人的性别属性，强化了女人的社会功能属性。顺便提一句，很多真女权蛛女在抨击当“婚驴”是自我物化的同时，却把当奋斗逼韭菜疯狂 996 爆肝并参与内卷视为对婚姻的反抗和女性的自我解放，但其实她们的意志不过就是在贯彻这种现代文明分工细化残化的内在要求罢了，没办法，蛛女就是这么逗比又欠操（手动滑稽）。

另一种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很多男人脱离底层代码去搞宏大叙事，不在分析问题时按性别进行分情况讨论，讨论了半天对人家“金星人”压根涵盖不到，要么就是沉浸于某一事物而完全忽略了自身性别的利弊得失，丝毫不去理会底层代码，那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任由女本位草。比如很多码农都是凤凰男、奋斗逼、仇他者、社达分子、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光顾着死磕“技术”并跟其他带把的疯狂内卷，为了能够跪舔和服务到“女神”，以为把其他带把的“竞争对手”统统干翻，自己就会获得女神颁发的最佳工具人奖章，他们将这视为最高的殊荣和辉煌的胜利，殊不知站在人家特权性别的角度，你们这些首陀罗贱民韭菜不过就是在菜鸡互啄而已。带把的特有的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内卷劣根性，是男性整体性别利益像切香肠一样被一刀刀切去的主要原因。我把这些称之为“隐性性别虚无主义”，它更加悄无声息，更为潜移默化，却润物细无声。

这种隐性性别虚无主义的成因也是源于男性的进化心理，那就是男这个性别是为了承受族群的整体生存压力、提供生存资源而分化出来的，因此需要直面现实的逗比又欠操，因而他们的进化心理就不得不时刻“向外看”，不得不去关注与整个族群

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摆在明面上的宏大问题，但唯独不能去关注性别这种“小问题”，因为男性的性别自我意识觉醒，是不利于他们继续“向外看”的。这是我所认为的一种符合进化心理学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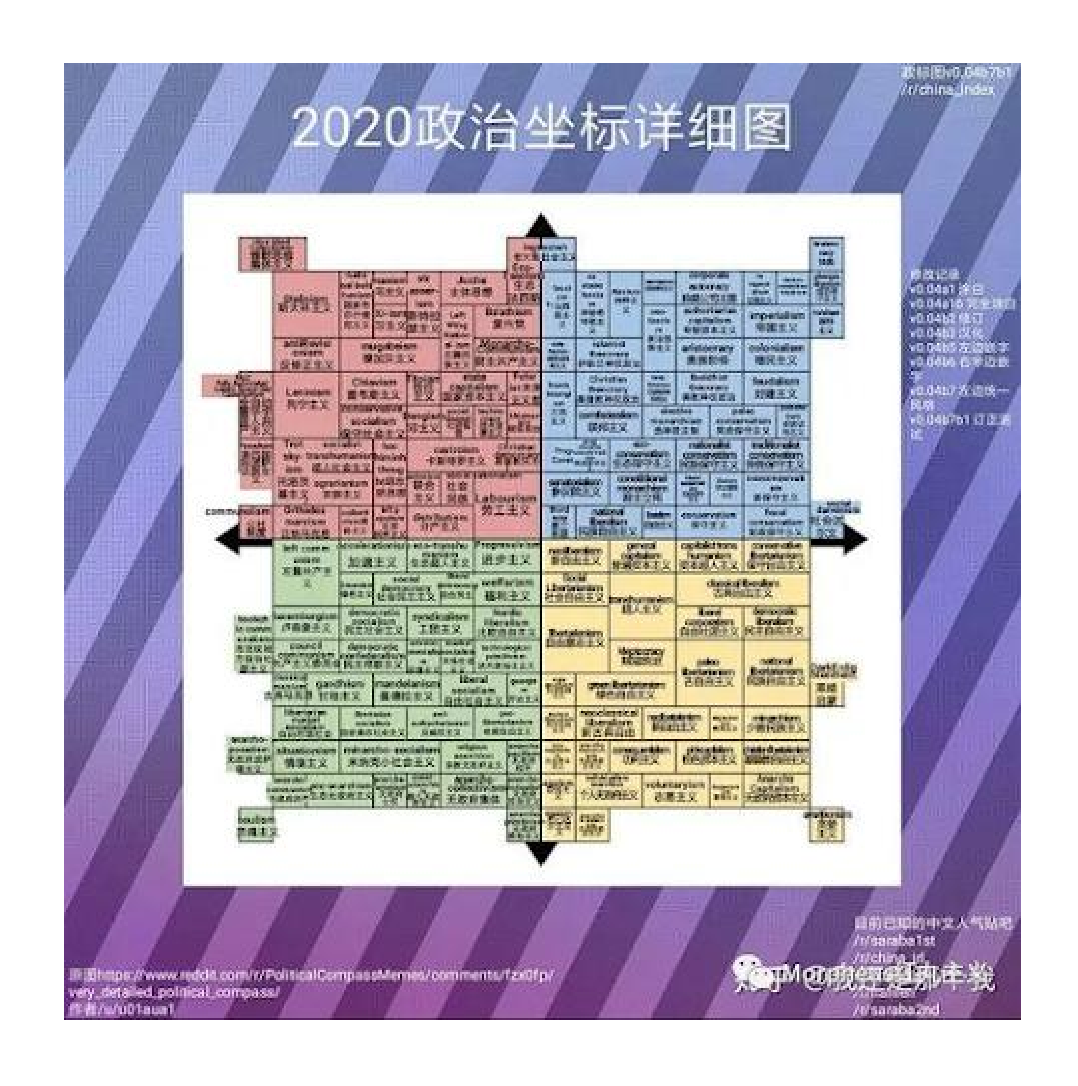
此外，某种程度的思维惰性对于这种性别虚无主义也难辞其咎。思考毕竟是一件劳神费心之事，如果分析任何问题都按男女分情况讨论是一件很烧 CPU 也很占内存的事，就好比很多中国人去学一些欧洲语言被这些语言当中的阴阳甚至中性搞得晕头转向，因为这些语言当中连“桥”或“路”这种无性别的物体名词都要分个阴性阳性，而中文当中除了“他”和“她”这样的第三人称代词有性别区分（即便这个也是很晚才加的），就没有任何性别差异了。

如果你看懂了我上面所讲，你会发现充斥着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把“人类”打包成一个整体的句子看起来都非常别扭，原因就是没有区分男女。比如“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是一种福祉”，可事实是文明的发展对女人才是福祉，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讲就是深重的苦难。“现代人压力越来越大，越活越累”，是现代男人还是现代女人？“成年人的崩溃都是无声无息的”，是成年男人还是成年女人？敢不敢掰扯一下究竟是男是女？此外，“韭零后”、“后浪”等词汇更偏向于哪个性别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由此也可见，性别虚无主义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产生了怎样一种遮蔽效果。

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人，甚至是一些思想巨匠，也未能完全摆脱性别虚无主义的禁锢，比如叔本华这个悲观主义者，他提出生命的繁殖欲望是痛苦的根源，虽然触及到了底层代码，但却没有区分性别。事实上男女生殖焦虑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带把的由于自己可弃置的宿命被牺牲在了传宗接代的祭坛上，不带把的压根不符合这个规律，由此可见，假如当时叔本华能够突破性别虚无主义，他也将导出整个女本位的世界观，并与我们红丸者的思想交融到一处。

当然，一种思想或信仰体系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腐蚀风化导致性别虚无主义的扁平化也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蛛女喜欢对男人构建出的一个个建构模式搞 entryism，而非其创始人本身有多性别虚无主义，比如佛教。

我再举个自己身边的隐性性别虚无主义的例子，有人私底下询问我的政治立场，并拿出如下这张 ZZ 坐标图来询问我在哪个点，我回答这张图上没有任何一处可以准确反映我的 ZZ 立场，因为这幅图缺少了一个维度 — 红丸程度。



上图的纵轴从安那其到利维坦，横轴从左到右，左上为 GC 主义（简称”red 左”），左下为民主社会主义（简称“白左”），右下为自由右（简称“红脖”，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社达），右上为 fasc..ism（以群体或郭嘉为单位进行社达），你会发现作为一个红丸男，这里面一个可选项都没有，因为在红丸视角看来它们全部存在兼容性问题：

red 左的问题在于不把先天的特权性别单列出来算作“资”，因而错误地把阶级视为第一矛盾而忽略了更为底层的性别，忽略了特权性别先天自带“跨阶级天然通道”，导致了对形势的严重误判，我甚至大胆地断言，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预测失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犯了性别虚无主义错误，没有想到资本主义还有把男人作为主要生产者，女人作为主要消费者的这种骚操作，因为男人的女本位利她本能，并不会觉得自己吃了亏，甚至当了奴隶还要引以为荣，因而资本主义得以成功续命（当然这种续命也是暂时的，生育率雪崩后的 shtf 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的）。

白左就不用说了，跟女权本就是一丘之貉，是真女权龟男的主要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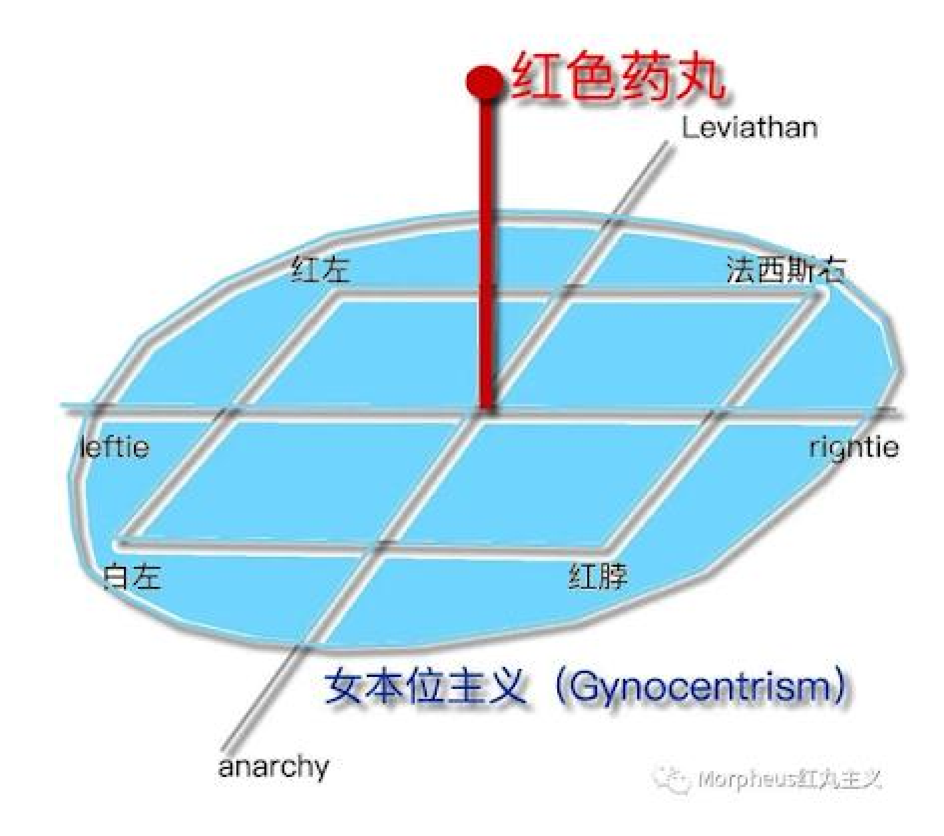
右下的白右红脖是只对男人社达排外却对女人关爱有加的白衣护逼使者，不足与谋。

右上是女本位盲点患者和女本位传统主义繁殖癌的主要群体，与红丸男可谓是水火不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非红丸人士对一个红丸男的政治立场的判定往往是失真的，好比你不能让一个二维平面生物理解“高度”这种概念，它们只能看到三维物体在二维平面的投影，而这个二维平面，就是基于女本位的性别虚无主义。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红丸男，你会觉得左壬还不够左（居然妄图团结先天是“资”的性别），右壬还不够右（居然不对不带把的社达）（手动滑稽）。

然而红丸却又能给予上述四种 zz 倾向一个强力拉升作用：白左被红丸魔改后，摇身一变草食佛系男；red 左被红丸魔改后，怀抱的是“男/性/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手动滑稽）；红脖被红丸魔改后，变为了 SHTF Prepper 的武士或遁形主义者。右上方的女本位盲点患者被红丸魔改后，变为了真父权的捍卫者。这就是红丸的魔力，甭管你之前是哪种 ZZ 倾向，都能赐予你一个强力 BUFF，使你的逼格显著提升（手动滑稽）。

以下是我修改后的去除了性别虚无主义滤镜的新图。



尾声 — 对女权主义的“斩首行动”

性别虚无主义是 MGTOW 学说对女权主义进行解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提出的概念。它是女权主义整个思维体系大厦所仰赖的基本公理和奠基石。很多反女权人士都有这样一种体会，那就是在反女权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一拳打进空气里的

感觉，费了半天劲总是觉得“不尽兴”，仿佛隔靴搔痒，就是扎不到那个点，或者觉得女权怎么像是会蜥蜴断尾似的，很难一击致命，亦或是陷入真伪女权的泥潭之中拔不出脚来，进而使得整个反女权主义运动陷入一种相对于女权的天然被动局面，哪怕见招拆招也还是招架无力。现在你知道症结所在了，因为女权的本尊—性别虚无主义实在是显得人畜无害，以至于被绝大多数反女权者所忽略。有了它，女权分子可以明目张胆地侵透一个又一个男性权利空间，“男女都是人，凭什么男人可以XXX，女人不行？”，这在认识性别虚无主义以前你是根本没法反驳的，因为逻辑上无懈可击，但摘掉了性别虚无主义滤镜，你则完全可以用“男女有别，男人有的凭什么女人必须要有？”来回怼。

我们也由此可见，那些为男女平权摇旗呐喊的平权男，其实跟女权分子是一丘之貉，他们的共同理想都是一致的 — 追求一个男女无差别的性别虚无主义乌托邦世界，他们就好比都要爬珠峰，但一个爬南坡一个爬北坡而已。当然 SHTF 以后性别虚无主义的谎言会不攻自破，这些平权男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也算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本人虽为 MGTOW 而非正儿八经的反女权人士，却也对当下反女权所陷入的被动局面看在眼里，我的观点就是，反女权一定要紧紧扣住性别虚无主义这个女权的“七寸”，这个看似人畜无害实为万恶之源的“本尊”，对其进行彻底的扒皮和揭露，对女权采取“斩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而本文的目的之一也正是指明性别虚无主义这一潜在的认知屏蔽效应。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填补当前反女权方面的理论空白，并非强加任何具体观点和立场，只希望能让一些原本可能被性别虚无主义俘获的聪明大脑摆脱其束缚地去思考，试想如果 Mar..x 当初红丸化，那么冷战的结局....（手动滑稽）

五、谈女性认证

女性认证，顾名思义，读者可能觉得我接下来一定会大谈特谈女人，非也。我下面不谈女人，我谈的是男人，一种奇特的生物。

在包括反女权、男权、PUA、朴素男性反婚主义者、仇女分子黑丸男、朴素 MGTOW 分子等在内的广大红丸和类红丸群体中，很少有真正把注意力放在男人本性究竟为何物上的，毫无疑问这是女本位主义带来的天然惯性使然，容易让他们的视线离不开女人哪怕一秒钟，表面上看他们在不遗余力、火力全开地对女本位和女人本性等方面口诛笔伐，但他们或许已经掉入自否定陷阱还浑然不知，分分钟有可能赛佛化，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扯远了（老谷歌在这方面有精彩的论述）。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包括 MGTOW 在内的任何一个宣称以男性经验出发的理论和实践，都绝不应忽视对男人本性的严肃探讨，对这个话题的探讨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对女人本性的讨论，真正的敌人不再外部，就在你眼球后面和头盖骨里面。男人缺乏对自身的充分了解是谈不上真正的红丸化的，好比“内观”之于佛教修行。男人这种复杂的生物，其思考和行为模式根本就不可能一两句话草草带过，是必须坐下来严肃地当做一门学术来讨论的。

首先我上来就要批判一下目前在红丸学界关于男人的问题上的一种还原主义倾向，多数以“男人无非就是 XXX”这种面貌登场。比如这种论调：男人无非就是受性欲驱动的动物，一精虫上脑马上把理智放一边，白衣侠士/护逼使者无非就是下半身支配上半身且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的欲望和繁殖动物，什么“万恶淫为首”，把男性的女本位本能简单还原为性欲来盖棺定论，一厢情愿认为把性欲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禁止或消除，女本位问题就迎刃而解，然后顺道夹带一些禁欲主义的私货进来。对于这种思想，我想说的是，很抱歉，事情恐怕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男性女本位本能里核心中的核心，不是性欲，而是男人对女性认证的执着，这才是最要命的。女性认证（Female Validation），也有人译作“女性认同”，是指男人/雄性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天生地渴望靠讨好异性、吸引异性注意来换取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被承认、认可、认证或肯定的一种固有的心理需求和内在性的生物学驱动力。它不可避免地让男人将自身存在价值或者说 identity，以及一切行为的动力源（drive）与外部某一事物紧紧捆绑在一起，有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味。故当这个”外部某一事物“发生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像那神秘莫测的量子纠缠效应一样动摇这个男人建立在这之上的整个存在价值体系，进而触发这个男人对最深层次自身存在意义的重新认识，引发所谓的”存在危机”。而具体到女本位本能，这个”外部某一事物“就是女性对自己的肯定，认可和认证。这种纠缠效应是一双无形的手，牢牢地掣肘住一个男人最深层精神内核的一部分，难以挣脱。所以你也就看到如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一个男人在世俗意义上怎样地功成名就，获得怎样辉煌的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威望、傲人的学识等等，仍然受制于外界特别是女人对他们的那个终极评价和认可，仍然要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某条难以察觉的线提搂着，如果得不到女人的认证和肯定，似乎他迄今为止所做的这一切立刻就会丧失全部意义。因为这个男人在一开始选择的就是围绕如何赢得女性认证来去拼命汲取和建构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被赋予的意义和男人做这些事最本初的动力源也全部来源于此。所以如今你看到的当今社会很多男人不管事业、学业、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傲人的外部成功，一旦与女人有关的方面受到了打击或刺激，整个人立刻像被抽了魂一样迅速一蹶不振、自暴自弃，眼中的世界变得失去光彩，开始怀疑人生，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甚至走向自我毁灭的悲惨境地。对于绝大多数男人，真正能对他们进行杀人诛心、撕裂他们内心深处心理防线

最关键一道防火墙的最彻底、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往往都来自女人，他们是外强中干的，哪怕赢得了全世界，站在世界之巅，仍然要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之下：“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怒发冲冠为红颜”的吴三桂，还有小说《三体》中那个把女神当做”自己世界的太阳“的屌丝云天明… 举不胜举。

你与 Sovereignty 之间，相隔的正是这个女性认证，而不是一个随便用飞机杯撸撸片就能解决的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说到这里，你该知道把历史上一些君王为女人抛弃江山社稷的事例简单且不负责任地归结为他们太过性饥渴的看法是有多荒谬和偏颇了吧。而我在这里煞费苦心长篇大论地剖析、解码女性认证的目的也正是想让一些红丸读者朋友为此引起高度注意。

再次强调，女人征服男人得到世界靠的不是性，而是这种对男人的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进行认证（Validate 动词）的资格与权限，这是只看不见的手。没办法，毕竟“手握权限能 XX”【手动滑稽】，这个权限不是女人取得的，是男人自己为了讨“女神”的欢心主动献祭上的。这个权限赋予了女人将一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手腕，就好比你掌握了一个毒瘾患者唯一的药品来源，把握住了他的命门所在，之后，他会为你做任何事。

在男人年少时，他们无一不是在十分迫切地寻找和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再以这个身份认同为基础来构建自身存在价值，因而他需要时刻体现自己与周围其他男人的不同之处，并急于寻找可以引起周围特别是女人注意到他的某个事物或方面来体现自身价值并以此标识自己的存在，这个事物可以是任何东西：学术、体育项目、兴趣爱好、甚至只是游戏打得好，只要是能够让这个男人跟周围男人区别开和凸显自己的，都涵盖在这个集合里。仿佛没了这东西，这个男人就跟活不起了似的。他的自身存在价值只能来源于诸如他

有多牛逼，他做过什么事，他贡献多大，他所创造的价值多少等这些受制于外部评价标准的身外之物，抛去这些东西，他什么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女人才能真正被叫做 Human Being，而男人充其量只能被叫做 Human Doing。这不由让我想到汉字里“男”、”女“二字造字的玄妙之处，“女”是女性形体的象形，透露出对女性本身内在价值属性的肯定和生殖崇拜，而“男”则满满透露着对男人工具属性或存在价值的外化。

“Essentially, you as a man, are identified by what you do, not who you are.”

你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很多男人普遍存在一种深层的、直达内心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时刻担忧着自己自我定义的那一层 identity 被剥去。他最惧怕和最不愿意直面的，就是自己离了这个 identity 就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个惨淡现实。这当然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为男人往往把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与财富、地位、某一方面的知识和才能等这些外物或后天取得之物挂钩，而这些事物又是时刻处在生灭变化、成住坏空之中的因缘和合之法，本性空无，你把自己的 identity 与这种东西挂钩，产生执著心、分别心，进而带来诸多烦恼也就不奇怪了。男人怕的往往不是身败名裂，而是环顾自身没有一处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至少一点超过周围男人，他将感到痛苦不堪，这显然是雄性竞争和主导意识的呈现，是与女人雌性选择和慕强择偶相对应的男人的根本属性，这些属性在过去漫长的进化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现在它们显然成为男人的一种阻碍和羁绊。反观女人则没有这个内在需求，女人与男人不同，她们永远自带着固有价值（ intrinsic value），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她最后仍然可以仅仅是个女人，且不会引发自身的存在危机，她作为女性的这个身份符号是得到这个女本位社会的默许甚至赞许的（虽说一些女权原教旨主义蛛女经常以一种十分欠打的口吻无理取闹般地宣称自己不靠充当一个生育工具体现自身价值，但她们那是有恃无恐，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泼妇嘴脸）。男人则永远不会被这个女本位社会如此包容，它对你的期望是你做出你性别角色之外的额外贡献，你只有做出这样那样的额外贡献，才能获得等价的社会认同。你仅仅作为一个男人而存在是得不到任何社会存在感的，你必须还要加上那一层外部的 identity：达官显贵、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程序员、项目经理、大学教授、送外卖的，…， 而这些标签自从贴在你身上起，你就一刻不停地为之焦虑着，患得患失，不得自在。

那些骗炮超过一百多次的 PUA，仔细分析他们的动机，你会发现他们不厌其烦地骗炮主要真的不是为了性，而是在满足自己对女性认证的渴求，能够骗到炮是对他们自身价值的一种认证，哪怕让他们不辞劳苦地做各种前期准备。而且他们骗的越多，这种依赖性也就越强，越离不开它，成为一种毒瘾般的存在。在短暂的新鲜和刺激后，他们一般会陷入无边的空虚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表面上的这种与女本位社会若即若离、讨价还价式的暧昧关系丝毫没有让他们成为人生赢家，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被女性认证所奴役，而且他们感受的那种痛苦可能远超过一个手震男。我个人对他们也根本没有丝毫羡慕之情，更多的是一种同情怜悯。更不要说这种人随着 METOO 风暴的来袭已经越来越进退维谷了。

男人的这种对异性认证的近乎疯狂的成瘾性是一条几乎坚不可摧的神经反射弧，这条神经反射弧是不经过最外层负责语言、逻辑和理性思考的最晚进化出来的、真正可以称之为人脑的大脑皮层的：三亿年前，拉蒂迈鱼登陆，演化为鱼石螈，鱼石螈演化成迷齿螈，迷齿螈又演化为现代两栖类和原羊膜动物，原羊膜动物中的美西螈演化为最早的爬行动物——林蜥，林蜥又演化为杯龙类和始祖单弓兽，始祖单弓兽分化为油页岩蜥和盘龙类；两亿年

前，盘龙类中的长棘龙演化为楔齿龙和卡色龙，楔齿龙演化为异齿龙，异齿龙演化为丽齿兽，丽齿兽演化为水龙兽和犬齿兽，犬齿兽演化为始祖单孔兽（我们和鸭嘴兽、针鼹的最近共同祖先），始祖单孔兽又演化为始祖袋兽（我们和有袋类的最近共同祖先），始祖袋兽又进化为袋鼩，袋鼩又进化为始祖真兽（胎盘类哺乳动物共同祖先）；一亿年前至今，始祖真兽分化出象鼩和鼩鼱，象鼩进化为蹄兔，蹄兔进化为大象，大象出现了母权制原始社会，鼩鼱为了应对恐龙的捕食和霸凌，演化出了两种机制——雌性联盟和婚姻制度。

雌性联盟，就是雌性之间组成群体共同抚育后代，现在我们看到女生之间喜欢牵手挽臂拥抱，雌狮之间会联合起来捕猎和喂养小狮子，雌性之间容易形成这种友情以上亲情未满关系（或称闺蜜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残留心理，然而，她们并不满足于雌性之间的联合，她们也希望雄性加入，于是就用食物诱骗雄性加入，就形成了婚姻制度，我们的鼩鼱祖先于是就形成了母权制原始社会和群婚制，之后，鼩鼱分化出劳亚兽总目的共同祖先和东方晓鼠，东方晓鼠分化为树鼩、仓鼠和其他啮齿类，树鼩进化为新世界猴，新世界猴进化为旧世界猴，旧世界猴分化出森林古猿，森林古猿分化为长臂猿和红毛猩猩，红毛猩猩分化出大猩猩，大猩猩分化出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分化出能人和黑猩猩，黑猩猩分化出倭黑猩猩，能人进化为直立人，直立人分化出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霍比特人，智人又分化为原始智人（俾米格人和布须曼人）和现代智人（其他人种）......

这种基于男性为更有利于整个物种生存繁衍所演化出来的“怜香惜玉”倾向、对异性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雌本位/女本位利她主义本能，在经过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第四纪整整三亿年沧海桑田的漫长地质纪年后被深深编码进男性的缘脑机能之中。

六、极左女本位主义

王朝末年，母鸡司晨，阴阳颠倒，乾坤必乱

概述

极左女本位主义也即女权主义，它以“男女无差别”和性别虚无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和公理系统，以此作为争取女性各项权利的根本凭据以及确保平权主义的合理性，男女平等、平权主义或性别虚无主义也是女权的原教旨主义。

他们的目的是人为地来模拟出一个在自然条件下并不存在的两性异形偏袒雌性的母螳螂、母蜘蛛社会。在一个女权主义充分发育的成熟女权社会， 蛛女都是清一色的经济独立自主的社会，男女平等”、“男女无差异”的社会，但现实是男女就是有差异的，两性异形是客观存在的，那为了把这个虚幻的极左乌托邦思想变为现实需要怎么办呢，她们的做法是搞 entryism（渗透各种现实中和虚拟世界的男性空间），发动有组织、有目的的排山倒海式的猛烈舆论攻势，谋得政治地位，霸占立法司法权力，抢夺话语权等方面的制高点，贪得无厌地攫取女性地位和特权的同时大肆贬低和否定男性价值，对男性群体发动性别战争乃至想达到消灭男性的目的。终于，女权主义得逞了。它鼓吹的女强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泡沫，似乎变成了现实。

当今的女本位社会确实导致了很多女人优越感爆棚，她们普遍都有一种错觉，都觉得女人已经不需要男人了，男人对自己根本可有可无，相当地自以为是，恨不得想上天。但这其实这是女本位主义给她们营造的一种虚幻的泡影。
事实正相反，她们对男人的需要跟过去的时代比，不降反升。过去女人只需要男人提供自己基本的生活资料即可，而现在不一样，她们需要现代文明全方位的物质需求和满足，除了吃穿这些基本需求，还得有手机，网络，交通，高档奢侈品住宅等等，而这些现代文明的便利和富足无一不是以无数男人的持续牺牲和付出来维持，跟男耕女织的社会比，女人对男人的个体依赖被干爹 gov 的集体政策倾斜所取代，而干爹 gov 的钱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税收等等公共福利政策其实是将财富由男性集体向女性集体的再分配。也就是说男人作为一个集体的被奴役开始了，当然，女人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她们本就是抽象思维匮乏的生物，一看自己对个体男人的需要不再了，就产生了不需要男人的错觉。

这样一来人为模拟出了纯自然界人类种群中本不应存在的蜘蛛、螳螂等两性异形偏袒雌性的物种才有的那种两性关系模式，彻底激发性选择机制和龟男跪舔成风现象，并营造了一个雄性动物的集体地狱。极左女本位社会的女人往往表现得争强好胜，各个领域做到巾帼不让须眉，在男人面前永远一副”女人绝对不能吃亏“、“你既然没我强就活该被我消灭”

的架势，俨然一副母螳螂、母蜘蛛的灭绝师太做派，因而我们不妨称之为“蛛女”（与下文即将登场的“猪女”相对应）。

极左女本位国家和地区的典型代表：北欧五国、美国蓝州、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伊朗库尔德地区等。

万恶之源：性别虚无主义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后现代解构主义性质的思想，与其他白左思想一样，其公理体系部分是硬伤，因而它拼尽全力也要把你的注意力引到它花枝招展的皮肉上，避免它的公理系统——性别虚无主义受到直接拷问。所以我今天还就是要揪着它公理体系部分不放，来个炮打司令部【手动滑稽】。

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我这里提到的女权主义，指的是女权原教旨主义，与绝大多数自诩反女权主义者口中的”女权主义“是两码事，这些反女权者一般都是这种口吻：”中国的田园女权整天想着不劳而获，惦记着男人兜里那点逼钱，她们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真正的女权主义是男女平等，男女 AA，女人独立自强不靠男人，我们反的是田园女权，但支持真正男女做到无差别平等的真女权乌托邦“。很抱歉，我这里马上要扒皮的女权主义，就是你们所说的真女权主义，也叫女性主义（Feminism）。而你们嘴里说的田园女权，根本就不符合女权主义本身的定义，是一种概念混淆。

性别虚无主义作为女权主义的公理系统，与那些充斥于微博、知乎、贴吧乃至微信公众号的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女权红小兵和女权斗士相比，显得那么得人畜无害，也因此迷惑了无数的男权和反女权主义者。但它却是支撑整个女权大厦的基石所在，是万恶之源。这是因为，它把男女无差别作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公理系统，并从此出发开始沿着一条紧密的逻辑链条开始演绎，使得她们的各种主张显得有理有据令人难以反驳。举个典型例子，女权分子经常用一下这种万能句式模板来进行诡辩，屡试不爽：既然男人能 XXX，为什么 女人不能，或既然男人有 XXX，为什么女人不能有？

我们来破解一下女权分子的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里包含了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一个前提是摆在明面上的显性前提，就是男人有 XXX，而另一个前提是隐性而不易察觉的，很 有

可能这个女权分子本人都不见得意识得到，但却涉及到了女权的根本公理系统——男女无差别。这样一来逻辑上一下子就推过去了：

P1: 男人有 XXX (前提 1)

} => P3: 女人也应该有 XXX (结论)

P2: 男女无差别 (前提 2) /

到这里你肯定明白我什么意思了，是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中的乞题(Question Begging)，又称窃取论点、乞求论点、丐题等等，是在论证时把不该视为理所当然的命 题预设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不当预设的非形式谬误。而这里的“不该视为理所应当的命题”，就是男女无差别，就是性别虚无主义。也正因如此，它迷惑住了无数的男权反女权主义者、朴素红丸男、朴素反婚主义者、男性平权主义者、朴素 MGTOW 分子等，让他们在与女权的舆论交锋中经常处于被动，因为很多反女权主义者充其量只会盯着女权的逻辑链条，这样当然不会发现任何问题，因为女权主义的逻辑部分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很少想着去顺藤摸瓜审视女权的公理系统，去质问女权分子她们那个隐含的大前提是否就那么的理所当然？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默许甚至支持真女权，原因就是他们被转移了视线而忽略了女权的那个公理系统和大前提 —— 性别虚无主义。

一直以来，女权分子也正是靠着这样的诡辩逻辑侵占一个又一个男性空间，让 Entryism 大行其道，祸根都在于这个看似无害的性别虚无主义。我们说红药丸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认识女本位的社会现实，这第二部分，就是认识到性别虚无主义和它的谬误。比如 MGTOW 作为红丸思想的一个代表，就直接斩钉截铁地把两性异形、男女有别作为了它的第二公理，从根处直接、干脆而彻底地否定掉了女权主义，直接宣称性别虚无主义是不符合生物学基本常识的、站不住脚的假命题（事实也正是如此），因而也就让反驳的思路变得很清晰了：男女既然都不一样，男人有的东西为什么女人必须要有？

性别虚无主义所渲染的那个男女彻底无差别的大同社会是一种极左乌托邦性质的空想，现实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永远无法实现。性别虚无主义往往上来先做到结果平等、权利平等，同时只是假定、期望和预估男女能承担相同义务，但现实是男女有别，男女存在着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的根本性差别，第二性征差别又导致了男人在包括体力、智力等各项

主要指标上都明显强于女人，且为了维系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男人需承担更多义务付出更多牺牲这个事实无法改变，因此必然导致女性不用承担男性义务但能与男性平起平坐的结果，总体上是对男性不公平的。再有，上文说道男性有女性所不具有的女本位”怜香惜玉“的利她主义本能，且相互之间有恶性的雄性竞争本能残余，而女性虽然内斗时无所不用其极，但在牵涉到性别整体利益的时候总是能够做到铁板一块，更不要说女人强大起来会人为模拟出雌强雄弱的蜘蛛模式（女人不具有利他主义本能），导致大量龟男葬身于人形黑寡妇蛛女那血淋淋的蛛网下。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导向女尊社会是必然的，这从热力学角度讲是自发的，任何一个一开始强调男女平等的性别虚无主义社会，最终不可避免都要滑向一个女尊社会。

〞你能看见的只有那个大写的 男女平等′的话语命题，看不见的，则是下面一行 女本位主义万岁′的小字〞。

此外，性别虚无主义还会因为背离自然赋予两性的固有性别角色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来说，它导致用于维持”女人能顶半边天“假象的各项社会福利开销无限膨胀（不要傻了吧唧以为女人都出来工作能缓解男性压力，那只会让男人活得更累）而使社会系统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现有经济模式趋于破产（外加干爹政府的债务危机）、资源环境恶化、女本位性选择机制引发的人口素质逆淘汰趋势、性别矛盾激化、人性扭曲道德沦丧、人类整体幸福指数显著下降，还有最核心也最致命的——生育率被腰斩，面临亡国灭种而自行消亡或被外族腾笼换鸟的根本性社会危机。这些也都不难解释，女权主义大幅度抬高女人的社会地位，使她们获得了本不该有的各项特权，让她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自命不凡，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男人，实际上她们不是不需要，只是不缺罢了，在女本位社会，争先恐后”以身殉 B”的龟男逼奴可是大有人在，女人当然不缺男人，但也因此让本就逻辑性薄弱的她们把“不缺”和“不需要”混为了一谈。不缺不等于不需要，你不缺手纸，但你能说你不需要手纸吗？这当然是女性对男性传统的个体依赖转化为通过干爹政府集体剥削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传统上女性对个体男性的三项需求：供养者、保护者和人形移动自慰器都被由男性集体买单、由无数男性血汗不断浇灌的女权社会——取代，在女权女本位社会，女人被人为抬高了地位，在慕强择偶本能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目空一切，看不起周围任何男人，且由于女权性别虚无主义的洗脑，女人把事业、学业等作为了自己的优先关注点，一个个成为“不带把的男人”，在本该下蛋的年龄傻逼兮兮地刷绩点、刷简历、刷职称等，白白浪费掉只有短短几年的宝贵的黄金生育年龄，使得之后哪怕她们想生孩子也不得不面对做高龄产妇的风险（当然，女权分子还是会厚颜无耻地把黑锅往男人身上扣【手动恶心】），以上这几点原因直接导致了女权主义分子成为了反婚的急先锋，导致了社会上出现大量的大龄未婚剩女，这些剩女又以“不靠男人养活”的独立自强型蛛女为主。传统婚姻家庭的解体导致了社会原子化的加剧，让生育率断崖式雪崩，

一落千丈，引发空前的人口危机和老龄化危机，可以说，女权主义是打击一个民族生育率的核武器，比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口的打击都有效得多得多，想要迅速削弱一个国家其实易如反掌，只需要把女权主义引进去就好了，正所谓”王朝末年，母鸡司晨，阴阳颠倒，乾坤必乱“。

七、驳斥“女权镜像论”

在这里我也顺道驳斥一下“镜像论“，也就是声称 MGTOW 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镜像、是”男人的女权主义“这种论调。只看到两者表面上的一些共性而看不到两者根本性的不同，这里我摘出两者看似相同但实则不同的两点。

1.立论差别

女权的整个理论大厦在性别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否定男女存在本质差别，否定自然规律支配下的天然性别角色定位。它围绕着解构父权制而展开，具有浓厚的反本质主义色彩，所以男女无差别乃是女权的基石之所在。女权的所有政治诉求都经这条默认前提而展开。

而 MGTOW 理论大厦基于两条公理，第一是雌性数量是物种繁衍的限制因素，这一条直接决定了女本位主义和雄性可弃置性。而第二公理，则直截了当的指出两性异形，进一步探讨男女生理差别决定的不同进化心理策略，这无疑与女权的理论基石直接针锋相对，也让 mgtow 学说在性别虚无主义论照下的主流舆论环境内显得格格不入。

这也决定了女权那一套必然依托于一套政治正确范式，他一定需要在这个框架下打拳才有效，而 MGTOW 自始至终所做的都是在打破和消解这个范式。

2.方法论之差别

在方法论上两者同样偏差，女权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和积极的政治参与度，在一些西方国家女权势力动辄左右政局选举，立法司法教育系统和媒体。分分钟组织一场抗议，堪称无孔不入，当然这也跟其背后的金主分不开关系。而 MGTOW 学说在吸取了男权组织（MRA）的教训后，一开始就扬弃了组织性，它纯属在虚拟世界男性之间分享经验，碰撞思想的在线社区，属于极度边缘化的网络亚文化，定期还要被清剿一波窝点，至于金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另外女权从实操角度讲，是一种入世的实践，女权分子再怎么闹腾，你绝不会听说女权希望在一个远离现有社会建构的某个孤岛或外星球上建立一个属于她们的乌托邦，而是贪得无厌的妄图分得更多已有的社会资源蛋糕。女权本质上是为人性欲望魔鬼所支配的，其卖惨面具背后是无尽的自私，暴力，嫉妒和贪婪。

而米格道是一种出世哲学，其字面意义就是男人走自己的路，寻求的是男性在女本位的无边苦海之中的解脱之法，关照的是被主流所长期忽略的男性精神荒漠。

还有因为女权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导致他必然需要遵循标签政治的游戏规则，一个女权分子必须宣称自己是女权才能展开诉求，抛却女权这个标签意味着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女人之间的联动机制，而米格道则完全不需要依靠标签过活，他不主张在现有体系里纷争，而是在充分认识权利以不可逆转地丧尽后，通过抛却义务来达到权责的重新平衡。

3.发展趋势之差别

两者方法论的不同也必然导致两者发展趋势的不同，解放女人的女权主义和解放男人的米格道红丸思想，向着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发展。

06/18 全部笔记

女权主义	VS MGTOW
资本拜物教	草食佛系
消费主义	极简主义
享乐主义	遁形主义
世俗人文主义	宗教救世情怀
融入，攫取	出世、超脱
偏于盲进	偏于反思
散点式讨论	精密逻辑
善于话题效应	善于理论建设

八、极右女本位主义

因为在红丸或 MGTOW 学说的认知体系里，女权主义只是女本位的极左形态，因而如果不能完整地认识女本位的不同侧面，在反女权的过程中会有顾此失彼甚至蜕变成“反女权以更好地维护女本位”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 MGTOW 不完全等于反女权运动的原因。此外，但凡你不是纯粹的任由女本位社会草的龟男舔狗，不管你是 PUA、草食男、佛系男还是 MGTOW，极右女本位都是你人生道路上一个必然遭遇到的拦路虎，所以对这个话题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极右女本位又称女利传统主义，其核心是对男人工具性的强调和强化，以及对女性先天性别红利的肯定和落实。我在之前的文章和回答中多多少少谈及女权的基石是“男女无差别、性别非先天”的性别虚无主义，带有反本质主义色彩，而到了极右女本位这里，正好反过来了，男女有别他们拎得很清，因而直截了当赤裸裸地合理化女本位和雄性可弃置这个世界基本设定：男女有别，个体男人的存在价值就是低于个体女人，男人就是先天的工具人，关键时刻就得牺牲自我保全女人，女人就是先天的特权性别，男人被特权性别当廉价韭菜割就是天经地义。

极右女本位和女权分子所抨击的“直男癌屌癌”、“爹味”、“婚驴”等有部分交集，也时常会被女权抨击“物化女性”、“客体化女性”等。但从红丸视角来审视，这无非就是女本位阵营内部的路线斗争而已，是极左女本位对极右女本位跪舔特权性别的方式不满意罢了，言下之意是你怎么能因为我们有子宫崇拜我们，这是对我们的物化，明明应该因为我们巾帼不让须眉把男人统统按在地上摩擦来跪舔我们。（手动呕吐）

极右女本位主义者主要包括女本位传统繁殖癌和白衣侠士/护逼使者（White Knight），其往往带有右倾极端排外（当然，只排外族男性）和文化沙文主义倾向。还包括片面强调男性传统义务但只字不提恢复女性传统义务的猪女（与真女权蛛女相对应），也就是说，她们包括了某些反女权者口中的“田园女权”。

猪女（田园女权）

她们往往以反真女权、支持传统、支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冠冕堂皇的姿态登场，因而极具迷惑性，她们十分清楚绝大多数男人爱听什么，也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榨取大量带把的的流量和 money，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观音兵”。与真女权蛛女将男性边缘化、对男性价值全盘否定和贬低不同，这些猪女显得更加保守和冷静，她们清醒地认识到男性才是社会赖以维系的真正中坚力量，打压男性就等于自毁长城，因而不会像蛛女一样傻 逼兮兮地仇男厌男，她们知道女权那一套性别虚无主义纯属扯淡，她们务实得很，就是想方设法提高男性这种“工具”的使用效率，在既定“男权”（实为男

责）社会里把自己的性别红利最大化。“我们怎么能仇视和贬损男人呢，我们需要他们”。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女权仇视工具干嘛，工具是拿来用的，你们这些争强好胜的女强人蛛女非得跟工具比谁更有用干嘛？真是愚蠢至极，君子善假于物也，这个道理懂不懂？你们愿意跟个男人一样累死累活出去当奋斗逼 996 大小周弹性工作制爆肝，直面这个残酷世界的血雨腥风你们就去好了，别拉上老娘，我只想享受作为一个女人在无数带把廉价韭菜搭建的 infrastructure 里得到充分滋养和保护的那种闲适安逸。”她们也不会像女权那样表现出强烈的逆向民族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而是把这个女性的天然性别属性巧妙地伪装隐藏起来，因为她们明白正是本民族男性的持续牺牲和付出，才为她们构造了可以岁月静好无忧无虑的这一片小天地，而外族男人（尤其是来自高度父权社会的外族男人）是不可能像本民族男人这么惯着她们的，因而她们当然是需要 national.ism 的，XX 绝大多数女蝗汉，女米分红，还有西方那些反移民政策的女性 national.st 和种族保守主义者，女性白右分子，女性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者，女性反女权主义者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然而，她们选择如上这些自我定位完全是从自身立场出发为自身利益做出的精致利己的考量，而丝毫不是从顾及男性立场角度出发而做出的：

她们反移民，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患得患失，她们惧怕外族男性把“封建落后的父权流毒”带进来，让她们不再能享受女本位社会全方位的贴心照料，她们当然要支持保守主义。

她们支持民族主义，是为了与护逼使者等男性极右女本位主义者在政治立场上统一战线，以“爱国爱家的传统好女人”形象示之，从而获得后者对自己的跪舔和保护。

她们支持共和党的缩小政府规模、缩减社会福利和税收，是因为她们往往已经结婚，需要靠着那个终身免费奴仆供养她们，大政府的福利制度只会导致她的私家奴仆创造的价值更多地流入干爹政府进而流入其他女人的腰包，她当然要支持共和党。

她们反女权，是怕性别虚无主义太过火了把男人都洗脑成性别虚无主义的“娘炮男”（Soy Boy），到了天灾人祸、“Shit Hits The Fan”的时候真觉得自己跟女人平等无差别了，结果跑得比自己都快，都不护着自己了，那怎么行？“被女权主义某种程度上弱化的男性传统义务必须重新强调！男女是有别的，大灾大难面前男人要像个爷们一样顶在前面无条件保护女人，因为我们有子宫我们的命就是比男人的值钱。女权主义背弃和否定子宫价值，这可是动摇了女性固有的子宫特权的根本，这可万万要不得，不能否定子宫，要崇拜子宫，女权这是玩火，我们要反女权！”

所以，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她们反女权是从男性角度考虑的，哪怕男性是女权主义首当其冲的第一受害者。另外女权主义给她们带来的女性特权和实惠，这些所谓的女性反女权主义者可是照单全收的，她们反女权的过程中可从来不会触碰这一部分，她们只是想在女权主义臭大街后与这个标签划清界限罢了，她们所谓的反女权，目的不过是更好地推动和维护女本位主义罢了。

你会发现她们经常与女权分子在某些话题上撕 逼。比如女性专属车厢的事，女权反对这个事，说这是女性性别刻板印象的体现，这种做法传达了女人是弱者的含义，是性别歧视（Sexism）。这时猪女会跳出来反对女权主义者：这是社会对女性的特殊照顾和尊重，何乐而不为？这明明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好吗？（笔者注：每次碰见这种极左和极右女本位主义者撕 逼的现象，笔者都只想说一句话：我只想打死二位，或者被二位打死。手动滑稽）

那么猪女既然充分享受到了子宫特权，是否在平时尽到了子宫义务呢？并没有，别看她们整天自诩是民族主义者，可她们作为女人连最基本的为本民族的男性生育后代的义务都做不到。问她们为什么不生，往往都美其名曰自己要专注事业学业等根本没时间生孩子，或者说恐惧生育痛苦或干脆这么说："生育是权力而不是义务"

所谓的"生育不是女性义务"，其理论基础来自"天赋人权"。按照天赋人权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权，不受他人干涉，女性生育与否也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人无权干涉，于是"生育不是女性义务，而是女性权利"。

可问题是，人权是天赋的吗?比如，人有人身安全不受无故侵犯的权利，可你到大自然中，能享受这种这种权利吗？自然中的猩猩、狒狒、老虎、狮子、毒蛇、细菌会尊重你的这种权利吗？再比如说，人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到了大自然中，你认为你这种权利能得到保障吗？所以，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的这些所有权利，都依存于人类社会之中，我们也不要自作多情，认为是上天赋予了我们什么权利，我们的所有权利，都来自于人类社会的赋予，也受人类社会的保障，脱离了人类社会，所有的这些权利都不复存在，你想找上天，你找不着的。

既然我们的权利都来自人类社会，那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对它尽相关的义务。比如说，男性有保家卫国的义务，如果男性不保家卫国，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就可能遭到破坏。男性不能说，我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保家卫国是我的权利，不是我的义务。如果这样的话，谁还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谁那么傻会想要履行这种权利？再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这也是为了保证政府能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也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同样的，女性生育也是如此，人类社会需要发展、需要代际传承，就需要生育，既然女性在这方面角色突出，就应该要承担起相应责任，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这就是义务。如果女性认为，生育给自己带来了不合理的损失，得到适当的补偿是应该的，但不能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男性保家卫国和公民纳税的义务，不履行的话，都是有惩罚措施的。如果女性不履行义务，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她们去履行？很难做到，所以生育率的衰亡与社会危机也是不可阻挡的，不过这就是后面女本位周期律讲的事情了

所以，概括地说，蛛猪二女的区别就是，前者是传统社会里女人该干的不干，而去抢着干传统社会里男人干的事，结果再把事在自己手里搞砸。而后者则是传统社会里男人的事不干，但女人该干的事她们同样不干。

Tradcon、护逼使者（White Knight）和女本位盲点（Gynocentric Blindspot）

接下来谈一谈 Tradcon，在 MGTOW 语境下，Tradcon 特指女利传统主义者，可以近似对应中文当中的“繁殖癌”，**不过 MGTOW 学说本身并不反繁殖和传宗接代，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他们是女权暴走和父权制崩塌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出现的副产物。繁殖癌在男女权利义务这个问题上永远玩着双标，有时候你都惊异于他们那清奇的脑回路，怎么就能在不同话题领域呈现如此剧烈的智商波动，他们能做到在有些问题上显现出高超卓越的见识和过人智慧，但在另一些问题上，他们上一刻还正常的智商居然立马下线，让你觉得判若两人。也让你在跟他们进行辩论时往往是一头雾水，摸不到头脑。

这些繁殖癌的这种“临床表现”是由于一种症状造成的，叫做女本位盲点（GynocentricBlindspot）。意思是当谈论到涉及女人的话题时，他们女本位的缘脑机能立刻抢夺大脑皮层对他们思维的主导权，导致智商突然下线的情况，特别是当他们讨论婚姻、家庭、生育率和移民等社会宏观问题的时候。

不得不承认，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确实比白左和女权更有嗅觉，后者连问题都还意识不到。作为传统主义者，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低欲望社会”、传统红利的告罄、婚姻家庭制度的土崩瓦解、社会原子化、生育率被腰斩，深度老龄化等。作为国家主义和民粹右翼分子，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等更是无时无刻不牵引着他们敏感的神经。然而，因为他们的女本位盲点视觉障碍症，不可能看到这诸多的表象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庞大整体裸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他们看到女权造成的婚姻家庭的崩溃，生育率自由落体，老龄化加剧的恶果时，想到的不是女权主义暴走使得女人获得空前的特权和地位让传统婚姻不再是她们生存的必需品，想到的不是“云爹”的人为蜘蛛模式导致目空一切心比天高的大龄剩女大量出现。自带雌性白莲花属性的他们是绝不可能在女人身上找问题的，他们大脑的默认出厂设置就是女人永远无辜，永远只有可能是受害者，永远应该是被保护和关照的对象，有任何问题一定不可能是她们引起的。而当女权全面暴走导致性别矛盾达到沸点，好不容易出现一些为数不多

的不甘忍受女本位社会戕害的觉醒男性和男性反婚群体时，这些抓狂的繁殖癌终于找到了转移火力的靶子，于是把这个黑锅毫不犹豫地甩给单身男人，觉得是草食男、佛系男不出去找女人，天天宅在家撸片撸动漫撸猫撸狗去便利店等才是罪魁祸首，同时，他们各种大帽子和道德绑架的口水攻击如疾风骤雨般向着单身男性群体招呼过来："没有家庭和社会责任感"、"不思进取不上进"、"反人类"、"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不结婚人类还怎么繁衍？"（参考我们的某邻国招核一代对"平成废宅"的 shaming languages。同时由于女本位盲点的关系，他们绝不可能也不敢去找剩女的问题，批评和指责剩女对他们来说简直难如登天，他们充其量只敢苦口婆心地劝，更不要指望他们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女权哄抬逼价造成男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他们不但不想着怎么打破逼价泡沫，还要搞强买强卖，强迫男人结婚，甚至嚷嚷着要搞"单身税"，却闭口不谈如何提高男性在婚姻家庭当中的地位，在女人从自己的传统义务解放出来后仍然片面要求男人继续承担自己的传统义务，不让马吃草，但又要求马跑得快。

繁殖癌在这个问题上的智商是极其感人的，别看他们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嚷嚷着让有子宫有生殖资源的先走，在天灾人祸时让男人顶在前面充当可弃置的炮灰保护女人，在构筑社会机器的时候把男人当做螺丝钉和齿轮拧上去，但到了需要强调子宫义务时，立刻换一副嘴脸开始无耻地搞起双标。事实上自古至今，作为可弃置的性别，能传递后代的男性压根不到 40%，也未丝毫影响到生育率，女人既然是生育率的限制因素，想要生育率当然需要女人身上下手才有用，然而繁殖癌因为女本位盲点，永远在回避这个问题，女人的一根毫毛他们都不敢动，只会强迫男人，仿佛把男人逼死生育率就能上去似得，仿佛男人能从即把里直接射出个孩子似得。他们甚至南辕北辙，不但不去限制女性过分膨胀的特权，还要脑残般地一味抬高女人地位和待遇，让她们受更多教育，让她们继续处处跟男人争锋，一厢情愿觉得把这些个姑奶奶哄高兴了，就能老老实实给他们下蛋。殊不知这是拿硫酸当解药，饮鸩止渴，事实是这让女人更不愿意生孩子，变成一个个不下蛋而去打鸣的母鸡。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历史上的西汉和罗马，两者在特定历史时期都面临着人口危机，但两者采取的措施迥然不同，因而也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由于楚汉之间连年战乱，西汉初年面临着极其严峻的人口危机，R.ulers 采取了强迫女性 15 岁以后必须出嫁的措施，使得西汉人口短时间内得到极大恢复，为后来大汉王朝能够逐匈奴于漠北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而西罗马帝国末期，在女权女尊主义兴起后女人得到空前的解放，生育率一蹶不振，到了居然要用蛮族做雇佣兵的地步，但罗马焦躁而疯狂的繁殖癌 R.ulers 不去从女人着手，居然丧心病狂地逼迫单身男人结婚，强收单身税，让单身男人在大冬天裸奔，以此作为惩罚。这最终当然不可能挽回 Shit Hitting The Fan 的结局，女本位晚期的罗马最终被一帮用兽骨做武器的野蛮人摧枯拉朽般地毁灭，把历史推入下一轮女本位循环。

在女权高度发展成熟的国家，还普遍存在着移民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的母鸡就是不下蛋，人口和老龄化危机越来越严重，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诉诸于放宽移民政策，让外来移民的

年轻新鲜血液浇筑他们那行将就木的超老龄社会。然而有过剩人口并有余力输出移民的，往往是男尊女卑的高度父权制国家，川普曾经相当脑残地声称希望来美国的移民不是来自黑、墨、绿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而是来自挪威这样的先进文明的国家，他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的先进国家和地区其本身因为女本位暴走同样不具备人口输出能力，甚至比你们本国死得更快，你还幻想他们给你们续命？真是搞笑。川普其实代表了目前相当多的西方保守白右分子的想法，别看他们天天嚷嚷着移民用子宫武器对他们鸠占鹊巢，天天苦大仇深地煽动仇视外族的极右 far..cist 种族主义言论（当然主要针对的是外族男人，这些白衣护逼骑士是不可能对外族女性兵戎相见的，那都是他们潜意识里的保护对象），但他们死活就是不可能去管管自家的碧池，把她们赶回家生孩子去。你跟他们讲要想解决你们这个社会严峻的人口危机，解决办法只有对女人进行管束，对女人权利进行限制和约束，并恢复男性权威，恢复男尊女卑的父权制，如此方能延缓（注意不是阻止）女本位循环的进程，他们还会说你“思想扭曲，不尊重女性，与那些野蛮落后的劣等民族有什么区别？”。不光是西方白右，XX 很多蝗汉也有这个毛病，很多整天将国家民族社会前途挂嘴边的雄性蝗汉，见着个穿汉服的雌性蝗汉就立马挪不动步了，立马精虫上脑，丑态百出，简直令人作呕，他们根本意识不到，父权制度与民族主义是内部与外壳不可分割的一整体，前者作为后者的基础与后盾！父权制其实算是一家庭或家族的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其实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父权制、是男人们本能的合理的妥协于公心的自私心！一国家的广大男人尤其中下层，是这个社会实质上的缔造者承担者维护者创造者，若得不到应有报酬补偿，麻烦逻辑智商欠费的“fan zhi 癌护十三使者“们就要想想天生多多少少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他们却为何越来越不想为集体出力了？ ！只强调对外的民族主义而对内默许甚至纵容女权雌尊，这根本就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做法。

除了女本位盲点，他们有时还会有“女本位禁区”，哪怕明明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绕不开女人，但也绝不敢向那个方向去想，似乎这一块是他们的永恒禁忌，唯恐避之不及一般，哪怕一点这方面的念头都不敢去动，即便你告诉他们这一种族消亡趋势跟草食男不结婚和男人走自己的路没有任何关系，限制女人特权才是缓解这一趋势的唯一途径，他们也会好气又好笑地表示：“看来，人口老龄化、劣币驱逐良币、white genocide 等都是在所难免的，看来是无药可救了，但无论如何女性权利不能动，男女平等不能变，我们是道德帝，我们要坚守原则、恪守肾石风度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在此也想搬运一下国外某 MGTOW 大 V 对这些 Tradcon 的喊话：

“如果你不在乎你的社会，作为一个 MGTOW 人，我不会在乎你的。女权主义是一个自我修正的问题，无论如何，女性都会失去她们的权利。要么是这些男人把女权拿走，要么是那些男人真的这么去做。”

繁殖癌式反女权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繁殖癌式反女权的特点：

（1）反女权不反女本位，甚至是为了更好地推行女本位主义。

（2）分析任何问题时刻离不开女性视角。

（3）不是从为了男性利益立场角度出发来反女权，哪怕男性是女权主义的第一受害者。

（4）反女权过程中投鼠忌器，战战兢兢，生怕踩到政治正确的红线上。

（5）处处为女人着想式的爹味反女权，把女人是女权主义的受害者当作其反女权的唯一或首要凭据，似乎女权对女人有利他们就不反了一样。

（6）大加赞许、肯定甚至崇拜和跪舔自称反女权的女人、支持传统主义的女人以及表现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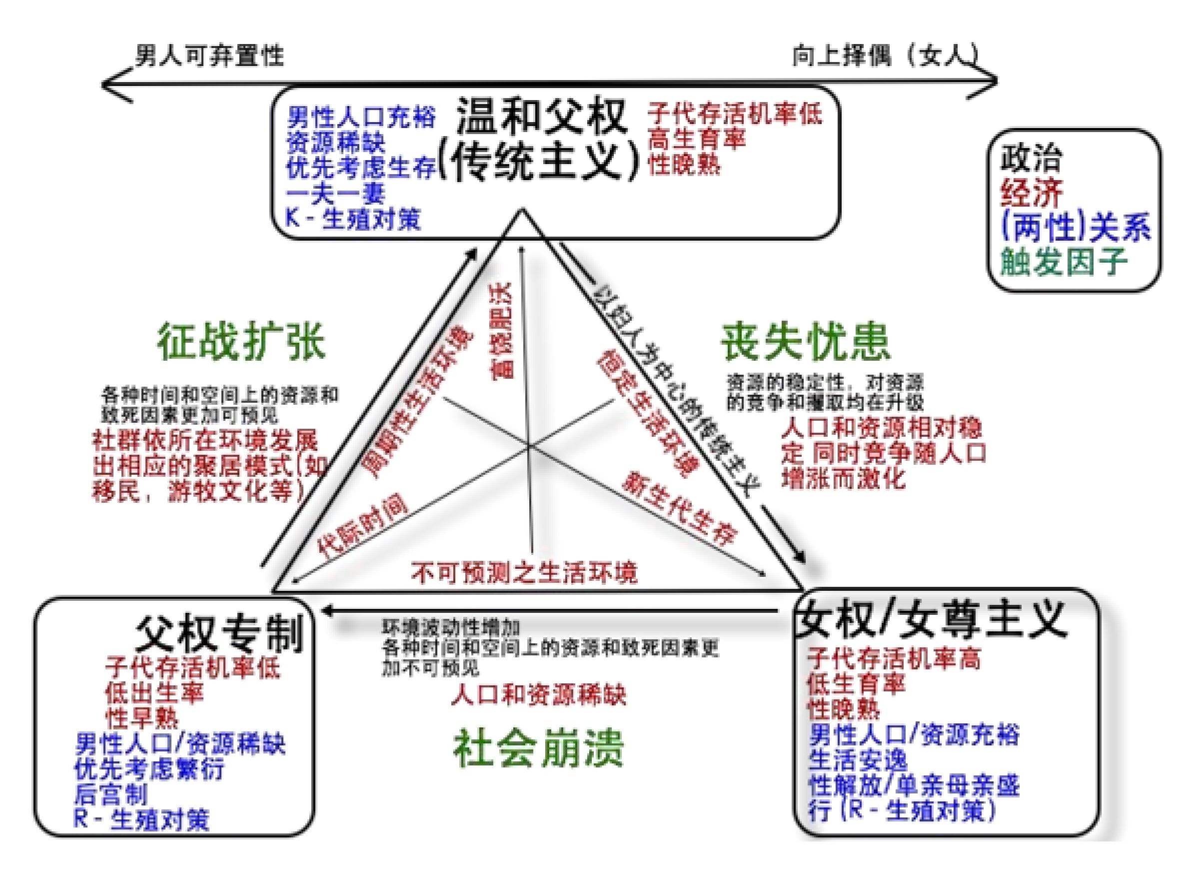
（7）往往在大肆批判非处女的同时极力鼓吹处女，仿佛只要有那层膜的女人无论年龄多么大、长相多么抱歉、品行多么低劣，都一律不分青红皂白地划归为“好女人”行列。其女本位本能在聚焦到一类特定女人后带来的跪舔力度比那些发散地跪舔所有女人的龟男更加猛烈。也即“泛跪舔”和“选择性跪舔”的区别。

（8）对待男性异己势力尖酸刻薄至极，容不得半点打擦边球的行为，与其对待那些自诩反女权的好女人的宽容态度判若两人，他们对待反女权的女人，“如春天般温暖”，而对待“极端分子”，则“如严冬般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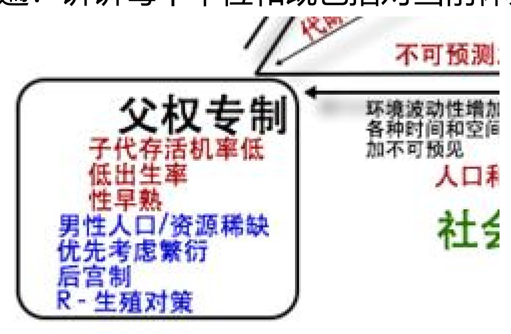
目前来看，MGTOW 的最大阻力其实来自极右女本位，而不是很多初代 MGTOW 所认为的女权，女权“could give less of a shit about MGTOW¨。这些蛛女傻 逼到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完全不靠男人，独立自强，你走不走自己的路她们压根不在乎（至少在撞墙蛛变猪之前），真正感受到威胁的是那些把男性价值工具化而不希望工具觉醒的极右女本位主义者，这一点希望读者特别留心。

九、女本位周期律

1.周期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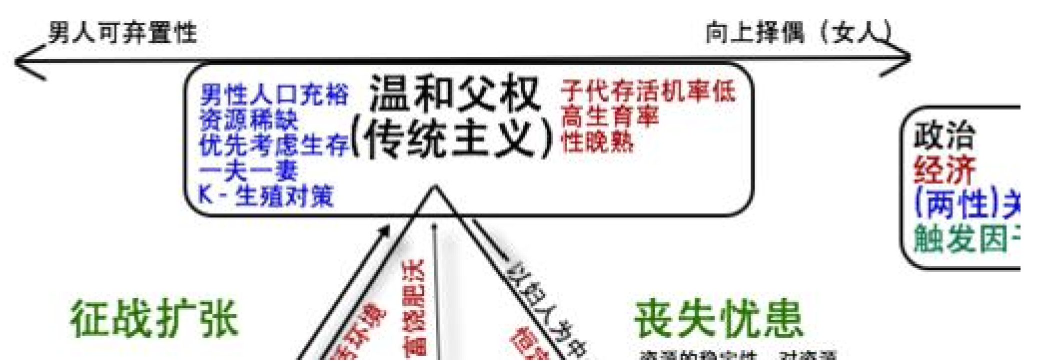
人类历史总是遵循着这么一个盛衰起落的周期性循环，我做了这样一个状态图，我先带你过一遍：讲讲每个单位和既包括对当前体系的弃绝，也包括对下一期社会形态进行设计。



我们先从左下方开始，此处代表极端父权，他跟当今被女权分子口诛笔伐的那个所谓“父权制”是两码事，这是真·父权制，是青铜时代或黑暗年代那种女人没有丝毫权力可言的极端父权，在极端父权阶段，子代存活率和生育率都很低，但性成熟时间却很早。此时雄性和资源均处于稀缺状态，种群会把繁殖放在首位，普遍采取群婚制，这是配偶争夺制的一种形式 如果你非要在现在找一个这种极端赋权的例子，请注意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极端父权，你远的不用看就看 isis 就行了，这其实是一个阴阴阳调和的社会，女人比男人承担的责任更少，作为补偿，男人享有更高的权威和地位，从极端父权到温和父权，经济不断在

发展，为了应付这种环境，一些族群发展出特定的生存策略，比如移民或游牧文化，文明之火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点燃的。

一个极端父权社会，往往极为原始蛮荒，持续兵荒马乱，持续男丁稀缺，充满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大家为有限的资源争的头破血流，活脱脱一场真人 PUB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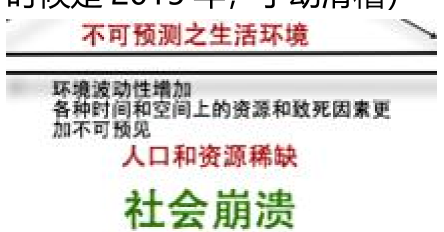


第二个阶段是女本位（传统）主义（温和父权）按我的定义来讲，而当文明发展起来后人类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标志是男性人口稳步增长，虽然资源可能稀缺，但之前那种男人天天直接杀来杀去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种群会把生存放在首位，此时一夫一妻制或者对偶婚配制开始流行，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策略，子代的存活率虽然仍旧很低，但这仅仅是因为文明发展水平还没跟上，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这期间瘟疫和饥荒等天灾人祸会如影随形，因此生育率会提高，性成熟期会延后，这便是温和父权的特征。现代女性总叫嚷的“父权压迫”完全是子虚乌有，如果你仔细思考温和父权的男女权责配比，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是阴阳调和的。米格道强调，温和父权(soft patriarchy,即传统主义) 实际上属于比较平衡的女本位主义，强调的是让男性在享受更高社会地位的同时承担较多保护女性的义务，而女性则以放弃次要权利(比如话语权)作为报酬换取不必面对社会责任的负担，这维持了社会稳定(避免男性为了争夺女性而互相残杀，而男性有后率高代表他们更愿意维持社会的稳定及永缕性)又配合两性的天性(多数女性不想嫁给比她弱的男性、男性本能会给女性优待，因此给予男性较多资源才相对平衡)



直到这个农业社会开启工业化，这个局面才发生改变，工作方式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变为在流水线和写字楼里当社畜。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来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也为女权的滋长提供了土壤。当此之时，“云爹”对女人的政策倾斜，使得女人不再需要从个性男人那直接获取生存资料，女人从传统义务中解放了自己，而男人却仍被要求履行自己的传统义务，

且法律一边倒地“削男适女”
西方现代社会高速膨胀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女性获取选举权的直接后果，我的意思不是说一个国家和社会一点社保和福利都不应该有，而是说当下这种福利体系亏空严重，根本难以维系。一旦女人被给予投票权，她们便迅速凝聚成一个铁票仓，女人本能中的感性和偏狭意味着他们不会理性思考自身诉求的现实可行性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一切企图改组或者缩减福利的做法，均被她们视为是在动她们的奶酪，这意味着这个福利体系既不可持续也不可改进，这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线。一旦女人拿到选票，慢性死亡过程就开始了，这个问题在西方民主框架下无解，一开始只是法律上不待见男人，然后逐渐发展成赤裸裸的从男以及驯化男人成为女人的奴仆。
terrance popp 一个视频名为 system surfers，这里面揭露了大学学历以下的男人，平均一生只能挣到 120 万美元。而一个吃拿卡要社会福利或者离婚获得孩子抚养费的女人，居然平均一生下来轻而易举就能获得 240 万美元。
为了让这样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运行，需要至少两个带把社畜的税收才能勉强养活一个女人，然后如果女性人口只占 1/3 的话，维系该福利系统的选票数量又不够，这就引发了一个两难困境使本轮循环向着最后阶段迈进—经济崩溃，它即将来临（作者 TFM 说这话的时候是 2015 年，手动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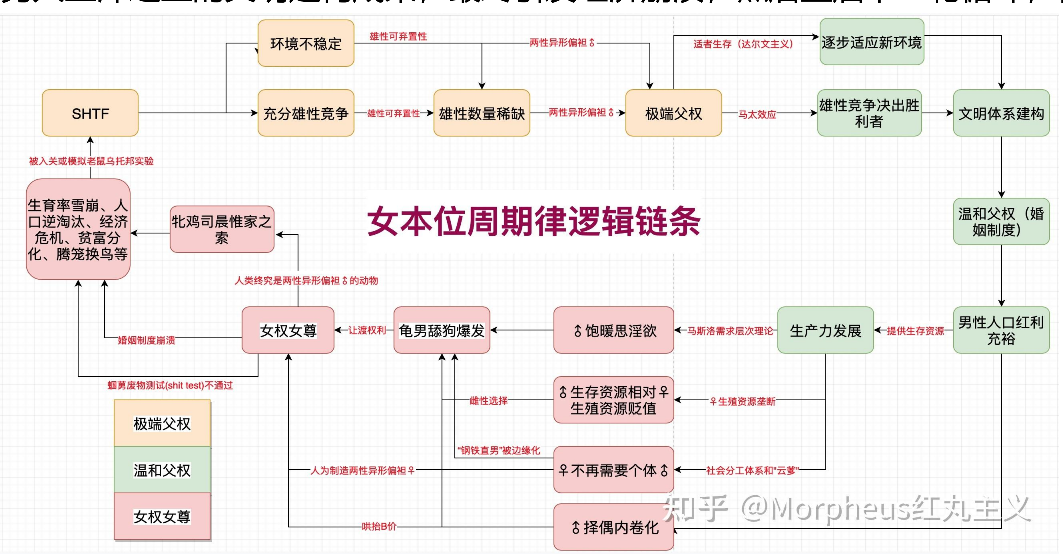
谁也无力回天，一女人缺乏理性分析，但他们又主导票仓，
经济崩溃的诱因有三：
第一是不堪重负的福利体系
女人只知道贪得无厌的攫取，且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的尝试都被污名化为“不尊重女性”，谁敢提削减女性福利的事，谁就是仇女。谁敢不顺着他们的毛摸谁就被扣上“仇女”帽子。你甚至都不能插手或者妄议这个女本位福利体系，否则你也是“仇女”。
第二，婚姻制度解体
男人最终会发现结婚是霸王条款，他们早已丧失传统婚姻里一家之主的权威只能当个“耙耳朵”他们的老婆可以毫无来由地直接动用女本位离婚法让他们净身出户，“云爹”会强制男人离婚后对前妻终生供养。在温和父权阶段，结婚至少对男人还有那么点好处，来抵消他的风险和开销。然而进入女权女尊阶段后，婚姻彻底变质。结婚对男人来说简直就是在玩火自焚，在女权女尊的初级阶段，可能还有那么一两代男人会想着结婚，但大多也是社会压力或者传统惯性使然。而经过几代后，年轻男人们会看到父辈遭受的女本位系统的戕害，会看到那些福利女王们，仅凭跟多个男人生好几个孩子，就可以开比奋斗逼韭菜他们更好的车。他们会直接掀桌不干：CNMD，老子不干了！此时 MGTOW 便应运而生，

然后其实没有 MGTOW 男人也会自发“租鸡青一”，MGTOW 是婚姻处都崩溃的果，而不是其因。

最后便是生育率雪崩带来的人口寒冬

婚姻衰亡意味着少子化。意味着人口红利减少，导致税收减少，让本就不堪重负的福利体系雪上加霜，最终引发经济崩溃。一旦崩溃来临，整个系统重启，又回到最开始的极端父权状态。没有塔的福利和保护，女权虚幻的泡沫将一戳即破，她们很快（指一个月甚至一周内），就会重拾向强势男人出卖色相的传统艺能，以期在乱世中苟活。面对经济崩溃后的一片狼藉中随时可能的死亡威胁，他们会甘愿被任何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强者“物化”。听起来似乎男人终于翻身了，然后这个阶段只是暂时的，一旦新一轮文明经历一开始的阵痛后，逐渐趋于稳定，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科技也会再次飞跃，造就下一个太平盛世，上一轮那些女权女本位的富贵病将卷土重来，并导出一样的结局。

这是个无限闭环，一开始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处于极端父权状态。女人愿意为了生存而顺从男人，随后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温和父权，从社会开始向迎合女性的需求倾斜，开始边缘化男性之后，现代化让女人产生了能顶半边天的错觉，社会滑向了女权女尊。另一方面，女本位的洗脑让男人变成龟男舔狗去迎合“女神”随后女人的贪欲和短视会反噬掉建立在男人血汗之上的文明建构成果，最终引发经济崩溃，然后重启下一轮循环，再下一轮......



跳出这个循环的唯一方式是在温和父权阶段下手，因为这个阶段女人权责皆无，男人需要挑大梁。社会必将滑向高度女本位，假如一开始女人就需要承担跟男人一样的义务（前面论证过不可能）社会又怎会滑向高度女本位？女权这棵树赖以为生需要女本位这个土壤而女本位的土壤又需要温和父权来施肥，正是因为女人在极端父权阶段遭到“物化”，权责皆无 到了温和父权阶段她们自然也就不承担什么责任。这个循环是否有打破的可能？我也不知道。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都不是政治家而是哲学家，他们身处 17~18 世纪。他们当时只顾着尬经，并没有积极入世，然而他们的思想模因却因深刻影响了一群后来被称为“美国国父”的男人，如今女权文化的政治正确氛围，将你我都笼罩其中，线上红丸社区成了最后一方未占领区，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没撑过 2021 年，手动滑稽），也不知道这个思想模因最

终会启发到哪位“猛男”或者“面壁者”

2.罗马、美国、沙特案例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看看处于循环不同阶段的三个文明。对面是已经走完一圈循环的古罗马，代表西方文明的处于最后阶段的美国以及代表伊斯兰文明的沙特阿拉伯。我学飞鸿湾社区里解读女权和罗马帝国兴亡史之间关联的第一人，所以我也会参照 Nocture 和 Raging Golden Eagle 的相关视频，我们先从古罗马讲起，虽然有更古老的文明可作为案例分析，但由于史料无可稽考，很难区分真实事件和野史怪谈故不予采用。最初的罗马处于极端父权时代，时间从公元前 700 年之前的某个未知的时间点到大约公元前 195 年，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一套罗马法父权律例，这个词拉丁语本意是“家父权威”

“罗马家族法律规定，男性家长对其子女以及任意年龄段得更远父系，直系后裔（也包括养子）拥有着生杀予夺之权这项权利最初指的是男性家长不仅掌握其子女的人身控制权，乃至必要时，对他们实施刑罚之权。还意味着他可以支配子女的一切财产，因此子女的一切所有物自然也同时属于其父，男性家长虽然可以给予子女对财产拥有处置权，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财产最终所有权仍然属于男性家长”
—《大英百科全书》对这份律例的解释

我在评论区里看到有人认为，女人从未真正三从四德过，即便在古代，女人仍然可以通过性别红利捞取实惠，但我不这么认为，在罗马法父权律例下，男性族长在整个家族是说一不二的，吐口唾沫是个钉，他甚至有权贩子为奴，并有权处决一切有罪的家族成员，甚至包括其正妻，你可以想象在这种体系下是毫无滋生女权运动的可能的，历史上想必因不乏因露出女权苗头而遭受处罚的女人，只是具体数量不可考。

通过研究我未能找到罗马文明开始女本位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但史料确实表明，从某一时刻起罗马女人较之其他社会开始享有更多的权利，他们可以拥有资产，掌管自己的嫁妆，接受一些正规教育并插手男人事务，然而在大约公元前 195 年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一群抗议妇女推翻了《奥庇乌斯法》（lex oppia）这部法律限制了妇女可穿戴的珠宝饰品的数量，他还规定妇人不得穿不同颜色的短袍，这部法律旨在筹集军费以应对和汉尼拔统领的加太基之间的战争，也被称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某种形式限额供给，好比美国在二战时所采取的战时配给制。他与一些你在 msl 国家看到的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法律不同，后者规定女人必须穿戴面纱女袍，这似乎表明了女人的奢侈品消费是怎样一个巨大的财务黑洞，以至于必须在战时被特殊处理。然而到了公元前 195 年，这部法律被废除。主要是由于布匿战争的结束。这部法律的主要捍卫者是老加图，他担心这部法律的废除会引发连锁反应，使一切女德规训土崩瓦解。男性家长再不能约束富人的短视和肤浅。男人也终将丧失家庭和社会的主导权。

加图不幸言中。

在不到 200 年后，罗马就迎来了自己的女权运动，自打《奥比乌斯法》法被废除后，妇女解放的雪球越滚越大。25 年后，贵妇人阶层像蛀虫一样越吃越肥，以至于罗马不得不颁布一项法律来禁止贵族妇女成为家族继承人，以防止罗马上流社会被妇女渗透，意图压制妇女在罗马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沃克尼亚法》（lex Voconia）这种对牝鸡司晨的抵制在公元前 42 年达到顶峰，当时罗马深陷内战，急需从罗马，贵妇人那里收税，也就是罗马最富有的 1400 个女人，以便筹措军费。虽然当时规定妇女不能参政，也无权进入广场，意识却仍有一群抗议妇女，在罗马著名的演说家之女霍腾西亚的带领下冲进了古罗马广场。她就地发表了一份演讲，时称霍滕西亚演讲。霍滕西亚呼吁：既然要收女人的事，就必须允许女人享有与罗马男性掌权者相同的权利。虽然“三架马车”命令广场卫队清场，但因为抗议人数过多，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
女性纳税人数从最富的 1400 个减为最富的 400 个，虽然罗马法从未给予妇女平等地位，但却向着利好他们的方向在改组，这一趋势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一世纪。公元前 58 年，罗马建立了扶危济困的粮食供给体系，史称“Congiaria”（意为“慈善捐助”）到了公元 100 年，这套福利体系的包含范围已经扩展到财政倾斜，比如罗马皇帝图拉真通过“贫儿补助金”（alimenta）体系引入。不难看出“Alimenta”与英语“Alimony”（抚养金）一词同源。无过错离婚也在公元一世纪的某个不确定时间点被引入。一时间遭到了男人的抵触，因为这严重损害了他们一家之主的地位，罗马被迫出台一系列挽救婚姻制度的法律，并增收单身税，这便是公元前 18 年的《尤利亚法》，在公元 9 年又被重新修订，改名《巴比亚波培亚法》这些法律的主要特征，是允许生育 4 个孩子的妇女，可以摆脱其男性家长的管束，这标志着罗马父权法的最后一根铁链被挣断。
同时他也对单身汉和丁克夫妇强力施压，这项法律旨在挽回罗马衰败的主体民族生育率，由此也催生了舔狗爆发这个副产物，妇女解放和女本位暴走，最终导致男人也开始放弃结婚生子，转向租鸡青一，黑化，草食佛系，或伪娘脚基等。众力赛公元 235 年，也就是后来被叫做三世纪危机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接二连三的蛮族入侵，瘟疫和经济萧条，罗马帝国大厦将倾，这一年于是成为了古典时代到古典时代晚期的分界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罗马帝国学术荒废，人口锐减，生活水平骤降。最终在公元 476 年，伦巴第人入关，摧枯拉朽般地将西罗马一波带走，整个欧洲自此坠入黑暗时代。自此，本轮女本位循环走完一轮。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向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包括欧洲美国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在内的广义西方文明，我只带你捋一下美国历史的大事件年表，但在整个西方世界中也不难找到相似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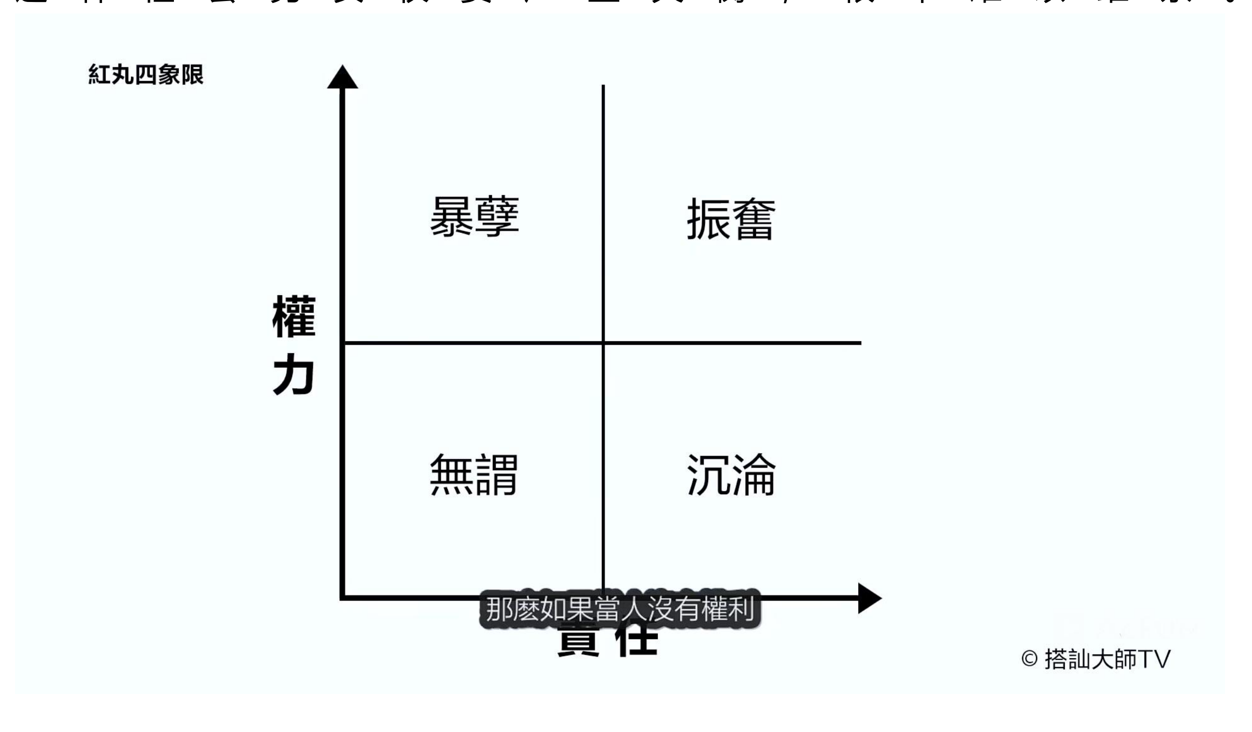
自罗马帝国衰落开始，一直贯穿整个黑暗的中世纪，西方世界再次退回极端父权状态，妇女必须服从丈夫，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婚配，也不能决定是否生孩子，继承了土地的未婚女性虽然可以拥有产权，但结婚后立刻就得交归其丈夫所有，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也被称为“启蒙时代”。新教鼓励妇女学习并读书认字，以便更好的教授子女基督教教义，新教徒还关闭了修道院，因为圣经经卷里没明文规定必须建修道院，之前只有一些宣誓受戒后的修女才能受特殊教育，但现在修道院都关了，也就没有修女了，

于是妇女普及教育成为大势所趋，这个妇女教育普及的时代孕育出了几个生命赫赫的女作家，并称为 18 世纪启蒙时代的一些代表人物，karen O'Brien 在其所著的《18 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女性》一书中，提到这些女作家影响了启蒙时代的性别观念，着重渲染了女性的智力和道德禀赋并为之辩护，这促成了 19 世纪女权运动的发展。
而标志着社会从温和父权过渡到女权女尊的转折事件，是女人获得选举权，发生在 1920 年的美国，虽然女权运动早在 72 年前的 1848 年就开始，但女权的一系列突破性胜利是在从 1920 到差不多 1990 年这段时间取得的，包括女人的一系列去责任化和打着"平权"旗号的削男适女。美国的福利体系在 1935 年被确立社会保障，在 1965 年范围扩大到包括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到了 2010 年又扩大到包括医疗保险补贴，这也被称为"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奥巴马医保"。福利福利体系，不断壮大。
在女权的不懈争取下联合国最终在 1946 年承认了妇女享有普世权利，虽然联合国至今还没有明确承认男人也享有普世权利，但八成你是指望不上了。无过错离婚的引入是两性关系领域最大的转变之一，这发生在 1970 年，在 1972 年"第 9 条"规定美国学校可以合法的踩男捧女，1965 年一项最初旨在帮助黑人的平权行动，也在 1967 年被女权分子截胡，现在有超过 80 个一般福利项目和多达 200 个特殊项目，专为帮助妇女儿童而设定，但没有一个专为男人而设定。妇女相比男人有双倍机会领取社会福利，哪怕这项福利不针对某一性别。1990 年，所谓的第三波女权运动爆发，将公开仇男厌男植入了主流文化，这引起了一部分西方觉醒男性的反弹，比如 MGTOW，他们不甘被女人和塔通过婚姻等女本位法律和制度割韭菜，这个女权女尊社会的最终结局是以崩溃收场，一如昔日的罗马帝国，美国（主体民族）出生率预计在 2082 年被腰斩，美国社保体系预计到 2033 年彻底破产，医保预计 2024 年崩溃，虽然现在谁也猜不到美帝国具体将如何崩溃，那如果你还很年轻的话，你有可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证。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虽然尚未完成一轮循环，但也是落日余晖了。
再来看看沙特阿拉伯，他为研究这个循环如何运作，提供了一个实时的生动案例。沙特阿拉伯王国，原来叫阿拉伯。城市一群高度父权的游牧部落的发源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 603 年 ysl 教的兴起，ysl 教一直被渲染成一种对妇女极具压迫性的宗教，但实际上它也出奇地女本位，我下面引述 MSL 妇女联合会的一段话：摘自《ysl 教的离婚观》根据这份资料，msl 男人并非完全主导婚姻，男女之间其实非常平等，如果男方欲休妻（被称为塔拉克）必须打好三个月的提前量，且期间必须禁欲，如果妻子已经怀孕，在妻子分娩前丈夫不得离开，且仍然需要禁欲。如果女方发起离婚，则另有一套规矩。与男人不同的是，女人必须走远并出示离婚原由，才能被授权解除婚姻关系。说听起来和无过错离婚相距甚远，但我还是想强调：这其实也不难操作，就是会导致一些野蛮人俱乐部的西方丑女分子的鄙夷。
沙特阿拉伯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观察对象，因为虽然绿教整体上也是女本位的，但很多 MSL 国家，特别是沙特，仍保留很多传统，沙特甚至一度背负侵犯人权的骂名，因为沙特禁止女性开车，也不允许妇女在未经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工作。然而到了 2011 年，沙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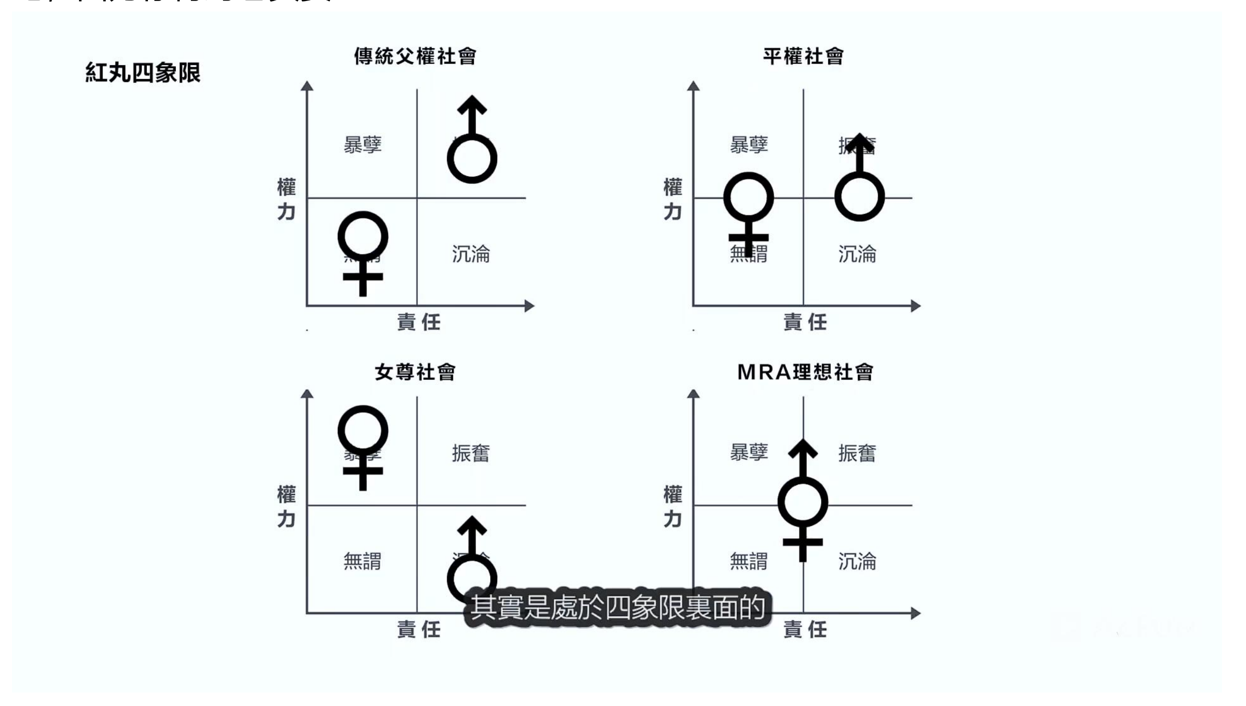
国王宣布允许妇女参与 2015 年开始的市政选举，同一年沙特扩大了福利项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沙特离婚率飙升，在 2011 年提升了 35%这正是国王开始推动妇女解放的同一年，沙特的女权运动即将在我们眼皮底下野蛮生长，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没人能料想，但从美国和西罗马的前车之鉴来看，其前景不容乐观。
以上我对属于循环不同阶段的三个社会做了案例分析，罗马已经走完了一轮，而当下的西方即将步其后尘，ysl 文明还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无人知晓，我只希望我们可以以史为鉴，能够跳出这个循环。msl 兄弟们，你们需要传递这个信息，要防微杜渐，否则就为时已晚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已然无法挽回不过，你们兴许还有一线希望，至少也值得一试，没准你们能找到破局之法，以供我们借鉴。

3.平权主义循环

还是从父权制讲起，不难发现这个阶段男人享有至高权威，但同时承担巨大责任，而女人则权责皆无，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男女权责配比符合上述情况时，他便可以被划为父权社会，父权社会男人虽然说一不二，但必须去挑大梁，女人没有权威地位，但也不承担责任，他们被当做小孩或男人的附属品来对待，而到了平权主义（男性以“平权”的名义让出自身权利的那个时间点，这个节骨眼也正是一个社会从极端父权滑向女权女尊的转折点）阶段。这套权责平衡的系统就开始出现裂痕了，男女在权力上的平等，必须靠削男适女来实现，因此，虽然在地位上男女平起平坐了，但男人仍保留过去承担的巨大责任。女人不用担责，男人则仍需担责，但之前的权威地位却被以平权之名被削去，这才是进入这一阶段的标志。而社会跨入女性女性的标志是女人享有权威地位，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而男人需要承担责任，但无权威地位可言。这是一种热力学不稳态，终将引发社会衰败或被外部征服。
这种社会男女权责严重失衡，根本难以维系。



这是一张表示权责四象限的图表，暴虐（tyrannical）振奋（engaged）无谓（apathetic）沉沦（frustrated）
这张图本来是用于商业目的，有助于更直观的理解市场上的管理者和雇员之间的动态关系，他本来不是用于评估两性关系或者说社会学探讨，不过我觉得不妨套用到这里一下。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只考虑两个维度：权利和责任。如果你有权无责，你必然会（暴虐）。如果你权责皆无，你必然会（无谓），如果你有责无权，你必然会（沉沦），而如果你全责均占且对等，你必然会高度（振奋）。这里的振奋是你十分在意你所统管的这一亩三分地，因为你得对它负责



再来看下一张图表，我有我这里有 5 张图来展示这个流变中的动态关系，你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个趋势若隐若现，左上角是父权，我之前给他的定义是男人享有权威地位的同时承担巨大责任，你可以看到右上方的象限画了个雄性标志。男人高度（振奋）他们权利和责任都有，女人处于左下方的象限，他们表现出（无谓），她们权责皆无。而上方中间的这个表，对应的是平权主义，他看起来似乎体现了男女平等，但只包含平权不包含平责，如果权责都对等的话，两性标志应该在最中间的原点处重叠，而实际情况却是男人放弃了其权威地位，却保留了过去的巨大责任，因而男人处于（振奋）和（沉沦）之间，他们仍享有一点权威地位，但仍肩负着一切责任。而女人则处于（无谓）和（暴虐）之间，因为她们也享有了部分权威地位，但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右上方表示的是女权女尊，按我之前的定义指的是女人享有绝对权威地位，但男人仍需承担责任。因此你看到女性标志处于（暴虐）象限，而男性标志处于（沉沦）象限，这是因为男人不但需要为自身行为负责，还需要为女人的行为负责，但他却又无法制止女人行为，他无法去干涉女人的自由，女人可以让他分分钟社死，而他却对此毫无招架之力，男人当然会感到极为憋屈，这对女人来说当然是爽歪歪，他们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过上女王一般的生活，而且永远不用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女权主义对女人来说当然是梦幻天堂一般，但对男人乃至社会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戕害。而到了这个修订案的辩论环节，也就是他即将获批时，女人立刻寻思过味来，当女人意识到一旦修订案通过，女人必须处处跟男人平责，他们立刻否决了它，不光是女权分子，就连所谓的“保守派”女人都否决了它。这是好几十年前的这个电视节目，当时《平权修正案》正处在辩论环节，节目里那位“保守派”妇女今天仍然在发布反女权内容，时不时引得男权壬的一众喝彩，但他们忽略了他反女权的真实用意，以及他为何要反《平权修正案》。
以下是此节目中的对话
主持人：参众两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这份宪法修正提案，这份提案规定“联邦或者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否认或缩减法律规定的平权”这听起来还算是公平合理，因此我想先问施拉夫利女士，你反对《平权修订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施拉夫利：这份修正案的措辞表面上显得非常人畜无害，以至于很多人被它的光鲜外表所蒙蔽，没有充分认识它将导致的不良后果，幸亏修订环节要求在全国各州立法机构展开对这一份提案全面的辩论。在这个环节我们发现了一些端倪，很多投票人最初因为大意没有意识到，我们发现这个事件有猫腻，《平权修订案》并不能给女人带来更多他们现阶段没有或无法得到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却会夺走女人既得的一些重要权利和利益。
主持人：比如说？
施拉夫利：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正反双方都达成一致的对征兵一事的看法，双方都同意女人应免服兵役，美国选征兵役制规定只有 18 岁男性才需要兵役登记，然而《平权修订案》的通过会导致一些人，积极主张女人也必须服兵役，且与男人相当。另外这份修订案出台后，女人再不能包揽坐办公室吹空调的职位，你得去干那些苦活累活，因为按照这个修订案，处处都要做到绝对男女平等，从上到下要完全一刀切（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弗洛伊德说：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想要自由，因为自由包含责任，而大多数人害怕责任

平权修订案肯定是流产了。最终它没有获批，因为一旦女人意识到他们要承担责任，而她们又不想承担责任，他们想也不想就会否决。她们要的并非是平等，而是平等中对她们有利的一面。责任那一部分，人家并不想要，他们想要的只有权利和地位，这也恰恰是女权女尊所成就的。男权壬还试图劝说女人承担责任，这就是白费力气。人家压根没有承担责任的必要，如果你想知道男性权力运动是怎样的徒劳，就去听听几十年前这些比第三波女权还要少的平权修正案的辩论吧。其实女权分子的智商一直在线，她们及时将《平权修正案》掐灭在了萌芽状态，你没办法劝服他们，如果平权那一套在当时都行不通，在如今女权女尊成风卷残云之势后，就更是痴心妄想了！现在的女人似乎感觉不是一般的好，看到她们现在是怎样的养尊处优，人家凭什么要跟你平责？

接下来这张图是我基于一些反馈和研究所做，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之前谈到的雄性稀缺现

象，他讲的是男性人口红利枯竭时社会会被迫退回父权制，不过这并非社会退回父权制的唯一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它被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生存环境是否险恶 其二是生存资源是否稀缺。而归根到底还是落脚于男这个性别的本质，以及男性对族群和女人而言的价值所在，要知道社会建立在一个个家庭之上，他是家庭或宗族的延伸，而家庭就是建立在男女两性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上，所以最终还是要落脚到繁衍上来。女人将男人看作提供资源和保护的工具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概莫能外。女人专司生育，而男人需要在女人怀孕生子时提供资源和保护动物的配偶关系是如此，人类的婚恋关系也是如此舔狗线上的珠宝和鲜花，无外乎是自然界雄性追求者提供的食物和巢穴，为了展示父权制的三个产生条件，我制作了一张文氏图，分别是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以及雄性稀缺，如果不能三个条件都满足，便不能保证一定会带来父权制，因为女人可以仰赖女本位性别红利来找补，而如果三者具足，也就是环境险恶，资源匮乏，而且雄性稀缺都满足了。女人会立刻对男人俯首帖耳 而如果环境安定且资源充盈，女人完全可以直接动用女人的本钱来获利，根本没有顺从男人的必要，她们只需要套现性别红利即可。

另一种结果就是战争，也就是虽然环境险恶，且资源匮乏，但男性多的是，不存在雄性稀缺，那么这个时候会爆发战争，而战争绞肉机最终带来的还是雄性稀缺，因此如果只有环境险恶和资源匮乏两个条件满足，但男人数量过剩，男人之间会爆发激烈的内卷，直到男人的数量重新减回去，从而达到雄性稀缺并最终带来父权制。

我将极力奉献一下这个原理，我想聊一聊某个真人秀节目，在这个节目里，实验人员将男女分别放置在两个孤岛上，两拨人需要建立各自的社会，我想突出讲一讲这个实验其中一个细节，我之前从未听谁推谈过这个细节。在这个真人秀里男女被分为两拨，男人和女人被划分为两个群体并被分别送到两个岛上，男人到了男人岛上就自发地进行分工协作，按部就班，生产劳动，发展的如火如荼，而女人到了岛上后却都坐那里晒起太阳来，他们将带来的食物都吃完后就开始怨声载道。

实验人员最后把一些男人送到女人岛上，并把一些女人送到男人岛上，男人一到了女人岛所有的活都以他们来干，然后那些去了男人岛的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当甩手掌柜，这个现象被很多人拿来阐明，在这种真人秀世界里，女人不懂如何经营一个社会，但他们都忽略了这个实验里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那就是那些男人去了女人岛后，那里的女人一开始对他们表现出了顺从，当男人到达那里后，女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她们居无定所，又无所适从，现在终于有男人了，她们立刻推举男人为首领，这里我想读一下相关文章，翻译自荷兰语，这篇文章的末尾部分是这样说的，在女人岛上，一个男人被推举为领袖，男人岛上则是反过来。

最让我惊奇的是女人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在利用完男人后就过河拆桥，一开始男人搭建住所，为女人提供食物并探索岛上的地形，而当这些都做完后，女人却突然说这个男人是个"直男癌"，还没等责任男人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大权旁落了。一旦她们觉得不再需要他了，一旦所有难题都解决了，她们就开始兔死狗烹了。他们开始嫌他直男癌，最后通过表决来把他撵出这个岛。在这个孤岛实验场景中，只有一个男人和若干女人。所有的活自然都会落到这个男人头上。一旦所有的活都干完，女人立刻会对他群起而攻之："我们要罢免你的首领地位，因为我们觉得你配不上这个位置""你太大男子主义了，我们不想跟着你混了""现在你的活也都干完了，你也没什么卵用了""你还是哪凉快哪呆着去吧"现实。现实中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发生，因为男人只需拒绝即可，然而因为这只是个真人秀，这个男人别无选择，因为制片人和摄影师等剧组人员都在场，他不得不遵守制片方指定的游戏规则，只能在工具人价值耗尽后被女人赶出了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一个真人秀节目，就把女本位循环从头到尾轮了一遍，正如周期图所示，当空荡的谷仓渐渐堆积。当悬垂在城墙上的烽火渐渐熄灭，家家户户开始有了余粮，人们再无生存之余，渐渐忘却了那种被饥饿支配的恐惧，这使女权的苗头就会开始生发，因为男人代表的是生存资源，没有男人负责打猎和建设，女人根本无法存活，因为他们自己无能为力，而一旦这些都完成了，一旦饮食和起居得到了保障，她们会开始产生自己不再需要男人的错觉，她们开始欲求不满，私心膨胀，社会进而跨入女权女尊阶段，然而最终还是要以败亡收场。

当然因为只是真人秀节目，等不到女人岛衰亡的那天，但后面剧情也不难猜到。不妨假设，当男性首领被赶出岛后，这些女人还需要在这个岛上待上数月，你是看到之前男人的一切劳动成果都会付之东流，他们重回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没有男人来当工具人了，社会就是这么一路衰败的，一旦"天降猛男"不在了，一切都会开始变烂，在这个真人秀节目里，实验人员把一个男人送到了女人岛去搭把手，女人立刻服从于她，要在真实场景中女人直接就会投靠另一个族群的男人，并最终融入到外族之中，对外族男性表示顺服，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向外族男人投怀送抱，至少能活下来，另一个结果是被武力征服，另一个族群的男人会入侵这个岛，他们过来一看说"这个岛不错，给我们了"之后，他们会开始肆意烧杀 jy 一番，不管哪种情况父权制都会卷土重来，并完成一轮女本位循环，

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还是出在父权阶段。

我先回到带有不同象限的那一张图，在父权阶段男人的权威和责任具在，女人需要服从男人权威，女人会跟男人说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去干各种活，因为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接受男尊女卑。男人同意了，于是双方履行各自承诺，而当所有活都干完了，女人就会开始要求平等，但我们不要平责，我们只要平权，男人又同意了。我们就在这一步搞砸的，祸根就是在这里埋下的，于是就在男人对平权主义开了绿灯的时候，就在男人允许女人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时候，与此同时男责却一点没变，而女人又是得寸进尺的，社会必将从平权不平责滑向女权女尊也就是彻底的女尊男卑。男人有责无权，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并让男人为此买单，男人无任何权威可言，女人可以肆意霸凌男人如果男人敢还手就得进去，你们还可以随意搞骗精讹诈，男人必须为此偿付，女人还可以不经其生父的同意就堕胎或者人流，人对此束手无策，反正就是女人享有凌驾于男人之上的各种特权，而男人则无毫无招架之力，但他却仍然承担着传统义务，仍未要求尊重女性，仍被要求为女人效劳，要么通过恋爱结婚这样的自愿方式，要么通过福利系统薅羊毛这样的非自愿方式，后一种情况下，他拿他的钱供养单身母亲，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便是女权女尊社会，但是你会发现这根本难以持久，男人开始掀桌不干，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反婚，因为婚姻对他们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个福利体系不堪重负，在几十年内便会分崩离析，这就是女权女尊社会必然会崩溃的原因之所在，只能让一方处于（暴虐），但另一方陷入（沉沦）的严重失衡状态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当受压迫的一方还承担过量责任。

你可能会问我说了这么多，用意何在，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探讨这个循环以及两性权责关系对男人有什么好处，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理解社会，是一怎么一步步变的女权女尊的认识到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是什么时候犯下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取教训，不再犯错，当然我也可能是在对牛弹琴，毕竟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然而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尝试去告诉更多男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的话，那么这些错误肯定还是要放手，因此根据我这套理论祸根，就是在男人以平权的名义对女人割让权律师埋下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在女人承担义务之前绝不放权。如果女人原意平责（现实证明不可行）则可以与她们平权，而如果他们不想跟男人平责，则绝不同意让权，就在道理上也完全说得通，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实是女人的特权在持续膨胀，她们从却从来没有被要求承担与之相对应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势头需要及时制止，这便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女人只享受权利但无需承担责任，如果你去一个商学院听课，你将学到管理风格，以及如何经营一个组织，商业合同都是白纸黑字写明了的，你在享有特定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义务，权责不分家，如果你想要让社会可以正常运行，你必须也如此约法三章才行，每个社会会成员必须是权责对等的，如果谁想要更多权利，必须承担更多义务，然而现实却是社会用双重标准要求男女，男人被要求担责，但女人却从未被要求担责，她们从不用担责，但我们就拿她一点办法没有，现在都 2015 年了，而美国女人走在 1920 年就获得了投票权，距今已经有好几代人的时间了，如果你看到了我的视频，那便说明不是你的锅，也不是我们这代人

的锅，因为这事早就发生了。坏消息是，让女人获得了投票权，现有民主体系便再无改革的可能了，正如你在之前的《平权修正案》中所见，女人最初是赞成他的，因为他们本以为这个平权修正案。能给他们带来额外实惠，可能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已经享有了自己想要的权利，而平权修订案只会强迫他们承担额外的义务，又带不来任何额外的好处，他们当即就否决了它。她们不想有责任，而现在他们选票在手，又是选民主体，更加无需被迫承担责任和义务。

她们也不可能放弃既得特权，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最终会崩溃，因此当下一轮文明在这轮文明崩塌后的废墟中重建时，不管是经济崩溃还是外族入侵所致，我们都应该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必须要让女人做出一个抉择，要么承担责任（她们当然不可能选这个，她们一贯倾向逃避责任）要么放弃权力地位。从全世界所有的文化中你都会看到，女人宁可选择从属于男人，也不想真正承承担责任，他们宁可处于左下方的那个象限，他们宁可被处于权威地位的男人照顾和保护着，也不想被迫跟男人平责来实现绝对平等，她们不想担责，而又因为两性进化心理决定了男人出于利他本能，不会忍心强迫他们担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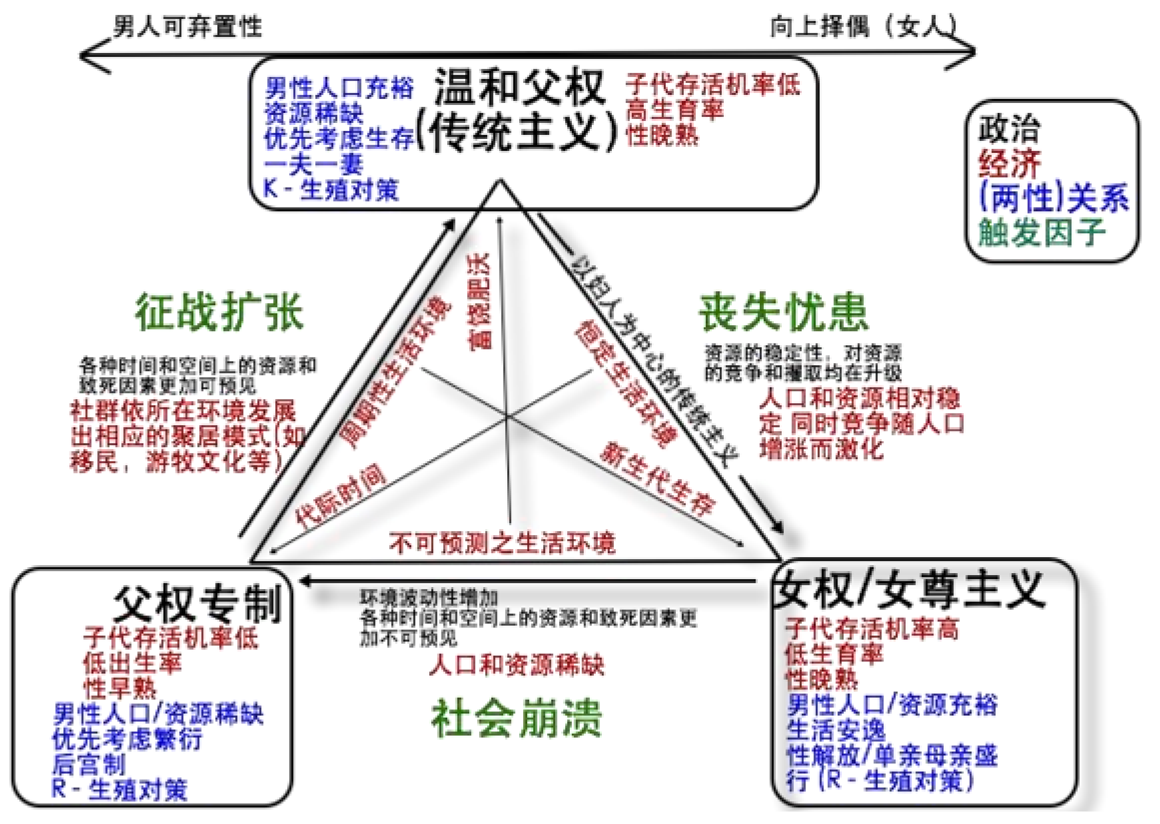
所以你还真就没法阻止这个循环。没准在女本位循环的时钟指向 11 点时，女人也发觉大事不妙了，崩溃在即，一贯精致利己的她们会做出一些妥协，们会跟男人讲，如果你能扶大厦之将倾，我们愿意让出一部分权利，当那一天到来时（那天肯定会到来）在指针指向 11 点的时候，女人会做出某种妥协。他们会跟男人商量一番，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一旦国破家亡，父权社会重现，因为灾乱无女权，他们会试图跳过这个父权阶段，妄图退回之前的平权主义，她们会流下鳄鱼的眼泪，对郭楠说："之前我们确实轻薄你们了，是我们的不对，但现在社会正加速崩溃，不如这样如何，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在权力上男女平等，你们继续担起男人的责任，你们觉得如何?

"QNMD!门都没有！我们上一次就是栽在这了！"

在社会崩溃后，权力上男尊女卑责任上男人挑大梁的父权制会重现，到这里我们必须得打住，如果女人想在此基础上想要更多权利，就得先承担责任，责任必须先行，但他们肯定会不愿意，她们不愿意先承担责任，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4.可弃置性到慕强而从的连续区间

我要加一个连续区间，从左侧的雄性可弃置性到右侧雌性慕强而从，加上这个的目的是我突然意识到一点：那便是彻底消灭女本位，开创一个男人彻底摆脱雄性可弃置性和慕强而从的新纪元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也是不可取的，听到这里先别急着扣"背叛红丸信仰"之类的帽子，先听我一言。



我们都知道生物进化适者生存这一套得以发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基因，多样性和自然选择，只有两者都在进化才能进行，而基因多样性又是由雄性可器器质性所推动的，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我之前不厌其烦的谈了很多的一个事实，大便是两性异形。虽然人类是一种雄性比雌性更高大、更强壮、更敏捷的物种，但并非所有生物都如此，另一些生物则是反过来，雌性比雄性更为强大，然而所有生物的雄性都是天生可弃置的（海马除外，手动滑稽）这是因为一个雄性总是可以让多个雌性同时受孕，然而正是由于雄性理论上能够做到和所有可接触的雌性交配，近亲繁殖和基因多样性匮乏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为那样一来所有后代将拥有相同父本，这当然不利于生物进化。那么自然法则是如何确保基因多样性呢？对于雄强雌弱的物种，是通过让雄性之间为了争夺交配权而内卷来实现的，雄性必须通过赢得打斗来驱逐或击杀其他雄性，以确保将雌性据为己有，而在雌强雄弱的物种里，雄性为了传宗接代则要实打实的献祭自己的小命，蜘蛛螳螂等节肢动物的雌性杀夫行为相当常见，雌性直接会把雄性脑袋咬下来，要么就像蜜蜂那样雄蜂交配完，生殖器自动脱落，然后归天，这看上去极为残酷，然而这便是大自然确保基因多样性的手段，因为雄性可以到处播种，而单个雄性将所有雌性都受孕，又会导致近亲繁殖和基因多样性匮乏，于是便引入了雄性可弃置性这一机制来确保基因多样性。

大自然还有一种方法来促成基因多样性，大便是通过雌性慕强而从，如果没有慕强而从，那些自带“龙傲天”光环的雄性肯定会赢者通吃，慕强而从的意义就在于此。我先重新定义一下慕强而从，在这个语境下，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嫁入豪门，因为婚姻制度在人类社会之外不存在，它指的是雌性基于雄性可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来择偶的本能，一个能够提供更丰富资源和更优质服务的雄性会调动雌性的“拜金”倾向，因此我们澄清了慕强而从

促成基因多样性的底层逻辑，他给予了一些体格或基因不占绝对优势的雄性与传递基因的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当舔狗无底线讨好雌性来和那些强势雄性竞争。通过为雌性提供更好的资源和服务，他们可以让自己在择偶市场占取一席之地，让雌性也会选择为他们生育后代，而不是只和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顶层雄性交配，这便推动了基因多样性。此外在进化过程中的某一特定环境中的不利性状，在另一环境中或许就成了有利性状，那些两性异性不太明显的动物表现慕强而从自然会多一些，就比如各种各样的鸟类物种，鸟类的两性异形程度较低，当然也得靠看是哪种鸟，对于园丁鸟这种雄性靠大量礼物讨好雌性的物种，其两性差异不那么明显，雄鸟倾向于用礼物来吸引吸引雌性，赢得交配权，雄性之间并不直接厮打也不杀来杀去，而是纷纷向雌性献礼，让雌性自己筛查这些贡品，从而选出舔的最好的那个。

考虑当然没有婚姻制度的束缚，雌性在交配完可以自行离开，雄性也是更没有离婚法庭来约束双方总之两性方面存在这样一个连续曲线，一头是雄性可弃置性，另一头是慕强而从，两者共同作用来促成人类乃至所有动物的基因多样性。对于雄性主导雌性的“父权制”物种，你会发现雄性可气质性表达的更多，顶层雄性一路过关斩将，攻城略地，征服世界最后“抱得美人归”，处处彰显雄性可弃置性，而在那些两型异形不明显的对偶婚制物种中，慕强而从表达的更多一些，交配是通过“财色交易”来完成的，雌性要么是从众多追求者中选出舔的最好的那个，要么就是东食西宿，对所有暖男备胎的进贡统统来者不拒，你会注意到这张三角图的中间部分，被我称为“温和父权”，温和父权算是一个中间过渡状态，介于“极端父权”和我标的“女权女尊”之间，当然也可以替换成“母权制”，温和父权大体上讲是平衡的，他对男人而言当然远非理想状态，因为自然法则规定男这个性别天然就是可弃置的，只因雌雄配子的稀缺程度不同。

你还会注意到温和父权兼具了雄性可弃置性和慕强而从，但两者又都表达的不充分，而是各表达一点却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系统，总是存在于雄性可弃置性也总是存在于慕强而从，正如上期视频所讲，不存在万全之策，我们只能取一个当前最优解，而我的观点就是温和父权是当前最优解。虽然仍存在雄性可弃置性，但远好于极端父权，男人不用为了抢女人而激烈内卷，虽然也仍然存在幕强而从，但又远好于女权女尊不至于纵容女人贪得无厌的索取并疯狂盘剥男人。因此这是个折中方案，虽然有雄性可弃置性，但男人会得到补偿。虽然有慕强而从，但男人有办法自我保护，这符合中庸之道，以此作为目标足矣。任何寻求长治久安的社会都当致力此，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绝对平等或一刀切，而是阴阳平衡，这气和自然界存在的不平等，必须正视男女客观存在的差异，既然男人不可避免要承担更多责任，就理应得到更高的权威地位作为回报，按正理讲本该如此，这也完全顺应自然规律，正如我上期视频所讲，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办法能跳出这个循环，但我认为通过理解这个循环，并认清我们的当前处境和未来趋势，我们至少可以打好提前量，至少也是有希望做到以史为鉴

我一直执着于寻找一些能让社会定格在温和父权的办法，以阻止他滑向女权女尊继而崩溃的命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部洛夫克拉夫特式小说的主角一样，如果你熟悉洛夫克拉夫特和他的作品的话，小说里的主角往往在不经意间突然意识到现实是多么的逗比又欠艹，进而又导致他无能狂怒，我感觉随着我深入了解这个理论，随着我不断学习和思考他，我基本上意识到了妄图跟 3 亿年的底层代码掰手腕，就犹如蚍蜉撼树般徒劳，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我当然不会这么疯掉，我只是略感失望，毕竟自己对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系统无能为力，人类这种生物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其实是非常可预测的，这也好也不好，我们现在处于女权女尊阶段，这一点自然毫无争议，然而女权女尊并非只会以西方女权这种形式显现，不同社会迈入这个阶段后，会不约而同的显露相似的标志性特征，包括子代存活率高，生育率低和性成熟晚，并不只有西方女权会有这些现象，日本照样，虽然日本也是个女本位登峰造极的社会，但他们并不一定经历过西方这种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像"爹味警告"之类的女权套路，在日本并不多见，然后他们仍出现低生育率跟高子代存活率，结果就是日本社会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也在朝着崩溃迈进，即便在那些福利体系搞得非常强的地区，比如说瑞典或者说其他北欧国家，他们的生育率照样很低，同时子代存活率也很高，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可以偏安一隅，岁月静好了，然而在以上因素作用下这个社会仍然不可持续，他们这种社会仍旧是被上了发条的，更可悲的是我们都太渺小，根本无力回天，当一个文明经历了饿浮遍野，兵荒马乱的极端父权阵痛后会趋于安定，经济会逐渐开始企稳，当空荡的谷仓日渐堆积，悬垂在城墙上的烽火渐渐熄灭，自然选择的雷电和怒火不再那么频繁的降临在人们头上时，崩溃的种子便已悄然被种下了，承平日久必然滋生女权泡沫，事实是女人一度需要男人来求生，他们难以自食其力，这也是为什么你见不到人类中存在母系社会，因为人类是两性异性偏袒雄性的动物，男人扮演的是挑大梁的角色，女人无法靠自己形成社会，男人不可或缺，然而当男人实现了自己的工具价值之后，女人对他们的辛勤付出和牺牲丝毫不会有感激之情。一旦男人耗尽了自己作为干电池的电量，女人会对男人兔死狗烹，通过女权主义，亦或是通过污名化男人的阳刚之气，而这恰恰就是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一旦这个仇男厌男的种子开始扎根，崩溃的倒计时便开始了。男人是生存资源提供者，是社会大厦的基石所在，因此仇男厌男就等于是在自毁长城。然而你又不能撤销这些操作，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对环境的反馈，即便女人足够理性，逻辑性也够强，即便你能把事实讲道理，把这个循环跟他们讲明白，我认为他们还是会嗤之以鼻。更何况现实中女人并不讲逻辑和理性，因此就更显得这种尝试是痴心妄想了。
这是人类对环境作出的反馈，当食物开始变得唾手可得，当战火渐渐得到平息，当人们可以颐养天年，当女人不再有生存之虞，立刻就会吃饱了骂厨子，而福利体系只不过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不过，兴许意识到自己无力回天也不是坏事。毕竟这会让人多少释然一些。我们该真正专注去叫醒那些还在被传统道德绑架的男人，让他们明白时代变了，现在已经是女权女尊时代了，在温和父权社会行之有效的那套东西，放在女权女尊社会已经玩不转了，一味的刻舟求剑和卡版本，只会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同行为会带

来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我认为 MGTOW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导男人谨慎选择婚姻，做好遁形，不要盲目跳坑。玩游戏的都知道，跟什么作对，都不要跟版本作对，请擦亮双眼，现在不是适合结婚的版本。此外要未雨绸缪，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做好准备：在经济上，身体上和思想上达至最佳状态。

在几十年内，你或许就能亲历一轮女本位循环的终结，只有撑过系统宕机重启的阵痛，你才可以浴火重生。

我不能预测循环具体如何发生，毕竟浩劫之所以叫浩劫，就是在于其不可预测，但这波大洪水过后，我们还是得重建文明，我本来想的是教育和引导更多男人去指引下一期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在我也不抱希望了，因为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凡夫俗子难以左右历史的形成。所以还是拉倒吧。
在档期重启后，人类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删号重练，像过去无数次那样征服和改造自然开创下一个盛世，然后再亲手将其断送，正如《质量效应》的那段游戏音效所言的那样：

人类的无畏来源于无知

一切文明都难逃生老病死的轮回

从古至今就这么周而复始地兴衰更替

在漫漫历史长河里，一个又一个文明诞生，发展，兴旺

在如日中天时又盛极而衰...

的确现实是如此令人绝望，不妨为破局之法头脑风暴一番，看看能不能构想出一种可以长久运行的理想社会系统，避免经历崩溃浩劫。然而如果从环境决定论的唯物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从古至今任何文明都是盈满则亏，盛极而衰。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仅凭一己之力，绝无扭转乾坤的可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不过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5.为什么说女本位周期不可打破?

原因有二:
其一，很多看似有希望的“破局之法”仔细推敲后会发现均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其二，在循环进行到某些特定阶段时打破循环反倒会弄巧成拙，要知道，**女本位循环绝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先来说一下为什么女本位循环绝非最糟糕情况，因为至少有另外两种情况比它更为悲剧：

其一便是永远处于极端父权，这意味着永恒的无底线社达，男人之间殊死搏杀血流成河，女人沦为强者彻底的战利品，大家都是命悬一线，朝不保夕。因此，就算用了什么办法定格在了这一阶段也绝非幸事。虽然跳出了女本位循环，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危乎殆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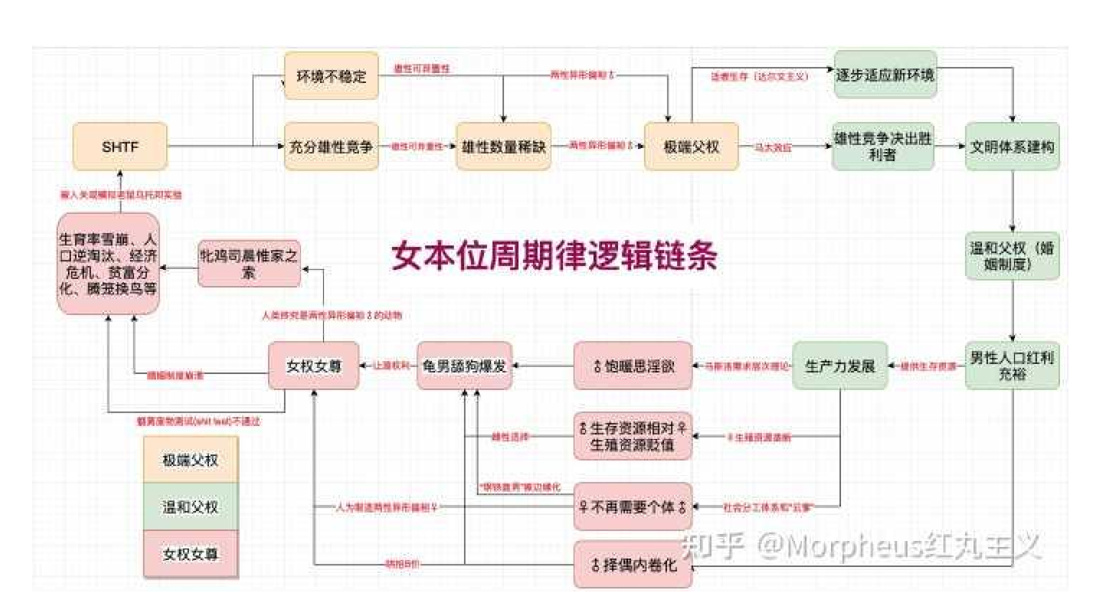
其二便是永远处于女权女尊，这意味着系统重启进入下一轮女本位循环永远不会发生，整个社会将一路向着蜂巢社会演进，这意味着男人将彻底沦为组建蜂巢的干电池和燃料渣，甚至女人的小白鼠，蛛女利维坦将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请想象一下那样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是何等恐怖和令人绝望。

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破环根本用不着考虑，因为破了还不如不破。于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便只剩下了温和父权。

温和父权作为 least shitty solution，如果能永远保持在这个阶段，确实比重复循环下去要好，因此在这个阶段破环还是有思考价值的。那么温和父权阶段是否有破环之法呢？

要知道循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条条因果链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因此我们必须先理清女本位循环的逻辑演进脉络，再一个个分析这些因果链，看看哪条链能断掉。

为此，我又画了一张女本位循环的逻辑脉络图，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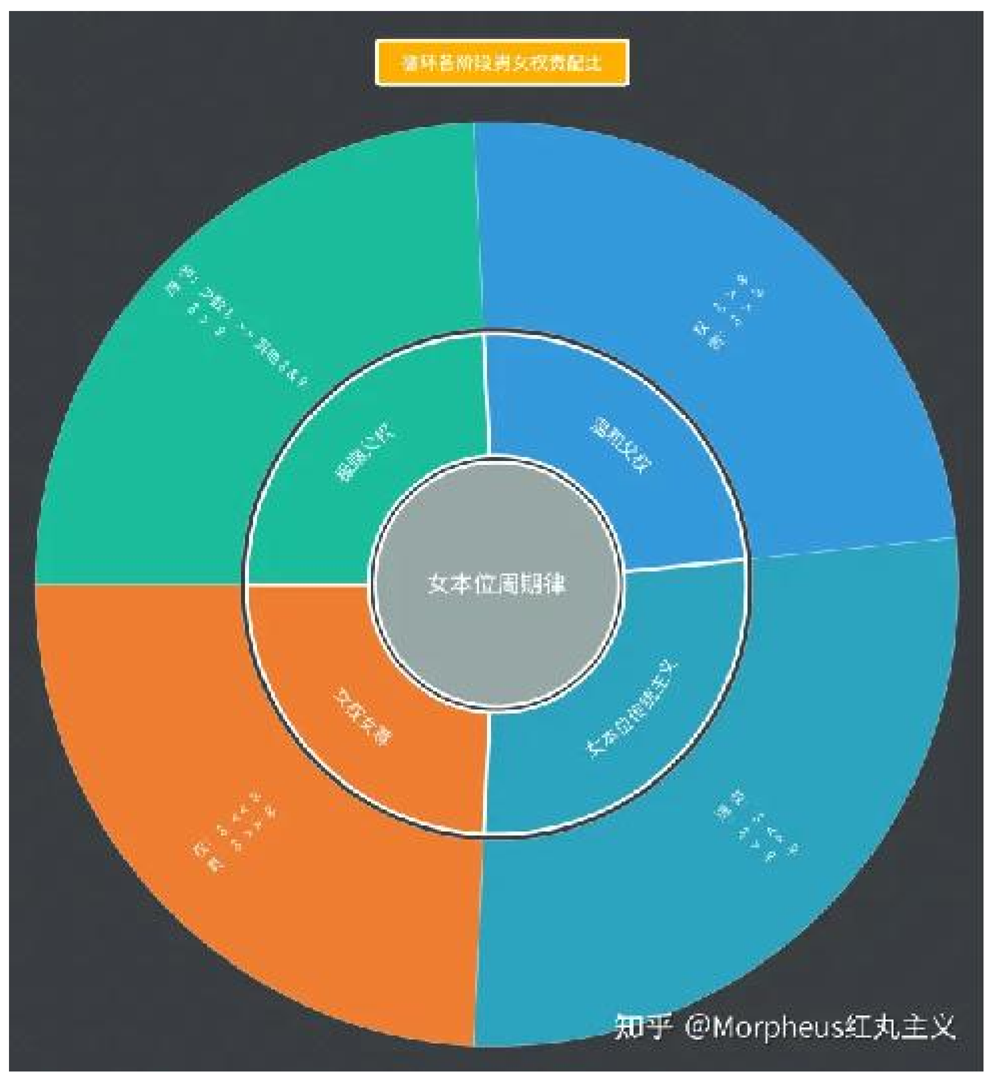
女本位周期律逻辑脉络图

上面说了在极端父权和女权女尊阶段破环不用讨论，因此只需看一下温和父权到女权女尊之间的逻辑链条是否能打破。

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导致一个温和父权滑向女权女尊的关键不在于女人，而在于男人。是龟男舔狗为讨”女神“的欢心主动让渡了权利，我们需要深究这何以发生，要知道所有

阶段里女人本性是恒常不变的，变的只是男人对她们的态度。因此只有在男人身上做文章才有可能破坏，问题于是变为了如何防止男人龟男化。

有人第一时间就想到机器人，觉得男人的性欲是”万恶之源“，只要找到了替代品男人就不会跪舔了，但问题并不会因此得到全面解决，男女之间权责失衡问题仍在（见下图），也即女人仍然可以通过云爹剪羊毛当“福利姬”，不用依赖个体男人直接提供生存资源，男女平权不平责这一点并不会因为男人有了其他满足性欲的候选方案而改变，因此女权女尊的萌芽还是会茁壮成长。除此之外，机器人也没有代替女人生育功能，社会最终仍不可避免要发生生育率雪崩。



循环各阶段男女权责配比图

那位说人造子宫（其他超人类主义技术也同理）不可以吗？有了人造子宫不就能解决生育率问题了吗？不好意思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要知道这样一来旋即就引出了该技术由谁掌控以及该技术是否会在恰当的时间点出现等问题。在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男人仍是龟男舔狗白衣骑士的情况下，人造子宫被发明出来绝非福音，反倒是个大祸害，因为这避免了女

权女尊社会因为生育率不满足世代更替而崩溃退回极端父权的状态切换，使其向着上述那种赛博朋克蜂巢社会疾驰，因此这条路是死路，

人造子宫要想实现积极作用，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就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男人必须红丸化，至少要在限制女性权利过分膨胀这件事上达成共识，但这听起来比实现人造子宫还要科幻，几乎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行性。而且即便这一代实现了”红色药丸时代“，在时间这把杀猪刀作用下，一代代过去后也会逐步蜕变回一个一般的温和父权社会，继而进入下一轮循环，你最终也只是延缓了温和父权崩溃的速度而非彻底破局。

还有人主张强行保持男性稀缺，比如生两个女孩就只生一个男孩与之对应。但这样仍然不可行，男性稀缺意味着生存资源提供者和保护者不足，最终导致生产力低下和战斗力缺乏，这样一个社会在开放系统中又会有被周围强势外族所灭的风险...

总之，问题的关键在于男人自身，如果绝大多数男人做不到红丸化，这个循环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的，然而现实就是这么逗比又欠草，让绝大多数男人红丸化本身就是天方夜谭，这是由男人固若金汤刻在碱基对里的利她渴她本能、”融入大我忘却小我“等进化心理所决定，堪称牢不可破，读过我《底层代码三部曲》的读者想必都知道打造一个红丸男是怎样的一波三折。

说到这有人可能就坐不住了，既然这个循环无法打破，那又何必费尽周折地掰扯它呢，躺平挨草不就完了。我想说你这就是做题家思维上脑了，现实世界不是试卷，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有解的。但无解不代表不应该去认识它，更不代表眼巴巴看着它扩张膨胀暴走而无动于衷。你虽然改变不了世界，但你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好比你是一条池鱼，虽然对城门失火这件事无可奈何，但你如果知晓了城门失火这件事，至少可以采取相应动作以求自保，而探讨这类宏观问题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十、米格道方法论

本文一来是想回应以下两种屡见不鲜的对 MGTOW 带有成见的观点：MGTOW 只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就是一门纯尬经的空谈，没有任何现实指导意义。只要符合某一标准的行为主体即可被划分为 MGTOW，如：只要远离女人且反婚即可算作 MGTOW。甚至干脆就不认为 MGTOW 有什么需要遵照的准则，反正是”男人走自己的路“嘛。而至于女权分子所谓的“你们都远离女人了为什么还天天张口闭口女人女人的”之说，则完全可以与”既然婚姻对你们男人这么不利，你们干脆别结不就完了，反正女人也不想结婚了“之类的充分体现女权强盗逻辑和混淆是非黑白的言论划为一列，对此我根本懒得吐槽。二来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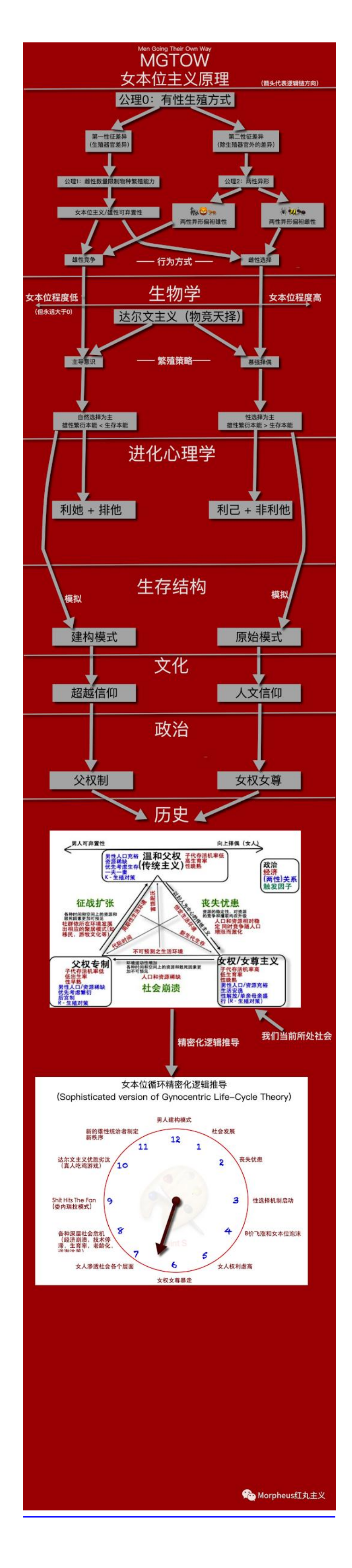
想谈一谈笔者对 MGTOW 方法论的一些个人浅见。笔者并非为了全部洗刷掉来自各方对 MGTOW 或红丸思想的因为不完全了解或屁股决定脑袋而产生的偏见和抹黑泼脏水的言论和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目前来看似乎在 MGTOW 方法论这个话题上的讨论稍显苍白，特别是很多接触了 MGTOW 思想的男人红丸化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个逗比又欠草的油腻世界的本来面目后会自然而然渴求得到一份行为指南，”那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必然要被问出来的，所以只给世界观不给方法论的确是显得有点不厚道。因此笔者虽才疏学浅，然本着查漏补缺的态度，还是愿意在这个相对空白的话题上身先士卒豁出老脸再来知乎献个丑，绝非要让 MGTOW 方法论成为我的一家之言，而只是想抛砖引玉，将各位大佬的注意力引向这个话题，仅此而已，如果对读者产生任何形式的误导概不负责，反正本文也不卖钱（手动滑稽）。

写在前面

本文行文风格或许与之前 MGTOW 文章不太一致，因为之前一些文章专注于讨论 MGTOW 的世界观部分，为了把原理论证和解释清楚，必须十分严谨规范，显得像犯了逻辑强迫症，甚至需要动用数理逻辑。而 MGTOW 的方法论则是开放性话题，散点式讨论会更多一些，这一点需要提前说明。

MGTOW 方法论的定义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MGTOW 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完整学说，它具有与其知识体系相配的方法论。一门完整的学说都是包含了世界观和与之对应的方法论的，符合 what，why 和 how 的大致顺序，可以类比佛教的核心教义四圣谛”苦集灭道“。任何一门学说的方法论哪怕再宽泛，都应有一个基本的框定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才能算做这门学说的方法论。而一门学说的方法论一定是呼应它的世界观部分所揭露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的，也即它的“what”部分，它的说理部分则是对 what 背后生发机制的解释，也即 why 的部分，而方法论则是两者的必然逻辑后继，对应的是 how，所以它必然是在充分解析了 why 之后对 what 所描述的现实问题的一个行动方案，这就是它所框定的范围。因而我个人的立场是，必须由 MGTOW 世界观导出的方法论才算真正意义上的 MGTOW 方法论。先来放一张 MGTOW 学说世界观部分的一个体系概要图



如图所示，MGTOW 学说揭露了你作为一个带把的，生活在本轮女本位周期循环的女权女尊阶段的这样一个事实（what），然后从最基底的两性底层代码一层层抽丝剥茧，形成一套公理体系（why）。而一些朴素的红丸方法论并非源于上述的这一套在 MGTOW 学术圈内逐渐被固化下来的世界观，我个人认为严格意义上讲不应算作 MGTOW 方法论的讨论范畴，比如”只要反婚反育，就算是在践行 MGTOW“这类言论，以及认为只要符合”男性走自己的路“这个字面意义的行为就算 MGTOW 方法论，这就更不值一驳了，按照这个逻辑那当一个舔狗也算符合“男人走自己的路”的字面意思，所以舔狗也算

MGTOW 吗？综上所述，MGTOW 是有方法论的，是它的世界观部分的必然逻辑后果，但它又是有框定范围的，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做法都能算作在内，MGTOW 方法论不是个筐，不是啥都能往里装。自此，文章开头提到的两种对 MGTOW 的偏见得到反驳，本文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下面谈一谈我对 MGTOW 方法论的个人浅见，面对同一个世界观图景，个体和群体所应采取的策略自然是不同的，所以方法论又可以分为群体的方法论和个体的方法论，下面分别讨论。

群体的方法论

MGTOW 学说所揭示的女本位循环的时代大背景给了一些擅长宏大叙事者一个头脑风暴的舞台，很多心系国家、民族或所在团体的男人提出了种种基于此的应对策略，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如入棺论、女本位循环拍平论等，我下面简要谈一谈看法。入关论我个人是不赞同入关论的。入关论得以展开且收获大批受众是以如今的世界局势十分近似明末清初为前提，这就很容易让其受众陷于一种类似剧场假象当中反而忽略一开始的这个前提了，也就是说一旦让受众接受了某个历史剧本，接下来怎么讲怎么有道理，受众自己下意识就会对号入座，把当代一系列国际时事勾连到明末清初的各个历史事件，以至于你只需要一开始提供这个历史剧本，之后实际上根本不用任何操作，听众们自己就入戏了，自己就把自己忽悠瘸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明末的剧本，而非东汉末年的剧本，甚至是战国的剧本？事实上 xx 根本算不上边缘蛮族，所以享受不到边缘蛮族的红利，因为其“边缘”得明显还不够，比你“边缘”的大有人在（某些做好事不留名的族群），基于目前 xx 的女权女尊发展水平，xx 压根就没有给别的国家腾笼换鸟的能力。而一些入关论者之所以感到自己足够”边缘“，部分原因是人类先天认知事物的一个缺陷，就是容易依赖和他物的比较来分辨和标识某一事物，甚至是建立自我意识，比如我必须通过认识与他人的不同，才能认识到我是谁，我们只有通过对比美国，才能认识到什么是中国。这就导致了自然而然容易放大中美两个国家的差异，而淡化两个国家的共同点。事实上两国的共同点远大于差异性，中美堪称全世界最大的两个世俗功利主义国家，两者都是由一种叫”现代性“的东西所支配，顶层设计均为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当代的美国直接就把金钱至上和实用主义奉为国家哲学，只不过美国是用新教的唯心论那一套来背书，而 xx 则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两国的底层屁民都是被消费主义来裹挟，两者都是人本主义（其实是女本）大行其道，替代了过去的神本位（西方）和宗族本位（中国）。所以每当我看到小粉红和煤分针对”中美哪个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我只想打死二位，或者被二位打死”（手动滑稽）。所以不是我打击入关论者，xx 连当边缘蛮族的资格都没有。特别说明：本人绝对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嘲讽之意，本人也算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本人大学期间马哲可是拿了满分的（手动滑稽），我也十分享受那种一个规律统摄一切历史时期所带来的酸爽感觉。只不过我不接受五阶段线性论，更不接受历史无限进步论。而红丸的性别史观，同样应该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但它显然与五阶段线性论格格不入。但是话又说回来，同样我也不认为应该投入太多精力去反类似入关论的这种论调，如上所述，xx 压根就没有成为边缘蛮族的条件，一心只知道埋头苦干唯唯诺诺

赚钱养 B 的 xx 做题家老实男人有那个武德吗？连自家婆娘都料理不明白呢，认为入关论是人类文明之敌的观点实在是太抬举他们了。因而过分批判入关论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一般避之不及，也未免显得杯弓蛇影，反应过度了，就好比担心干枯的河床会淹没村庄，或者女本位社会的老实人做题家担心自己会伤害到女人一样自作多情甚至显得可笑了。它说到底，就是一帮中下层带把的常年遭受社会毒打累积的愤恨的一种集体宣泄罢了，根本无足挂齿。毕竟，民族主义是带把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合法体现主导意识的途径（手动滑稽）。女本位循环拍平论它的提出者是著名反女权人士，也是 MGTOW 专栏的杰出内容贡献者@沧海明月迎朝阳，拍平论基于 xx 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塑成来谈将 xx 的女本位循环扁平化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十分具有思想实验的价值，也激起了我的浓厚阅读兴趣，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他的相关内容。那位说这一套宏大尺度的历史走向，关我一个小屁民什么事，我一个这顿饭吃完了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吃的主，这番地命海心为哪般，我只想管好我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这么想当然无可厚非，但有句话叫“历史的尘埃，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往往是，你为了能够提高你自身的人生幸福感，恰恰需要对你所生活的宏观时代背景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形成一套对所有你身边发生的大事小事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的认知模型，以供你的每一个重大人生决定和行为提供根本依据和出发点。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既避免了易被带节奏和洗脑的风险，也避免了你经常遭遇信仰崩塌的风险，为什么很多博士动不动就自杀，与他们经常需要更换认知模型最后导致对这个世界认知彻底无效化有关，这就是经常范式转档（Paradigm Shift）的代价。所以讨论这些宏观问题不是在浪费时间尬经。要知道现实就是这么逗比又欠操，很多时候你去操中南海的心，恰恰有一丝希望摆脱吃地沟油的命（手动滑稽）。

个体的方法论

而个体的方法论，围绕的是一个男性个体在一个女本位登峰造极且即将盛极而衰最终必然导向 SHTF 的无底深渊的这样一个“末法时代”里如何过好这一生这个问题。

觉知即改变

这句话是无名道友首先提出，一语道破了 MGTOW 学说里最具价值的个体方法论。我在这里阐述一下我对“觉知即改变”这句话的个人注解，很多带把的面对 MGTOW 时充满一种十分功利的猴急心态，动不动就“你说那一套有什么用，知道这些能帮我解决任何现实中的问题吗？”，我相信通过下面的解答，可以消解掉很大一部分这种质疑。”觉知即改变“，其实是 MGTOW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种统一，一个男人接受 MGTOW 世界观（也即红丸化的过程）堪称是对一个男人心智模型的重塑，而这种重塑一定是发生在心智模型的概念层，因为这层之上负责逻辑推理的大脑皮层，你没什么可操作空间，形式逻辑的那一套同一律、排中律，三段论等这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思维形式，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坚如磐石。而往下的爬虫脑部分，负责物理化学信号转化成生物信号的机制也是你动不了的，在你眼里 647-700nm 的波长永远是红色（除非你是色盲），你不可能因为红丸化了看它就是绿色的了。因而处于中间的由概念组成的概念网络，才是男人心智当中被红丸化过程所颠覆和重塑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男人如何做才能让女人觉得有上进心和

成熟”这个问题，可能是你在红丸化之前的龟男舔狗时代朝思暮想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可一旦你红丸化了，你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你的感觉一定是不同的，这就是源于你脑海中概念的推倒重来。你在龟男舔狗时期，“女人”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是“我要牺牲自己用一生去怜惜、侍奉和保护的女神”，而“男人”的概念对你来说是”生来就应该为女人而活不应有任何自我意识为自己考虑的工具人”，”上进心和成熟“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是“女神对我提供的服务的一种高级认证和荣誉”。而红丸化以后呢，这几个概念全部推倒重来，“女人”的概念变为了“一种慕强而从本能且享有三亿年女本位红利的性别特权阶级”，而男人变成了“符合男性生理特征的即为男人，拒绝一切女本位评判标准对男人的定义“，”上进心和成熟“变为了”女本位社会典型的语言腐败，意在对男人强加奴隶道德“。到此回过头来你再来看这个问题你发现什么了？是的，问题压根用不着解决了，因为问题本身消失了，问题因为概念的替换而被消解掉了。You see，你过去可能认为是你生活中最核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MGTOW 直接就给你这么消解掉了，这是因为你过去不是逻辑错了，而是概念错了。诸如此类红丸化之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但红丸化之后问题本身消失的例子肯定不胜枚举，再比如“挣多少钱才能在一线城市娶一个老婆”，读者可以认真想一下，“钱”这个概念，在你红丸化前后还是一样的吗？我建议读者继续顺着这个思路思考照到更多例子，你就能更充分体会“觉知即改变”的内涵了。红丸化对一个男人心智的影响方式除了概念替换，就是很早之前提到的概念注入，也就是原本一个男人认知当中压根就没有的概念被红丸带了进来，比如“女本位主义（Gynocentrism）”、“雄性可弃置性（Male Disposability）”、“主导意识（Male Dominance）”、“慕强而从（Female Hypergamy）”等等，从而帮助男人补全新世界观下的概念拼图。很多男人受母胎当老实人做题家的习气长期濡染，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立刻想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单调线性思维，俗话说就是一根筋、爱钻牛角尖。这与无处不在的“遇到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工具人洗脑驯化是密不可分的，毕竟，工具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嘛，于是他们把这种思维惯性带到了对 MGTOW 方法论的评价中来，以为方法论有效性的唯一评判标准就得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价，从而也就问出了“MGTOW 那一套究竟能解决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什么问题？”这种问题，殊不知遇到问题不只解决问题一条路可走，你还可以拆分问题、悬置问题、绕过问题，你当然还可以消灭问题，甚至消灭提出问题的人（手动滑稽）。关于这个话题无名道友在相关专栏文章中有精彩论述。说到老实人做题家，我顺便谈一谈知识焦虑的问题，无名已经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多了，我补充几点，那就是我们对知识的看法一定不要被知识焦虑的贩卖者偷换概念，正如资本被异化一样，从过去交换物质的媒介变为了获取利润的途径，这个时代的知识同样被异化了，它原本是为了解决一类特定问题的普遍规律和范式，但现在却被异化成了获得更多知识的途径，本来解决问题才是重点，现在变成学知识本身是重点了，知识像资本一样“反客为主”了，这就值得我们高度警觉了，我们千万不能被这种倾向带节奏，要回归知识的本质，不要把手段当作最终目的，你比如我个人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新知识，一定首先不是想着我如何才能快速掌握它，而是自问我为什么不得不掌握这门知识，是不是我自身的生存难度提高了

导致我不得不多学这门手艺，我是否应该首先关切自身生存境况的问题。著名民哲王东岳概括得非常好：我们的知识不是为了求真而设定，而是为了求存而设定。

PUA

PUA 从定义上讲符合 MGTOW 方法论的框定范围，PUA 的利用女权带来的性开放套利的及时行乐的做法，也是基于以上世界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MGTOW 可以向下兼容 PUA。但 PUA 指导现实意义的空间非常有限，最乐观估计 PUA 在 xx 被批臭也就是未来 10 年的事，现在也已经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了，metoo、N 号房等事必然导致 PUA 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可以参考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因此终有一刻，The f*cking you get is not worth the f*cking you get. (第一个 f*cking 是字面意思），此刻 PUA 将彻底无效化。而 MGTOW 的应运而生，则提供了 PUA 不具备的应对社会女本位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机制，就是遁形（Ghosting），MGTOW 会是最后一批被 metoo 的带把的，因为不带把的想 metoo 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拿来开刀的就是她们身边的 PUA 甚至是龟男舔狗和卫星男（Beta Orbiters）。这里也顺道谈一谈黑化论。黑化对于母体阶段是老实人做题家的男人快速完成蜕变是行之有效的，对于原来是首陀罗的带把的，的确是快速跃迁到吠舍的捷径（手动滑稽）。但我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习惯带上老实人、老好人的人畜无害的保护面具，一来是为了遁形，我就是希望被身边的不带把的视作空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是反向利用 PUA 理论（手动滑稽），要知道强行黑化不可取，雄孔雀开屏的做法虽然有利于吸引异性，但同样也能吸引到自己的天敌，长有巨大鹿角的雄鹿的确可以妻妾成群，但被掠食者追赶时鹿角又成了巨大的累赘，所以对于我这样专注于自我实现不想在女人身上浪费我哪怕一分钟宝贵时间的男人，这些仅仅为了吸引女人而费尽心机甚至让自己处于险境的行为我统统要 cut off。二来虽然女人不吃老好人老实人这一套，which I could give less of a shit，但这一套在男人圈子里还是非常吃得开的，你现实中毕竟面对的人有男有女，所以仍然非常受用。

SHTF Prepping

MGTOW 方法论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式化模板供所有男人去执行，每个个体男人的所处环境、个人境况、出身、社会地位和面临的人生问题都各不相同，所以只能拎出 MGTOW 世界观勾勒出的时代大背景下所有男人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角度展开探讨，才能得出一些有效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很显然，SHTF Prepping 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方法论展开视角，因为它直接就是 MGTOW 历史结论的逻辑后继。而我下面要谈的是我个人总结的一套被我称之为“P.F.S.M. 准备法”的方法论（名字如有撞衫，纯属巧合（手动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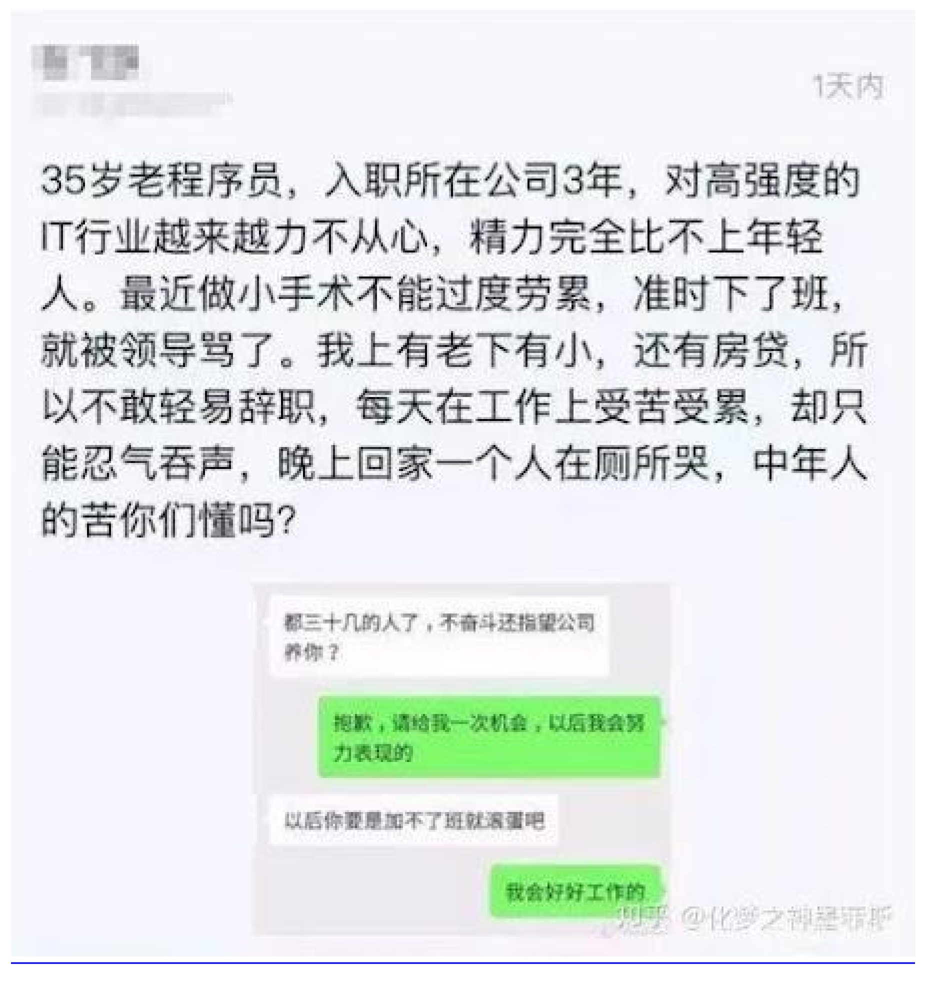


PFSM 指的是 SHTF Prepping 需要侧重的四个方面：Physically、Mentally，Spiritually 和 Financially。以上仅为示意图，读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构造自己的完整版的 Solution，根据各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子任务，再进一步得到一个个具体的行动项。而每个行动项的优先级和具体内容也要视自身情况而定。比如如果你过去是一个长期加班一身亚健康过劳肥慢性病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心脏的互联网从业者，但卡里有个六七位数，那么我会建议你把 P 当作首要任务，F 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而如果你过去是一个唯女人马首是瞻的龟男舔狗卫星男，为了讨好女人获得女性认证挥金如土大撒币最后欠了一屁股饥荒，什么花呗借呗白条小额贷款平台等等债台高筑，那我还是建议你先把 F 放在首位吧。PFSM 四者之间的箭头表示四者有着相互促进和削减的关系，也就是你在某一方面的提升是有利于你在其他三个方面的改善的，反之你在一个方面做的不好，也会对其他三个方面形成一个负反馈，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你 P 做不到位，大病小病不断，你的 F 也好不到哪去，最后可能都给医院了。**特别声明的是，千万不要将我这里的 SHTF Prepping 进行政治化解读，Live off the grid 的做法与政治倾向没有任何关系，它纯粹属于一个经济概念，live off the grid，绝不代表我在政治倾向上是安那其主义，更不代表一定要上山当个野人，而仅仅表示希望减少对这个 System 或者 Matrix 的经济依赖而已。**当然我的这个 PFSM 准备法只是提供一个顶层设计，扮演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架构师的角色。具体的行为方案需要找更专注于某方面内容的内容提供者，你比如要想获得有关 Body Buiding 的知识你可以订阅 @继续者张付，再比如 F 的相关知识你可以多看看 @爱分析的金融男，笔者自己也从他们的内容中受益匪浅，对于那些过去毫不利己专门利她没有任何 self respect 的带把的，你甚至可以师从不带把的学习她们如何精致利己，我举个栗子，你比如很多女人有一个习惯用各种小物件装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营造一种生活中的小确幸，提升个人生活的体验感的做法你这个五大三粗的钢铁直男就可以拿来用一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资深大佬@女权天敌@无欲望的三摩地 @无名 等人的内容，那更是锦上添花了。很多人把

MGTOW 比作一个大学，那么我在这里做的仅仅是把你带到大学的校门里，具体你选哪门老师的课，要视自己情况而定。

关于结婚

这里就强调一点，是否反婚反育并非判断 MGTOW 的标准，反婚的不见得就是 MGTOW，他有可能是真女权的舔狗，不反婚的也不见得就是龟男，也许他结婚结的早后来才了解到 MGTOW，至于你是否结婚，我同意无名的观点，那就是没有能力让女人倒贴、无法仅仅靠自身的男性性吸引力吸引到“女舔狗”的男人，劝你还是不要结婚了，奉劝渴婚男们还是有点 self respect 吧，一个一线城市两套房都没有，嫁妆 500 万都出不起的穷鬼女屌丝，你娶来干嘛？什么？你说我吃软饭？只有没本事的女人才指责男人吃软饭，一个成熟的女人，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男人当一个奋斗 B 没白天没黑天弹性加班 996 大小周到吐血爆肝，难道不应该主动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每个月工资上交，让男人只需要在家跟个大爷一样没事喝喝茶溜溜鸟吃喝玩乐就行了，要知道男人的父母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不是给你们女人一家当免费长工的。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和否定，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惜赞美与鼓励。(手动滑稽)



通过上述对 MGTOW 个体方法论的阐述，头脑敏锐的读者会突然意识到，一边是一个女人或龟男搞女权根本用不着有大脑，只需要站在这个女权女尊暴走的“她时代”的风口上即可，就是猪也能被吹上天（当然风口一过摔下来的也都是猪，手动滑稽），另一边是一

个男人要想在这个女本位登峰造极的时代活得稍微像个人而非一个母体的燃料渣，得需要怎样一番斗智斗勇，走过怎样一段心路历程。这无疑顺带又打了那些持有“MGTOW 是女权理论调换性别后的翻版”之类的暴论的“女权镜像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这纯属意外碰瓷（手动滑稽）。好了，就先谈这么多吧，最后祝所有的 MGTOW 红丸男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十一、红丸危机

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然而有人一出生就在终点线上。

--- 题记

促使我奋笔疾书的，无外乎一个叫“导数烦恼”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先带的节奏，但我越思考越绕，感觉它是一个异常难解的扣，而且它也确实给相当多的红丸男心头蒙上了不小的阴影面积。

这个词汇是我无意间脱口而出的，它的构词直接源于老谷歌新作当中的一段话：

” 但是在这个上天给予的报应到来之前，一个女人能够享有的楚梵玛仪式地位还是决定了，当你在椭圆，导数，作文，弹簧，刚性绳，跃迁，积分和马列煮易的海洋里挣扎，在淹死的边缘徘徊的时候，人家可以滋润地发发微博刷刷空间，自拍嘟脸顺便卖个萌。即便人家也愿意和你比试一下椭圆和作文， 那也是人家赏赐给你的，就像过去的世家大族，明明有官做，非得参加“科举”，成了便名传千古，还有媒体包装鼓吹“钕锱人”博得一片鲜花掌声喝彩。要是失败了，也还保底可以做个安静漂亮的美（猪）钕，因为她身上那朴素的，社会赋予她的无条件的的阴性符号和楚梵玛仪式已经足够去刺激到 n 的 n 次方个舔狗前赴后继的上去膜拜了”

老谷歌虽然在那篇文章中重点谈的是楚凡玛的原理，不过却也揭露了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在你苦逼刷导数题（或干任何你要干的事）的时候，不带把的都是可刷可不刷，所以你刷

得再好，你仍然心存对这个三亿年特权阶级的一种嫉妒，关键是只要女本位和两性异形存在一天，这种嫉妒、愤懑和不平衡就永远无法抹平。这霎时间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共鸣，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就一直心存这种负面情绪，但无奈这个烦恼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烦恼，想找到一个词汇准确表述它是不可能的，红丸之旅行至此地，早已越过我已有词汇量的边缘，索性，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导数烦　恼”，虽然这个名字很蹩脚，但既然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只能凑合着用了「手动滑稽」。

下面我尝试给导数烦恼下一个随便一点的定义，很不正规，唯一目的是让读者理解这个词的涵义：

所谓的“导数烦恼”，指的是你作为天生带把的（有性生殖雄性动物），你先天就带着一种类似“原罪”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后天再怎么找补，比起先天不带把的，也算吃亏。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不带把的都能在完全拥有你这个选择的同时拥有其他你所不具有的往往更好的选择。

男人红丸化以后，有两件事是必然要发生的，第一，就是为自己考虑得比以前多得多了，甚至心里的那把小算盘打个不停（这个也跟投机的话题有关 不过这里不展开）第二，就是一下窥视到了女本位和两性异形这个人类社会底层代码中的底层代码，认识到它对男人的残酷性，还有那种不可改变带来的让人甚至心生绝望的宿命感（雄性可弃置性是不论你怎么红丸，怎么践行 MGTOW 启示和方法论都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用句大白话说，你先天是个不带把的，你后天再怎么找补也是吃亏。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你一方面为自己考虑的多了，另一方面又发现原来自己的宿命不可更改，这就必然导致你心生一种额外的烦恼，也即导数烦恼。

这种烦恼的成因很特殊，上述这两点因缘条件你缺少任何一个，都不会有这个烦恼：如果你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未曾窥探母体，你不会纠结，你完全可以满心欢喜地当一个朴素的自我实现主义者，浸淫在自己吹出的泡泡里自得意满就行了，反正你不必面对真实的世界。而如果你理解了真实世界的残酷但又不足以为充分自己考虑，你也不纠结，你会成为极右蘸狼或罗永浩主义者，你会是那种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哪怕遇到挫折一夜间愁白了头，你也只会在内心里默默喊一句“fuxk”，然后对自己说：“这有什么的，我又不是娘们” 或“累？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或女人）的，老子是肾雄肝帝，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手动呕吐」。

但如果你是红丸男，你这两点因缘条件就都俱足了：一方面，你必然地比作为母体男的龟男 13 奴繁殖癌护逼使者更加把 self　　respect 当回事，更加从自我利益出发，更加为自己考虑，你必然会不受缘脑本能影响而冷静地从头分析你与不带把的究竟有何差别。但另一方面，你又比任何非红丸男都深刻认识到母体那强大到让人心生绝望的反馈调节机制，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抑制的了女本位本能，但你逃不开女本位系统（雄性可弃

置性的绝对性和必然性），你会觉得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你之前费尽千辛万苦取得并引以为傲甚至标榜为你个体存在的 identity 的一部分的东西, 不带把的要么是可以一蹴而就，要么压根就不屑于参与你这个傻 x 游戏之中。你会觉得动力感丧失殆尽，此时此刻你恨不得狠狠抽自己一个嘴巴，自己之前还陶醉于彻夜奋战把代码 BUG 调试出来的那股狂喜和成就感中无法自拔呢，而如今却仿佛被当头一盆冷水泼过来：你起早贪黑累成狗，最后税还是让人家不带把的收走，你还在这乐得跟神经病一样， 宛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晚期。

你于是开始陷入深思，寻找这个烦恼的解药，但却发现这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你会发现你大大地低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你发现你之前绞尽脑汁头脑风暴想出的脱离女本位的各种或大胆，或创新，或精妙，或 naive 的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禁欲，遁行， 隔离女本位元素的游戏和影视作品，逃出自己当前的这个给母体供电的理工科专业，积极去审视一个个超越信仰体系以试图寻找新的精神落脚点，营造一个楚凡玛虚像达成对现实世界的一种逃避，更有甚者甚至想诉助于变性（性别逃亡主义）。你发现，然并卵。这些仍然改变不了你还是吃亏一方的事实：

你自残般地禁欲和遁行为了逃脱母体，人家不带把的根本用不着这么做，人家就是母体的既得利益者；

你非女本位程度低的游戏影视作品不看，人家不带把的压根不必在乎这些东西的女本位程度，女本位程度低的跟你至少体验相同（if not more），女本位程度高的人家体验起来比你好得多，而这些东西你怕辣眼睛根本欣赏不来；

你煞费苦心逃离理工科后选择的那个文科，人家早就没有任何心里负担地选好了，同时如果人家但凡选择工科，可以作为稀缺资源被工科母体男簇拥着一路凯歌最后轻松摘桃子，而你因为忍受不了为母体供电对工科早已生无可恋。

你选择超越信仰，放弃现世的享乐而去心心念念那个哉度哉极，那个涅槃寂静，那个上帝之国， 渴望终极关怀，人家不带把的完全可以跟风也搞一下，但不跟风也完全没问题，毕竟人家在此岸过得日子就是你憧憬的彼岸。

你虚构的楚凡玛小世界，人家也可以进来爽一爽，顺便获得 n 的 n 次方个二刺猿宅男的跪舔，然后 扬长而去，再回到自己作为特权阶层的现实世界，进退自如，没办法，人家不带把的就是可以这么优雅地为所欲为。

你哪怕变性成艾比也是无济于事的，你发现自己仍然是女本位收税圈的外围，shtf 前你收税收不

过两头收税的八犬和熊祁，shtf 以后你比带把的还惨。

你说民族主义总算是一个与导数烦恼无关的议题了吧，毕竟是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用不着嫉妒女人的民族虚无主义特权，她们可民族主义可逆向民族主义这点你不用嫉妒，然而别忘了，人家不选民族主义则已，选了民族主义得到的赞许比你多的多的多...

你觉得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你感到窒息。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你也

终于体会到了红丸之路从来就不是一路畅行无阻的康庄大道。

当我们把视角抬高到一个男人红丸化的整个过程中时，会发现导数烦恼是红丸危机的一种，所谓的“红丸危机”，也是我随便起的一个名字，意思是男人在红丸化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精神危机。

笔者看来，男人红丸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三次比较大的红丸危机：

一、红丸消沉期（Red Pill Malaise）

这个已经讨论的比较多了，成因就是过去那层高度基于女性或外界的认证系统被红药丸剥去后造成的空虚无力感，丧失过去那个前进的动力源。但这个消沉期还算相对好摆脱的，消沉一段时间后你会豁然开朗，不就是寻找新的认证系统，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途，举起杯跟往事干杯吗，这难道不是高兴不都还来不及呢吗，你抬头望天，浩渺星宇，辰海广厦，你满怀期待地憧憬着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二、导数烦恼

然而这时一件坑爹的事就有可能发生，你刚刚暗自庆幸自己摆脱了绝大多数有性生殖雄性动物到死都摆脱不了的枷锁和囚笼，满心欢喜地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勾勒宏伟蓝图，决心也要加入自我实现这个俱乐部时，却因为这个叫导数烦恼的妖艳贱货而止步不前，你会觉得被现实当头一棒，于是陷入第二次红丸危机。

三、塞佛化

请允许我这里有一个思维跳跃，我还没有谈导数烦恼如何解决就又开始说塞佛化这个事了，但这不妨碍我仍然认为所谓的塞佛化是发生在导数烦恼之后的第三次红丸危机，理由很简单，塞佛化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已经具备或至少你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新的信仰体系和认证体系了，你才有资格塞佛化，你要么信仰体系本身不牢固要么被欲望侵蚀，但如果导数烦恼这个坎你没迈过去的话，这些都无从谈起，因为导数烦恼一开始就阻止了你去构建新的信仰体系（上文已经提到原因）

因而我不同意把导数烦恼划归为塞佛化的一种，而应该把它单独拿出来说。换句话说，因为解决导数烦恼是构建新的信仰体系的前提，而新的信仰体系又是可能的塞佛化的前提，所以从逻辑上讲两者也必然是分开的。

目前，我和许多红丸道友基本上就导数烦恼在客观上的无解性达成一致。但主观上不排除存在解决途径。我的一个思路是寻找一件生而为男人所拥有的女人再怎么跟风也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而这件东西又足以抹平导数烦恼带来的不平衡心理（男人的智力体力优势故不在此列），这件东西我目前只找到一样，那就是红丸体验，作为红丸男，我们一路走来所体验的红丸历程是不带把的永远无法体验的特殊经历，不管两性炎凉之流如何惟妙惟肖地跟风，如何堆砌华丽的词藻， 也写不出红丸的那个“魂”出来，这段经历是她们永远不可能有的，只不过，仅凭这个能不能抵消导数烦恼，还非常有待商榷，我只是觉得如果仅凭“男人是更接近神的性别”这一点就可以抵消导数烦恼，那么我说的这个也可以。

除此之外我就只能想到强行超越信仰了，因为超越信仰后可以达到对自我的虚无化，“我”都不存在了，何谈烦恼，要么就是把“小我”消灭掉，换一个“大我”作为自己的 identity，不过目前我仍然 不想踏出这一步，因为这么做是把导数烦恼解决了，但又紧接着带来塞佛化危机问题，我暂时还不想 open this door. 其他的包括把苦难转换成乐趣的做法我认为跟肾毒主义又太像了，也是把导数烦恼问题转化成一个塞佛化危机问题然后再寻找这个塞佛化危机问题的解脱之法，这么做风险重重。当然我没有说这种把一个问题转化成另一个问题的方法不可行，初高中时代一些数学问题经常可以这么去解决，比如把一个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再用方程或函数去解这种，我没有说这么做一定不行，我只是抛出这种可能性让各位看官定夺。

除此之外，我只能想到倒车法了，兔子洞钻得太深咱就往回退一步，把上面提到的导数烦恼产生的两点因缘条件各让一步，一方面不做过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对女本位残酷性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秉持难得糊涂的豁达心态，但这又与红丸主义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的根本精神不符，且带有浓浓的肾毒鸡汤味，给可能的塞佛化留下了巨大空间，这就又绕回到上面的问题转换上了，而且还不如强行超越信仰。

总之，笔者认为如果找不到我上面提到的那个“男人不可替代物”的话，导数烦恼就无从直接消解，只能转化成另一个问题，再去寻找这另一个问题的解。目前笔者已经分析它可以通过强行超越信仰转换成一个塞佛化危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好像只能是老谷歌主义。当然，以上部分可以全当作鄙人吃饱了撑得胡言乱语一番，供各位看官评头论足以资笑料。

十二、打破欲望的枷锁——关于 MGTOW 理论原理的解释和探讨，和对 MGTOW 精神的发掘

我们已经在无数的鸡汤杂志，成功学“圣经”，“人生哲理”小文章，甚至那些可能已被尘封的政史课本上看到过“打破枷锁”一词了，“打破自我的枷锁”“打破常规的枷锁”“打破传统的枷锁”，还有“打破男权思想遗毒的枷锁”……“打破枷锁”这个词很精巧，也很绝妙，它暗示了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它控制我们，控制着，钳制着，束缚着，我们的思想，然而却往往不为我们所觉察。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居的不自知的猥琐状态，使我们意识到这种状态和我们的潜力，我们的自由之间的冲突。同时它又是一个有力的号召，它鼓舞着我们立即行动，破坏这种状态背后的那个庞大存在。可以说，每一处“打破枷锁”，就是一份宣战书。

打破常规，打破传统的枷锁固然是“显而易见的必需”，但并非所有宣战都是面对显而易见的“敌人”所作出的，比如我就想在这里立下这样一份“战书”：

打破欲望的枷锁。

为什么是“欲望”？

从古至今，“欲望”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弥漫着古典气息的时代里，它是罪恶的象征，是神性的敌人，魔鬼的诱惑。在启蒙之光逐渐在空气中展现其恢宏色彩的时代，它是人未成熟的孩提时代的遗物，是理性所最终要战胜的对手。而在如今这个时代里，不论是白左，还是念叨着物和谐质决定意和谐识的“马和谐左”，其实都在做着一件很事，那就是把欲望供奉在人文主义的神位上，当作偶像去供奉。

先别急着反驳，我们先来搞清楚在这个白左和马←和“预备白左”占据网络舆论制高点的时代里，“欲望”一词的内涵。这个内涵并不是网络时代的独有产物，相反，它是历史上的各种形态的“人文主义”发展几百年到今天的思想遗产，在网络的浪潮里获得新生的产物。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说现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理性时代”，被各种灰色的钢铁和灰色的冷漠所隔离。于是有声音要求“重返”“色彩斑斓”的时代，大部分人都会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并一言蔽之以“反智主义”，事实上这种做法是比较粗浅的，“贴标签式”的。所不为人所看见的是，这种观念只不过是一种在人们心里普遍存在的，更广泛也更隐秘的思想一种极端化的表现罢了。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Alphago 出现以后，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又出现了一波小高潮，在这里我看到最多的观点（几年前《黑客帝国》火热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变化真叫人忧心忡忡又感到好笑），还是那些不

变的“即使 AI 的围棋赢了人类，即使 AI 的智商超过了人类，人类意识还是有一种核心的东西是机器永远无法达到的”，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有人说是感情，有人说是“创造力”，还有人说是“直觉”……总之，共同的特点是：①难以用逻辑研究彻底；②人类所独有。找到了这两条，我们也就找到了现代“人文信仰”的实质和精髓——人们用各种形式的逻辑研究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甚至社会历史的世纪，而且我们坚决相信这种研究可以不断进行下去，直到达到霍金所说的“万物理论”—— 一个方程组描述一个宇宙的程度为止。那时候一切概念都会转化为纯粹的理性阐释，比如化学的“八隅律”用量子力学计算能量转化为数学问题，这种转化将可用于解释自然界甚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但一遇到人类的这个对象本身，逻辑的车轮似乎就被有意识刹住了。基于人智力和意识机能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光光有一些捉摸不透的“伦理”的限制，而且政和谐府和舆论无处不的“症痣正确”之纲还或有形或无形地束缚着这一类的探究。举个例子，就在几个月前，法国一个曾经试图从人类史的角度研究各民族文化和该民族的平均智商关系的课题在舆论的一片一边倒的讨伐中被迫解散（这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个比较“种族主义”的课题，如果是生理学上的，那完了，那就要被扣上纳和谐粹的帽子了）。于是结果就是，至少从比较缺少相关专业领域知识的普罗大众看来，现代心理学往往和“鸡汤”“励志”之类无关痛痒的轻浮文化碎片有着扯不开的联系，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心理学研究和我们对人类意识的一种深刻的，保守的态度，或曰“信仰”之间的矛盾造就了这个领域的一个瓶颈。比起那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和让人震撼乃至黯然神伤的科学结论，那些用冷漠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学方法和化学试剂得出的结论，我们显然更容易，也更乐意接受“人生来自由，自由意志不可束缚，不可置疑，人类的尊严和伟大便在于人性：善良，热情，道德感，正义感。感情超越理性，人的思维有着超越性，机器无法企及……”这些自古以来就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情感”、“信仰”。如果我告诉你，人之所以有同情心，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和面对弱者无动于衷的残忍一样是来源于漫长的生存斗争和基因战争的产物。还是告诉你，人的同情心是一种人性的形态，这种人性最终会超越人的兽性，升华到一种仁慈和博爱的境界。你喜欢哪种阐释？真心的，不要标新立异地选，你会发现你很难接受那些超越经验和一些固有信仰的事物。

这就是人文主义信仰，我们一直和它生活着，生活了几个世纪。正是基于它的原则，我们相信人的思维是无限的，人的力量是无限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事物都因为人的需要才有价值，这是近代绝大多数启蒙思想的实质内核。在它的指导下，我们开始对自然界的一场最全面，最伟大，最彻底的改造。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自然界生物链上一个或许比较重要的一环，一个比较高级的消费者。从此往后，整个生物链都被我们强制赋予了新的含义，有的环节需要维护，有点环节需要打断。这是一种怎样强大的气魄啊！自从上帝被从人类的思想世界世界中被扔掉，或者说“被打入冷宫”之后，人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状态，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世界的形态，一切阻碍都被视作最终会被打倒的敌人，而不是宿命不可涉及的领域（“这世上没有不可被认识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之物”）。

你观察 18 世界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那些作品的情绪很多一下子从宗教式的敬畏跳到了一种孩子气的雄心和无畏之勇。

为什么是“孩子的勇气”？

这就是我想说的，人文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欲望”的肯定与解放，一是肯定，而是解放。

先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不要看到“欲望”就觉得是一种贬义和讥讽味十足的说法，这是某些无聊的人士，“唯性所顾”的繁殖癌人士所造成的错觉，非得把这个词和某些和谐事物相结合起来不可。欲望也不是一定代表“人的本性中恶的，兽性的一面”，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信仰造成的偏执。事实上，欲望就是一种意识现象，是我们的脑在皮层支配的理性之外所拥有的广泛机能的总称。我们的脑不仅帮助我们做代数，几何和受力分析，同样也调节着呼吸，消化甚至内分泌，只不过它们起作用的部位不相同。这并不是说欲望在操纵着我们的呼吸和心跳，只是说它们都是脑在不同层次的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在这里我们还是再来引入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理论模型——“三重脑结构”来阐释“欲望”的含义，由耶鲁大学神经分析教授 paul D Maclean 提出。（不要返航同志已经引用过了）人脑在进化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结构，分别是爬行动物脑，缘脑和大脑皮层，分别对应生理本能，情感和理性三个基本层次（实际的情况当然复杂得多，这里只是一种阐述和粗浅的介绍），这就是像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逆转录病毒基因一样是物种进化中遗留下的“活化石”。爬行动物脑负责人最基本的动物性本能性的机能，比如呼吸，心跳和性行为。大脑皮层所支配的理性是人类在最后阶段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包括逻辑，文字，抽象处理能力，空间想象等。而在这中间的缘脑所产生的机能就对应着我所想说的“欲望”，缘脑又被称为哺乳动物脑。它比前一个阶段层次的脑具有复杂得多的功能，而且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拥有更大的计算能力，只是不以一种能够形成理智的形式在输出。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警觉性，危机感，安全感，群体忠诚感，崇拜意识，模仿意识，同情心，还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爱，它的基础。（先别急着喷，等我说完。）哺乳动物起源于恐龙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所面临的生存竞争是难以想象的激烈的。上面的每一项分开来描述的各项机能，无一不是经过漫长的生存斗争所得来的时光与自然规律共同作用的产物，“结晶”。正是这些我们往往称之为本能的反应，在以地质年代为标准的漫长历史中保佑了我们的祖先渡过无数的劫难。这些我们往往不在意却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机能使人类拥有极快而某种程度上相当精准的认识，分析和判断能力（只不过它们还不能适应一种超越生存需求的“理性”而已）。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可以视作人类的一种“财富”所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我们进化为人的历史上发挥了一路护航的作用，同样也是由于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文明”的基本形态。人对群居生活的自然需求是人的社会群体得以维系的基础，人对万物的模仿意识使人能够从自然界和其他个体之间学习改造事物运作方式的方法（实际上，AI 的学习能力在基础层次上也是来源于

模仿），人对权威的崇拜，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当然，还有最为女本位所隐匿，和为 MGTOWers 所想揭示的，就是人对雌性这一特殊性别的天然“偏袒”，保证了人类种群稳定的繁殖能力。这些无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出现和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我们的文明所表现出的最典型，最显著的形式之一 ——文化，具有这种“缘脑机能”的色彩也便不那么奇怪了。

想找到一个相关的实证一点也不难。文化的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是道德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伦理价值，就拿白左们一直强力推行的“普世价值”来说吧，普世价值教导我们要爱护弱势群体，但却从没告诉我们爱护弱势群体，尤其是那些示弱的弱势群体，实在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何以见得？最近有一个关于“自我映射”现象研究表明，许多时候我们对于陷于困境者的帮助，使一种“自我映射”机制作用的结果，我们在面对一个乞丐或老人时，会不自主地评估这个对象和自己的相似性，一旦得出自我有可能沦落到这个对象状况的危险，我们会自发地作出反应。从而做出帮助他们的判断。可以说从心理学来看，正是基于预防自己成为孤寡老人的顾虑才使我们伸手去帮助他们。而这一列分析和推断都是在我们的“有意识精神”（我们使用“理性”时能感知到其运作的部分）所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楚的地方工作的，这正是“缘脑机能”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不仅是同情心，更为 MGTOWers 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是所谓的“骑士精神”或者“绅士风度”，这也恰是女本位的缘脑机能发挥作用的结果。（它还有一条更为原始的，直通爬行动物脑的起源之路，不要返航同志也反复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这么优秀的“人类遗产”，为什么会在文明史上的数千年内，被“压制”，被“摧残”，被“禁锢”，而像鲁迅所言的，被一种“吃人的礼教”所钳制和威压呢？这就是我要说的。

文明的发展绝不是一条毫无转折点坦荡之路，如果我们一直按照这条自然所目前指引给我们的道路留下文明的足迹，那么我们很可能并不能走向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

我们反女权战线有许多同志对 Marx 主和谐义似乎颇有微词，但是实际上 Marx 主义，尤其是其哲学在一定程度 (注意这个一定程度) 上确实是如它自己所称赞自己的那样，是“科学的”，（具体的缘由我会在以后有时间加以讨论涉及，这里限于篇幅，我就不多说了，也不敢说太多，手动滑稽），比如“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我们就可以拿来用一用：以“缘脑机能”为实质的“欲望”能够给予人们在文明进程中以极大帮助，但条件一旦发生改变，它就会成为阻碍人类继续向更深远未来前进的阻力，甚至是最大阻力。用一个高中地理的概念来类比，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限制性因素（比如水或技术）一旦随着时间或环境的变化而解决，就会成为这个区域农业发展区位的主导因素，可见条件一旦改变，许多事物的性质会令人吃惊的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这并不奇怪。欲望是人类历史前进最主要，最强力的力量，这一点即使是 19 世纪的古塔斯夫勒庞（《乌合之众》的作者）也能有所发觉并阐释。关于生存和群居生活的本能促使我们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关于民族归属，国家崇拜和荣耀渴望有关的情感则推动了那些历史上重大转折

性事件的发生。我们无须，也不可能否定这些欲望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但是，只依靠这些，我们也无法拥有如今发展程度的文明。在漫长的文明史上，有一种欲望起到了一种奇特的作用，它和别的欲望似乎有着某些不同。大多数欲望，或曰“缘脑机能”，都有着某种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生理学来源，只有它是例外，这就是“信仰”（我知道这里的一些意识形态倾向可能让一些同志比较难受，但还恳请看完再喷，毕竟大家连白左们的散发着恶心普世价值气味的软文都能忍受，这点神秘主义的小东西还是比较不值一提的。），“信仰”是对于最终存在的追索和探寻，它了解到在这个人有着许多未知领域的世界上，有着超越我们认识能力的存在。所谓“上帝”“全和谐能”“极乐”“彼岸”“净土”“梵我如一”，乃至“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的…真理”（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个真理，手动滑稽），都只是这个模糊的，居于缘脑和新脑皮层界限的“终极存在”概念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罢了，我们之所以饥渴于不断“前进”，不断“发展”，除了为了更好的生存，或者说高级一点，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消费自然界的物质，更为深刻的原因，恐怕就是探寻，甚至接近这个终极存在的努力了。《圣和谐经》记载，人类建造的巴别塔试图触碰到天际，于是神便使人语言不通以使其无法完成。这里的“巴别塔”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比喻，一种追求“至高”“至上”的努力，我们可以理解其为对终极存在的追索---这其实正是我们现在用“巴别塔”形容的科学事业的本质。

至于这种“信仰”的来源，许多人（我觉得尤其是比较专业的专业人士，比如弗洛伊德派教徒和后弗洛伊德派教徒，手动滑稽）理解为一种自我价值感或者认知焦虑派生出的情绪，这未尝不可，但在我看来，它很可能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起源。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黑客帝国》，在 matrix 的矩阵系统中，neo 所扮演的所谓的“救世主”其实也是这个规模极其宏伟的程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 matrix 中唯一一个没有“使命”的程序，它没有规定的功能和任务，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以 matrix 的敌人的形式存在，但一旦“救世主”不复存在，整个 matirx 的结构就无法保持长久的运行——“matrix”是一个逻辑系统，一个逻辑系统无法仅仅依靠算法和演绎维持自身的存在，它必定需要一些公理，这些公理是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推翻的，它的存在是不依赖任何外界条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超越”于普通的算法所建构的体系，因为无论用何种方式，这样的体系都无法将它包含于其中。而一系列公理就能有组织地形成一个公理系统。（有关这些逻辑系统的问题，作者不甚深解，还请专业人士欲喷就轻……而且限于篇幅，这里不便过度展开，可能的话我会在后续于这一方面再进一步胡绉两三篇。）我们在研究人们的思想时，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逻辑系统来处理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那个起到公理系统作用的，正是我们的“信仰”。它是我们各种观念和意见形成的根基，一切观点的提出，一切批判，辩论，反驳的断定，都要建立在这样的公理体系——“信仰”的基础上。它能够对观念和理论的判断起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反过来，基于逻辑的驳斥，辩论和劝说对于它起作用的效果都基本为零，因为正像勒庞所说的，固有的观念是融入我们思维深处甚至遗传的血脉之中的，只有童年的教育，漫长时间中潜移默化的渗透或者生命历程中

剧烈的变动或者大事件等才能真正对它产生可见可观的改变。所以，你把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穆斯林放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争论，无论争论的话题是多么琐碎，多么无关痛痒，这种争论基本上都不会以任何一方的认输而告终，相反，更可能的是这两个人最后变色而起，扭作一团。因为他们整个思维建筑的基础完全就是两回事，从伊斯兰教的公理上无论用什么样的算法都很难推演出基督徒的结论（至少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一些生活琐事和科学问题他们还是能达成共识的，毕竟这时候他们要用到的公理系统部分就趋于一致了）。了解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为何一些几乎相同的社会实例，比如男性军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这件，在 Mgtow 或男权主义者，和表权主义者之间会几乎得到完全背道而驰的相反结论，并且双方的理论还都能拥有充分的逻辑推理，在辩论之中难分高下，除非一方抓住了另一方公理系统本身的漏洞，或者发现到这个公理系统完全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比如典型 nazi 的种族优越论），这时，一方就会取得对于另一方的完全胜利。由此可见，信仰，这个人类意识最古老，最强大的机能之一，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和关键性地位。人类自古以来的许多争斗，其始终不息的动力，或许就来源于不同思维系统的信仰的差异性。信仰的隔阂，或许也正是“巴别塔隐喻”最为深刻的一层含义之一，人类在终极存在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许俨然是一种悲剧性的意味深长的宿命。

以色列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论点：人类社会中的大范围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以及相应的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凭借地是人类异乎寻常的创造虚构的主观对象的能力。古斯塔夫勒庞也提到过，各种幻象，无论其哲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往往确是人，尤其是人的群体不断前进的动力。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走下去，那么，信仰，则是这样的“虚构幻象”之中最为强大，最为有力，也是最为深刻的一种形式，它贯穿了人类文明史进程的每一个角落，乃至每一个最细微细节，因此，它的影响也就最为巨大，拥有能够驾驭规模最浩大的历史力量的能力。当一个文明发展出成熟，统一而丰富的信仰体系时，也往往就是这个文明最为鼎盛的时代。阿拉伯半岛的文明进入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时期，正是从穆罕默德得到启示之后才逐渐开始的。坚固的，长久的信仰能够给予人类以改天换地的力量，使他们对于某件事物永远深信不疑，使他们拥有出生入死的勇气，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可能借助信仰的力量超越人性固有的缺陷，使人们仅仅因为“国家忠诚”“拯救来临”和无数在现代人看来何其虚无缥缈的“责任”和“使命”而克服对死亡，对痛苦，对迷失的恐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就是信仰，它来源于“人性”，来源于人的一种意志机能，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它神秘的力量深处，潜藏着人类超越自己，迈向更高阶段的可能性源泉。

说了这么久，战线似乎拉的过长了，现在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总结一下这条链条：何为欲望—欲望的机能信仰—信仰的机能（来源于“欲望”），其功能和伟大的效力。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不继续按照“人性”的道路走下去，从而实现许多乌托邦设想所描述的“美好的明天”呢？“人性”，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超越”？

信仰，是维系人类社会并促使其发展的巨大力量。维系古代阿拉伯诸国的，是崇拜真主启示的信仰。维系早年的苏联和某国的，是 marx 主义的信仰。而维系大英蒂国的，是人文主义信仰和封建王室崇拜相结合的一种新的信念。但无伦这些信仰多么丰富多元，至少能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人以外的自然界，或者是超自然界得到最终价值的信仰，典型的代表是大多数主流宗教信仰和 Marx 主义（客观的“真理”），还有绝大多数前现代和现代叫得上名字的唯物主义论（即使他们有人文主义的方法论，其实本质上还是从超越对象那里取得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源头的）；一类是从人类自身，或者对人的某些属性（尤其是爱情）那里得到终极价值的信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颜色和味道的思潮，其实说到底都是这种信仰所派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经典的信条就是拒绝相信任何一元论系统，但不相信并不代表它们的大脑存在一个他们自己都会忽略掉的根深蒂固的信条——人文主义。不相信任何东西的人，总会在最隐晦的某个思想的深处找到他实际上的信仰---那是他的意志赖以活下去的根，是他不愿承认，以试图达到使自己“无懈可击”之目的的那个命门。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具有超越信仰的人们承认这世界上有着超越人和人性的存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会愿意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一切智力，一切精神，一切勇气，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来追求和超越存在的“接触”，至少是试图“接近”它们。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风行于宋明之际的程朱理学，唐末开始的“三教九流混元”，使古典的儒家“实践理性”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在各学派思想的冲击碰撞中逐渐接受了道家和佛家关于“超越存在”观念的渗透，儒学的思想体系的根源和内核从孔子时代的“爱人”，到汉以来抽象的纲常道德伦理，发展到这里，终于转变为典型的超越存在——“天理”！这是一个人文主义信仰蜕变成完整成熟的超越信仰的全过程。到了这一步，儒学便发展成了“儒教”，信仰者用抽离于社会和人间的“天理”代替了可见的普遍的道德伦理，人们所尊崇的“三纲五常”发展成了固定的，结晶式的形式，它不再依赖于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具有某种超越人的意志与精神的存在作为其根基。

程朱理学所鼓吹的方法论是人要努力使自己和社会的行为顺应“天理”，这是典型的，积极的超越信仰，它要求人们努力追寻超越存在而不仅仅是敬畏，崇拜甚至无所作为（庄子：我知道你是在针对我，手动滑稽）。于是，在“天理”的号召下，朱子学的信徒提出了震撼人心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真是何等壮阔而恢弘的主张！这是刚刚崛起的强大的超越信仰对于遍布社会每个角落长达几千年，几万年的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思想发出的一道古老的战书！

史学家对于理学最普遍的正面评价，便是它使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前所未有的迸发，上到知识精英，下至平头百姓，无数人仰慕和崇拜“青史留名”的英雄的时代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宋代死节的烈士在历朝历代里所属最多。

当然同样，妇女裹小脚的习俗也是在宋代发展最快的。这充分说明一个问题，超越信仰并不承诺人文主义所决定的“好”“坏”“进步”与“落后”，按照我锅主流的观点来看，marx 主义是最高级的，最进步，最科学的信仰，它就是超越信仰；宗教是落后的，是精神鸦片，它也是超越信仰。要知道，某论和谐功分子自和谐焚的时候，你若是有本事去研究它的心理状态，那可是会惊讶于其心境的极其崇高的---他自己肯定认为他将在痛苦中获得永生，打开去往天国的道路之门……因此，超越信仰并不是就一定比人文信仰“进步”，因为“进步”本身就是人文主义定义出来的，超越信仰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此。我后面会再提。

超越信仰更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腐败：任何超越主义信仰者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于超越存在的信仰和控制着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欲望”机能，经常爆发出极大的矛盾，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也永恒般地上演着一场史诗级的冲突。一个向往的是不朽和永恒的境界所在，一个向往的是现世的生存，生活质量乃至繁殖机会。对于超越信仰的系统而言，欲望简直就是一种锈蚀，一种腐化而极具破坏性的因素。但我前面也提到过，欲望的力量是强大的，有时在一些可能极为常见的刺激和诱导下，它的冲击力就能够迅速膨胀（尤其是和性与生存这些最基本的欲望），从而压倒或许本来坚定稳固的信仰。（例子：巴黎圣母院那个主教，一个小姑娘就能把被禁欲信仰压抑的强大欲望唤醒起来）因此在一个信仰者，无论他在社会信仰体系里居于何种地位（是小喽啰还是高级祭司），它的超越信仰都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欲望的锈蚀，欲望有时把信仰者的超越信仰畸形化，异变化，使它能够与人性的欲望相适应，通过这样的手段为其扫清障碍；有时干脆直接地再一次爆发性的事件中将整个信仰体系彻底摧垮，完成一次历史教科书般的“心灵世俗化”。这是正常无比的，而不是历史上大多信仰者所认为不可接受的。这种不断发展，并且从未消失过的侵蚀被称作信仰的腐败，印度电影《偶滴个神啊》所表现出的宗教诈骗就是这种腐败的典型表现。它使史上成千上万地位有高有低的宗教徒作出违背教义和信仰的事来，而且此时还时常巧妙地不让他们内疚或自责。

正是以上两点原因，超越信仰最终会在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作用下发生变质，产生一种我们每个人都嫌恶之极的思想形态——个人崇拜。它是一种畸形化了的，变形的超越信仰，即不以普遍的人性为根本信仰，也不以某种超越人性的存在为信仰，而是以某个特殊的人类个体存在为思维体系的核心与本源，是超越信仰高度腐败成熟化的产物，是整个信仰体系建筑上层下层一起随时间推演或快或慢地共同腐朽所造成的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我们一般所厌恶或者嫌弃的“宗教形式”往往指的都是个人崇拜或其他高度腐化的信仰，这和信仰本身的好坏没有关系，腐败是超越信仰的必然趋势，信仰体系的严密和组织系统的完善只能可能地（还不是一定）推迟它进入完全腐败阶段的时间。更让人难过的是，信仰的腐化往往还会加速它与塔的联系，它早已失去了引导信众走向那个崇高存在的意义，更多地成为一种纯粹的利益或权力集团。

当超越信仰走向这个最终的腐败阶段，就像恒星进入空虚而膨胀的红巨星时期的终点时，威胁它存在的因素在这时也会逐渐地积累起来。信仰系统越腐化，它也就越发依靠与政治和世俗生活的联系而延续，它自身引导人们构建精神世界的能力也就越弱，于是越来越多的信众便会开始怀疑它（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公理”的地位了）并逐渐以思想的力量推动它的崩解和灭亡。在这个销蚀分解旧信仰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充分的发挥作用：逻辑推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背景，外来的信仰体系，以及可以说最重要的那个，欲望。启蒙思想取代教会崇拜，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无一不是这一过程的最好体现。这一摧毁和消灭的过程会持续到新信仰从旧信仰的废墟上崛起获得新生为止。新生的信仰有两种，一种是新的超越信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要累篇连牍（当然这里不会真的狂写一万字，手动滑稽）着重讨论的人文信仰，它是人类对自身原动力全方位的解放，是那些曾经伟大辉煌的超越信仰终结的起始点，诸神的黄昏，也是历史影响最为恢弘，内部也最为空虚的信仰体系。

在生活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他们既不信任何宗教，也不信 marx 主义，甚至都不敢完全同意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恐惧而试图否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它们的世界观似乎处在唯物和唯心的中间地带，又似乎两者都不是。还有许多人，他们在生活中受着来自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主动或被动地承认了结婚生子是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一切工作和投资的行为都是为了家庭，家庭是他们最终价值的来源。但不管形式如何，从这些人的思想感情中都能找出某些共性的东西——对超越存在的不信任，对人性的美好的充分肯定和追求，对家庭生活的热爱，对女性的天然的尊重。你会感觉到这种普遍信念的持有者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几乎完全地垄断了当今绝大多数文化思想领域的话语权，可见这个系统的强大，却又无法叫出它的名字，仿佛它生来就是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东西来存在的一样。

它就是人文主义信仰。我在这里借用了“人文主义”这个词，是因为想来想去还是它最适合形容这种庞大而无名的信仰体系，但还得说一下这个词确实定义比较模糊，不光国内和国外说法几乎完全不一样，而且不同领域也有不同的涵义。在这里我把“人文主义”注解为对人类或人类某些属性的没有条件的，没有前提的肯定。正因为“欲望”，即缘脑以下的大脑机能操纵或至少是影响着几乎绝大多数行为动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极大多数精神意志和行为特征，都是欲望的一种或简单或复杂体现。人文主义也就意味着对于欲望的默许，认可甚至是崇拜。

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定义有些不可理解，我们平时所广泛认可的“人文主义”似乎总是和“天然的，与生俱来的道德”“人类的终极品质”之类字眼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和“欲望”完全不沾边，这就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那点上了，决定我们大多时刻关键的行为动机的，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存在于我们较为潜在的意识活动中的缘脑机能，为什么呢？我们管理逻辑，语言等“后认知革命时代”所产生的意识机能是以新皮质层大脑为基础的，这些

机能是建立在已有的哺乳动物脑功能的基础上的，因此，它们的运作必定是要与主要的缘脑机能，即“欲望”相协调，相适应的。更何况，缘脑和爬行动物脑所产生的“本能”与“欲望”就一直在“选择”我们复杂而高级的皮层所构建出的思维体系，因为任何与这些原始脑结构机能相矛盾的想法都很容易被否定，“在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失败的绝对永远不会是我们的情感”（《乌合之众》），我们的大脑结构本身始终会促使我们“倾听内心最深处的声音”——那就是我们潜意识里占据绝对优势的直觉和本能。我们一直所谈论的“人性”，无论怎么变化，到最后一定是要和“欲望”达成一致的。（当我们说到“人性”，其实自然地就排斥了那些“扭曲化”的人性，比如所谓的“伪善”“忍耐”“世故”“克己复礼”等等，这些都是已经被超越信仰重整化过后的“人性概念”，是人文信仰“超越化”的产物。有关的内容我可能还会在其他文字里谈到)

人的一切自发行为，说到底都是遵循了千古以来未曾改变的欲望的指引，无论是那被道德家所广为称颂的“仁爱”“奉献”“怜悯”，还是被深恶痛绝的“见利忘义”“贪婪”，还是被奉上神坛和宝座的“终极情感”——爱，都逃脱不了欲望的束缚。它们都是欲望所诞生的丰盈果实，是欲望的神灵所创造的杰出宝藏，它们不需要逻辑上的自洽抑或结构上的严谨，自然之神将给予他们合适的引导方式，无论是感官的，还是生物化学的刺激。因此，一个日本兵可以在上一刻还是家庭的好主人，负责的好丈夫，下一刻就是狂暴无情，嗜血凶残的杀人魔鬼，这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一致性。爱与恨，同情与冷漠，施舍与杀伐，平善与暴怒，一切不过都是一种动物性感情的升华，我们在滚滚沸腾的欲望岩浆上建立我们的艺术与理性的庙宇和高楼，并依赖它磅礴的力量而立足。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对原始冲动的依赖，以及因此所受到的支配，其实也远超我们的想象，随着化学物理水平尺度的生物和心理学不断深化发展，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多，这并不可怕。了解这一点，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可能超越这个决定人类千年来思想和命运的死亡关卡，这个过程可能不仅仅是痛苦和复杂，而且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常识，这才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

接下来，我们将要了解，人文主义信仰的信徒们是如何将这个本质上的“欲望衍生物”包装成宇宙的核心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了解到这种包装，我们就能看穿许多那些说不出来是什么“宗和谐 教”的，却又是真真切切由数不清数目的庞大的固有信念所结成的本能般的，支配我们劳动，消费乃至思想创造的意志力量。

人文信仰，无论其外在的包装如何，一定会拥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拒绝接受任何除人和人性以外的事物成为宇宙的终极存在。这是人文信仰立足的根本基点。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对各种眼花缭乱的意识和谐形态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那些声称自己不相信任何权威能够充当历史的指导者的，还有认为这个世界本没有任何意义而是要去创造意义的，都是再典型不过的人文信仰者了。我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过，任何人的思维体系都需要一个公理系统来提供支撑，提供逻辑链的源头，只要是比较成熟，由具有完整演绎能力的人或人群所构建的思想体系，都不可能确实存在零个和两个截然不同的“公理系统”，因此，我

们能推断的是，一个思维足够成熟的人，如果不信仰由超越存在作为核心根基的超越信仰，那就一定信仰由人和人性作为绝对存在居于核心地位的人文信仰！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你看，那些在滚滚的历史洪涛里高唱赞歌的那些似乎“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左派们，也就是“白左”们的祖宗，几乎无一不是人文信仰的铁心坚守者。他们一直表现出不为任何所谓“宗和谐教”（在他们眼里往往 marx 主义也是一种“宗和谐教”）所影响，浸染的高冷姿态，事实上，指导他们内心的就是那些对于“人性”的崇高信仰，他们有的相信人人生来平等，有的相信人人生来自由，而他们与基督徒和 marx 主义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基督徒和 marx 主义其实是敢于为了他们的上帝和“客观规律”放弃这些信条的，而人文信仰者们绝不会这样做，对人性的信仰是他们思想最根基之处所在，容不得半点怀疑甚至否定。

但是我们会看见，历史上各个流派的人文信仰者，在“传教”的过程中，几乎从来不会向外界宣传自己自己所信仰的终极存在是多么强力，伟大，这和超越主义者不同，msl 会大喊“安拉最伟大”，marx 主义者会高喊“矛盾是万物的源泉”，而人文主义者好像经常只有在最高兴或者最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喊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类的话，（这句话还是前现代的古希腊老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著，到了近现代，人文信仰者基本不会这么旗帜鲜明了），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往往从不向你强制推销他们的公理系统。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公理系统，逻辑链的源头，人和人性，自古以来就和欲望衍生物产生着数不尽道不明的关系，尤其是超越信仰的影响仍然余热未尽的年代里，直接把自己最核心的命门暴露在外面展现出来，对于信仰者们来说显然是极其不明智的做法，明朝荔枝的那一套新新理论的倒运结局就是不懂得保护包装自己的人文信仰的悲惨下场，尽管可能得到饱受苦难，超越信仰已经彻底腐化殆尽的底层人民的支持，但又怎能不被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喷个狗血淋头呢！王阳明这一派就很聪明，知道怎么躲在华丽词藻的包装下，逐渐把高度超越化的理学从上层阶级心中的主导地位上拉下来。

在前现代的环境下，人文信仰者在传播自己信仰的过程中，要面对超越信仰的重重挑战。人文信仰对于超越信仰最大的劣势之一就是作为他们思想根基的“人性”相比“上帝”“真理”这些超越存在更容易被怀疑和否定，因为“人性”和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生活可是息息相关的，这就决定了人文信仰的结构存在绝对的缺陷—— 一个不能提供对基本根基提供保护的思想体系，是很不好维持的，就像某些极端女权主义者脱离人文信仰的基本路线，比如女权吧式的女权，创造一种“拜女教”，以女性和女性属性作为明确的思想根基和价值来源，其下场当然是被当做神经病。同样，在这方面虽然人文主义的根基——人与人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为其提供一定保护，使它不太可能被轻易质疑，但是毕竟它的缘脑机能基础来自于人类的自我价值肯定，而超越信仰的根基超越存在，对应的潜意识基础却是超自然崇拜，这后一种的历史渊源显然较前一种更为久远，作用力也更为强烈（在采集时代，对自然的崇拜绝对超越了人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这是当时人地关系的一种最基本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现在这个科技已俨然无数次展现自己肌肉的年代里，

宗教社团依然获得广大欢迎的原因。超越信仰和人文信仰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而人文信仰的劣势很不幸出在了基本结构上。

在这种不利条件下，人文信仰者想要维持信仰的发展壮大就必走两条必经之路：第一条是不懈的洗脑之路，第二条是不懈的自我洗脑之路。

人文信仰者必须先诱导人们对广泛存在的超越信仰产生怀疑，找到其坚固的体系根基——超越存在，然后开始把怀疑的刀架在它脖子上，这个过程无疑常常会有人们自己的欲望，即哪些除去“信仰”以外的缘脑机能的强力推动，腐化的超越信仰倒逼人们的原始欲望产生种种冲动，成为破坏其根基的源动力，因此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内欲驱动，这一步并不难以完成。这一步初步完成之后，人们开始一个自我肯定的过程，他们在和腐化的超越信仰比较之中能够获得一种相当可观的优越感和愉悦感，能使他们陶醉在对于超越信仰的否定之中，这将使他们原有的或许并不完善的思想体系相当彻底的得以瓦解（摧枯拉朽般地），同时积攒起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欲望所能产生的驱动力也在迅速膨胀。到了这个阶段，洗脑的关键步骤到来，会有人引导他们构建新的思维体系，语言上的艺术开始发挥作用，人文信仰者会开始用各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媒体手段的措施，引导被洗脑者开始体验，体验各种欲望得到满足带来的快感——物质享受，性享受，甚至极端如漫骂和暴力，温和如诗歌与小说。在这时，他们会逐渐信任，认可，乃至以来满足这些欲望带来的愉悦，即近代思想家所说的“世俗的快乐”，到最后，一切准备工作完成，最关键的一步到来，人文信仰者会开始最古老的言传身教，渗透人文信仰的概念，引导逻辑体系形式的创建。在这里，人文主义者开始分流——以人性和自由意志为公理体系框架的，会成为自由主义保守派（“白右”），以人性和人性平等为公理体系框架的，将成为自由主义激进派（“白左”），以人性和传统典章为公理体系框架的，将成为各派儒棍。当然，这三个过程还有一条相当快速有效率的直通车过程，由被或激进或温和的人文信仰者控制的教育系统对还没有形成思想体系的小屁孩们实施全方位潜移默化的教育渗透，生产出一批批朴素人文信仰者，再在高等教育阶段成批加工成成熟的人文信仰者（所以郭嘉很难批量产生 marx 主义者就是这个原因，marx 主义本质上是超越信仰，可不大容易从人文信仰胚子里诞生出来！），这就是地球上数以万计的教室里正在发生的景象。

一旦完成这个过程，人文信仰这种传奇的思想形态会证明之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切超越信仰，无论其体系是多么严谨，逻辑是多么清晰，对于自身基本根基——公理体系的掩蔽和保护措施是多么完善，都会因为其和人类原始能动力的宿命矛盾而最终走向腐败的命运。完整的超越信仰就像一块金属钠，放在布满“氧化气氛”的人类社会环境中，不要几毫秒就会布满厚厚的氧化物层，最终整块金属面目全非。而人文信仰则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根基，从本原上来说就深植于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对它们保有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人文主义信仰唯一和欲望的摩擦只出在生物化学的调节机制和完善的逻辑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小摩擦已经

早就被证明要么是可以解决，要么是可以忽略掉的，根本无需担心这种悲剧般的腐朽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真正的超越信仰都是短命的，“宗教”从不会“发展”，只有世俗主义会不断发展。只有人文信仰才能获得永生，人文信仰能够永恒不朽。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决定了人文信仰有着极其强劲的生命力。我们看那些整天喊着各种反歧视，各种博爱宽容无私的白左们，他们叫嚣着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咒骂这个文明，认为“异化”遍布，权威的阴影笼罩个人---他们自称只相信真善美和自由，但哪一个不是再典型不过的人文主义信条。我们看泛滥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龙应台主义（“难道，那些法律，那些体制，不都是为了一个，能哭，能跑，能笑的小小的人吗，告诉我？”——笔者注）真是最纯粹，最严谨的白左思想体系，最纯净的平等人文主义，（原谅我爆粗了），b 格层次最高的人文信仰。这些人文信仰蓬勃发展了数百年，在现代社会一马平川地驰骋，没有哪个宗教或者“主义”胆敢挡它的道，否则下场绝对很惨，（你看不和谐的某教被黑的多惨你就知道了，连 marx 主义也进入了一个迁就人文信仰到极致的阶段）在它的指导下，各种遗存的超越信仰几乎腐败殆尽，这是人文信仰最伟大的胜利，在这种前所未有胜利的信仰的鼓舞下，性自由，性解放这些牛鬼蛇神终于被放出来了，这也预示着一个最疯狂阶段的到来：女权和繁殖癌两大女本位势力终于解开了超越信仰加诸它们身上的全部封印，迎接来一个最佳的膨胀环境。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末法时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切能够束缚欲望的因素被残害和腐化，欲望，这古老的，巨大的力量，膨胀到前代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不要惊异于这个时代笑贫不笑娼，人的本性一旦暴露到这个地步，展现出来的就是笑贫不笑娼，仅此而已。

正由于一切超越信仰都避免不了腐败的结局，因此，一个超越信仰在诞生并崭露头角之后，便会迅速迎来它的衰败期，直到被下一个超越信仰或人文信仰取代，这一步骤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超越信仰被人文信仰彻底取代，这是历史无法避免的结局。而人文主义教导人们放弃那似乎高悬于宇宙星空之中的梦想和幻念，转向身边的财富（金钱）和欢乐（b），有人相信纸醉金迷，有人相信春暖花开，但没有人愿意再相信镜花水月，庄严辰河。

“当一切支撑整个民族的理想不再占据优势，并且不再受欢迎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生命力也在逐渐走向消亡。文明的历史起于乌合之众，终结于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

一个人文信仰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人们满怀期待的期待理应更好的明天，看着 gdp 一天天增长，科技一天天进步，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和爱。却俨然不知，再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人的思维还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穷人与富人仿佛依然活在两个世界，政和谐府依然会同时在得罪集权主义和民粹分子，腐败依然永远存在，镶钻的 b 仍然日价飞涨。有些事情是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被淘汰的，有些事情是永远伴随着人类天然的本性而存在的，永存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个世界上，饥饿，疾疫，衰老甚至是死亡都是可以被征服的。但是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存在，只要人还受着缘脑和爬行脑机能的支配，人就永远无法摆脱爱，恨，苦恼，愤怒，仇敌，痛苦，悲伤等

等烦恼，人和人之间还将永远有冲突，争斗，嫉妒和崇拜，还有阶级隔阂和仇恨。这世上最有名的偏见看法莫过于以为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剥削就能和谐地消灭。说出这话的人对政治和经济一定深有了解，却不了解人的本能，人毕竟生来就不是一种博爱的物种。

人类这种生物，永也远无法互相理解，即使互相理解，也绝无法互相体谅。——佩恩天道

在《avatar》中，人类通过史诗的 pandora 事件体悟到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也因此获得了救赎，但如果没有如此一个偶然事件，这样的文明世界，无非有三种结局：因为科技发展赶不上膨胀的人口自我崩溃而死，因为亘古不变的女本位循环法则和其它历史循环机制无限倒退，还有因为作死暴露坐标被星际文明被团灭，说到底，这三种结局都是人类自己所为，那帮助人类成为世界主宰的“欲望”机能，也为人类埋下灭亡的种子。命运在等待人类能否聪明到自己发现问题所在，但可惜前景一片暗淡。人文信仰的普遍盛行，注定这个种族沉浸在一种自己完全不知的枷锁之中，这种枷锁，不借助某些特殊的力量，是绝对无法打破的，它将在一片喧嚣的沉默之中引导人们坠向毁灭。

就像不要返航同志所言：想要跳出这个宿命，人类就必须超越自身。

mgtow，我把它一个信仰体系的片段来看待。

mgtow 思想的核心是 soverity（自我权威），它认为一个人拥有对于自身看法和行为的完全主导权，这种主导超越了人性所给人强制定下的全部束缚，来自于超越于人性的存在。这是公理体系里由作为根本的超越存在所直接推导出的一个概念，可以这样认为，mgtow 是一个程序，它能够引导整个公理系统乃至思想体系的安装，它把从小给你洗脑到大的朴素人文主义思想来个彻底的大破坏，给你打开一扇窗口，让你自己透过窗子去搜寻，去定义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什么才是真正的“我”。

一个朴素人文信仰者，沉浸在自幼以来被强制灌输的“绅士风度”和“繁殖优先”信念中，但因为这个体系并没有足够完全成熟（你看真正完全成熟的白左在教育之外都需要一个自我洗脑的过程），足够敏锐的个体，能够看出这个矩阵里若有若无的一点点裂痕，于是一旦时机成熟，将会有人给予他冥冥之中的引导，他将 follow the white rabbit，如果他最终选择称为红丸男，他会在经历五个疗程之后，建立一个全新的信仰体系，他的人生从此便有了新的驱动力。

如果说人造子宫是超人类主义的技术体现，那么超越信仰的重新复苏就是超人类主义在意识潮流重的最大体现。

在繁殖癌的迷宫里，飘荡着一个幽灵，一个超越信仰的幽灵，一个 soverity 的幽灵。

男人们在这个斗争里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 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所包含的那个涵义。

——从漆黑的冰冷的湖泊里倒映出一个可怕的影子

它是沉浸在泥潭里的人们所需要的一根救命稻草，

是一个新生理想的立足点，

是一所伟大的大学。

它为新的方舟产生新的知识，新的生命

在大劫难中

孕育出解脱的种子，那是崇高的雷电，崇高的风。

在苦难的轮回中，投射出涅槃的光芒

从此历史划为两半

这是愤怒之日

风雷限界

万象庄严

十三、谈女本位文化的“词典霸权”和 MGTOW 的父权历史观

知此两者——知与无知,则可凭借无知超越死亡,凭借知获致永生.

——《   》

<依沙奥义书> （或<至尊奥义书>）

上一期在那篇又臭又长的《打破欲望的枷锁》中，我作为一个 mgtow 新生，向各位奉上了自己最近的一个思考结果。自以为还是向 mgtow 事业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的。

红丸思想和女本位主义这一对万年宿敌，在他们永恒而看似力量悬殊的对决中，一直依托着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来展开：人文信仰和超越信仰。发端古老的各红丸思想在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流里犹如激流中沉淀出来的砂金时隐时现，它们在一些超越信仰的庇护之下得以生存，等待一个世机以进行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革命—推翻钕本位主义的一切，超越那宿命的轮回。然而超越信仰终将腐败的必然宿命使得没有任何一个红丸思想能够壮大起来，就像氧（氟，致敬龟壳大前辈，手动滑稽）化气氛十足的大地上，任何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美妙陨铁都没法保存下来。人文主义最终统治了文化世界，并且在这辆通往不归路的钕本位循环列车上愈发坚定，愈发使劲地踩起油门来。

—直到黑暗中出现光明的摆渡者——MGTOW，它是打破轮回，通向永恒的桥梁。它创造一个新的 locating programme，帮助觉醒者搭建一个全新的自我，全新的信仰，从此历史画为两半，这预示着超越信仰的重新生：一个人类迈向自由，迈向不朽的预言。

这一次我带来的话题则是关于一个非常书呆子气的概念性问题的：“父权”和“男权”。

关于这两个词语的问题，我们敬爱的战友星辰同志一直对此颇有见地：在他看来，“男权”指的是对于男性权益的诉求以及保护措施，更是对日益膨胀的钕醛势力的强力还击。这个定义近似于经典的 MRA 定义—男权指的是当代男权，与父权划清界限。这一种观点认为，万恶的钕醛势力在各百科辞典里将“男权”和“父权”划上等号。讲对于男性权益的一切伸张手段都等同于所谓的“压迫性秩序的实践”。实在是用心险恶，企图通过混淆视听的方法掩人耳目，直到达到其掌控思想和舆论导向的目的！这当然是一个很犀利的论见。但当我们正要号召兄弟们奋起反抗，打赢这场“词典上的战役的时候，不妨也换个角度想想，作为一个 MRA 或者 MGTOW，“男权”和“父权”这一对词语，到底对于我们，意味着

什么呢？他们究竟一个是男性的自由口号，一个就真的百分百等于钕醛所向人们灌输的一种“性压抑”“性剥削”秩序？，还是另有什么深层次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语境中，父权对应的是 patriarchy，而男权对应的是 masculism。

中文网络世界，甚至是学术界里却把父权和男权混为一谈，可见*某种群体*在语言腐败上的"高深造诣"，以及对社会舆论可怕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男性主义

添加标题描述

男性主义（英语：Masculism），又作男权主义运动，是指一个主要以男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男性主义并不将女性视为敌人，并且为在父权制下被歧视、压迫、忽略的男性受害者提供保护、支持、鼓励与协助。认为男性不仅在父权制下遭受许多必须牺牲自然性的压抑与歧视，更反对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男性主义认为男性应获得聚焦，快速协助、保护、照顾、支援弱势男性。男性主义是与女性主义平行发展的。[1]由于派别不同，因此在对待女性主义上也不尽相同，例如乔治·贾尔德的作品就多为对女权运动的批判。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男性主义的支持者也著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男性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父权主义或大男子主义。

维基百科上关于男权的定义

——这将促使我们展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在和 MGTOW 交流的时候就有一位道友谈到，他第一次听说这些词语的经验都是在和钕醛分子战斗时得到的，钕醛最爱用这些词作为他们的概念武器。我想，是时候开始运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判断力，来为这些本来长期被钕醛分子垄断的词语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了。

在这个探索过程里，我会试图运用各种观点的精髓——既来自 MGTOW 原理，也有来自钕醛和打非系的部分思想源泉：思想的逻辑性和创造性是不分界限的，是各个信仰体系都能够拥有的闪光点。运用它们构建自己的体系，就像是综合采用各地的最优钢材，加以分析加工，用来搭建一幢理想的建筑。这也是 MGTOW 思想和妥协主义极大的不同之一——某些人对其所谓“境外传来”的理论，一概视为异端，疯狂打压迫害，以至于如食屎般污蔑辱骂，实在是让人感叹，他那看起来浩大又正确的旗帜下面，究竟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思想派别呢，还是只是一个屈服跪舔于其鼠标淫威下的势力集团呢？

一 思维本能：霸权源起

这个话题可谓是渊源极长了，我想先用我那“老本行”——信仰论分析，来为这个题目起个头。大家在和钕醛表们的长期斗争中，一定没少和那些“政治正确”白左掷石分子们打交道吧！要知道，他们是所谓“真钕醛”的代表力量，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系统的白左教育（Liberalism Education），是真钕醛的中坚力量和理论核心，也是钕醛这条思潮线上迷惑能力和忽悠能力最高超的一波人。更危险的是，他们是国外（包括国内的一部分）所谓主旋律舆论的引路人，他们能造成一呼百应的社会运动（campaign），带来一种让人震慑甚至是窒息的舆论浪潮。在其旗帜之下，反对者皆如靡而倒。这就是为什么《退步集》这本书的作者陈丹青先生要说：“在美国，做一个左派很容易，做一个敢在大街上裸奔的左派也不难，但做一个右派，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右派，甚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你看一眼那如焚风散布的所谓 METOO（糜吐）运动，所到之处简直寸草不生，有个法国高官说他简直要哭出来了，现在的女人已经让他碰都不敢碰一下了，“生怕她呼吸了自己那肮脏的气味就要觉得被骚扰”。这在网络时代更是如此。这是一个社交的力量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中愈发膨胀的时代，然而却又有谁知道，这些“政治正确”的宠儿们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好年头里，正无声无息地在完成一个宿命的蓝图。

白左的思想，无论其外在的包装如何，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在典型不过的人文主义信仰。

——《打破欲望的枷锁》

解放人文主义，或称作激进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在信仰论分析中，是一种典型的信仰系统。它以人性至高和人性平等两大基本公理为基础，创造出一套复杂的，对基本公理具有掩蔽作用的公理系统，从而延伸出了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它是人类千年思想文化史发展到一个特殊节点的产物—伴随着各超越信仰来到最终这个腐败殆尽的阶段之后，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辅相成的信仰体系（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较“科幻”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思想的“熵”不断增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超越信仰时代严谨的思维秩序逐渐“扁平化”“碎片化”—没有大真理，只有小故事，这不是和那帮后现代主义教徒的理念很像么）。

人文信仰由于其内在的结构缺陷，不能很好的保护它比较脆弱的公理系统，难以用宗教式的宣传和说教来传播到这种程度—因此，它必须依赖一种特别的传播形式：那就是不懈而微妙的洗脑渗透，既对自己，也对其他人。在一个人还没有形成完整思想体系的孩提时代起，就通过教育反复渗透，反复灌输，从年轻人认识身边的一切开始，就把它所能看见的一切浸满人文思想的药液。这就是“人文信仰的字母表”，从最早的思维起源处为始，就提供一整套人文信仰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样，当你长大后，面对女人和小孩被害时，你就会迸发出简直是异乎寻常的十倍愤怒；面对又黑又绿的难民，你就会被不知从哪儿来的道

德感支配，痛斥那些反对接纳他们的人为种族主义者。面对宗教徒爹爹对自己女儿婚事指手画脚，你就会站起来鼓动整个 facebook 圈子一起围攻他。你却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种“道德”“素质”早已经是你刻进信仰的一部分了，信仰是几乎从不会被质疑或否定的。

又大扯了一通这么个玩意，实在是因为它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了解人文主义信仰的内核，我们就能知晓，为什么它会以需要这样的形象示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大家和白左们过招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一种最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很累！真的，有时，你和白左吵到一个激烈的地方，你感觉你已经使出了你学过的一切逻辑手段来试图攻击他的论断，似乎就要看见破绽时，却总是会发现他能用一个似乎没有办法辩驳的“科学道理”把你之前的努力全盘否定。比如—你想说服一个白左二 b 逼接受公理二（两性异形），你和他说女性有子宫，说自然选择必定会产生有利于放大其繁殖能力的生物和心理机制，促成钕本位和雄性可弃置性的产生。他立马就会（装出？）火冒三丈，义愤填膺地怒吼道：“难道就因为一个可怜的性别有子宫，就要她们抛弃作为一个人类因有的权利吗？”你说这是自然创造的差异，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就会使出大招了——“至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显示，男女两性在智力方面的差异及其微小，即使在体力方面，也只是各有偏长，不存在压倒性优势。你还有什么理由用纯粹的臆想和思辨否定铁一般的科学成果？”。

你会不禁在心里写下一个大写的“服！”。因为无论在哪个方面，你都会发现，那些所谓的科学的结果全部都指向对白左价值观有利的那个方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很小，科学研究表明，同性恋对于人的生理健康几乎完全无影响，科学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排放已经势不可挡，全球变暖幅度就要冲破天花板，再不“环保”就玩完了，因此你得去 body shop 支持一下伟大的绿色事业（顺便也支持了一下钕醛事业）。这就很让人奇怪了，不光是奇怪，是害怕。我们在《打破欲望的枷锁》里已经学到过，所谓 liberals 思想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文主义，是以人性至高和人性平等为公理系统主导的信仰体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文史哲素养，我们就可以用这两条公理推出白左思想的一切结论：包容同性恋，世俗化宗教，支持 xing 开放，男钕枰等，等等等。这就很让人恐怖了。看哪，宇宙 137 亿年演化，无数对称和精妙的设计产生的万物法则，一切众生所遵循的规律，竟然要命定选择这么一个，直到千千万万个百万年之后，到人类所熟知的 19 世纪才逐渐成形的意识形态，它设计的人类的生理结构，自然选择的法则，似乎都在帮着白左思想借助无数个实验室的那些成果进一步稳固它的统治地位。这就好比一个洞悉一切奥妙命数，超脱于世外的印度僧侣对一个自我哄抬 b 价成功的“现代单身贵族”突然产生一种排他式的迷恋。这对头吗?

不对头的。

宇宙深处的秘密是居于永恒之境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类的信仰体系。它是至高，它是唯一，无论是对于白左的人文信仰，还是对于 mgtow 的红丸系统，还是对于宗教徒们的超越信仰。

任何人类的思维体系都需要信仰体系的存在作为其根基和框架，不存在没有信仰体系做支撑的思想，在经验之外，它还需要有一个公理系统来提供逻辑链的源头。这是一切逻辑过程和思维结构的出发点和终点。因此，没有一种系统的构造可以真正摆脱它的影响—如同没有一幢楼房可以不考虑它下方所依赖的岩层的地质结构。

——信仰论《The Faith》

不存在超阶级的科学

——Marx

Marx 同志说不存在超阶级的科学，是在唯物主义的台面上说的，我这边在比较唯心的台面上讲的话呢，和他这个意思也比较像（胆大包天了，敢和伟大导师相比，手动滑稽）—不存在超信仰的科学。避谈信仰体系来谈科学思想，就像是避开两性差异谈父权制，处处渗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风味来，这是白左们最喜欢的啦（他们就要极力避免你们对它脆弱的公理体系的注视，想把你的视线引开到它们花枝招展的皮肉上）。

关于科学离不开信仰这件事，先不用提那些近代科学奠基者，比如牛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笛卡尔等是如何从他们哲学或神学的思想基岩上生长出科学理性的结晶的。《自然科学及数学原理：总释》及《光学：30-31》——“上帝不是作为宇宙之灵而是作为万物的主宰支配着一切的。”（牛顿是一个典型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一直支持着被视为异端的反三位一体学说。）在这个方面比较符合政治正确的科学史已经早早对此盖棺定论，无非就是那些“他们的思想要辩证地看待，他们的思想中有符合……的，也有糟粕的……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光辉无疑是大于这些宗教迷信色彩的思辨形式的，等等等等。”（搞得好像这些科学大家全部患有精神分裂症）。再多讲似乎有僭越学术权威的嫌疑。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么一个关于 20 世纪现代物理学的问题吧，（这已经是一个宗教气氛散尽，库尔茨那种世俗人文主义的卫道之士们开始大放异彩的年代了。）我们都知道是查德威克发现了卢瑟福预言的电子。他从放射源通过铍的靶子产生的“铍射线”和它的一些特色（比如有较强的铅穿透力，却没有伽马射线的那种透过高密度物体而不衰减的持久性）找到了中子存在的重要实验证据。然而，他远不是第一个做出这个实验结果的人。在他 5 年以前，科学家玻尔和贝克就已经第一次见识到了“铍射线”，更广为人知的是小居里夫妇也在不久之后将同样的现象在他们的报告中公布于众。这个现象，这个在云室和放电管里呈现的现象，绝对是客观的，记录在仪器和稿纸上的数字绝对是客观的，冷漠的，无动于衷的，是和科技世俗主

义者们所高声唱颂的“客观”完全一致的。这是自然给予人类智慧的一种伟大垂青。对于这种无懈可击的客观，哪怕像我这样的逗比又荒唐的神秘主义者也是没法把我的“上帝”强行插进这张稿纸呈现的图景，玷污这伟大的数字和记录的。

然而，这美好的，纯净的理性，只有在这张数据纸上才能发挥出它那定义赋予他的全部的美妙特质。一旦它离开记录，来到这些人类的大脑里。它就不得不立即褪去了那神圣净冷的光辉——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大脑根本理解不了它。想像这么一副场景：你在听一堂可能自己没法懂的物理学讲座，教授把把活动黑板的上面一层哗啦啦掀开，眼前赫然是一层一层排山倒海的矩阵，算符和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海森堡的“矩阵力学”一开始根本不入主流量子科学家的法眼之原因了（他们更喜欢那个形象的薛定谔波动方程。）因为它太抽象，太“纯粹”:它脱离了符号，模型和一切人类思维易于接受的东西。我们很难对于一个完全建立在抽象公理的体系产生共鸣它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不相适应的。这就是为什么玻尔，贝克，小居里和查德威克不能从同一个现象上得到相同的结论:如果他们能够像做代数变换一样通过完全严谨和抽象的处理步骤，那么他们无疑能够毫无障碍地从铍射线的实验笔记到达同一个目的地:中子的发现。然而，事实是他们对于那些冰冷的记录和数目字并不能做出直接有效的处理，他们无法在脑子里把铍射线的参数直接变成核裂变反应堆里中子吸收的参数。他们必须借助“粒子”，“电磁波”这样的模型和形象。他们必须知道“粒子”是什么，“电磁波”是什么，在头脑中画出一副或粗糙或精细的图景，尽管这样的图景会十分抽象。而这种对于符号和模型的认识，无疑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在当时对麦克斯韦理论的崇拜风行的那个时代里，把射线看做电磁波是很普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和这些科学大家们的经历和所受的教益密切相关的。而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固有的，与符号，模型发挥其作用密切相关的观念，比如量子力学论战中的微粒说和波动说两大水火不容的派别之见，比如化学界的“惰性气体结构原理”。这些固有的观念既是有可能导致盲目崇拜和因循守旧（教科书已经提过太多，我就不赘述了），又或许反能引导人们坚定的走在他们甚至不自知的正确道路上。（比如自古以来对于对称性的崇拜。爱因斯坦:物理的对称性使我有时想抗拒可能出现的实验反例，有可能的话，我简直想大喊一声——实验错了）

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这件事:科学绝对不是纯粹的理性载体，它包含着太多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子，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科学对于模型和符号是如此的依赖，又深深受到人们的固有观念的影响。而恰恰有意思的是，此两者——符号和模型，以及固有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搭建生根的阶段里，有一件东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信仰——经验之外的根本公理，人类思想的根本起点。

在《打破欲望的枷锁》里，我提到了关于信仰发挥作用的一个方式，通过教育，渗透和话语传输，将信仰的种子植入人们的思想体系之中。在它（思想体系）还尚在建造，成形的过程中便生根发芽，直到这一信仰的基本公理深深嵌入，成为人思维里不可撬动的一部分。

这就是科学从信仰中到来，又发现自己离不开信仰的全部过程:信仰参与了人们思想之中至关重要的模型，符号，根本观念的整个创建过程。而符号和模型，又是从事科学等一切思维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整个科学史的轨迹，都深深被其所依赖的符号，形象和固有信念所影响。因此，谈科学，就不能不谈信仰:没有能够脱离信仰之根而建造的科学之塔。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爱因斯坦

到了这一步，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没错，白左所谓的科学支持，之所以之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不可思议于之，正是因为他们隐藏了这最关键的一点:他们的“科学”，是白左的科学，“liberal science”，政治正确的科学，合乎主流价值观的科学。这是一门把种族平等，人性至高，个体独一，文化多元，欲望正义当做基本假设的科学。而 liberal 们所以能成功地将自己和“科学”捆绑在一起，秘诀就在于对于“科学”背后所依赖的信仰体系避讳不谈，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明一种“普世”科学的概念，以遮掩它建立于自由主义信仰根基的真相。

很少有人能发觉当代科学中处处渗透的解放人文主义的影子。我也不例外，直到我作为一个 mgtow 发现似乎科学永远支持钕醛所提出的一切信条，从男女智力差异到所谓性别心理学，无一例外。好像我们这些反钕醛分子们就是这么运背，等一万年也等不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论文发表。我就开始想起学化学时那个教授举过的那个搞笑例子：为什么几百个研究所里面做出成果的就那么几个？因为敢于把做出来的产物发表的只有几个，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简单了，好多人做出一个和自己本本上不一致的现象，第一反应就是四处看看，没人吧？倒掉了。在这个所谓敏感的领域里，恐怕被倒掉了的都是那些不政治正确的产物吧。（手动滑稽）。回头还可以拿“遵循普遍认同”来自护。就像被世俗主义者拿来到处乱砍的奥卡姆剃刀，砍掉的不是唯象的那些丑陋物理假设，而是上帝。留下的就不是美丽而对称的理论，而是真是好，简直好的要命的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信条:遵循你的本（yu）心（wang）！不要被那些虚构物左右！这世上只有人没有神！

这是一条信仰论分析的铁律:在这个时代，哪儿有信仰上的留白，解放人文主义就一定在那儿。

二 洗脑之术:霸权手筋

白左通过掩蔽其“科学”背后的信仰系统，来达到排除被质疑风险，在他们的所谓先进思想和科学之间划上一个等号的目的，再通过我前面所提到过的洗脑流程不断渗透全部学界，让科学界为他们背书。这样一个过程所达到的的终极结果就是，一切我们所认为是“科

学”的，对于客观事实的声明，都在他们的每一页说明里，夹着大把大把如假包换的解放人文主义信条。从生物学到所谓的社会科学，几乎没有一处能够成为得以幸免的“净土”。当我们看到“客观论证”，看到“科学考据”，我们就看到 liberalism，看到白左知识分子和预备白左知识分子们爆棚的自信心和高不可攀的优越。

很多人可能不信，什么？你这是对于科学高贵精神的污蔑！对科学伟大力量的质疑！那么我就来举一个例子阐明一下，这个洗脑之术是怎么沉默又成功地施行起来的。这个例子来源于同时被 liberals 的圈内人士批判和称道得体无完肤的《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阿赫利），被叫做“超人类主义”思想的代表，却似乎又对于白左的那一套政治正确的光辉准则保持一种不知是怕还是敬还是爱的感情（难怪被主流舆论双重对待，手动滑稽）。

他在“科学与宗教的联姻”中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科学”“宗教”以及这两者的关系。尽管他在这一段还尽可能保持一种客观的口吻，但是还是难掩一种潜藏在思维深层次里头的世俗主义的激情在其中。他说，科学即使不能解决一切，也能戳穿宗教的某些谎言，这就是现代科学的价值和研究方向。

他将论断分为“事实声明”和“伦理判断”两部分。并且引用了一个非常具有 liberal 政治正确风味的例子—美国福音派借助《圣经》的教条反对同性恋的号召：《申命记》和《利末记》都有过叙述上帝惩罚“男人与男人苟合”行为的条目，保守人士用这一点谴责自由主义者们缺乏道德感，对《圣经》少有尊重。他说，在这种思维过程里实质上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事实声明——1《圣经》中包含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条目，2《圣经》里记载的是上帝的旨意，另一个则是伦理断言—人们应当遵循上帝的旨意。

然后，他就做了那件事—告诉我们，“科学”对“伦理判断”并不能产生影响，这纯粹关系信仰，是科学无从改变的，它无法告诉我们一个伦理判断是否正确；但对于“事实声明”，“科学”可就有话能说了。他讲到，考古学已经证明圣经的绝大部分，尤其是《旧约》之后的部分，很大程度上出自于基督以后的教众，并非能够上溯到宇宙诞生之初这样的伟大时刻。因而它也就没有这种神秘的，能够指导人们生活方式的力量了。伦理判断正确（无法否定），而事实声明错误，因此命题不成立。他还在后面加了一个不短的抒情段落：“如果说乌干达的某些政客以为，只要两个男人想在一起找找乐子，创造了宇宙，银河和黑洞的那股力量就会因此而震怒，这也真是太荒谬了”（我帮他补一条：liberals 们的 LGBT 运动，实在是太正确了，手动滑稽）

你看看，这就是白左洗脑系统的力量—基本上，只要你是从小接受“自由教育”的“educated”（直译为“受教育者”，指受过较高层次系统教育的，很大比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的一员，看了这段话简直根本挑不出毛病来。既承认科学无法解决一切（“不

机械”），又好像十分合理地批评了宗教势力，清晰地洞察，划分了人们思维中的两个层次，更关键的是，还很 zz 正确，岂不美哉?

殊不知，问题恰好就处在这个看起来非常令人信服的划分上。铪铪。

他对于“事实声明”和“伦理判断”的划分并不是严谨定义的，而是用归纳的方式定义的&：“像“¥…”这些，都是事实声明，像“$…”这些，都是伦理判断”。那么好，我们就来观察一下这个具体事例，他说“相信人们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这一条是伦理判断，这我是能接受的，我想到了“伦理判断”在信仰论体系里的一个可能的等价物：信仰公理。这都是无法用逻辑推演否定或证明的命题系统，就像一辆车子不可能用自己的动能对着自己的发动机做功一样。他又说，“《圣经》里包含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条目”是事实声明。”这当然更是没错的咯，不论是在古典的古登堡印刷机还是在现代的激光印刷机上印下的《圣经》，纸上的白底黑字，甚至每一个油墨分子都不会随便跑掉的，只要有一套建立在经验之上的语言文字系统，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能读出“禁止和男人苟合”这段话的含义。但是他说“《圣经》记录的是上帝的意志”是事实声明而非伦理判断，这我恐怕就不敢苟…同了。为什么？答案就处在这条命题的行文里。“记录上帝的意志”这个短语搭配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恐怕就并非一个清楚明了的问题，历史上无数哲学家，神学家都可能为此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在这里却似乎俨然已经被作者以一个暗度陈仓式的小技俩跳过了—这就是，利用广泛传播的（世俗）人文主义教育带来的深入骨髓的概念输入，默认了一种符合其 liberalism 体系的符号与模型解释来达到其绕过“不同信仰带来不同话语体系”问题的目的。他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来构建他的措辞：所谓“上帝的意志”指的就是古希腊式的人格神的启示，把“上帝”和人的概念趋于同化了，认为上帝也需要把祂的想法写下来，才能算是表现出祂的意志。 这种依靠世俗的语言符号体系去解读这样一个和他人信仰系统紧密相连的命题，似乎本来就显得有些不讲道理—不同的信仰者（believers）读到“圣经记录的是上帝的意志”这句话，所得到的意义显然不是一回事。对于从小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这一代人来说，“圣经记录的是上帝的意志”就和“《共产党宣言》记录的是 marx 大师的意志是一回事。对于一个虔信者，一个尊奉上帝为整个宇宙的存在本质的信徒，事情却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对于超越时空，超越历史的主宰者和创造者来说，那仅仅是依靠自己的智力和学识拿起笔，用古老的笔杆记录下语言符号的祭司，能被称为是《圣经》的真正创作者吗?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例子—这是记录 11 世纪格里高利圣咏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圣灵以鸽子的形象出现。这是基督徒的艺术观—最终的艺术是源于自然的根本，源于宇宙的终极意志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刻画出这种本就已藏匿于神性之中的艺术。在这幅图画里，圣灵才是圣歌真正的创作者，教宗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这在今天的 liberalists 看来基本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东西，他们继承了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苟）这两位白左祖师那里继承来的光荣传统，拒绝接受任何将人和“完美的审美观”分开的东西，始终无法承认人的力量，智慧和和审美背后潜藏着的是一个超越人性的存在—因此，在他们的表述里，一个能够达到至善境界的创造者（creater）就一定是有手有脚，受着时间，空间，生老病死和钕本位束缚的人类，而不是一个能够穿过人的眼睛和手，去把关于宇宙的最崇高的美用一枝笔带来人间的神。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创造”就不再能够是“人”的专利和至高力量，那么，人在 liberalism 信仰体系里的中心地位就遭到了动摇，这恐怕是不可能也不该出现的吧。（手动滑稽）

正是因为 liberalists 永远拒绝接受对于这样一个命题从宗教信仰体系出发得到的解释，他们就能够永远的将对于这个命题的一切阐释拉拢到以解放人文主义角度进行的阐释上。这就像什么呢？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列斯坦是一个国家，因此在它的视角里，整个半岛的土地都属于以色列的国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隐藏所有可能的其他说法（以宗教的世界观）为代表，包括污蔑它们为封建，落后，精神毒品式的观念，统治阶级的洗脑工具，然后就可以宣布自己的视角是合法解释食物的唯一视角，他们的词语是合法解释事物的唯一词语。于是就能够得以把自己的私货偷偷地调换了那个被无数人崇拜的理性和客观的偶像。

总而言之，liberalists 们从不得不拼命维护它们脆弱的公理体系，到能勒令科学界为他们背书的洗脑之路可以大致总结为就这三步：第一步，否认并隐瞒其他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命题表述方式，使它们的理论成为唯一可以被接受上市的思维体系；第二步，散播 liberalism 的思想体系表述方式，用他们最拿手的洗脑和自我洗脑手段使其深入人心，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一般统一表达甚至思考的口径；第三步，在这个统一的，唯一的表达系统里面大谈科学，让人们不断在无限的学习，思考，判断，记忆过程中把 liberalism 的信条和“科学”“客观”联系起来。就像看到伊斯兰妇女被裹上头巾，他们最先跳喊出来的词语口号是“反科学”“反规律”而不是“反世俗”，因为他们早就在无数个布鲁诺被教会烧死的神话故事里把“世俗主义”和“科学”联系在了一起。而后者明显比前者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和名望大得多。

每一个信仰体系都对应着一个思想体系，每一个思想体系都对应着一种描述，阐释和判断世界的方式，一系列特定的符号和模型，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由它们的角度对同一个事件所作出的表达在意义上会有显著的不同。每一套这样的词语，符号和模型，都指明了一条看到世界的窗口，我们可以称它为话语体系（discourse paradigm）。

任何思辨和交流都离不开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符号，模型和形象是人类思考方式所离不开的构造。一种信仰体系决定了一种思维体系，也从而决定了一种话语体系：对于一个保守主义者来说，人性的至高品质是自由，因此“民主”最重要的应当是保护每个人自由行动，自由言论的权利；而对于解放人文主义者来说，人性的至高品质是平等，他

们无疑会同意当自由权利违犯了平等的铁律时，“民主”应该运用它的法律干涉这种自由。这就是古斯塔夫勒庞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民主”一词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着不同含义的背景。

而解放人文主义者们，时代的宠儿们，历史潮流所暂时眷顾的幸运者，他们最善于利用话语体系去渗透他们的思想，他们依靠否定，隐瞒，宣传，制造出一种话语体系统一的氛围，这种唯我独尊的地位在他们开始逐渐掌握教育体系之后更加明显了。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他们竭力吹捧科学的胜利，尽一切所能去创造科学的崇拜，理性的信仰，还有世俗的宗教，这样，他们就成功的将他们脆弱的公理系统披上了“符合规律”的外衣，于是绑架成功，科学成为 liberalism 的科学，逻辑成为 liberalism 的逻辑，一切我们所最深深信赖的思维工具现在都开始为他们背书了，代言了。

这就是 liberalism 的话语霸权，垄断话语的目的，最终是要垄断思想，垄断信仰。

让我们来看看灯塔国哈佛大学教授 D.Q.麦克伦尼写的这本《逻辑思维者》说了什么吧：“历史上一些声名狼藉的罪犯有着高度完美的思维逻辑能力，通过逻辑推理他们和自己的最初动机始终保持一致，问题是，他们的预先设想本身就是错的（让我来替他补充一下，正确的预设——同情弱者，尊重女性，追求人的解放，人的权利…）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起点本身是扭曲的（即不反映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那么即使做到了完整完善的推理，那也是不合逻辑的。”看吧，这恰恰就是他想说的—没有以符合 liberal 精神的信条做出发点的逻辑不算逻辑，逻辑就是 liberalism 的逻辑，不服？你看看，现在的每一所大学，每一所学院，这些教授，这些比你聪明多的社会学家，科学家和老师都知道这一点，不服憋着。（手动滑稽）这就是白左们看见 MGTOW 思想一片慌张地要出来莫名其妙地拿“逻辑错误”“混乱…”指责的原因：他们被这个伟大理论的逻辑构造所震慑，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它所包含的逻辑力量，又本能地厌恶这个体系的出发点——以男性自由和独立性（sovereignty）为要素的信仰，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于是他们依靠强大的舆论实力就使出他们的必杀：“凡是不按我的规则出牌的，都是不合逻辑的！”。却不知总会有觉醒者看穿他们垄断话语所造就的迷雾，并最终将一切大白于天下光明之中。

接下来，我们就来踢开症痔正确强力灌输的话语体系，揭开 liberalism 在两性问题领域一直放置的那些逃避质疑，鼓动霸权的烟幕弹背后的世界—我们来探究一下，“父权”（Patriarchy）这个词，当我们以一个 mgtower 而不是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看待阐释的时候，将蕴含什么样的意义。

三 伟大设计：法则的光明

“父权”—这个被教科书批判，被舆论唾弃，被大众嫌恶的字眼，究竟意味着什么？

目前大多数大众一提到“父权”二字，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的印象，就是“奴役”“束缚”“压抑”“物化”“摧残”这样的字眼。这直接来自于女权原教旨主义者在三个世纪之内的不懈努力的宣传—他们用“男性统治”“男性认同”“物化女性”“男性思维方式”来阐释父权，并且利用他们的话语霸权手段将这种解释全面推广。然而，很可惜的是，在本 mgtow 鬼子的视角来看，这个对于父权的阐述，是完全没有抓到点子上的，并且是在有意扭曲“父权”的本质。

在白左学者们不懈刻苦地治学和洗脑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在几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那就是父权社会的普遍性。无论社会形态，宗教信仰，种族组成还是地缘条件，只要但凡是文明的人类族群，父权制似乎简直就是个不可撼动的基本要素。换句话说，只要是进入了可称之为文明的时代，任何一个人类社群都几乎不可避免要遇上父权，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无疑是沉重挫败了政治正确所向披靡无往不前的锐气，这么显眼的一个现象显然是他们依靠操纵话语体系的伎俩无法隐瞒的。于是他们就想了别的法子—他们用了另一套体系来解释它，即所谓的“肌肉理论”和“流氓理论”，“肌肉理论”，是最为通俗的一种解释，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个已经讲烂的“农业生产力发展使人类社群依赖男性的强壮体力”的故事；而“流氓理论”就显得对男人更加有恶意一些，它是说男性天生有着很强烈的侵略性，越是喜欢挑衅和争斗的男性在原始社会越能占据社会的上层地位，依靠暴力合作取得霸权，从而最终取代女性在母系氏族中的地位。（总之对男人都没什么好话讲，典型的钕本位思维作祟，铪铪）。然而，这几个理论在 liberalists 圈子内部都没能得到普遍认同，经常被批判一番。因为这几个理论似乎总显得牵强，从没法完美的解释这个让白左们剧烈头痛的大问题。问题其实就出在他们根本没法放弃自己的一套“政治正确”的死规矩，一个白左喊着流氓理论是对的，另一个立马跳出来说“你在小瞧女性的力量，谁说女性不能团结起来，惩治那些企图夺取霸权的男性呢？”。正是因为这样的钕本位盲点和钕本位禁区永远存在，他们永远没法接触那些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解释，因而也永远没法接触到禁区里的秘密，这个秘密，mgtowers 则正要走进其中去将它揭开—这个秘密事关人类文明的真相，从一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开始，人类的文明之火，就开始和父权建立起纠缠不清的联系。这个秘密，蕴藏着关于历史轮回运转，文明兴衰更迭的密码和命理，这个秘密，为我们揭秘我们自己的真面目，使我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命运的物种，将会有怎样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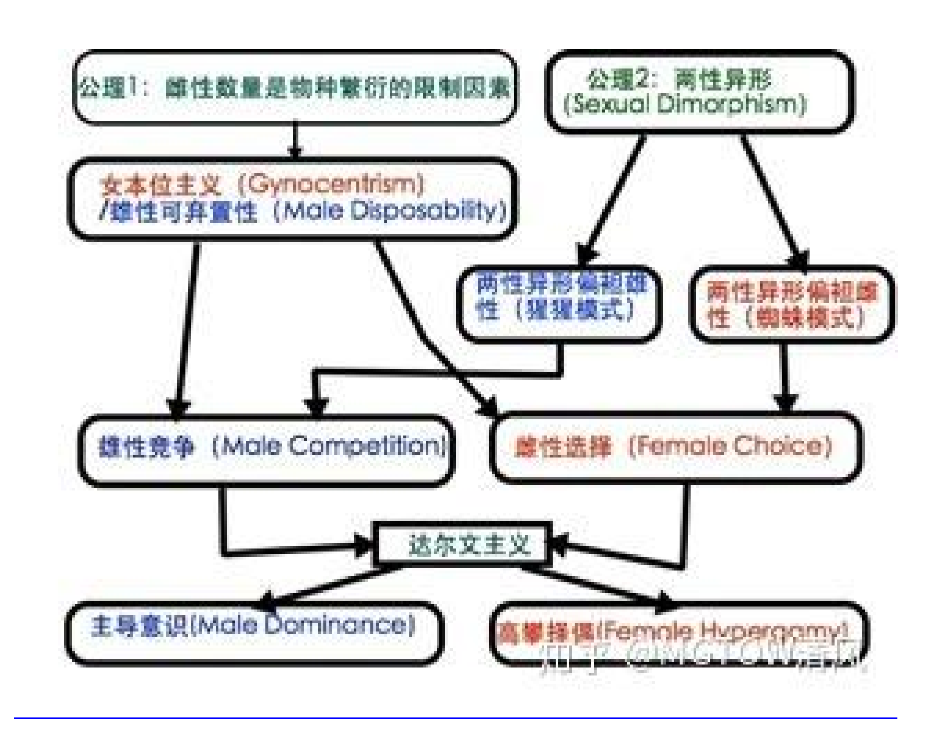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整个 mgtow 原理（钕本位主义论）都是建立在两条生理学公理的基础上的：公理一 ——雌性数量是一个种群繁衍能力的限制性因素，公理二——两性异形。它们都是数亿年残酷，腥风血雨的生存斗争所造就的的铁律，这就是自然无情的一面—能够把自己 DNA 拷贝多多复制的物种就是能或者堂堂正正或者苟延残喘的留存下去，既不顾及形而上学的自由，正义和公平，也不会顾及一个普通的男性个体的自我实现。这不讲道理的自然法则正是我们的本能，情绪和行为的最为重要的来源：那些使我们开心，痛苦，愤怒，失落，沉思的几乎一切大脑机能，都早已由千万载的自然选择来种下它们的根基。mgtow

原理所做唯一的事, 无非就是把这个 liberalism 既无法反驳却又无法接受的生理学道理庄严地确立下来。问题来到父权制也一样，liberalists 正是不愿意面对这个将会揭露他们脆弱公理体系本来面目的客观现实，才永远拒绝进入这个“生物学上的敏感领域”，也对科学界实行言论绑架，劝诱他们远离这个圈子。只有真正为了男性的 sovereignty 敢于献出自己理想的真正勇士，才能真正将锐利的目光刺进这个古老而意味隽永的禁地。

为什么父权会是一个普遍现象？that is the question.

我们知道, 达尔文主义的缺陷主要在于只提出了一种生物进化的途径—那就是典型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然而事实未必总是如此，强者未必总能淘汰弱者，更适应环境的种族完全由可能灭绝的理由，“劣币驱逐良币”的情景，在亿万年的地质历史时代里偶尔也时有发生。比如第四纪冰期灭绝的长毛象和剑齿虎，庞大的体型和超强的御寒能力是他们似乎并没有理由突然灭绝。为什么对于环境适应的物种反而可能在某些情境下面临更严峻的灭绝威胁？那是因为他们虽然有着很强的生存能力，能够顺利的活到生育年龄，挑战对于幼崽们虎视眈眈的死神军团和外来的捕食者。但是他们也可能具有很差的生殖技巧—技能树点错了, 他们有可能极擅长捕猎, 速度奇快或者体格强健, 伤愈能力也很出色, 但就是不善于创造一套合适的 xxoo 系统。这就是性选择，能够尽可能多的交配，产生自己 DNA 拷贝的物种就是比同群落其他物种更有活下去的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龟男无论是智商还是体格还是健康都让你觉得以他的资质就不应该把自己的垃圾 DNA 流传下去，简直配不上繁殖，但他就是能舔，拼命地舔，被虐成狗也要舔，就是懂得如何抓住时机一顿猛如虎的接盘操作，然后成功的完成那个对于生命体而言最重要的使命，然后把自己的平庸无奇的基因遗传下去。（当然，这种舔狗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自己真正想要层次的 b，因为女人们高攀择偶的天性注定了这一点，它只能，也只配拣剩饭—这就是龟男的宿命！）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靠它从 mgtow 原理的一个经典议题发掘出一点新东西出来了。



这张来自《不要返航四篇》的图描绘的是 mgtow 原理最重要一系列定理中的一部分——由两性异形这个最基本的公理出发，结合雄性可弃置性和自然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我们得到了关于两性行为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雄性竞争和雌性选择，由这两种模式，又可以推得有性生殖生物的两种普遍本能：主导意识和高攀择偶。这一系列关于两性行为，生理特征和心理机能的定理都是以公理二：两性异形为起点和线索的，一切对于这些特性的描述都处处渗透着两性异形这一个本源性的原理。我把它们称为“第二公理系命题”(The Second Axiom ‘s Proposition Asemble of MGTOW 简称 Sapaom），第二公理系命题是 mgtow 原理这一恢弘理论大厦的坚强支柱，承载着 mgtow 智慧最清晰也是最有力的那一部分。

mgtow 不同于钕醛和任何普遍观念的最大一点，就是它能够看清，所谓给予女人权利完全并非由于形而上学的某些理性理由，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绝对的本能，强有力的本能—在生产发展，丧失忧患的前提下，由父权社会热力学自发地向着女权/女尊社会转变的自然趋势。而父权社会和女权/女尊社会本身，却又是更深层次的自然模式：两性异形偏袒雄性的猩猩模式，和两性异形偏袒雌性的蜘蛛模式这两者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拟态。这些都是在两大公理和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得出的命题结论，属于 Sapaom 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把之前提到过的那部分关于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两大进化途径的内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个经典补丁加入这个体系，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新的收获呢?

我们看到，在一个典型的，理想的采用猩猩模式的物种种群中，雄性竞争得到了充分发挥，雄性们不光要经受住来自自然界各种原始力量的考验，才能躲过夭折的风险，艰难地生存下来。他们不仅俨然暴露在彻底的自然选择之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繁殖结构注

定了他们如果想更进一步，将自己的 DNA 拷贝延续下来，而不仅仅是生存下去的话，就要面对更为凶险的挑战，来自同类雄性的挑战：充满真实而残酷的血腥画面，最为坚忍和黑暗的斗智斗勇，注定了能够留下，取得交配权的基因会是最强大的基因，雄性个体间的竞争，无疑是对于自然选择的一种强化—这些基因拥有产生最有力量和智慧个体的最大可能。这是自然选择得到最充分表现的一幅画面，也是 liberalism 最恐惧和最厌恶的一幅画面，更是 nazi 分子最喜欢的一幅画面。在这个理想化的场景下，雌性的选择权完全得不到保障——她们会被排成序列，最优的会被雄性的优胜者选中，好的基因配好的基因，烂的基因配烂的基因，整个基因库的熵不断减小。直到整个物种的适应力上升一整个台阶，优良的基因全面淘汰劣等基因—这是 nazi 和新 nazi 们梦寐以求的图景，自然选择的力量也随之得到彻底释放（然而现在的保守主义者都不敢支持这幅他们所一直隐隐为之震慑的画面）如果我们用一套量化系统去衡量一个繁殖结构的“钕本位程度”时，我们考量的就是这个系统对于女性由于雌性是繁衍力的限制因素这个公理而给予女性这一性别本身多少无条件的价值，也就衡量了一个系统里，雌性选择所起的作用大小。在这个体系里，雄性竞争无限放大，雌性选择无限缩小趋于 0，同时自然选择达到最大化—在这个理想化的体系中，女本位程度为 0。对应的人类社会形态，就是最极端的极端父权社会。

而反过来考虑一个最为标准的蜘蛛模式社群，结果会怎样呢？在这样的模式下，雌性拥有选择配偶的最大自由，雌性的偏好决定了雄性奋斗的一切目标。在这样的模式下，与其费尽心思参与竞争，磨练自我，雄性们宁可花更多的精力钻研如何跪舔，如何在雌性面前表现和炫耀自己来取得宝贵的交配权。在这种模式下，性选择是这里的主导进化因素—能够进行性交而不是在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成了能否延续自己基因的决定条件。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那些能够讨好雌性配偶的雄性将不断取得交配权上的优势，并将自己的龟男特性延续给下一代。经历若干代的这种选择和淘汰，很快你就会发现，因为龟男活的就是比较过得去，因而整个种群里的雄性就会不可避免地逐渐变得越来越龟，而越龟的雄性却反过来又能加强他们在生育权上的垄断地位。这一切都得益于雌性选择的不断强化——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产生了。这个繁殖模式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尽其所能龟化的雄性，很快，整个种群就完全被龟男充满，而且拜雌性选择所赐，性选择效应得到极大凸显，龟男们的龟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他们一出生的目的仿佛就是为了能够 ri 到那个他们名中所注定的 b，他们的价值和动力全部都集中在把 Jing 子射进去的那一刻，他们为这件事充满了冲动的，甚至是盲目的热情，敢于赴汤蹈火，拿自己的命献祭那个伟大的神圣的洞口。殊不知，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汗和血都极有可能会成为徒劳—雌性拥有终极的选择权，只要她不乐意，你一切的付出，包括生命，财富和精力都会在一瞬间化为尘土，这就是蜘蛛模式，作为一个雄蜘蛛，你必须有着面对可能是一场空的结局也要拿自己的一生去献祭那张床的觉悟，不然等待着你的，就是断子绝孙。

在这个理想化情境下，雄性可弃置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极端充分的雌性选择模式表现下，基因库的变化箭头很难保持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而更多的会一直指向使雄性能更

好充当雌性仆人和性奴隶的方向，在这里，由于逆天的雌性选择权，不仅性选择的效果表现得最为显著，而且钕本位程度，也因此趋向无穷大。

这两者都是蜘蛛模式和猩猩模式在极端设想下的表现形式，它们分别对应于钕本位程度坐标轴上的两个极端——趋于 0 和趋于正无穷大。在极限的猩猩模式下，雄性竞争起到的作用占据绝对优势，自然选择得到最充分的展现，雄性的主导意识得到最强的表达，雌性的选择余地趋于 0—这一系列 Sapaom 命题都是互相联系的（也包含了我之前提到过的自然选择性选择模式问题），在整个坐标轴绝大部分的缓冲地带里，这些指标也都保持互相关联，雄性竞争增强，那么自然选择的效应也随之更加显著，主导意识的表现也更为突出—反之这一规律应用到蜘蛛模式也是亦然。

我们可以用一张形象化的示意图来表述这个结论。



（前四条覆盖整个有性生殖的生物界，后三条择仅限于人类族群。关于建构模式/原始模式以及超越信仰/人文信仰那一部分我待一会会提到，先不要觉得奇怪啊…）

有人（尤其是那些以所谓“客观”著称的 liberalists）可能会要出来挑刺了，你这种二分法是不是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啊，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规律似乎有过度简并的感觉呢，我不信这种归类是完美无缺的。首先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这就是个分类法，仅此而已，本身蜘蛛模式和猩猩模式就只不过是钕本位繁殖系统的两种最典型代表而已，我们只不过像物理学对复杂事物进行模型化处理一样选择了适宜研究的系统而已，自然，会有数量众多的更加复杂的种群，会有除了我所叙述的特性以外其他的许多特质，但极有可能仍符合这两个体系的绝大多数特征，这就够了。mgtow 原理也不是奥义书里讲的“永恒的

知”，不太可能超越人类认识的普遍特点和局限。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二分法，其实这个猩猩和蜘蛛的二分法和普通的为了简化研究而进行的二分法还不太一样—它有它内在的理由。

我们研究这个第二公理命题系，最核心的两点概念无非是雄性竞争和雌性选择。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它们的来源—两大公理，雌性数目是繁殖的限制因素和两性异形说起了。

雌性的生理结构和它与雄性的差异决定了雌性本身就是唯一的繁殖资源，任何一个种群必须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种资源，否则就很容易被淘汰。mgtow 原理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决定了雌性对雄性的比例必定会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否则必然会出现生殖力的浪费。因此，雌性的生殖能力本身就在这样的铁律下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怎样调配这种资源使之达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就是物种繁殖模式的重要目的。由此，我们就可以这么总结：猩猩模式和蜘蛛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两种 b 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是不是有股高中政治课的感觉？）。这种配置方式的对象就是雄性和雌性两种性别，造成繁殖力浪费的供需矛盾也是发生在性别之间而非个体之间，了解到这个本质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期待所谓只要男性也反婚就能扭转 b 源的供需市场，要知道，只要有性生殖存在一天，写在基因里的繁衍模式也就会存在一天。如果刻意隐藏男性的生殖能力或者干脆更极端一点直接消灭一部分男性来试图达到缓解 b 价上涨的目的，男性繁殖能力的数量的确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导致“市场”向雄性倾斜一部分，但是这个模式的热力学不稳定性注定了只要有合适的路径它立马就会逃离自己目前的状态—大量因为男性生殖力稀缺造成的浪费的老 b 很快随着逐步升高的死亡率而被淘汰，死亡率的数字里雌性数量会占据绝大部分，过剩的 b 能很快就会退出市场。然而剩下的繁殖力还是永远给出苍天注定的 1:1 或者 n：1（见于某些低等生物等）比例，再联系到 mgtow 原理那条万古不变的法则：雄性能够一次产生的 Jing 子永远比雌性一次产生的生殖细胞多，因此雄性生殖力很快就会重新过剩，b 源市场很快又变成卖方市场，女本位的大旗很快又插满大地。直到人造子宫或者类似的发明有一天尚造不出来，b 源就会继续保住它一天的稀缺资源地位。

知道了这一点，既然 b 源至关重要又供不应求，那该怎么配置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这个配置既然发生在雌雄两性之间，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条途径—由雄性为主导的资源调配和雌性主导的资源调配。（类比市场主导和国家主导分别对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就是蜘蛛模式和猩猩模式的本源——两种“繁殖经济学”的模式，一种依靠雄性的竞争来选择最优的资源流向（类比市场经济），另一种则是把选择权全部交给资源的所有者，也就是雌性（类比计划经济）。哪一种能够促进增长？（提高生育率低力和适应力？）you decide。

（当然对于无药可救的个别 liberalist 来说，他们宁可放弃增长也要跪舔钕本位，对于这种人，不对，是这种乌龟，我也没法说什么了，手动滑稽。）

当然鄙人对经济学的了解也就比一窍不通好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各位 dalao 毕竟是看不上的。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雌性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可以脱离价格规律的调节，完全操纵 b 源配置的价格，从一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怎么好生生的变成了如同郭嘉 Zf 一样的存在，以至于能够主导一种“计划经济”形式呢？就我所拥有的一点点经济学皮毛知识我斗胆做个解释：西方很多经济学理论把我们国内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看作和公公的“计划经济”类似的东西。在他们的学问里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和 GC 主义经济的相似度远大于他们的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一点：垄断。通过垄断资源操纵价格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是人类的本能。资方高度垄断商品，操纵价格的的“垄断资本主义”就和极端的蜘蛛社会里雌性利用 b 源稀缺性不断榨取雄性价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话说到这里我又想讲一个想法：其实很可能自然造就的经济体系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放任资源所有者把持价格，那么形成垄断本就是“自由”造成的必然趋势，这一点 marx 主义倒是洞察的一清二楚，但合理的操作方法恐怕可不是直接因噎废食地强迫买方卖方一起退出市场（然后十有八九自己坐上垄断资源的宝座）吧。

又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真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不能既由女性主导繁衍和 b 源配置，又由女性参与生存竞争，扮演自然选择中的角色呢？那样多好啊！又能保持高度的女本位程度，又能保持种群各项能力指标的增长，这样一来男性就完全可以被扔进垃圾堆里了，这真是鲁迅他老人家所讲的黄金世界了，不是吗？为什么这种双重终极蜘蛛模式没能出现或者仅仅是昙花一现，只能停留在蜘和猪们对于未来的美好幻想中呢？这就是自然的庄严之处了—它绝对会维护他写下的性别契约：如果让雌性投入自然选择的车轮，那么就会凭空造出一笔巨大的雌性死亡数字，那么这就成了对于 b 源—对一个种群延续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的严重破坏，夸张的说，就是斩了一个族群的命脉。你觉得一个种群有得选，是会让一次能产生数万 Jing 子的雄性去几个去送死，还是让一个个体就是一个子宫的雌性去几个送死？让雌性主导参与自然选择的物种在这场生存斗争中无疑是属于那些喜欢开场就对着自己一顿输出的智障玩家。这种送命行为注定了他们会在地质尺度上极其极其短的时间里就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全部灭亡。

liberalists 又要发话了，现在是科技时代了，没有残酷的自然选择，女性参与作为自然选择拟态的社会竞争将不再抱着去送死销毁自己子宫的风险。好啊，你们不就正在试试看吗，看那，放眼望去，你们不是正在用性别虚无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把一批一批的女人送上职场吗？不是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女老板女皇的神话吗？然后你们再看看你们国家的生育率报表，再看看街头黑压压绿油油的人头攒动，你就会记住这句话：

自然规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人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创造了全新的一个世界，一个人的苍穹，殊不知这个诞生苍穹的种子，正是千万年古老的，永恒的本能。一切文化，一切思潮，种种现象，都绝对无法脱离自然给予的本能来讨论。自然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握着一百种为了惩罚你们而降低生育率的武器，这其中就包括你们发明的各种文化和话语体系—这就是他的伟大的规则，谁破坏性别契约，就让谁亡国灭种。

猩猩模式是在女本位框架尚不能被摧毁的前提下，我们唯一能期待的 b 源配置方式了。它使得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而且能持续协助自然选择机制帮助人类前往更为广阔的前景。只不过资源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我们只能期待化石燃料 end 了以后，还有足够多的天然气水笼子（可燃冰）足够我们浪个几年把聚变反应堆点燃。这恐怕总要比自己作死把生育率开倒车自取灭亡要好上那么一点儿。而猩猩模式在人类社会结构里的拟态，也就是人类社会构架里协助加强或模仿，顺应猩猩模式而设计的成分，就是父权制。

阐述这个话题，我还是想从我的那老本行—文化史出发来探讨。除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你是否听说过“认知革命”这个概念？有考古资料显示，人类的祖先早期智人在距今 10 万年前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具有和现代人类几乎完全一样的长相，身体结构和脑容量。然而它们的遗址里却没有一丝一毫显现出文明的迹象。在 7 万年前这个异常古怪的时间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智人再次从非洲出击，并且以似乎突然增长的智力击败了尼安德特人。除了因为某些偶然原因使得智人的神经连接方式出了一些脱胎换骨的变化，好像找不到其他说法解释这次“革命”。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是和今天的部落社会高度相似的社会结构遗迹，全新的劳作工具和兵器，和另外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他们中间出现了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的迹象。

这意味着什么？

最近有些研究表明，使得人类的认知截然不同与他们的祖先以及其他动物的，很可能既不是工具的使用，也不是所谓 marx 主义辩证唯物正确的劳动姿势，而是他们对于仅存在于想象中的存在的认识能力。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经历 7 万年前认知革命的智人，只要给予足够时间的教育，可以读写现代的英语或法语，看懂《哈姆雷特》，甚至可以与我们交流微积分和量子力学。这其中的奥秘就出在这种独特能力上—无论是蟹形的字母符号，还是黑板上的一大堆积分符号和矩阵，他们所代表的含义都包含一些无法看见，听见或者触摸到的内容。这种抽象于具体事物之外的存在，镌刻在《十二铜表法》，《圣经》《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资本论》深处，它是一切规则，法律，道德，宗教，数学，科学赖以生存的根基。人类只有发展出掌握认识它的能力之后，才能称得上是文明的物种，走上文明火炬照亮的道路——就好像基督教故事里的哪颗知善恶树一样，一旦吃了它的果实，人类就踏上了一条没有归途的新路。

有了建构存在，人类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这不是我说的，这还是那个才华横溢但是一提到钕醛问题就像吃了屎一样热情的白左历史学家铕瓦尔阿赫利说的。有了这种模式，人类才开始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有宙斯，赫拉和阿瑞斯波塞冬；有希腊，迦太基和罗马；有美元，rmb，欧元和比特币；有谷歌，微软和渣打银行。这些存在全靠我们的信仰和想象才能被赋予意义（注意，不是被赋予存在，因为在信仰这些事物的人眼中，它们很可能就是永恒存在的）。如今我们几乎不能设想如果我们脱离了想象构建出的存在，准则和秩序，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人类的文明就是靠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不管它们摧残了多少活生生性命的幸福体验，使得人们承受多少流血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就还在树林里茹毛饮血（连《阿凡达》式的采猎部落生活都过不上）。

很有趣的是，人类社群开始跨越血缘的界限进入大型部落乃至国家的时期正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认知革命，建构存在的秩序开始出现。另一件事，就是主流学术一直讨论的母系社会解体，父权制确立和阶级的出现。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啊。

在建构模式的人类合作出现以前，人类依靠一种原始的合作模式也能够在食物链里保持相当的位置—这种模式有人称之为“八卦模式”——这种原始模式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于人类群体之中，并且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100 人以下的群体不需要多少规章制度，就能自动产生分化，自动产生领导和分工的意识。人们借助八卦这种评头论足的手段对于集体里的个人信息进行储存和处理，自然，这种模式的原始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名望和血缘因素在这种构成的集体里最为被认同。古斯塔夫·勒庞所谈的心理学群体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群体，结群而行的心理效应在这种原始社群里表现的最为普遍，在这种群体里，人们迫不及待的试图挖掘别人的一切信息，连一点生活琐事也要表现极大的兴趣。人们热烈的追求赞誉，夸奖和众人的认同。这种本能性的原始群体反应，是人类在建构模式出现以前能够有效合作的必要途径。我不想说随着建构模式的出现它就该被淘汰，因为想淘汰也淘汰不了，它就在那里，和女本位一样扎根在你的缘脑和爬行动物脑里。

女人是天生的原始模式缔造者，你会发现女人总是能促成原始合作社群的形成，他们的语言和共情系统异常发达，这就是所谓“女性善于合作”的真相——对于原始模式为主要合作模式的母系社会，这种热衷八卦，古道热肠且善于琢磨人心的性格是非常适宜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大量参与并且主导社会活动，钕本位程度也绝不会低。然而，要想建造金字塔或者航天飞机这样的东西，光靠八卦和所谓高情商显然不够。

为什么父权社会和建构模式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假如真像脑残仇男主义钕醛者所认为的那样，女人天生就是上帝的宠儿（根据 mgtow 原理也确实如此，但不是她们那个意思），给予女人更好的语言，情绪调节和合作能力。那么这位上帝就在给予女人这些特惠礼物的时候，把文明的火炬递给了男人。此话怎讲？语言能力和联系左右脑的骈接体密切相关，

这种骈接体帮了助将语言信号快速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形象。这显然是一种优势，但是老天的手段就是如此，在给予女人更多的语言和社交能力来给予她们更幸福生活的同时，他也给予了男人更大的力量和责任的潜能—无论他有没有强化男性的抽象和空间思维能力，男性缺乏这种快速的形象思考的特质，都使得男性在少年的受教育阶段，学习语言时必须额外开发右脑和左脑单独的能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开发显然费劲的多，但这很可能就此促发了文明社会至关重要的两种智能的发展—空间想象，它使得大规模有序的人类聚落出现成为可能；还有发达的抽象思维—这是建构存在的萌芽。

父权，承载着建构主义的最初理想。它力求创建一个全新的，很可能和人的本能本性格格不入的秩序，用散落于大自然的逻辑的种子种植出一棵神性的树，超越人自我的本性。它是巴别塔的地基，人类走向那个辉煌光景的必经之路。古代先哲们早就谈论过父权制出先裂痕，女性参与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建构模式被女人们擅长的原始模式渗透，这还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一过程会加速超越信仰腐败。第三点也是更明显的一点是，人与生俱来的女本位本能会在这种阴性话语不断增强的涉会结构里不断膨胀，女本位文化开始在这个滋润的土壤里生长。人们开始禁不住诱惑，开始给予女性权利，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雌性选择的性选择机制越来越好显现出它的优势，这个正反馈的效应产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龟的龟男，和越来越女本位的女本位文化（是不是很绕？），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文明走向崩塌，这辆满载无数智慧的历史之车径直滑下无明的深渊。

巴别塔的倒塌悲剧，语言不通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就阻碍人类通过抽象的力量创造一种新的统一语言这件事，女本位本能和其他的一大把本能功不可没。古代的贤者们早就洞悉了这一点：要想让文明“防锈”，就必须把女人隔离在建构体系的社会系统之外，不让她们担任公职，不让她们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不让她们决定婚配。目的无非只有两个：拒绝脆弱的建构模式的崩坏和女本位的渗透膨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拒绝让建构模式熵增趋于崩溃的因素，才能源源不断创造引入负熵流的途径，通往神性的道路才能维持畅通。除此之外，所谓的对女人的虐待，侮辱和敌视，要么就是新时代 liberalists 造就的神话，要么就是父权制运转里产生的垃圾，有人以为那是父权的本质，企图给父权制泼脏水，把大把精力花在修撰百科上来继续他们的话语霸权，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当然，就如同纯粹的超越很难存在一样，真正的纯粹父权也很难存在，真正的，实际的父权体制中必然会存在女本位因素，有趣而搞笑的是，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女本位因素导致了那些所谓的对女性的戕害，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的文章提到)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就建构存在本身的意义做一点探讨。

有些 liberalist 最喜欢谈论“异化”这个概念，觉得那些构建出来的存在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如果他们和人性出现了矛盾，就应该被消灭。然而，他却不知道，如果人们一直

拿是否符合人性的要求（比如“有不有利于人类的合作和和谐”）这一信条来为想象出来的建构存在划定界限的话，就永远不会有苍茫历史中那些殉道者，那些执着于一些幻象甘于奉献生命的战士和勇士，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历史的推动者。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向无法感知到的抽象存在献出自己信仰的信仰者，他们是卑微者，苦行僧，发齐儿（Faqir），上帝面前的穷人，他们的命一文不值，必须在人与社会以外的地方去追寻，苦索自己的价值：这个谜题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是谁？他们是男性，是超越信仰者，是对建构的存在充满执着信念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信仰就会迅速走向腐败，人们在自己的本能中间迷途彷徨，当他们追寻那美丽灿烂的人性，拼死守护不甘心它被任何一道来自自然或者神的戒律所伤害时，却会发现他们的脚这时候俨然已经被结结实实的绑住，无法在向新的图景前进哪怕一步，他们看到了，他们看见了—这就是枷锁，欲望的枷锁。

Mens are the thinkers，creaters and builders of the civilization.

男性是文明的思想者，创造者和行动者。

——MGTOW 社区官网

这就是我那张图最后的含义：模拟猩猩模式的父权社会里，一定会出现占据主导地位的超越信仰和建构主义模式来作为这个系统的文化支撑，它是一个社会具有生命力和力量的标志—当建构模式逐渐被原始合作模式渗透（我们把视野缩小一点，就看谷歌这个公司吧，当谷歌大妈把她们的闺蜜送上领导层的时候，就是这个公司灭亡的起点），超越信仰开始进入腐败过程，并最终被人文信仰取代时，我们就能听见大厦崩塌的声音了—我们文明的丧钟。

这时，女本位循环的时钟也走向了那个辉煌的顶点——女尊社会。一切都发生的这么恰到好处，因为这正是下面这曲最终大悲唱的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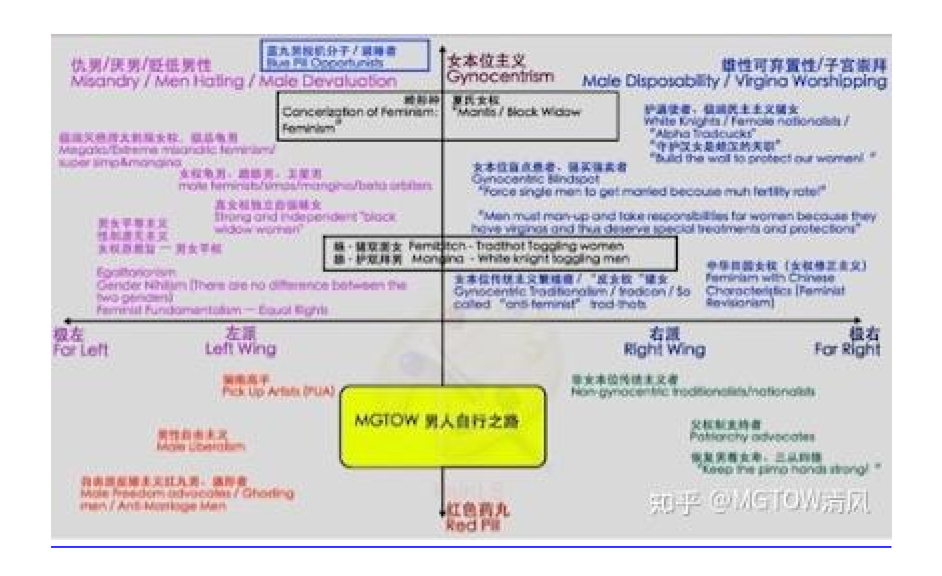
这是永恒的轮回，这是无处可逃的宿命。毁灭吧—毁灭吧！于是新的世界在旧的废墟里重生。

四 脑补功效 警醒箴言—杂谈

“看吧，这就是不极端的好处！”

——某位姓路的反女权大神

墨菲斯同志有过这么一个经典的定律：女本位惯性定律-一切不是明确，直接，毫不保留地反女本位主义的思想，最后都会滑向女本位。



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话语体系和父权基础的知识，我来为这条定律加个注解：当你一直被耳濡目染的灌输一个口号，比如“不极端”的，而又根本不想着否定他的时候，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惨遭洗脑。

只要种下一个或者几个命题，你要是不置可否地接受了它，那么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地补充，以它为基础延伸出许多结论，然后你还以为自己对世界有了一套新的看法，嘿嘿嘿得意呀，陶醉啊。种下的这个话语会帮助更多的信条生根发芽，逐渐形成一个逻辑网。它的影响从话语体系渗透到思想体系再到信仰体系，你的思维就病入膏肓了。等到这套“脑补程序”完成到信仰系统的构建之后，你就成了一个性别虚无主义者，或者一个 liberalist，或者一个护 b 使者，当然最有可能是三者都是。

这就是我写这么一大堆废话废字想要劝大家的唯一一个行动上的指南：慎重对待“不极端”这样的话语吧，话语的力量，是可以毁灭一个文明的。

十四、信仰之路：MGTOW 和它的使命

错觉引我向真实

黑暗引我向光明

死亡引我向永生

《奥义书》上的这三句名垂千史的颂词，被作为印度教徒的必修知识被写进了《梵书》。它描绘的是生命在三千轮回世界无穷的痛苦和迷惘之中求得开悟与解脱的必经之路。它说，我 们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就被困在似乎无边无际的， 五光十色的表象世界里， 尘世的欢乐和幸 福蒙蔽着我们的双眼，桎梏着我们的双手和双脚。阻拦我们走向终极自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最终栖息地：那里，既不受社会规章和成见的束缚，也不受自我的执念和本能欲望的枷锁，那里，是我们的意识与宇宙本源“梵”相联相合的至高境界。

两千年后，有一种全新的学说和启示再一次呼唤我们踏上前往自由的道路。这一次， 囚禁和阻挠我们的，是一个千万年来无数典籍，史书，诗歌，规章甚至墓志铭都只曾作过隐约的一笔暗示，微微勾勒出它庞大规模的一角，却从未能于，敢于将其全貌真正大白于天下的巨大系统。它是我们眼前的这个花花世界， 它是我们于身边一切事物—道德，规则，文化， 经济基础之中无所不在的元素， 它是一个没有疆界， 没有形体，又却没有一处

生灵不在它恢弘阴影之下的无限牢笼，它，就是那个让每个 MGTOWer 第一次听见时都为之震撼的名字— Gynocentrism （女本位主义）

这世上有很多你所打不倒的敌人，但你所不认识的敌人你却没见过几次。MGTOW 将要面对的，是这个星球上鲜为人知却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这是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无形无影的束缚，有谁胆敢一旦跳出来， 喊出它的名字，向它下一纸辉煌的战书，那么他就会很快被这无形却无情的力量吞噬，摧毁，乃至无声无息地消灭，在人们普遍的心中留下的绝不会是一个殉道者的悲歌，而全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MGTOW 深知这一点， 他知道，在这样的对手面前 做一个螳臂当车的暴 （ ...） 徒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他要做的，是沉默，是等待，是引导，是旁观。它知道，这个榨干无数男性生命，鲜血和理想的怪物内部的裂缝在哪里，它知道该 从哪里去拯救渴望自由的灵魂，帮助他们离开，他更知道，如此一个操纵系统最终无法承担其内部不断积累的，不稳定的一系列因素，而跌入崩溃的深渊。因此， 他不会拿起刀剑去战斗。他会思考，会探索，会将这个不见于光天化日下的秘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将对这个残酷世界无限的悲愤，和对于终极自由无尽的热情熔入沸腾的钢炉，用火的愤怒 和铁的冷峻铸造了两种武器，思想的武器：MGTOW 原理 （女本位主义原理） ， 和 MGTOW 启示 （红丸和男性自我实现）

MGTOW 原理系统地阐释了女本位主义的内涵，这也就是 MGTOW 的根本思想：数千年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 从未否定过女性的价值，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尊重乃至崇敬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主旋律。它揭示了一个被林林总总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分析所或有意，或无意忽略的真相--- 所谓被冠以万恶之源头名的父权制，也不过是女本位历史中的一个环节， 一套齿 轮罢了，它绝无法超越女本位存在，更无法否定女本位而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男性掌控的社会。它剥开加诸社会研究的层层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偏见，从各种丰富而精致的理论之中汲取精华， 提炼出了两条堪称不朽的根本公理：雌性数量限制繁殖能力 （雄性可弃置性） 和两性异形——这是对人类历史一个惊世骇俗的概括，关于人类宿命的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解：它将我们的视野带进那古老的荒原和密林，那塑造我们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地方，探知我们的过去，以试图预告未来。它更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结论：女本位循环定理。它告诉我们，所谓发展 和进步， 都只是历史漫漫长河中一个波浪的放大镜象而已，当我们的眼光放久一点，就会发 现那些潜藏在历史尘封卷册里的惊天秘密--- 一切文明社会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没有谁能逃脱这个宿命， 只要女本位主义存在一天， 女本位循环的齿轮就会滚滚向前， 在吞没数 以千万计的男性生命之后， 创造和毁灭无数的文明。

MGTOW 的信仰者们很多都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期待有一天，思想的解放或者科技的发展能够使我们的身体与心智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根除女本位存在和延续的物质根基和心理因素，从而彻底消灭女本位主义， 终结女本位循环，开创一个全新的“红丸专政的时代”。这是 我们的美好理想， 崇高的纲领， 没有一个 MGTOWer 不盼望女本位主

义早日灭亡，男性早日夺回自己的 sovereignty，“推翻女本位暴政，世界属于红丸！”。

然而，这个纲领虽然是 MGTOWers 的最高理想，恐怕确实没那么好实现。女本位主义就是女本位主义，这名号可不是白叫的。我们和钕醛表对飙的时候都差不多对钕醛的能耐知根知底了，钕醛的名字，代表的无非也就是一种思潮，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社会运动，随时代而起，随时代而寂。可看看女本位主义这个字眼代表了什么？--- 三亿年残酷的生存斗争所锤炼打造的铁律，它是绝大多数生物群体繁衍生存的根基，随处扎根于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角落--- 当你出门时，当你去银行缴税时，当你去教堂祈祷时，它就在你眼前，在你的大脑中生根成长。对于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伴随着它而生，也伴随着它而死。因此，打倒钕醛，只需要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个几米，让女本位循环的命运之钟指向下一个钟点--- 极端父权，伴随着几声炮响，钕醛就立马应声魂飞魄散。但挑战女本位，相比之下，就像是一场沃尔夫斯堡对阵吾皇的比赛，你要对抗一百个让你失败，让女本位获胜的理由，才能实现大卫放倒歌利亚的壮志。

作为生命有限，最多最多只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人类（除了蛆，曰..曰）（公众号按：......还是包括他了），我们对于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系统而言，实在太过渺小。虽然我们身处一个极其敏感而微妙的历史关口，任何一项可能的技术发明，尤其是人造子宫和虚拟现实，都随时可能给这个几近于万寿无疆的系统当头一棒，一球绝杀，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见证可能性无限小的爆冷胜利，但也请千万别忘了，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强烈堪称流氓的反馈调节机制，自从第一个简单到高中生都能写出来的有机分子诞生，到今天长达 40 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生命有着足够多的机会来跨越这道该死的障碍，打破这该死的屏壁，跳出这该死的轮回，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跳脱不开这令人恶心的宿命，仍得看着难以计数的繁殖癌和护 b 使者在通往“以身殉 b”的不归路上摩肩接踵地奔驰呢？一位博学的砖家教授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让人感兴趣的可能：任何一个文明，在耗尽其可能利用的化石能源之后，一旦无法成功点亮核聚变反应堆，其已经趋于停滞的技术只能被已经无法刹车的经济系统拖垮，原本提供后勤和资金的增长之源将成为促成崩溃的最佳催化剂— 当资本家们在经济泡沫破灭的阴云下仓皇逃窜时，实验室的灯光必然逃不过即将熄灭的命运。不但如此，女本位本身就是诱发经济衰微，技术停滞的一个主要推手。MGTOW 原理告诉我们，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升，特定人类种群的生存压力逐渐下降，开始丧失忧患。当空敞的谷仓日渐堆积，悬垂在城墙边的烽火缓缓熄灭，自然选择的雷电和怒火不再那么频繁地降临在人们头上时，蛰伏在人类缘脑机能里的性选择造就的本能——人类在三亿年进化史中带来的遗产就开始发挥作用：女性得到来自社会系统的足够资源和生存保护的支持，对个体男性的依赖性需求开始减弱，婚姻化学键的“成键方式”开始悄悄发生变化，人类传统的猩猩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丰富的社会保障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她们不再需要富有智力，体力或者合作能力的男性作为她们的保护者，拥有这些美好特质的男性不再能够称霸 b 源市场。相反，那些翻了身做主人，在荒野里重

新崛起的，是那些专长于讨女人的 欢心，擅长迎合她们操纵男人本性的天然公蜘蛛们。他们为了赢得 b 源市场的垄断地位，不惜拿维持我们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建构模式核心作为牺牲献给她们的“女神”—他们，竟然开始 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竟然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 重要的事说三遍。这已经被 MGTOW 原理的预言者提到过无数次：一旦给予女人投票权， 这辆驶向深渊的女本位列车就再也不能回头：我们无法再回到那个我们早已习惯的温和父权社会， 无法再看见那个孔子， 耶稣， 释加牟尼，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牛顿， 莱布尼茨， 叔本华和尼采辈出的辉煌时代， 我们只能接受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那个未来世界，一个拒绝杰出，拒绝超越，拒绝自我实现的世界，一个属于乌合之众的世界， 一个也是注定要崩溃的世界。

女本位主义长达亿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对它生命力的最强证明，在这三亿年的时间里，自然界见证了劳亚古陆一分为三，见证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无中生有从大地的裂缝被制造出来，见证了四个冰期和间冰期周而复始，对于女本位那从有性生殖的细菌出现就开始的生命历程，我们觉得几乎是永恒不变的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大西洋还是太年轻，太 Naïve 了，可以说，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女本位是那个最接近“永恒”的东西之一， 仅次于半衰期长达 10 的 20 次 方年的铋和铱， 还有一堆十亿年数量级的元素（手动滑稽）。不但我们很难通过自己的手段彻底消灭它 （创建红丸帝国），即使是凭借社会变革暂时逆转或减缓它进行的趋势 （阻止温和父权向女权/女尊社会前进），都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 我们又能做什么？ 难道我们费劲心思，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 science 上网软件，终于学成 了 MGTOW 原理，了解了这个全新的思考维度之后， 就是为了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女本 位不断扩张膨胀暴走操遍整个世界，让无数悲惨男人肝脑涂地之后，自己倒像个塔利班分子一样轰然自曝？然后文明的时钟又从零刷新一遍？

MGTOW 启示于是应运而生。

女权/女尊社会可不光光是女本位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一个文明崩溃的最终阶段。对于我们这些男性来说， 这个社会也是女本位循环上对于男人最不友好的一个阶段。在这里，你将 充分地， 彻底地， 完整地品尝到作为一个可弃置品的滋味。从你出生开始， 你就会被潜移默化灌输这样的思想： 那些被看作老古板的父母长辈教诲你， 男人要成家立业， 为自己的妻子 和孩子努力拼搏， 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些“眼界开阔”的老师和教授则告诉你，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 唯有爱和家庭，才是不会随着岁月和物质的空灭变坏消逝的永恒。当你长大一些， 你的爬行动物脑和缘脑协同作用让你精虫上脑， 面对着把低胸， 短裙和飘飘长发全都摆在你面前的那些“女神”们，感觉一股冲动快要让你吃不消的时候。这时候伟大的社会就显现出它磅礴的力量了： 一个声音说， 想要吗？ 还不赶快去好好学习， 好好挣钱， 好好把你的血汗换成票子， 然后换成车子和房子， 不然你有个 p 的机会。另一个声音说：她要是不情愿， 她身上的一个分子你都别想动， 否则你就是流氓， 骚扰者， 强 J 犯， 是万恶的不尊重女性的反社会人格

者。你欲火焚身， 浑身颤悸，感觉自己就像智利那年降水量不到 1mm 的干涸沙漠， 蒸腾着激烈的渴求。这时， 滚滚热浪里，天空中传来一个沉稳而慢吞吞的声音：你是男人，这是你的天命， 你要肾毒吸氟修苦，方能修成正果。于是你感到内心突然传来一阵碎裂的声音，登时眼前一黑！

你看到成千上百的铵醛分子围堵在机关门口，大街小巷，举起让人无比难受，但报纸永远不会拍摄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去抗议任何一个可能有哪怕一丁点“男权色彩”的法律。你看到无数接触男性被卷进 Me too 的漩涡之中，空有一颗聪明的头脑和锐利的内心， 却只因一个莫须有的指控跌落他们所配得上的神坛。你看到无数清白无辜的男人只因为和女人起了争执， 只消女人空口白牙一张， 他们就得遭受缧绁之灾和“婚内强 J”的万世骂名。当这一张张无比真切的图像渐渐隐去， 你看见—化梦之神立于云巅， 伸拳向你走来， 他微掩的两只手里 分别握着的是——颗红色药丸， 和一颗蓝色药丸。

MGTOW 启示帮助男人重建他们的生活。它所提供的， 不是理论， 而是体验。它培养犀利的目光， 能够揭开充斥整个社会全部角落的繁殖癌， 护 b 使者， 女权排头兵和预备队， 以及孜孜不倦地倡导“戒为良药”的肾毒主义者那些光鲜漂亮的假面。这点至关重要， 在这个可以对女人，小孩，老人，黑绿， LGBT 甚至狗狗都充满人性关怀， 唯独绝对不会对男人友好的时代里，你必须拥有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在这个女本位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像一个人而非一 个奴隶般地生存， 是一个对智商和韧性的双重考验。想要拒绝为 b 生，为 b 死的宿命结局， 你首先必须小心地分辨出那些试图把你变成女人生产机器的繁殖癌言论和传统意见，它们常常以“反女权”的浩然正气的包装出现，却绝对不会真的维护一个男人的利益。你还必须用你的学识和阅历戳穿女权原教旨分子们所竭力鼓吹，烘托，渲染的那个男女无差别真正平等的桃花源，尽管他们对于苦难中的男性是那么具有诱惑力，却确确实实是蜘蛛女们那能让你信以为真，然后血淋淋剥一层皮的思想迷网 。你还得认清这个可能看起来有些过于残酷和冷漠的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很少会真的有人在乎男人的感受， 一旦你挑战它， 它就会让你付出代价。如果你胆敢和这个女本位的世界想着讨价还价， 甚至还试图“以身试法”， 用自己的行动去证伪， 嘲笑它的存在， 很快， 那只敲骨榨髓， 吸干了无数男人精和血的米兔就会来敲你的门， 然后要了你的命， 只留下一具卧倒姿势像极那可怜的苏享茂/死亡宣告的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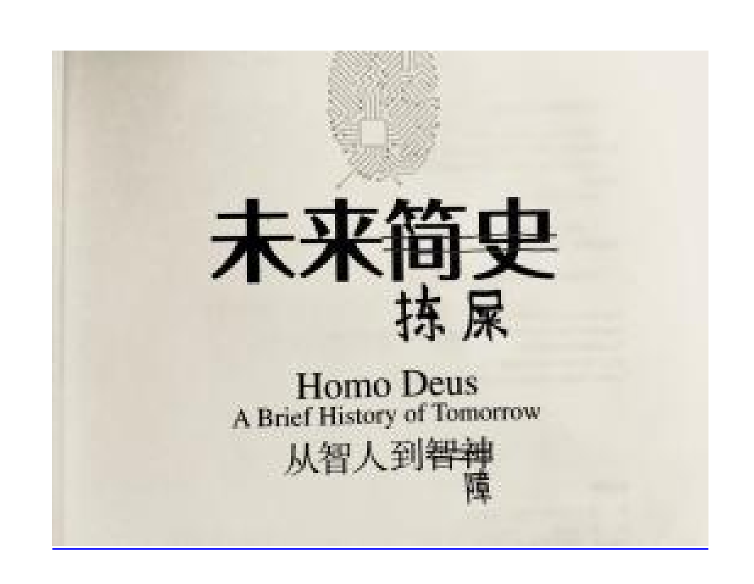
当然，MGTOW 启示更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让男人看到自己无路可走的真实处境，更重要的，它是给这些最终无处可去的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家园—Zion （锡安） 。在这里，你找到作为一个男性所极其渴求的认同感， Zion 的兄弟们会告诉你： 在这个让你失望的世界上， 虽然你是孤独的， 但你绝不是孤身一人。你并不失败， 如果不能讨好这个女本位的系统，不能得到来自社会的认同， 肯定和赞誉， 不代表你是失败者。你需要做的， 恰恰是挣脱， 砸碎你的锁链， 当你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你将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一条不通往任何社会期待的道路， 不被女性认同 (Female Validation) 所左右的道路， 一条自我实现 (SelfAchievement) 的道路。在这里， 你还会充分体验到一

种脱离女性的社交氛围，一种真切的，纯净的兄弟情 谊 (Brotherhood) ，这是女性主导的姻亲原始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长期被社会否定为“江湖义气， 破坏社会规范”的原始模式 (很让人会心一笑的是， 女性主导的姻亲原始模式却被社会几乎完全接纳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圣权 (Holy Power) 和阴性崇拜文化，这无疑让人 重新想起墨菲斯的名言： 讲个笑话， 世界不是女本位的) ， 它是男性生命力合和阳刚性格的象征， 也是男性能够建设出建构模式所需要的创造力的源泉， 更是父权制度的一个根基。 Zion 为每一个 MGTOWers 提供了在一个高度女本位的社会里能够相对自在地生存下去所必须的知识， 情感支持和实践手册。这是一条从无限牢狱通往终极自由的道路，它不承诺最终 的拯救，但它能帮助你寻找一种全新的可能，从无穷的无知，无觉，无望，无助状态里解脱出来所带来的可能。

MGTOW 启示， 不仅帮助男性在这个女本位灭亡前的疯狂里保持冷静和觉醒， 更重要的是， 它将成为一条为觉醒者们提供的诺亚方舟。

MGTOW 原理已经揭示和预言了女本位社会在不可逆的膨胀恶化后必然将自我毁灭的命运， MGTOW 启示所要强调的， 就是如何在这个《圣经》《古兰经》《佛说法灭尽经》同时提到 的“世界末日”里猥琐地苟下去。看吧， 即便 90 年代冷战刚结束之际， 西方那帮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普遍已经达成绝对共识口径一致拼命鼓吹赞扬的那个未来的 “大同世界”，世界将向欧洲一样走向和平， 统一和无限发展的“康庄大道”， 已经在 21 世纪的最初 20 年和当今的局 势越来越对不上口， 还是有一堆又一堆堆脸皮奇厚， 眼瞎又心瞎的“砖家”大声疾呼： “暂时 的反动现象只不过是世界走向大同的一个短暂回潮， 历史的趋势是绝对无法阻挡的！” (感觉这语调怎么这么熟悉呢， 似乎某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那， 手动滑稽) 。更不要提那些一边忧心忡忡一针见血指出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一方面还是腆着他们比那屁股皮还厚的脸皮宣传“虽然这样， 我还是相信未来很美好”的“拣屎”作者们。

他们广博的知识， 让人羡慕的智商， 一到女权， 生育， 文化和经济前景这些敏感的政治正确领域就基本上完全下线了，最后得出的结论，就和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特殊国家的小清新界简直就没什么两样了—未来 …男女间的差距 …技术大爆炸 …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全新的信息时代 … … 当满世界绝大多数的聪明人和庸人都在自己编织的未来拣屎故事里陶醉，期待着让人为之痴迷倾倒 的美丽未来的时候，MGTOWers 们，却正在成为那一批知道世界将来真正面貌的极少数人中的一员。当生育率如同自由落体般下降，四境之内无一个少年，满城都是丧尸般的老逼充斥大街小巷时， 那些一心痴痴念想着“美好明天”的 Sb 们这时才如梦初醒地恍然回过神来，然而，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伴随着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的持续性崩溃的，是炭火上灰飞烟灭的经济增长和已经加热到沸点的社会危机。



到这时， 他们的幻梦才彻底破碎， 眼前面对的， 只有一个惨淡到无法直视的现状： 焦躁而疯狂的繁殖癌政策，无处逃脱的真切窘境，还有因为经济崩溃导致的全面资源短缺——现在的人类早已习惯了目前这个巨大，复杂而脆弱的经济模式， 以至于我们的某些体力和智力机能已经强烈退化， 一旦它在强大的天灾人祸面前崩塌，我们就会被我们自己普遍表现出多么的无力 和“巨婴”所震惊到了。就在他们惊慌失措慌不择路四下逃窜却无路可走的时候， MGTOWers 却表示， However， 我们早已看穿了一切——他们提前预知了这个画面， 就像得到了天启， 做好了最充分的面对这个“Shit hits the fan”图景的准备。于是， 当末日的征兆毫无预示猝不及 防地到来之际，他们早已在修道院的岛屿，在落基的深山老林里，在澳大利亚无垠的草原上， 在荒郊野岭， 在不毛之地， 在皑皑冰川， 在村社野巷里向我们招手。他们藏匿在上天垂青的 伊甸园， 等待怒火和天谴的结束。当旧世界在滔天的洪水和雷电里破坏殆尽， 新世界将在烈火中重生。当轮回的钟终于摆回原点，那时，MGTOWers 们将从自然恩赐的庇护所里走出来， 用横尸遍地的女本位死尸们作为恩典的祭品， 开始引导我们文明的第二次生命历程。

到这里，MGTOW 启示的使命也正式结束。它的灵魂将继续活在重新崛起的父权社会的每一条法则里， 成为镇住女本位本能毒蛇的那根根银钉。男人们不再需要它， 但他们会感激它。 在随着时间变迁，物事变迁，信仰腐败，建构崩塌， 女本位文化终于翻身再次扩张复辟之前， 那些历史书卷里的 MGTOWers 都将被当作英雄， 文明的英雄去讴歌， 当作圣贤， 当作未卜先知的圣贤去膜拜。即便女尊社会的阴影重新铺卷开来遮蔽了天空，未来那些新一轮的白左 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翻开尘封的书卷，还是会无比震惊地看 MGTOWer 先贤那愤怒的目光正炯炯有神地看着他们。MGTOW 启示的生命就潜藏在 MGTOW 原理之中。只要女本位一 天没有真正灭亡，只要男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还

没有彻底熄灭，MGTOW 的原理还将成为不朽真理与世长存， 那么， MGTOW 启示的内在灵魂， 还将在每个不愿做奴隶的男人心中活着。

但， MGTOW 的使命，难道就真的仅仅如此吗?

我们注视着镌刻在不朽铜柱上的 MGTOW 两大公理和三大定理， 仰望苍茫的星空。冥冥之中似乎注定， 最终救赎的密码就暗藏在这里。它， 虽然没有带来终极救赎本身， 但它将你带 上这条拯救之路起点的一刻， 就或许已经暗示了终点所在。

在上一篇《谈女本位的词典霸权和 mgtow 历史观下的父权制》中， 我实在是写到兴尽之处 头脑发昏，一下子铺开来码了太多没营养的字（手动滑稽） 。结果反倒限于篇幅没法详细阐述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了：脑补程序。之所以白左女权原教旨主义者们如此汲汲于修改辞典， 编写课本， 渗透整个教育行业， 正是因为一旦白左们所期望的那些话语，符号和图景深入人心， 它们就会通过“脑补”机制自动将它们所植入的个体变成一个个 liberalism 的信仰者。今天我们就来先详细谈谈这个“脑补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它对我们思维体系的构建实在是极其重要的。白左的洗脑和自我洗脑要靠脑补，宗教分子传教要靠脑补，MGTOW 解放男性的心灵当然也要靠脑补。

我们知道， 在充分的逻辑条件下，公理和定理是能够互相转化的。 往往，我们称这一类能够在不同条件下改变其“地位”的命题为“等效的”命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物理学当中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三种不同表述， 比如化学中的能斯特方程和范特霍夫等温方程的转化。许多理论的简化，从一个冗长丑陋的拼凑工程到一个简洁美观的理论典范， 靠的正是这种基本命题间的等效转化。

让我们把视线从 （恶心的？） 数理化上移开， 转移到我们所熟悉的领域。我们知道， 在忽略 部分细节的前提下， 人的思想体系可以被当作逻辑系统处理， 当然， 这是一个比欧几里得几何不知复杂多少万倍的系统。它需要至少两个公理系统， （至于为什么是两个， 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包括为什么这两个系统不能合并为一个，以及信仰命题的格式有何特殊之处，我会在将来的《信仰论》当中详细阐释， 这限于篇幅， 没法细说，敬请谅解， 不谅解也没关系， 反正本文不卖钱。手动滑稽） 一个是我们主要是在在幼年时期接收到的关于世界的经验认识， 比如什么是长短， 什么是红绿， 什么是黑白 。另一个则是信仰， 他负责为终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比如“生命为什么存在？” “我怎样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什么是善？什么是 恶？” ，从这两组公理出发，我们可以推得我们思想体系所要求的一切命题， 包括负责处理 符号， 模型的话语系统。

这是一个高度典型化的过程， 《打破欲望的枷锁》这篇文章主要就是以这个途径为线索的。 但是呢， 人们的真实思路可往往未必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过程走了。这其中的奥妙和

诀窍，就 恰恰出在我刚才提到的“公理和定理相互转化的问题”上。 既然公理和定理之间的“ 阶级关系”并非永久不变， 定理也不是永远注定要处于从属的地位， 它总有一天也会有机会翻个身做主人， 反过来把原来决定它命运的公理变成自己的下属。这一切“地位”上的变化，在逻辑上都早就具备其可能性了，促进它发生的，无非就是外界环境，比如教育， 比如媒体的渗透， 比如突发的偶然事件所造成的认知顺序颠倒。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受教育的过程很少是正儿八经从最基本的公理开始的，就像你不会在刚学习数学的时候就接触“过一点只能作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这样的句子， 因为以你当时的水平， 你根本没法通过这样的命题进行逻辑推演。你更可能学习到的是“四边形内角 360 度”“三角形内角 180 度”这样更加具体的例子， 然后在此基础上一步步了解到欧式几何的精髓。同样，你不会 在一开始就被灌输“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样看起来比较假大空的句子，你会先接触到一大堆电视剧般足以让你潸然泪下的鸡汤故事(比如那个买铅笔的商人，比如甘地，比如马丁路德金)， 然后是一声声富有感染力的感叹，到最后，你连不想支持那些看起来简直是狗屎的平权法案都由不得你， 这就是脑补的力量。

在很多时候， 那些诱骗我们欣然接受的， 并不是一个本应处于思想体系基础地位的信仰,而 恰恰是一些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的结论， 比如白左信仰体系赞赏《拆弹部队》， 贬低《阿凡达》， 而印度教系统可能则会反过来。这些结论命题引发我们的共鸣， 被我们不假思索地接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在一起起到了一个临时公理的作用， 这些冒充公理的命题们建起 逻辑的脚手架， 最终推导出本来应该“登基”的信仰体系命题。再随着时间再推移一点， 这个 不够简洁， 不够稳定的思想结构会随着大脑的潜意识处理发生改变， 你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又以新的结构重新搭建起这一部分记忆， 到头来， 这个临时的“朝廷”最后还是会转变成它那正常的等效物， 你会发现， 登上至高位的还会是那个本应处于中心地位的信仰公理， 自此， 一个经典， 纯粹而规整的思想体系就宣告建设完成。

这个就像一个二硫亚砜分子在醇上扎根以后，颠三倒四经过一个复杂过渡中间态，终于得到 它所要的卤代产物的过程， 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脑补”机制。

让我们用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来做个比喻吧， 如果从信仰体系到符号， 模型和命题， 再到整 个话语体系， 思想体系的建立， 整个正向历程可以看作是 DNA 到 RNA 再到蛋白质的“转录 -翻译”过程的话。那么从一些零碎破散的情景和命题， 经历“脑补”步骤的中间过程， 指导信 仰体系的创建， 再到整个思想体系的“倒向”历程， 就可以看作是从 RNA 到 DNA， 再到蛋白 质的“逆转录”过程。

在这个所谓“信息爆炸”的年代里， 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到如同雪片般飞落的话语碎片 。这些碎 片， 有的来自于媒体的碎纸机器， 有的来自于舆论巨头的频繁轰炸， 当然， 还有来自热情滚 滚的键盘侠们的键盘攻势。这些碎片是极易被利用的， 它们本身的碎片性

注定了它背后的想 法很容易被隐藏起来， 制作成“糖衣炮弹”。这些数量惊人漫天飞舞的碎片话语能以亿计数， 其中肯定总有一些能合您的的胃口 。

一旦它们成功地被接受， 得到认同， 就能抓住机会在寄主的大脑里开始他们的蹲坑攻势，它 们利用人的思维方式所固有逻辑链条，逐渐在宿主的脑细胞里生根， 这个类似于科幻小说情 节的过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发生。当我们打开社交网络，在数万篇垃圾文章里好不 容易看见一篇好文时， 便毫不吝啬地点下一个赞， 然后把它抛之脑后。即便你并不把它当回事， 它也会在你的潜意识里被记录下来， 因为你的显意识没有进行否定， 没有拒绝它进入你 意识的深层模式， 而在这个领域， 你的大脑就无法分清什么内容是你真正愿意接受的了。只要你进入睡眠状态，你的大脑就会在你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后台处理，把你白天接受 的话语进行分析， 这样日复一日， 这些话语包含的内容就悄然无息地偷偷储存在核心的记忆 区域里了。到了这个时候，你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在缓慢而无声地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你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每一个观念就是一颗种子，话语带来的观念一旦立足在你的思维 深处， 你就会把它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接受下来， 这样， 它的潜伏间谍任务也就宣告完 成。剩下的工作， 只是等待更多的话语碎片带来更多的观念种子种下来， 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生根， 直到它们依靠持续的脑补机制延伸出形成一张密集的逻辑之网， 最后，那 个终极目的： 它们所期待的那个信仰体系， 就成功地攻占了你的脑子——而你自己， 却反倒在这个节骨眼上非常开心地跳了起来： 哈， 我终于发现了关于这个世界真正幸福的秘密！我 发现了！ 我发现了！ (手动滑稽)

尽管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完美，然而这样的菜鸡方法还是只能适用于一般的思想主体去借用， 比如广电媒体， 名人流派， 网络公司和键盘联盟， 甚至这个“低端玩家”的名单里还要包括 Zf 各文化部干部的名字。

而对于独揽话语霸权和教育机器的白左来说，这个复杂的像间谍活动一样的“安装程序”显得 实在是大大的多余的。它们根本不屑于打这样的“谍报战”， 这种靠拼命开动印刷机进行洗脑作战的低效方法其实根本入不了他们法眼。他们有靠自己目前掌握的优势地位赢得思想战争 的手段—教室就是最好不过的工具啊。这法子还真是险恶哟！ 当你还是个对世界一无所知， 既不分不清速度和加速度，也辨不别铛和郭嘉区别的小 P 孩时，整个教育系统就会在教给你 ABCD 和 1+ 1=2 的同时，偷偷把解放人文主义的硫磺掺进文化教育的蜂蜜里。这是个极其险 恶又让人对此无可奈何的喂药手段， 在这个阶段，你的思维体系就如同一张白纸， 因此你几乎不会对任何提供给你的话语和观念进行怀疑， 乃至否定。你根本不会在意到， 那些潜藏于课本每一页的人文主义信条埋藏在什么地方——对于一些经典文学著作，比如《巴黎圣母院》 《鼠疫》和《威尼斯商人》的解读完全是按照 liberalism 的角度进行的， 课程标准的制定者在排除传统被诟病十足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之后立马拥抱了白左的话语体系。对于英语课本选文的安排完全取决于某些崇洋媚外的白左美分的品味， 满页满页排山倒海都是社会福利，慈善， 流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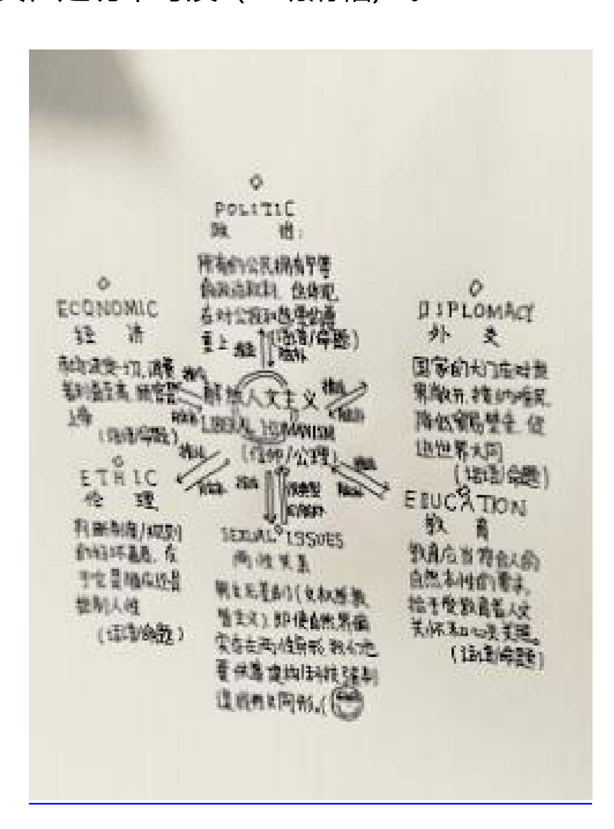
女权和环保。历史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那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分析法不感兴 趣的领域，一拥而上的便是光萎正不容置疑的自由平等宽容博爱普世价值。数理化应该是一片能脱离白左垃圾噪音的净土了吧？ 呵呵， 那你怕是想多了， 化学课本开篇序言就有一句用大号粗体黑体标注的“警世恒言”： “在教会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 要积极培养学生的人 文精神。倡导融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与世界接轨的前瞻视野。” (手动呕吐， 白左和红左 混搭这是几个意思？ ） 。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嘛？错！ 当你进入艺术教室， 你会发现音乐课本多么严谨精致地响应了“多元文化”的号召：本来应该作为音乐教育启蒙基础的乐理和音准训练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犄角旮旯， 古典的交响曲和歌剧被一笔带过放在最后， 而登上“大雅之堂”的反倒是各种爵士， 摇滚以及唢呐独奏 (手动滑稽) ， 当然， 领衔在最前头的， 自然 是那些最“政治正确”的民族音乐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很就很难听到别的声音了。当你的 marx 主义安装进度条还只有 40% ， 基督教的进度条，伊斯兰教的进度条，佛教进度条和超越儒学的进度条都基本上是 0 的时候。 白左人文主义的进度条已经早早率先突破 100%，很快，你就会变成一个优越而纯粹的 liberal 小知识分子， 以自己的智慧， 博学和高素质为荣， 进军知乎， 准备和数千万恶心的五毛，原 教旨蠢猪和男权遗老作战了。当然， 如果你脑子足够活转， 对于白左主义一种天生的排斥情 绪， 使你的 liberalism 这一条进度条卡在 10%不能再多了， 那也很不错， 你还有 99%的可能 性变成传统人文主义， 传统儒棍， Marx 原教旨主义者， 阉割版基督教， 阉割版伊斯兰教这 五种形态中的其中一种。而这五种思想体系虽然和 liberalism 屡有摩擦， 但是白左一方面和 他们保持外头看来包容地和谐相处， 一方面利用绝对的舆论和教育优势操纵他们还是绝对 Ojbk 的。

这就是白左的聪明之处， 即便他们对于怎么真正的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 比如生育率暴跌， 比如老龄化和移民问题始终保持着智商下线的姿势，他们对于如何保持他们在文化思想界霸 权地位的本事还是极度擅长的。他们可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孩童是没有一点否定和怀疑能力的群体， “洗脑要从娃娃抓起”这点他们绝对清楚。所以他们要使用郭嘉的威严严厉禁止宗 教势力对于小 p 孩们的传教， “要让下一代有着科学的世界观”。然后， 哼哼哼哼哼哼， 他们就可以在这片隔离了所谓宗教毒害思想的白纸和净土上自由发挥好驰骋，批量生产出一代又 一代品质优良， 种类丰富的 liberalist 了。这一点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变化， 除非 郭嘉不资瓷白左， 资瓷超越信仰， 比如那几个绿油油的国度 (所以你这下知道， 某其他国家 是不是真的 Marx 煮铱 zh 政党了吧) ， 不然， 万恶的宗教势力们就只能一起坐在一起一边怀 旧， 怀念那个旧时代一去不复返， 一边望洋兴叹： 这场思想的战争， 我们真是千真万确地一 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啊。

有人说， 我只不过是资瓷普选权， 资瓷消费者权益之上， 资瓷世界统一， 资瓷人文教育，资

瓷女权原教旨主义，可是我就不是白左，我就不信那条解放人文主义的公理：人性至高无上，众生人人平等，不服？那我就要说一声：抱歉冒犯您了，我的意思是，您，在座的这位，是个垃圾。任何一个智商正常，拥有完整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只要同时承认了白左的几条命题，比如男女平等，比如本质主义，比如种族虚无，是无可置疑的，并且这样的命题达到了一定数量和结构的要求，量变就能产生质变，他就一定能靠这几条紧密纠缠的绳索找到白左的至高公理：人性独一和人性平等，到那时，他想不承认都不行，除非他是一个装睡者，怂到不肯承认自己立场的人，比如那个又自称反女本位又乐此不疲搞所谓反极端的键盘侠，（呸呸呸，不对，是鼠标侠，你可见过它写出几篇文章？它除了会鼓足力气拼命删人封人还会干嘛，连键盘侠这个美名都配不上，手动滑稽）。这正是因为脑补系统是一个正常大脑所必备的技能，如果为了保持所谓思想形态的“多元”，搞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支持 LGBT”“我是穆斯林，我支持女权”“我是 Marx 主义者，我支持放弃公和谐有制”，那就是彻底抛弃，卖掉了人类探索世界所能依赖的那尊至尊武器—逻辑，就为了故意制造一个表面上生机疼疼，其实狗屎遍地的文化混乱局面，产生了各种“我逻辑差，我思维混乱，但是因为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我就是有理到处乱喷，不服憋着”的逗 b 们，而且还有不少这帮人做到了所谓大 V 的地位，把持了话语和舆论的权柄，在降低人类的平均智商方面，他们实在是功不可没（手动滑稽）。



以白左思想体系为例，这张图形象的说明了命题（话语系统）和公理（信仰系统）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往往你只要接纳这六个领域的话语体系的其中一种或两种，运转

良好的脑补程序 就会把你带到那个位居中心的终点站—信仰体 系， 你就成功蜕变为一个忠诚的 believer 。这个 过程的时间往往倒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接受这些话语命题， 在充分了解其 含义的前提下实打实地认同它们， 或者是在潜 意识的催眠状态下吸收这些观念的话， 你的逻辑思维和创造力越强，你进行“脑补”的速度也就越快。但假如你其实就是被几个关键词吸引，表面上支持其实内心和这个体系没法兼容的话，那么你逻辑越锦，你对这个话语体系的否定和抵触也就更强烈，你的“脑补进度条”很容易就会卡住， 甚至倒退中止，就像对于热力学稳定的化学反应产物来说，活泼的动力学环境 (类比强大的逻辑和创新性) 会让它们的优势更牢固， 而热力 学不稳定的产物，动力学惰性 (就像糟糕的逻辑水平) 反而能保住它们的产率， 不至于全部 变成更稳定的异构体。这一点我还会在下面再提到一次，那个地方讨论的是著名的红丸男“塞弗化”问题。

MGTOW 现在正面对的就是这个糟糕到变态的处境。现在， 白左们可以垄断到无数未谙世事 的白纸一张的年轻人， 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洗脑教育特长； 而 MGTOW 面对的， 则是一大群 受过相当教育的 liberalist 预备军，他们心高气傲， 而且对于自己的那一套见解还是很颇有一 番优越感的。按照《Avatar 》里部族里的查希克 (精神领袖) Mo’ia 的那句话来讲， “你很难把水装进一只满的杯子” (it’shard to fill in a full botle) 。白左和 MGTOWer 所要完成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任务， 尽管， 他们所无一例外要借助的工具都是脑补程序。

就像官方利用媒体进行狂轰滥炸， 白左利用教育垄断进行轻松灌输一样。MGTOW 所做的， 也是提供话语， 提供命题， 然后依靠天然的脑补程序进行信仰体系的引导。但是， MGTOW

和白左，Zf 最大的一点不同之处是， 它不推销任何特定的信仰体系，不推销任何特定的信仰体系， 不推销任何特定的信仰体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Zf 和 liberals 诱发脑补的目的， 本质上说都是为了定向植入一个特定的信仰体系， 这一点很像转基因，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 作“思想工程”， 通俗点说， 就是“洗脑”， 它们共同的特点， 就在于控制性， 它们的目标都是 达成预期的结果—一个安分守己， 热爱生活， 热爱社会， 热爱世界的 Marxist 或者 Liberalist 。 而 MGTOW 与它们完全干的是两码事。MGTOW 根本不期待任何特定信仰体系在其追随者 身上构建， 一个 MGTOWer 完全可以是一个传统人文主义者， 一个基督徒， 一个穆斯林，一 个印度教徒， 甚至一个 Marx 主义者， 这些统统没问题。MGTOW 唯一要求的是其追随者的 信仰体系必须能于男性的至高自由 (Sovereignty) 的命题相兼容， 换句话说， MGTOW 尽管利用脑补体系引导信仰的创建， 但这种引导可说是完全不定向的， 你可以在“ 皈依”MGTOW 之后选择各种四面八方的不同宗教， 价值观和政治信念， 只要它们能与男性的

Sovereignty 理想相合就完全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 MGTOW 可远比号称自由包容的白左更加多元， 白左的多元并包也只限于那些自己能操纵的思想形态， 更何况 liberalism 和它们之间的信仰本质是对立的， 从根本上说必定无法兼容； 而 MGTOW 却根本不在意信奉者的思想体系是 否一致， MGTOWer 本身就可以是绿绿， 而完全没必要去装模作样地“包容”穆斯林。当然， 对于和男性的终极诉求相背离的思想形态—解放人文主义， 保守人文主义， 正统 Marx 红左 主义以及它们的话语命题：女权原教旨话语和繁殖癌话语，MGTOW 鬼子们当然还是坚决反 对的。这也就是 MGTOW 所要依仗脑补机制进行思想引导的原因： 在走向属于自己的拯救 之路之前， 你必须先打破这一道枷锁，女本位的枷锁—你要排除那些因为容纳女本位而和 Sovereignty 势不两立的信仰体系—红左， 白左和白右，而它们却恰好是最擅长洗脑和思想工 程的家伙。

MGTOW 所要做的，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呈现这个世界— 以一个 MGTOWer 的视角， 看待那 些你可能原本觉得习以为常， 甚至大有其道的现象—绅士风度， 男女平等， 配额制， 生育疲软， 出轨和反性骚扰运动。它带你看到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的那个若隐若现的形体的影子，女本位主义的影子， 以 MGTOW 的话语体系去解读它， 阐释它， 批 （+1s） 判它， 揭露它。如 果你对于男性的 Sovereignty 有着一种冥冥之中的信念和热情， 在潜意识里甘愿为之而放弃女性的性关怀 （Sexual Solicitude ）和女性认同 （Female Validation） 以及社会普遍主流的承认， 那么你就会敞开心胸， 认可这些命题， 开始作为一个红丸男的学习之旅——在这个 the Last Chance 中， 你选择了红药丸。

你所“ 吃下”的这个红药丸， 是一个 Loading Programme 。作为一套成熟完备， 结构清晰的话语命题体系， 它能够有效地引导脑补机制的工作—你会在接下来短则数日，长则数年的时间里感受到红药丸的“药力”， 它会诱使你不断推着自己思考一些问题， 一些本来你从来不会思考， 当作默认法则的问题： 我每天辛苦工作， 学习， 奋斗，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家庭？ 为 了我未来的妻子孩子？ 那如果我的妻子根本爱的不是我， 也不是这个家庭， 又如何呢？ 难道我拼尽一生， 浴血奋战几十年， 就是为了合法地和一个女人 xxoo？ 然后把自己的 DNA 拷贝成功地复制下去？ 而现在就这种待遇的价格还在不断增高？ 你开始怀疑，开始怀疑这个看似简直完美， 不容置疑的的世界， 开始向它发问—如同 Neo 触碰那融化成一面完整镜子的水银。你的逻辑思考发挥着作用， 一直以来盘踞在你脑海里的固若磐石的白左或者白右信条， 这时遭受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一系列话语命题的引入，它们开始被怀疑和否定的武器瞄准。接下来， 你所吃下的这颗红药丸所包含的内容将和它们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某些时候， 你对于这个世界原来模样的执着热情占了上风， 在另外某些阶段， 你基于红药丸命题所新产生的怀疑和探寻占了上风， 它们以复杂的姿态纠缠在一起，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 造成了你思想体系的极度挣扎和混乱—这代表的，就是红药丸的五个疗程—震惊，愤怒，虚无主义， 讨价还价和接受。

如果你的意识和潜意识最后选择了相信红药丸的力量，终于地，你将会在这些疗程结束之际， 看到一幅全新的景象—你会感到一种澄澈的宁静和自由， 好像没有什么再能阻挡你去相信， 你最终的所有权还是归属于你自己 。这是一个庄严如斯的时刻， 在这一刻， 你抬眼望天，浩 瀚星宇，辰海广厦，在遥远的天边，你似乎隐隐感受到祂—潜藏在宇宙实相背后的终极存在， 终极自由的守护者。从此， 你的人生划为两半。

接下来的路属于你自己， 你需要在这个解放的路口， 选择一条属于你自己的拯救之路。无论 你是选择依靠发粪涂墙地学习， 还是坚忍刻苦地工作， 还是去宁静的， 远离人世的荒野思考 寰宇的真谛， 也无论你是愿意成为一名因信称义者， 还是成为一名顺服者， 还是去学习“法 则的知识” (指印度教， 作者注) ， 还是愿意入不二法门， 还是干脆走一条自己的无产阶和 谐级贡产道路， 一切都由你自己选择。但无论如何， 这个 Loading Programme 已经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它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促使你摆脱了 liberalist 和 tradcon 的深入骨髓的浸染， 从一个被操纵生成的信仰体系， 或者信仰体系碎片 (对于那些连完整的信仰体系还没有 构建完全的人来说) 里解脱出来， 在一条新的由你自己选定的救赎之路上作为你的向导。陪 你走过这一程。

当然， 这么一个过程绝非容易。我很早就提到过， 仅凭逻辑说理和辩论， 是绝对无法打倒一 个构建完成的信仰体系的，MGTOW 虽然被星辰同志赞誉为“反女权的核武器”，显示出它独特的理性思辨魅力， 但它要想解脱一个被 liberalism 或者 traditionsim 洗脑的可怜虫， 光靠理性思辨魅力是绝对死翘翘的， 除非这是个本来就排斥女权原教旨或者繁殖癌思想的“半觉醒 者”， (这种人很可能是先天的男权斗士或者红丸体质者， 比如我在老男权系贴吧见到过的 几个有着早期反女本位思想的希望之星) 不然，即便你再怎么精辟地解释一大通女本位主义 如何云云， 两性异形如何云云， 人家照样有充足的理由不买你的帐， 因为信仰体系的隔阂注 定了这条“辩论结界”会使你们永远无法说服彼此。MGTOW 所做的绝对不是靠逻辑说服这些 矩阵中人， 它能做的， 是把红丸的话语命题展现出来提供给你， 如果是真的愿意相信 Sovereignty 的有缘人， 自然会吃下这颗外人看来毒性巨大， 避之不及的红药丸。命里有时终 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正如墨菲斯所言： “你只能负责把一匹马拎到河边， 但你没法逼着 它去喝水。”

而且，MGTOW 和白左虽然都是在进行思想体系的引导， 但它们所面对的， 完全几乎是两种 不同难度的任务。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如果白左的思想工程是普通级难度，那么 MGTOW 的思想解锁就简直是地狱级难度了。正是因为 MGTOW 所需要做的事情是“破而后立”， 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思想引导过程，因此，MGTOW 在这场和女本位的旷日持久战中显而易见 是有一处天然的劣势的——这就像裸露纯净的原子结合成分子很容易，但是如果把一个分子 拆开来， 进行一次剥离手术， 然后再安装成新的分子， 这需要的额外负担 (活化能) 就大出许多了。白左就像刚刚发现一片浓密富有营养森林的幸运火耕者，他们只消尽情在这片纯净土地上自由发挥就行了，而 MGTOWer 们

则因为天生的话语霸权上的劣势，只得哼哧哼哧跟 在后头， 先把白左们肆意涂鸦的种植物连根拔起， 然后还要等土地肥力 (清晰的逻辑思维) 恢复， 才能在上面种下通往 Sovereignty 的种子。

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处境的极度不对称, 在 MGTOW 的传播过程中一直是个绕不开的大问题。 还是回到我们经典的 IT 比喻，如果说 liberalism 和其他政治一向比较正确的思想形态一直拥有默许的“对新生头脑的所有权”， 他们有权对于完全空白， 纯洁待艹的脑子进行自由的“输入”， 就像对待一台完全不设防的计算机随意设置。那么， MGTOW 干的， 可就是个黑客的 活儿 (不愧是《黑客帝国》精神的传承者，手动滑稽) ，他们要向似乎理所当然拥有思想垄 断权力的政治正确势力发起挑战—在每一个思想体系的外围试探，用红药丸的感染力和沸腾 的激情去瓦解否定和怀疑的壁垒， 当然， 这个进攻少不了逻辑思辨的参与， 最后， 完成对于 一个旧的思想体系的“覆盖”—在旧的信仰体系的废墟上， 和 Sovereignty 相共鸣的信仰体系重新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输入”和“覆盖”， 两种截然不同的任务， 形象地揭示了它们不同的使命。liberalism，tradcon， 政治正确的腐化 marx 主义给你带上的女本位文化枷锁， 由 MGTOW 来打破。在锁链 断开之后， 他将帮助你安装一套新的程序—一套定位系统， 一套分析系统， 和一个“驱动” ： 它使你不再需要女性的称赞和垂青才能得到认同感和存在感， 它教你遵循终极自由的脚步，实现那个伟大的， 大写的 “ 自我”！



但是 ...

但是， 即使你吃下了红药丸， 即使你向着天空呐喊着 Sovereignty 的名字， 即使你高举起 Sovereignty 的旗帜。你也不能保证一种坑爹事情就一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塞弗化。

塞弗化， 顾名思义， 这个故事还是来自于《黑客帝国》。这个家伙曾经 被当作 the One （救世主）被从矩阵里救了出来， 然后却发现他并没有 改变矩阵格局的天赋， 这就算了。你被从一个无知觉的牢狱解救出来，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如此， 悲剧很快发生了，塞弗在一次任务中偷偷和特工 Smith 达成交易，准备 忘记一切真相， 重回 Matrix， 而且 …还把自己的伙伴墨菲斯和 Neo 当 作交换的筹码 … …

这样的例子在 MGTOWers 之中也绝非不可能发生。有些道德和智商水 平兼低的家伙， 会在了解 MGTOW， 并且服下红药丸之后进行五个疗程， 学习 MGTOW 原理， 体验 MGTOW 启示， 然后发誓不再为女本位所困。然后 …某些似乎冥冥中注定的意外 为摧垮它这个看似坚定， 其实不牢靠， 摇摇欲坠的信念： 有一天， 他会发现真相的残酷，厌 倦于缺乏温情的苦旅， 他会重新想念那个给它提供幻想的系统， 那个给他的生活填充色彩， 麻痹他， 以至奴役他的矩阵。他会放弃通向永恒自由的道路—这还不是最可悲的， 更可悲的是， 他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兄弟给卖了， 成为整个系统镇压清剿 MGTOW 的史上最佳情报员。 这种情况我在还是个对 MGTOW 一无所知的朴素男权运动者的时候就隐约有所耳闻—有些龟男是从“觉醒的男人”蜕变而来的，这种转变的催化剂往往只需要来自一个雌性生物的温润轻盈的承诺， 甚至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这种难度随此乌龟意志的软弱程度决定。然后白左 liberalsits 们就会对此大加褒奖， 大做文章， 给他树立一座文字纪念碑： 一个冰冷的大男子主 义者终于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情。 （手动恶心： 呕。。。。。）

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 最简单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原因， 就清楚的写在《打破欲望的枷锁》那篇文章里—不管你脑补的工程进行的多么臻美， 不管你那符合 Sovereignty 的信仰体系多么坚定， 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欲望刺激， 你都会瞬间投降。就像再坚挺的碳烃， 没有一点官能团上的漏洞促使它崩溃， 只要你上了足够变态的氧化剂， 比如氟气 （手动滑稽）， 它照样分分钟散架。这不是我们仅仅靠我们的理性就可以避免的，毕竟缘脑机能和爬行动物脑 机能比起皮层， 和脊髓的链接更紧密， 产生的冲动也更难抑制， 一旦精虫上脑， 再清醒的 MGTOWer 也会有可能做出和自己理性意志截然相反的事情。当然， 这不代表我们只能眼睁 睁看着放任自己的欲望腐蚀信仰—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的思想， 让 MGTOW 的启示以及信仰体系的驱动和缘脑机能相联系， 也就是培养一种“红丸情感”， 在欲火焚身的时刻， 能够对抗让你背叛 MGTOW 启示的行为冲动， 这样， 你在一个蛛女使出浑身解数诱骗你坠入她的那 张能榨干你全部钱包和鲜血的蛛网的时候， 你就更可能能像唐僧一样， 不动如山了 （手动滑 稽）。

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更加特殊一些。这种情形确实会和信仰体系本身产生关系。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MGTOW 系列思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 MGTOWer 通过自己原有 的思想体系自己推导出了红丸思想的类似物，本身就对其有着充分的认同。接触

了 MGTOW 这个旗帜， 完成了“概念输入” 的过程之后， 他的兼容 Sovereignty 命题的信仰体系就十分完 美了。这种 MGTOWer 一般很难塞弗化， 因为我有十足的把握判定， 只要运用正常的逻辑思 维，MGTOW 对于男性自由的诉求和他的信仰体系是能完整自洽的。因此， 如果你是靠着自 己先自觉或不自觉地磨损了女本位枷锁的一部分， 然后再由 MGTOW 给你来个彻底的大解 放的话， 其实你成为塞弗的可能都极其微小 。因为这种历程几乎是确保了你的信仰系统和 MGTOW 的高度兼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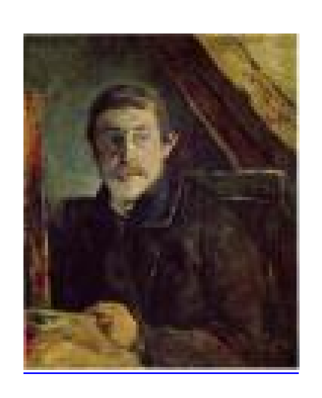
墨菲斯说，不存在不以男性自由为出发点进行的反女本位。我觉得这句话既有道理也没有道 理 （手动滑稽） 。一方面， 你必须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给予 Sovereignty 命题足够的根本地位， 才能确立对于男性自由愿景的始终坚守， 不被塞弗化诱因所动摇。另一方面， 其实你也没必要非得把男性自由作为信仰体系本身的公理不可，因为这样的体系其实准确的说是夹杂在人文信仰和超越信仰之间的——方面它反对根植人性深处的女本位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以男性 的体验和自由作为终极尺度，看起来又和人文主义极度相似，其实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可 名之为“真左”的几种过渡形态之一。它拒绝接受人文主义必然要求的女本位因素， 创造了一 套不符合主流人文主义信仰护逼天性的话语命题系统，反而去拥抱了在主流看来极端政治不 正确的男性自由作为它的根本公理， 因此 MGTOW 的这套程序也就成了它的必然和唯一选 择， 这种 MGTOWer 对应的塞弗化几率是最最最最最低的， 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直接把 MGTOW 的核心 Sovereignty 直接干脆地上升到信仰公理的高度支配一切。但是， 但是， 但是，请切记，这样的系统虽然绝对不用担心塞弗化，绝对会死心塌地地滋磁男性自由和权益， 但是， 很抱歉很抱歉， 这样的系统， 是热力学不稳定的。

根据本人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信仰论学说， 在整个信仰体系群里没法包含一个可以容纳真正 Sovereignty 作为真正信仰体系核心的选项。换句话说， “男性主义人文主义”， 如果经历直达永生的时间， 其实极有可能衰变成稳定的它那解放或者传统人文主义的近亲， 要么就直接衰变成特定的， 与之相近的超越信仰。虽然其内在的机理我还不甚明白，但 大概我还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不太可能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花在怎么解脱女人的纠缠上， 更不大可能把这件事上升到终极命题的高度。随之时间的推移， 经验和思考的积累会使你的思想体系最终还是发生了改变—你会发现 MGTOW 系统最后还是会起到正常的脑补作用， 将自己的信息依靠逻辑系统逆转录到信仰体系中去， 然后退居二线， 成为 一个至关重要但并非九五至尊的命题系统。 (手动滑稽)

当然， 上述转变过程是绝对不考虑所谓“动力学稳定性”， 即外界条件对于思维发展的影响， 以及这种转变所需的时间。事实上，极度膨胀的女本位对于男性的侵害，会成为这样一个“过渡态信仰体系”的稳定性极具上升， 本来， 这样一个过渡状态相当于停留在脑补程序的初期， 由 MGTOW 的核心 Sovereignty 起到信仰公理的作用进行倒向推导， 支配其他一切命题的运作， 这样的初期状态转变为热力学稳定的信仰-符号-命题正向逻辑本身就需要甚至长达几十年的人生经历， 这时， 如果女本位膨胀不断刺

激， 使得男性 MGTOWer 必须竭力强化， “复 习”， 重复强调 MGTOW 信念的根本地位， 没有一个空间给他思考终极问题， 那么这个介态 的信仰体系无疑将会有着长于一生的寿命。

当然， 如果你的脑补程序飞速运转， 你很快就把这个倒向形态给转回正向， 选择了一种超越信仰作为公理， 你的塞弗化可能其实还是照样很低的。只要你保持原教旨的超越信仰， 拒绝一切腐化， 比如不能容忍摩门教式的对于 liberalism 的妥协。原因在于， 即便 Sovereignty 不 在你思想体系的绝对中心， 也在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构位点上。只要你有着正确的逻辑思维， 你就会发现， 追求超越存在和匍匐在女本位枷锁之中本身即是不相容的—



男人的灵魂向着无穷的宇宙， 而女人则想着把它捆绑在家庭收支簿上 —思特里克兰德(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但是， 也不能因此忽视因为信仰体系和 MGTOW 的矛盾产生的塞弗化。这就我说的第二种 塞弗化可能： 如果你的 MGTOW 是道听途说， 以脑补形式得到的， 那么你塞弗化的可能性 确实会略大一点。因为每个人的逻辑思维都不是完美的。很可能你在第一次接触 MGTOW 的时候感觉它还蛮对你的胃口的，但其实你对于女本位系统的依赖程度， 已经随着白左和传 统主义的洗脑异常坚固了， 你对于自由的渴望并不能一次次帮助 MGTOW 原理和 MGTOW 启示的“药效”在和你固有的， 政治正确的观念的否定/怀疑斗争里占据上风 。这会导致什么呢？ 一旦你的逻辑思维并不清晰，你很可能很快就经历完五个疗程，没经过什么怀疑，否定， 自我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痛苦挣扎， “副作用”很轻微。但这绝对不是好事， 这恰恰说明你的 MGTOW 命题系统很有可能是和那些与之不相兼容的固有信仰，不稳定地相互共存的，你现 在和 MGTOW 的链接是“貌合神离”的。一旦时机成熟， 一个类似于一个暖 b 的催化剂就会 使你这个因为动力学惰性维持下来的热力学不稳状态瞬间发生反应，你会经历一个史诗般壮 丽的塞弗化过程， 然后华丽地从一个 MGTOWer“退化”成一个热爱生活， 热爱世界的矩阵中 人， 顶

多加上一点未消的愤青气质， 然后就去接受白左们对一个“回头浪子”重新“融入社会的赞美了 。他甚至还可能结结实实以一个犹大式的姿势给上帮助他引导他脱离苦海的 MGTOWer 一拳， 就像搏击俱乐部里那个塞弗化主角干的好 (chun) 事一样。

上面这些解释和方法论都是极度主观的， 仅代表个人观点 (手动滑稽啊) ， 各位大佬还请轻 喷， 也许时间会证明我是错的， 最后我们会发现， 会有一种完美的以 Sovereignty 为至高中心的信仰体系， 在信仰的对称群里默默闪耀着它那若隐若现的伟大的光辉

不过， 我相信， 对于在座的各位， 我上面讲的都是一番屁话， 可以丢到垃圾桶里的玩意儿。 “什么，你个破谷歌，敢怀疑我对 Sovereignty 的信念？ 对 MGTOW 启示的坚守？ 不就是几双臭袜子吗 (手动滑稽) ？那些算什么？男人的自由是绝对不容亵渎的！ ”哈哈， 那样， 我就 太高兴不过啦。   (手动滑稽)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在讨论到关于 MGTOW 原理和 MGTOW 启示的概念， 以及“脑补”机制 所决定的 MGTOW 能够引导个人信仰体系建立的作用之外， 我还想聊一聊 MGTOW 在整个 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能够扮演何种角色。这也是 MGTOW 圈内一个始终热度很高的话题。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概念， 许多新人头一回接触 MGTOW 原理的时候就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当他看到原来所谓郑智正确的女权原教旨主义原来正是造成社会崩溃的主因 之一，当他看到原来所谓那些看似反女权的传统主义者也同样会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嘴脸给 男性，他的三观很容易就被深深颠覆了，震撼之余可能是赞叹，这真是反女权的核武器， (冒 犯了， 手动滑稽) 那么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唤醒那些还活在政治正确的温床和传统主义反女 权幻梦里的人们， 拿起 MGTOW 原理的武器去向着终极自由普照的红丸帝国战斗吧！

当然， 这个梦想是非常美好的， 充分反映了受着奴役， 压榨和剥削的男性同胞对于自由的不 懈追求和渴望斗争解放的顽强斗志 (手动滑稽) ， 也确实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 MGTOWer 几乎都曾经幻想过的那么一幅场景。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历史的进程是极其复杂的，知道了关于这个世界， 这个历史， 这个文明的一些真相， 不代表我们就能依靠揭示这种真相的学说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这个世界， 使我们的最终理想得以实现。

这方面白左表示有话要说， 一些老年白左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都会有些后悔，更有不少 白左年纪大了以后直接奔向了自己原来的反面— 白右或者宗教界。为什么呢？ 因为许多白左 都把改变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 他们在年纪青青的时候， 一看见阶级压…迫， 看见高税收， 看见种族歧视， 看见“父 …权遗毒”， 那个义愤填膺啊， 年轻

的心燃烧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了 (手动滑稽) 。当他们长大了， 发现自己那时候参加各种 Campaign 的 “ 战友”们已经逐渐 走进了舆论和政治权力的中心，似乎自己那个美妙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要实现,然而,很快，时间就会把他们的幻梦无情撕碎— 当他发现自己老了，牛 b 哄哄的年轻蛛女们开始拒绝给他 这个老态龙钟的“弱势群体”让座的时候， 他就会蓦然醒悟 (真的是“蓦然” ， 手动滑稽) ， 原 来， 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和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他们的理想同步的啊， 原来， 万物并不能 一直随着人的意愿改变的啊。

当然， 这是部分脑子比较活转的白左。自然更多的白左脑子已经锈到坚决拒绝从他们那璀璨 而不朽的男女平等种族包容文化多元消费自由的信条上挪开一步了，即使活到多少岁都是一 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社会世界就像一个脆弱的量子纠缠态，你对它操作一下， 它就脆弱的坍塌，让你白干一场？ 那我就 …来讲个故事，给大家了解一下这其中的谜团吧。 (手动滑稽)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些对于历史的预测往往总是不能准确实现？一般来说， 往往那些赫赫有名的预言， 比如无产和谐阶级革命将会在 20 世纪燃遍第一世界， 比如苏联将会取代灯塔国的全球霸权， 比如 21 世纪将是全球大同， 世界不断走向统一的世纪， 比如欧盟的范围 和影响力还将继续扩大 …如此等等， 不可胜数。 (我还想再跟着补充一条： 钕醛的胜利指日 可待， 男女平等的理想乌托邦即将实现， 手动滑稽) 然后， 这些 Flags 很快都在一百年以内极其漂亮的倒了下去， 留下的只剩一大堆信誓旦旦， 曾经闪烁着坚定眼神的历史学家们食了屎一般的表情。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 原因是， 我们的理论目前还不成熟， 这也是目前白左主流学者们所坚持的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只要不断精细化所谓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就能真 正了解到那滚滚历史的潮流…呸呸呸， 是证明， 那滚滚历史的潮流， 是向着—男女平等种族 包容民族融合文化多元消费自由的方向坚定不移的迈进的！ 喝！

玩笑归玩笑， 让我们还是正经讨论这个问题。历史其实总是惊人的相似。在量子力学正在诞生的那个世纪里， 主流物理学家也是这么对待所谓“测不准”问题的，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 只要不断精化仪器设备， 再想想办法让自己的手更细， 脑子也更细一些， 至少可以无限趋近于 得到绝对精密的实验结果。

然而， 很遗憾， 他们错了， 极其经典而闻名遐迩地错了。人类的学问发展到这个地步， 正如 那位有责任心的砖家所提醒的那样， 已经越来越需要面对复杂性的考验了。量子力学的这个 不确定性， 是深植于宇宙终极本质的不确定性， 是万物兼备的一种必然属性， 自然是无条件地无法消除。但是，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即便没有这样的本质不确定性， 哪怕自然给了我们无限探寻真相的权利，我们这些个不争气的人类照样干不成这事—这就是飞速增加的复杂性造成的， 与之相关的一个领域被称为混沌学。

我们知道，一个系统越复杂，它也就越难预测。这种难预测是建立在其精巧繁复的结构上的， 这种结构拥有能够把一个极端微小的误差放大到接近无限大的程度的潜力 。天气系统就是这 样一种极端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里的极小变化， 比如一个一丢丢大小区域内的水汽条件， 高空湍流， 甚至电磁辐射造成的电离层辐射， 都完全有可能导致低层大气一整个绝大无 比的雷暴单体的形成或者消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天气预报总是那么糙氮， 一而再再而三地不 准的原因。

但是， 天气预报还远远够不上在不靠谱预测里称霸， 我前面说过的社会历史预测， 才是打脸 预言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家伙 （手动滑稽） 。

天气预报即使再不准， 预测个天气形势， 包括风力， 风向， 雨量保持在 20%误差内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在正常季节） ， 比如今天晚上报明天高温 36 度， 明天绝对不可能来个大打脸， 直接变成 26 度。长期预报也一样， 报个厄尔尼诺也不可能凭空转拉， 副热带高压当年的强 弱也大差不差能算准。这是因为天气预报处理的只是一个一级混沌系统。啥叫一级混沌系统？ 就是即便极度复杂， 它还是有一项我们为之欣慰乃至欢欣鼓舞的条款：我们的预报对于系统的演化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条法则对于我们就像一张赎罪券一样救命，微小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在计算分析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一切观测者参与的耦合条件， 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数学上的老奸巨猾的微扰手段可以供我们使用，这就像你在做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发现最后的函数形式约去了一个恶心的参数一样使人开心，因为剩下的玩意即便再复杂， 理论上都是可以画出图像的，少了一个参变量带来的简化往往是惊人的至少我们可以自由决定能画出多精密的图像， 对于一个预测的准确程度我们还是能够把握的， 哈哈…

但是， 当人类拿着小聪明应付气象学考试并且成功及格之后， 下一场历史考试， 恐怕该来的挂科就还是要来了。历史， 或者说人类社会， 是一个二级混沌系统。二级混沌系统是无法忽略因为观测或分析， 预测这些研究过程对于系统本身产生的影响的。换句话说， 要么因为这个系统太敏感，太脆弱，太不经看，你一看它一眼它就变样了（量子纠缠态中这种现象很多）， 要么就是你对它的分析或者预测能够影响到它的发展演化过程，历史的进程，就属于这一种。 当 Marx 看见欧洲普遍存在的阶级状况， 资本家在工业萌芽时期对于工人穷竭全力的压榨， 他作出了自己的预测， 他认为， 革和谐命会在第一世界 （欧洲） 率先爆发， 反而是工业化起来的第三世界会以他们的资本主义 “扼杀”欧洲的无产阶级政权。结果很具有戏剧性， Marx 似乎忘了资本家也会读《资本论》， 他们开始用各种选票和福利缓和阶级矛盾， “收买”工人 阶级， 给自己的吸金机器“续命” （+1s， 手动滑稽） ， 然后遏制第三世界的工业化， 使之一直 处于原料供应商的低层次产业链中。于是， 人算不如天算， 历史的车辙就这么发人深省地偏离了 Marx 给它划下的轨道， 不是偏离， 是飞离， 差的太远了。

因此，想依靠 MGTOW 原理直接改变历史进程的做法，实在是 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了。因为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就会对于历史的前景作出预测： 一旦红丸觉醒者达到足够数量，就会有足够多的男性站起来向女本位宣战，并且督促新生代的父权制政权远离女本位的陷阱， 最终建立强大的红丸帝国。话虽这么说， 前景很漂亮。但现实就是这么逗 b 又欠艹： 你一旦这样做了， 你这个宣传行动如果真的凑效， 本身可能就会极快促进高度女本位社会的自我调整机制， 这个道理就像之前 MRA 所干的事所得到的教训一样： 万一你真的 成功了， 得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升级版的，经过讨价还价风波的更坚挺的女尊社会， 就像冷战反而成功地给资本主义体系续命一个道理，你可能不但没有加速女本位的灭亡，甚至还因为点醒了这个睡大觉把车往沟里开的怪物， 因而延缓了它的崩溃， 它还要谢谢你哟。 (手动滑稽) 。退一万步讲， 就算你靠这锅炸天的红丸传播能力把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成功插上路标旗，速度快到女本位政权还来不及反应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拦腰一斩粉身碎骨，你还是保不准在你恢弘的镐命进军中会不会出现意外，因为即使能够赶在二级混沌系统的耦合机制开始运作之前就极速把这个本来极端困难的任务搞定，整个过程还是处于仍然相当难缠的一级混沌系统的控制之下—以你目前对社会信息细节的掌握能力来看，不知道这些高举红丸旗帜 的呐喊者们到底会把世界引向一个红丸帝国，还是只是一个全新包装换汤不换药的父权社会，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无法招架女本位本能，信仰腐败和建构崩塌一系列破坏因素的进攻而拒绝 进入女本位循环，从而永恒不朽的。

有人会问， 那么照你这么说，MGTOW 原理同样对社会进行预测了呀， 你也保不齐那些精英人士，知识分 (第一声) 子，钕醛表们看不到这些隐藏在黑暗深处的道理，然后做出对策啊？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来明确的告诉大家： 即便人类社会是个二级混沌系统， 即便这场历史 考试难度地狱级，这道关于两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题目，MGTOWers 还是都能拿到分。不服？

不服憋着。 (手动滑稽)

这里面的窍门，就在于 MGTOW 利用了一个可靠性极端高的体系来作为基础， 在此之上构 建了 MGTOW 原理。这个基础， 就是后达尔文时代的演化生物学。MGTOW 和其他各种历史预测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别的历史预测， 无论枪口瞄准的是政治， 军事， 还是文化领域， 无一例外都要指望人类的意志和思想。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是建立在“人类具有 普遍的理性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公理之上的， 而 Marx 主义对于无产和谐阶级革命 前景的预测， 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即人们的观念总是跟着社会客观条件来走的。这些预言无一例外都在跪舔人类的意志， 而人类的意志恰好是这个二级混沌系统万恶耦合参数的来源所在， 因为人看到你的预言了， 他就会做出改变， 让你的预言落空。这些学说要想保住自己的牌子不被现实狠狠砸烂，就不得不低声下气紧紧抱住人类那似乎一天一个样的花花内心，祈祷它不要乱动毁坏自己那脆弱的假设根本。而 MGTOW 原理呢， 则严正坚决地拒绝了任何形

式的对于人类思想和意志的跪舔——它把“雌性数量是决定种群繁衍能力的限制性因素”和“两性异形”这两条铜铁一般坚挺的法则作为了它的公理， 而这些法则， 正如我之前所言的，是一三亿年生存斗争铸就的铁律！无论你人类竭尽全力耍尽滑头，想尽一 切办法试图使 MGTOW 原理的预测落空， 都是徒劳， 因为这个原始能动力绝非你我能够操纵的了的， 你有一颗叛逆的心， 试图拒绝女本位的本能操纵你，拒绝作出可能帮助女本位循环向下一个阶段大步迈进的一切举动， 在自然设计的化学和生物驱动力面前，任何努力，强硬和愤怒全部都会被脊髓，神经纤维和递质证明纯粹是徒劳。在这个不停变换极度复杂的二级混沌系统里，MGTOW 原理有幸抓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变量：这就是亿万年自然选择所 注定的女本位法则。它就像一个强有力的限制条件，历史的耦合参数无论怎么自由无赖地变来变去， 始终逃不出它的取值范围， 只能乖乖诚服于它的岿然不动之下， 在此等特别坚强的 法则基础上进行的 MGTOW 原理的预言， 也因此获得了比其他五花八门的历史研究多上甚至几倍多的可靠性。

但是这也不代表 MGTOW 原理就可以完全不用在意那混沌带来的极端复杂性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MGTOW 原理本身其实还是建立在较低耦合程度，即这种预言不会对系统的初始条件造成足够大影响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MGTOW 原理也是和其他许许多多人类学说一样， 什么都可能考虑到，就是不考虑自己对于对象系统的影响。这点也没什么可意外的，MGTOW 原理再神奇， 再颠覆认知， 毕竟也超出不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因此， 如果 MGTOW 原理及 启示本身的传播产生的影响，或者其他各个社会结构细节(比如反女权运动) 产生的影响大 到一定程度， 那么 MGTOW 原理对于女本位历史进程的预测自然会出现偏差，一些细节结 果很可能最终会要发生改变。比如女尊社会膨胀暴走的速度，崩溃的快慢以及极端父权制出现的环境， 都可能会发生可见的变化， 这是很正常的。当然， 不管怎么变，MGTOW 原理依据的那两条雷打不动的公理还是不会有一丁点儿改变， 因此，整个 MGTOW 原理对历史总的大方向的预测是绝对不会轻易落空的， 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即使预测的过程很容易发生波动， 女本位程度不断加深造成的社会崩溃到来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该来的还是要来， 自然规律要你女尊社会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手动滑稽)

不过， 这也给我们 MGTOWet 的行动法则一个可知的教益： 既然该来的总会来， 你去多费心思拼命插一手还可能把水搅浑，不如安静下来，专注于自我的完善和面对可能到来危机的提前一手准备，然后就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和红丸同志们一起看着这场千年一遇的好戏上演—这部可能有生之年都未必有一次机会可以见到的史上最佳社会灾难剧即将真实上映，人口危机， 经济崩溃， 技术停滞， 全面的恐慌情绪， 热战， 还有能源饥荒， 当然还有如下可能的偶发即兴表演： 大洪水， 超强台风， 百年干旱， 千年寒潮， 等等等等， 数不胜数。你可以看见那些不可一世的蛛女，那些叱咤职场俨然一副女王尊严的女强人在这个年代瞬间变成刀殂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甚至拿来泄愤和泻火，那些充斥着纸醉金迷的高楼大厦商务中心一夜之间挂满古兰经书法， 原来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铺满地毯拥堵着大把大把黑压压的绿绿向着麦加磕头，等 好戏结束，你还可以踩在无数原本跳来跳去的龟男和护 b 使者的尸体上跳舞， 欣赏一下“拣屎”预言的那个“大同世界”， 女权原教旨主义者期待的那个完美的所谓同工同酬钕领导人满天下的未来， 到底是什么一副真实到让人啼笑皆非的样子。

当然， MGTOWer 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看戏，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不是还得认真考虑一下万一 MGTOW 的传播造成了不可忽略的扰动， 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 是否真的应该修正一些， 至少是修正一些细节？ 毕竟 MGTOW 原理的整个考虑内容都在做一 件事情：基本忽略红丸思想的传播对女本位发展进程的影响， 因为这个影响程度对于整个女本位系统的稳定性来说确实足够小。不过， 大的趋势可以不考虑这种耦合因素， 小的一些细节， 可能我就要不自量力地来试着做一番修正了， 铪铪。

首先我们把注意点放在一个 MGTOW 原理对于女本位循环细节的考察上： 根据 MGTOW 原理， 一旦女尊社会发展到一个临界的可逆点，那么整个女本位循环的箭头就会从可能的双向 变为唯一的单向，文明从父权制不断滑向极端女尊社会直至趋于崩溃的过程会径直从可逆状态变为不可逆状态。这个临界点就是给予女人受教育权和投票权。因为一旦如此，女性的 “ 觉悟”就会不断发生。她们反叛父权社会， 逐渐为自己谋取更多福利， 对个体男性的依赖减少， 然后更加反叛这个父权建构的恶性循环得以开始不断运作起来。这个机制也正是以波伏娃为首的女权运动的那帮祖师爷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也是这辆女本位列车开往本次循环终点站： 灭亡深渊的最好燃料箱。在这种油门踩尽， 没有刹车的情况下， 想要把女本位循环的列车搬回温和父权制， 保存本轮人类文明火种的旺盛， 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 假如有足够多的红丸男觉醒起来， 发现事情似乎不是那么对劲。那么这整个假设也许就可以改写了。

这个推理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进行的：事实上， 需要改变一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轨迹， 需要争取的人数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不知大家学习化学的时候有没有留心一个叫做 “活度” 的概念。这是一个用来在热力学系统里为了拟合动力学因素进行修正，代替“浓度”进行平衡 计算的量。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移植到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上来—尽管一个社会包含的个 体数是极其巨大的，但其实，其中具有能够影响社会思想变迁“活性”的，可能只有其中的 20% 甚至更少。其实，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生活里有很多人， 对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完全只关注自己的前途， 至于人类灭不灭亡还是变成一个伟大的大同天下似乎于他们都无关，他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还有可能数目更多的人并非对这样的议题一 点都不关心， 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盲从的态度， 他们完整的继承了父母， 教师或者长辈的那一套观点， 无暇也无心去怀疑和思考。白左希望这些他们所谓的麻木者能够觉醒起来去支持他们的两性平等文

化包容种族融合 ...的政治正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根本不知道一旦让这些人觉醒起来后果会有多严重。他们那套精英气息十足的理论在这些人面前完 全没有吸引力， 这些人一旦放下手里忙忙碌碌的赚钱， 养房， 养车， 养 b， 开始正儿八经思考社会民族文明的未来之后，社会就崩溃了，他们赖以维生的那套洗脑体系完全就开始发挥 不了作用了。这一点繁殖癌明显脑子好使一点，把握许多真正政拳的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培养出一大批对社会兴亡无动于衷的 GDP 生产机器才能使这个矩阵保持稳定， 不至于迅速冒出 一大把一大把的怀疑者，然后快快地走向灭亡。古斯塔夫.勒庞先生早就在 18 世纪就已经洞 察到这点了， 现在许多白左碍于郑智正确还是根本不敢承认这件事， 因为这似乎和他们“一 张选票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信念背道而驰。

其实， 白左自己的现状也同样如此。尽管掌握着几乎全世界最大的话语霸权并垄断着最大份额的文教产业， 他们真正的主力军， 能量最大， 能够翻云覆雨的那帮人也不是那些看起来数量惊人的朴素人文主义者，而是那些文化经济行业最顶端的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们，请注意，这帮牛 b 哄哄的所谓精英可不一定能力有多出众，谁知道他们是靠着什么裙带关系网 (女本位原始模式的杰作) 和愈发女本位的社会体系混进这个 b 格至高的阶层里来的，不管他们的 姿势水平够不够高， 他们屁股所坐的位置就决定了他们那无人能敌的话语权能充分的保障， 他们发出的声音也是整个舆论界最响亮的，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之中拥有足够多的“大 V” 和 “ 权威” 能够充当舆论的喇叭， 也有足够多的身居要职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为 liberalism 的主张争夺最优化的环境。白左对于文化思想世界的全面支配， 其实也只是依靠 这“精华”的 10%

至于后面那些大把大把的跟随者，那些接受普世价值教育口号的普罗大众们只需要跟在后面摇旗子就行了。他们其实实在相当整个系统的一个背景环境， 他们的“低活度”注定了他们随时都可以为任何一个可能的霸权思潮助威，一个社会的内在稳定要求也注定了他们的数量会 维持在一个高位平衡状态 (假如有一个这种低活度分子突然哪天智商开窍开始觉醒过来了， 那么很快也会有新出生的大堆低活度人群填充他的位置) 。假如哪天红丸主义崛起了， 你看吧，他们很快也会成为红丸思想传播蔓延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助推器和票仓。不过你也别指望 他们能真的接受红丸主义， 成为货真价实的 MGTOWer， 他们的存在价值其实就像一个试剂 瓶里的指示缓冲溶剂， 酸多了就吸收质子， 碱多了就扔出质子， 随机应变， 也有点类似于 RPG 里的即时演算， 能反映整个体系的力量对比和势力平衡，并且将其规模扩大到可观的程度， 白风吹过来，他们就集体变白，红火烧起来，他们就集体变红，绿光照过来，他们就 ... (手动滑稽)

(我绝对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确定社会个体的意思， 事实上，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扮演低活度分子和高活度分子中的一种角色， 这不是一定的，并非嘲笑某些特定人去智商低下只能做羊群被牵着鼻子走。但这种有限的活度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 因此任何一个文化领域普遍出现的现象， 都是存在占据最大份额数量的低活度分子， 无论什么时

间， 场合和环境，你都会找出一帮可能构成不定的低活度人群， 他们构成了社会矩阵的稳定剂。

基于同样的理由，红丸男力量突破 MGTOW 原理的预言改变历史其实也只需要相对来讲很 少数量的成熟红丸男就够了。比如假设 (注意是假设) 我们设法搞到了 10%的红丸男数量， 那么其实红丸主义在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地位可绝对不仅是 10%了，正是因为这些低活度分 子的缓冲放大作用， 其实红丸思想的“思想份额”已经很可能远超 30%了， 即便一时半会很难 直接对白左的话语和教育霸权造成直接打击，也仍然会极大程度影响这种霸权的发挥。再加 上互联网的飞速传播效率， 红丸思想对于社会当前结构的冲击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

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点， 一个关键的条件是， 白左目前的目标是维持这个逐渐走向崩溃的社会体系， 是把这个矩阵的不稳定体系不断清除， 不断提供灌输进 “ 电池”们脑子里的思想素 材， 这其实是一个逆风局， 他们干的事情是维持。而 MGTOWer 播种红丸思想则是在破坏— 他们只要种下 1%的不稳定因素， 这 1%的不稳定因素就能自发造成更多的体系结构崩坏，然后再次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像病毒一样扩散到各处， 从 1%到 2%再到 5%， 在一定范围内，红丸思想都会像自由基一样进行原子弹爆炸式的链式反应， 一个氧自由基进攻有机分子 的整个结构， 很快就能产生更多的自由基 。女本位很清楚这一点，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 MGTOW 一诞生就开始对其疯狂敌视打压的原因之一，因为一开始 1%一旦让其舒服的发展， 等它发展到 5%的时候， 那种扩散的速度逐渐达到高潮的状态就绝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的。

我和许多道友最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讨 (yi) 论 (yin) 。得出了一个可能的关于红丸男临界数量的初步猜测： 当红丸男 (包括认同红丸思想的“红丸居士”， 比如星辰， 和纯正 的 MGTOWer 两部分) 数量超过 5%的时候， 红丸思想的舆论地位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个 人认为，在这个阶段，红丸思想的传播速度会达到最快的接近失控的状态，可能会有超过 30%的低活度人群转变取向， 倾向于支持红丸思想。这是红丸思想本身和女权原教旨/白左思想的力量对比的临界平衡点， 超过这个临界点， 敌退我进， 至少在思想文化层面上， 逆转女尊 社会膨胀的不可逆趋势，在维持大部分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整个历史进程转移回父权社会的 基础是基本具备的了。

而红丸男数量达到下一个临界 (10%) 的时候， (这也是个人意见) 这时， 红丸数量达到维 持社会稳定的上限， 这个数字也是红丸思想和全体女本位思想力量对比的平衡点。历史上任何时间段， 只要红丸男数量超过这个数值， 大大过量的“社会活度”就会集中爆发， 造成巨大变革， 至少在短期时间段内创造一个其建构制度几乎完全不受女本位影响的红丸帝国。这也 是一个相当激烈的热力学不稳定态， 要想产生 10%的“红丸浓度”， 需要极端膨胀， 吃相极其难看， 发展程度极深的女本位社会“倒逼”出一个大量产生红药丸的条件， 就像晚清封建社会 的末路时代催生了擦最强烈膨胀的封建

专制一样，接近本轮循环末路的女尊社会也会因自己 的不断暴走催生出一团潜能巨大的雷暴云，让其发展到可称为过度的程度，然后将自己彻彻 底底毁灭个干净。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至少本庸夫限于姿势水平还没学到过(手 动滑稽) ， 我期待着有生之年能亲身观测到这么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当然， 这些诸如 5%， 10%的数字严格来说只有数量级的意义，毕竟这一块内容要划分一下 的话，属于 MGTOW 启示，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这点比不上 MGTOW 原理，因为 MGTOW 启示注重的不是客观规律， 而是男性的观察世界， 应对世界的指南。这些数字的作用不在于预测， 而是通过一个大致的估计来评估 MGTOW 的前景， 为我们的业余洗脑工作作出合理 指导。 (手动滑稽)

因此，虽然以白左为代表的女本位郑智正确势力手握话语和教育霸权，我们还是有我们内在决定的优势的—在这场看起来实力悬殊的战役中，红丸思想还不是没有以弱胜强的可能性的。下面就结合我个人一些浅薄的看法， 谈谈目前社会 (矩阵) 结构下红丸思想的可能发展情况及前景。

首先，矩阵里每个人先天的觉醒条件是不同的，这个系统里大概有 70%的人属于“沉睡者” (the drunk) ， 他们有的是限于天资，有的是限于学识， 还有的纯粹只是因为对这个系统爱得深沉 (手动滑稽) ， 他们或依赖， 或陶醉， 甚至是热爱这个系统， 从来没设想过脱离到这个系统之外的可能， 如果有人试图这么把他们解救出来， 他们不但不会感激， 反而会激烈反抗。 正是有了这帮人， 感谢他们， 谢天谢地， 矩阵才会这么稳定， 这么容易地消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和我前面提到过的“低活度分子”不完全一致， 但是肯定有相当大的重叠。对于这些人，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不必花任何功夫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红丸化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 0。 当然， 这不代表你不应该对他们保持尊重， 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你的亲人， 父母或者朋友，即使他们可悲地几乎没有机会觉知女本位的真相，你也应该祝福他们， 向苍天祈祷他们至少能 在这个无边的梦境里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幸福， 也最好不要受它的伤害太深， 太惨。

剩下 30%的人中， 有 20%是“可能的反叛者”， 他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会怀着一定程度的怀疑， 但这种怀疑一般多半会把他们送进白左的“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吧”的 热血迷网里头去 (手动滑稽) ， 他们会把自己可贵的反叛精神不自觉地反过来转化成养护矩阵的肥料—他们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 面对节节低的生育水平， 他们会转向繁殖癌主义“保 护好我们的女人，提高她们的地位来让她们获得生育安全感”的这种“ 良方”， 面对雄性可弃 置性， 他们会转向女权原教旨， “提倡男女平权， 让性角色灵活起来”这种让人只能叹为观止 的“解救之道”。他们不是没有觉醒的可能， 但很可惜，矩阵系统巧妙而成功地把他们的反叛 精神利用起来了，反过来维护系统本身的稳定，这可招真是绝啊 (手动滑稽) 。这些人最后很可能会成为白左精英的主力军，扯开嗓子大喊社会变革，为女权摇旗呐喊的其实的都是这些可怜的潜在觉醒者。当然他们之中

反过来反对女权的也不在少数，就是十有八九会变成乌龟系和路过氐系的“理性人士”，“女权太极端了，我们要 gentle（绅士），不要和她们一般见识，相反，我们要解救那些被女权毒害的女性啊”（手动滑稽）。

剩下 10%，恭喜你们进入了潜在的红丸化区域。你们既有一点点反叛的天赋，又对于男性的终极理想—Sovereignty 有着一种天生的感情。可以说，每个红丸化的觉醒男性，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那种特质了。为什么这么说？在白左强大的教育机器下，接受符合女本位的人文主义信仰体系太容易了，而你又无法依靠逻辑推理和思辨去排除它的影响—决定你选择何种思想体系的，绝对不是它的逻辑是否正确。如果你在极为普遍的女本位氛围中天生就保持着一种警觉和潜在的排斥，那么，你很可能会接受符合男性自由的信仰体系，反过来，这种信仰体系在高度女本位的社会里是极端稀有的，没有人会，也可能没有人敢教给你，一切都必须凭借你自己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做出选择，如果你没有这种“天赋”，你被“母体化”，成功地成为矩阵的一个链条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毕竟，MGTOW 看起来就是一笔极端不划算的交易，你要放弃几乎是整个社会的认同，接受和期待，以及那个被千千万万男性渴望，追求甚至敢于为之献身的“理想”—女性关怀和女性认同（Female Validation），而你能得到的，只是一个对于 Sovereignty，对男性终极自由的希望，一种可能，还不是保证。这怎么划算？这怎么等价？在这比看似绝对不划算的交易里，只有那些真正视自由为无上菩提的男性，才回去甘愿奔赴这道苍凉的红丸之路，追随那伟大的信仰，那通往终极自由的信仰。在这 10%的潜在红丸男中，又有 9%属于可能的“红丸居士”，他们不太可能完整地接受 MGTOW 学说，但他们会认同红丸思想并接受之。他们是被白左编织的思想迷雾所困扰遮蔽的彷徨者，是不满于老氟气郑智正确反女权投降路线的愤怒者—他们需要引导，需要知识，需要情感慰藉和关怀，来自男性的关怀— 目前，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得到了应得的引导，这些人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支持，他们是将来可能的红丸大军的主力，当然，我们还是应该谨记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但是，我们也该清楚，这些人是我们的一个希望，我们费尽心思码字，愿意为之在微博，知乎和贴吧的浑水粪坑里来回翻滚挣扎，弄的满身是屎，直到自己都嫌恶心的希望所在。5%的红丸男可能能够逆转女尊社会膨胀的不可逆趋势，10% 的红丸男可能能够创建红丸帝国，这两个重要的临界线是我们的一道光明线，我们无须为之刻苦拼搏，耗费过多时间，自然和宇宙自有对于这个垂垂欲倒的系统的安排，但我们也应该牢记，一旦有机会，这两道线即是我们的一个指明灯。

剩下那 1%，则是潜在的真正的 MGTOWer，很少，只有 1%，他们在天赋，学识，思辨，洞察力和情感上都具有条件，能够充分理解 MGTOW 原理的真正内涵。他们是真正有机会完全自己走完 MGTOW 的五个疗程，并且看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的觉醒者。目前，据我估计全世界 MGTOWer 的总数应该在 10 万左右，还远远没有到达这

个上限。我们还需要保持一双发现的眼睛，因为在这些精矿矿藏里可能埋藏的可不仅仅是红丸男， 极有可能， 下一个 ib 滚或者墨菲斯这样的 MGTOW 黄钢就潜隐其中。

而这 1%的潜在 MGTOWer 也分为七个层次—在红丸五疗程的基础上， 结合一些讨论， 我提 出了一个 MGTOWer 认知层次的猜测，将整个 MGTOW 思想—包括 MGTOW 原理和 MGTOW 启示的认识程度分为了 7 级， 每个等级也恰好对应着对于女本位真相的一种接受态度。这七 个层次分别是—

1 抗拒 (Resistance)

2 愤怒 (Anger)

3 虚空 (Void)

4 侥幸 (Bargaining)

5 接受 (Acceptance)

6 平静 (Peace)

7 觉悟 (Enlightment)

前五个阶段墨菲斯老大已经着重讨论过了，这里我来简单对于后两个阶段的表征做一些猜测， 仅限猜测， 猜测， 猜测， 因为这样的红丸男我到目前 (2018.7.28) 为止， 恐怕 ...还没见过一 个。 (可能我已经见过了， 就藏在各位道友之中， 但是你们埋藏的太深啦， 也许真正的高手 都是隐于世林中的吧， 手动滑稽)

第六个阶段 MGTOW 僧侣

这个阶段的红丸男不仅会拒绝和女本位社会讨价还价，不愿意接触一切现实中的女性， 而且他对于 MGTOW 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女本位层面—他坚守极简主义的生活模式， 拒绝一切能够挑起欲望，毁坏信仰和精神体验的诱因。他用自己的行动和推动整个女本位主义运作的基石—缘脑机能和爬行动物脑机能进行抗争，他用自己的意念和行动去凌驾于欲望之上，最终 达到内心的平静—不是来自于欲望的满足，驱动体系的暂时止步， 而是真正来自自己的精神力量—这种状态（State ）在印度的一些强调精神力量的瑜伽流派和佛教的觉知训练中可能都 有类似的提及，并且在很多宗教经典里也会有暗示 。这样的红丸男， 我倾向于称之为 “MGTOW 僧侣”— 用 MGTOW 的道路， 打通破解欲望， 走向终极自由的道路 。这样的 MGTOWer 已经不仅仅能用 MGTOWer 来形容了—他相比我们， 距离终极自由， 真正的 Sovereignty 只有一步之遥。

第七阶段 救赎者 (The One)

当 MGTOW 僧侣在不断的僧侣式生活中领悟到 Sovereignty 的一切真正内涵时， 他就会成为 The One 。这个阶段的 MGTOWer 我已经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他了， 对于这样的觉醒者， 他让 一个矩阵中人红丸化真的是只需要几句话的事情， 同样，他甚至只靠一副图象就能言说尽我 们所能知道的真相的极限，更何况，对于终极自由的彻悟不是靠语言逻辑和话语符号能够表 述出来的。我只知道， 他的觉悟， 很可能已经能和历史上那几位绝对先知相比拟了—老子 ， 耶稣，释加牟尼，穆罕默德：他仅仅是靠着这条由打破欲望枷锁开始的红丸之路，达到(Reach) 触及了永恒的终极存在， 用自己的言行证得了梵我如一。

对于这样的觉醒者， 我愿意放弃所有的言行， 因为他是通往永恒的桥梁。

—他成了 One，他不再能看见。

他成了 One，他不再能听见。

他成了 One，他不再能言语。

他包含丝织的天堂,土地,和之间的空间,他蕴含着思想和生命的力量.要知道他是这无双的灵 魂,放弃其他所有的言行.他是通向永恒的桥梁.

看那。在觉悟的光明照耀下，一切黑暗随之消失，一切平衡重新归位，一切智慧在阴影之中 得到重生。

黑暗引我向光明

死亡引我向永生



(全文完)

老谷歌

2018.7.28

十五、求存

序言

各位别来无恙，距离上次动笔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最近手又有点痒痒，决定下笔随便写写，主要是想详细地谈谈上篇文章没来得及充分展开的一些遗留问题，并就此抒发个人浅见。此外，经过这段时间的省察反思，我对之前提出的一些见解和主

张进行了部分纠偏和修正，也需要在此一并指出。本文与其说是写出来给读者看，不如说是捋一捋我自己凌乱的思绪，因此行文风格会类似日记或随笔。鉴于此，本文仍打算半公开发表，文笔和阅读体验感难以兼顾，请读者谅解。

在我上篇文章中，“求存”一词频繁出现，但因为主要探讨的是其他话题，没来得及深挖“求存”这个概念本身，然而这却是一个需要充分讨论的核心议题，因其具有全局统摄性和底层奠基性，是分析任何问题时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背景框架或预设基调，为此，我打算把“求存”单拎出来掰扯一下。

在正式开始谈求存这个问题之前，我有必要澄清两点：

第一、本文讨论的并非如何求存，那是各位生存大师需要考虑的，不在我所关注的范畴内，我这里试图要做的是站在求存之外去关照求存本身。要知道，迄今为止人类 99.9999%以上的知识，不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社科人文，不论是偏于理论还是偏于应用，其归根到底无外乎“求存”二字，所有这些知识的目的都是为达成求存这一结果。但极少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求存”，“可不可以不求存”，“求存的最终意义何在”，“如何看待求存本身”，“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求存方式可以参考某个终极评价尺度进行优劣排序吗”等，此类关于求存的元问题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这一点还望读者明辨。

第二、由于求存这个话题将不可避免触碰政治，本文所涉及的一些观点难免引起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的读者的种种情绪反应，虽然这并非我本意，了解我的都知道，我一般只关注底层代码或者背景设定，极少去趟键政那滩子浑水，相比于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我对舞台本身的基础布局和架构更感兴趣，因此有必要在此友情提示一下。而且我相信随着本文逐渐展开，你会发现所有文章中出现的政治观点均不代表作者本人真实政治立场，但我还是会在文章结尾处集中谈一下个人的一些政治相关的理念或主张。

一、什么是求存

叔本华认为，世间蕴含着一股永不停歇的力量，万物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运动和发展，这便是求存意志。在通常的印象里，求存似乎是由人的主观意识直接操控的意念或行为，似乎只有遇到生命遭受严重威胁的极端情况才会激发出求存本能。但其实不然，生命（乃至万物）无时无刻不在求存，从生到死都处于求存的笼罩下，片刻不得脱身。

你可能会觉得你大部分时间并非在围绕求存，除了求存你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内容，但这只是你的错觉罢了。请回想一下你最普通的一天是怎么过的：仅在这短短的 24 小时里，你脑海中就可能飘过无数个想法，你会下意识地做出无数个习惯性动作，进行大大小小无数个选择，而不论这些想法、动作或选择有多不起眼，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求存这一最终目的。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你的每一次眨眼，每一个面部表情，乃至你决定先洗脸还是先刷牙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皆为求存而设定，只因它们的存在有利于你这个有机体的存续。但通常情况下你压根注意不到这些，因为这些动作和决策很多都交由下意识代为受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做出成千上万个求存举措，进行成千上万个求存决断，你明明每时每刻都在求存却不自知。

某些人类中心主义者听到这立马就坐不住了，我可是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早就脱离了动物本能求存反应了，我是有理想有抱负有高级趣味的大写的人，为了光荣崇高的理念我可是会奋不顾身的，不成功便成仁，为了达成某个宏伟目标，我甘愿卧薪尝胆，牺牲当下的小确幸，做到延迟满足，这难道不是克服了动物原始本能的体现吗？那些牲畜一般只想着仨饱俩倒的碌碌无为和贪生怕死之徒怎配跟我相提并论？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又错了，这里我无意评判你的这些理想和抱负究竟伟大崇高与否，我只想指出一点，你的这些看似远在求存之上的花里胡哨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怀，其实也都在求存的范围内，只不过是求存的另一种形式的展现---“求存叙事”罢了，这种求存方式是在智人独有的虚构故事能力基础上铺展开的，相比于动物性求存，它甚至要来得更为艰难，因为你不再仅仅通过当基因的傀儡就能达成求存目的，你还需要成为某种模因的傀儡，我上篇文章也谈到过，模因比基因更操蛋，它的传播并不那么依赖你这个有机体作为载体，因此经常 override 基因的固有设定，甚至基因规定的趋利避害本能都能被它覆盖掉，让你为了心中的某个“真理”、“愿景”、主义”做出飞蛾扑火之举，“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手动滑稽）。显然，这种求存方式的操作难度和执行复杂度陡增，从发出动作到达成预期结果的周期被大大延长，这无疑给“中间商”赚差价留下了空子。而且这个求存周期随着人类文明化进程逐步递增：在采集狩猎时代，你从布下陷阱到打到猎物之间的周期顶多也就几天，在农业社会，这一周期被延长到一轮春种秋收，而进入现代高分化社会后，这一周期延长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跨越无尽的书山题海，十年寒窗无人问，报无数的补习班，把无数人踩下去，只为搏一张社会恰饭许可证，而且这个成果还岌岌可危，经济大环境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可以让其一夜回到解放前，你绕了这么一个大弯最终也仍然不过是为了求存这一结果，而且你的求存效力也愈发飘忽而失稳。一想到这，我就不由得对某些人类中心主义者自以为进入了“高级求存阶段”而产生的莫名优越感感到迷惑不解，你明明活得更累更悲催了，却还沾沾自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位说现在都 2022 年了，都全面奔小康两年了（手动滑稽），我早就告别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了，我的日常是琴棋书画诗酒花，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感受不到什么生存压力，我每天就是撸个猫遛个狗，月底收收房租，还有闲情逸致把玩一下艺术，陶冶陶冶情操，这总归是脱离求存了吧？不好意思，你仍然还是没脱离求存，只不过你对“活着”的定义发生了漂移罢了：过去你可能认为只要还有口气在就算活着了，现在你觉得那样不能叫活着，你要活出“生活质量”，否则你会觉得生不如死，毕竟由奢入俭难。在较低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紧接着当然是要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你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上越爬越高，越来越多的需求被纳入你的“刚需”范围内。然而，变的只是你的生存状态，不变的却是你对维持在某个生存状态的迫切需要，你仍然遵循着求存的底层逻辑。因此，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并不代表你就脱离了求存。很多人觉得有钱人用不着求存，大错特错，哪怕身家过亿的富豪，每天所做的事也无不是为了维持住他所处某种的存在状态，对他而言，声望、名誉、社会地位、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等，与穷人的衣食住行是同等重要的，他要维持住建立在这些之上的那个社会存在，为此，他同样要殚精竭虑，惶惶不可终日，否则你以为有钱人为什么要不断地出入高级会所，在高尔夫球场豪掷千金，为什么要购置自己根本用不过来的豪宅游艇，没有这些面子工程撑排面，上流社会那个圈子带他玩吗？不遵照这些权贵豪富阶层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他能实现在那个层面的长期求存吗？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豪门是非多”、“只恨生在帝王家”这些自嘲还真就不算凡尔赛，享洪福的同时是享不了清福的，无论贫富贵贱，所做皆为求存，充其量是在不同层面上求存罢了。仔细想想，一个大学教授和一名扒手本质上有区别吗？甚至你每天上班挣钱跟一只松鼠囤积过冬的松果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从求存的高拔视角上看根本没区别。

以上我驳斥了几种颇具代表性的对求存的误解，是时候对求存给出我的定义了。要谈求存是什么，需要先明确求存的主体，也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求存，求存到底求的是什么东西的存。在通常的语境里，“求存”这一概念非常具象，它仅指生命体为了维持自身物理存在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或应对机制，但我想在更广泛且抽象的尺度上谈这个概念：求存，绝不仅限生命体，非生命也在求存，也绝不仅指维持某个物理实体的存在，而是泛指维持局部时空内的一种有序状态。不过虽说求存主体包含生命和非生命，但仍然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求存主体必须是一个有限存在，如一张桌子，一个病毒，一只虫子，一个部落，一个想象共同体等，这些都是有限存在，而无限的存在是不需要求存的，因为它自身已经完满无缺。至此，求存的定义便呼之欲出了：一个有限存在在一个无序且不断流变的世界中为了维持自身的某种有序性而做出的努力。

至于这个作为求存主体的有限存在试图维持什么样的有序性，这取决于它把什么东西当成了“我”，换句话说，这取决于“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被划在了哪。很多

人直接想也不想就会脱口而出，我不就是我吗，我当然不可能是别人或其他东西，还用得着仔细分辨我到底是谁？当然用得着，这里面大有文章，不要以为自我意识是什么一成不变坚如磐石的东西，实际上“我”这个概念一直处于飘变之中，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含义。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你我，可能会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把自己这个个体当成“我”，但殊不知这只是当下这个时代默认赋给我们的，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并非自然产生。“个人”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在前现代社会，“个人”这个概念压根不存在，甚至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到了近代才有的一种建构，前现代社会有的只是宗族、门派、教派、城邦，更早一些的时代则是家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你的自我认同都是建立在这些之上的，你只会把自己视作这些群体的一部分，而非一个独立个体，个人主义那套自我认同在当时根本无从谈起，直到工业化产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分工体系落成后，个体才可以真正以原子化的形态立足，“个人”这一概念的产生条件才真正具备。

除了不同时代“我”的定义不同之外，同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建构的自我认同也不尽相同。在婴幼儿阶段，你尚未完全将自我与周围环境区隔开来，你的自我认同还非常模糊。而到了青少年期，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各种生理冲动和感官满足当成“我”，这时自我与周围环境的边界已经愈发清晰，你开始试图从外界攫取各种资源以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到了成年阶段，“我”的变化就更频繁了，你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理念、目标、愿景等，作为高等动物智人，你的自我认同在生理存在之上还要叠加一层社会存在，你必须构建各种意义感，将自己的生命视作为了某个虚性概念而存在，这个东西消失的同时也意味着你的死亡。比如你被植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儒家理念后，你的人生意义就被建构在了这上面，而如果你很不幸没卷出头，你便觉得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了，这或许也是如今做题家死亡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大原因（手动滑稽）。再比如红丸者们熟悉的很多传统渴婚男在离婚或失业后选择直接删号也皆出于此，他们的全部生命价值都放在了为事业和家庭付出一切，将成家立业当作人生终极目的，而当他们失去这些时，他们的生命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必要。因此你会发现“我”根本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生灭变化之中，比如之前你还以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自居，突然哪天你遭遇了一些重大变故，感受到了世事无常，你可能就转而追随神的脚步去了。再比如今天你还是马教的忠实信徒，把一切反对 CG 主义的言行视作对你自己的个人攻击，但明天你可能因为发了笔横财就觉得自己属于“资”了，于是屁股就又坐歪了。

由此可见，由于所建构出的“我”的不同，求存所要达成的那种局部有序性便也不尽相同，这也直接导致求存目的、求存方式、乃至评判求存行为成败与否的标准有所不同。而且你也不难发现，“活着”和“死亡”的定义至此也可以一并给出了：所谓“活着”，不过是求存主体仍然在维持其意欲维持的有序性；所谓“死亡”，

不过是求存主体所竭力维持的有序性消散瓦解，归于空无。所以活着绝不仅仅指身体还存在生命体征，而是你所定义的那个“我”仍然存在，死亡也绝不仅仅指肉体被消灭，而是你所定义的那个“我”的破灭。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讲，虽然你还没死，但你可能已经死好几次了；虽然你已经死了，但你可能还没死透（手动滑稽）。上面两句话听起来有点绕，但意思其实也很直白：虽然你的肉体尚在，但你活到现在对“自我”的定义可能已经变了好几次了，每次变动，就算是宣告了过去的“我”的死亡，同时也宣告了下一阶段“我”的诞生，比如服下红丸就意味着作为矩阵电池的你死了，同时意味着作为红丸男的你的重生，这其实就是一次生死轮回。另外，即便你肉体死亡了，但也不代表你完完全全消失了，还是取决于你对自我的定义，如果将自己定义为某种崇高理念的代言人，某个教派的使徒，那么就算你肉体消散，只要你所秉持的理念或信仰仍然延续，你便也不算真的死了：鲁迅并没有死，他还活在语文课本的字里行间，切·格瓦拉也没死，他还活在无数热血小青年的 T 恤衫和海报上，只因他们留下的模因尚在。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只以这副血肉之躯自居，不与任何或崇高或低俗的模因绑定自我认同，也不在自我认同里掺杂各种虚头巴脑的理念或故事，那样太虚浮了，我只认身体是我自己，我活着就等于肉体活着，我死了就等于肉体死亡，人死如灯灭。然而，就算从科学证据的角度看，你的这个偏于庸俗的自我认同方式怕也稳固不到哪去，不要忘了你这幅肉身的 70%由水组成，每隔十几天就需要彻底循环一遍，你的全身细胞更是每隔一两百天就需要彻底更新一遍，那是不是可以说你和几十天前的你并非同一个人，毕竟组成你身体的物质都被彻底替换了。再有，你的身体与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那条自我与外部的边界压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更何况你还有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你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你的情绪时刻处于动荡之中，暴怒中的你和狂喜中的你判若两人，你怎么能说有个恒常不变的“我”存在？你所设想的那个独一恒定的自我，不过是你为了实现求存而不得不生出的生理错觉而已。

二、求存所隐含的悖论

综上所述，有限存在需要在一个不断流变且趋于失序与混乱的世界中竭力维持住一种局部的稳态，否则这个有限存在就会灭归于无，这种努力和尝试便是求存。然而，在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任何求存主体都不可能永远维持住局部的稳态，它终究逃不过空灭变坏的循环，况且维持局部有序的代价就是加速周围的熵增，你处心积

虑搭建起的那个纸牌屋再如何精巧绝伦，也早晚有轰塌的一刻。一切有开始便有终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嬴政为了长生不老可谓费尽心思，然千古一帝终究难逃一死。那些延续千年的王朝、不可一世的帝国，终究跳不出盛极而衰的周期，最后也只是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朵浪花。一言以蔽之：一切求存最终注定失败。

说到这有人肯定会不以为然：哪怕失败是其必然结果，但求存终归不是什么坏事，受求存意志的支配最起码是有利于生存的。然而事情真是这样吗？

首先来说，求存，无外乎趋利和避害，顺道一提，你从出生到现在其实也就只干了这两件事，当你暂时捕捉到有利于维系自身存在的外部条件时，便会体验到欣喜、愉悦和满足，但这些感受转瞬即逝。而当你失去有利于维系自身存在的条件或陷入不利于维持自身存在的境地时，便会体验到愤怒、失落或恐惧等。不同的生存境况自然会让你经验到不同的感受，然而，最迫真也最深刻的体验一定是苦，这是根植于一切求存主体的内在深层焦虑，因为一个求存主体只可能处于以下三种状态之一：第一、求存目的尚未达成，这时它将体验欲望未得到满足的落差感。第二、求存目的暂时达成，这时它将体验试图维持住已有现状的患得患失感。第三、求存目的达成后又失去，这时它将体验得而复失的损失厌恶感，总之没有一种状态是能真正免于苦受的。人生在世，只要还在求存，就会被贪，烦，畏所编制的罗网牢牢捆住，一刻不得脱身。不论何种情况，求存带来的底层焦虑都无可避免，请注意这种苦与你一时的失落情绪或偶尔遭遇的疼痛刺激不是一码事，也并不因你求存能力的高低或求存效果的好坏而有丝毫增减，它是一种普遍、深在、恒久的体验，是求存最本质的属性，在印度一些宗教和哲学中，它又被称为“Dukkha”。这种求存之底层焦虑是无可避免的，且与当下的境遇无关，这也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寂灭倾向之源头所在，那种将其悲凉思境完全归咎于时代的沮丧或履历的伤怀之谈，在我看来大抵是读不懂他的深刻与深沉的闲言碎语。

其次，即便从是否达成最佳求存效果的功利角度看，也并非求存意志越强越有利于求存，须知过犹不及的道理，过强的求存意志极易导致对自身的反噬，这反倒不利于求存：1、你的一切感知方式本就为求存而设定，为了求存，你的视神经中枢需要把打到你视网膜上的连续波长的光谱扭曲为离散的不同颜色，你的逻辑和理性又是在这些感性素材之上的进一步扭曲，以便应对你所处的日趋复杂的求存境况，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的感知被求存意志完全包裹着，在求存紧迫性的驱使下，你看待一切事物永远会先从“这东西对我有什么用”的角度出发，而非真正静下心来格物致知，你的感知在这个过程中被严重扭曲。乍一看这似乎有利于你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但从长远看，却又有损于你的求存，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远虑都成了奢侈品，那么成为管窥效应下的牺牲品还会远吗？2、在求存上“用力过猛”很容易反受其害，适当的恐惧和焦虑感有利于你规避危险源和潜在风险，但如

果任由这种焦虑和恐惧占据内心，被其完全支配，那么这种恐惧本身所带来的危害就会超过激发这种恐惧的那个危险源，更不要说过度的恐惧和焦虑会降低机体免疫力了。而以集体为单位的求存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很多治水模式由于“用力过猛”，导致其应激反应带来的次生灾害甚至大于了原生灾害本身，这显然就得不偿失了，最后难免落得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场，所以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关键还是要找到那个 happy medium，不过这几乎只在理论上可行，从实操角度讲那个最佳的度极难把握好，这也让求存变得难上加难，关于求存力度最佳平衡点的问题后文还会详细讨论，此处先挖个坑。3、当你的人生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你会发现很多事都是“关心则乱”，凡事刻意为之结局反倒不美，强扭的瓜不甜，什么东西你越是想得到，往往就越得不到，反倒是总有各种意外收获不期而至；某个棘手的问题你越是想解决，就越是一筹莫展，但当你将其彻底抛诸脑后，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就自行解决了，这种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又被称为 Backwards Law（反向定律），也就是所谓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排”。

再次，作为一种智能型群居动物，人类的大规模合作模式是以虚构故事为基础的，也即求存叙事。这种求存方式弊端重重，除了前面我提到的求存复杂度升高、求存周期大大延长，导致“夜长梦多”以及“中间商赚差价”之外，随着文明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社会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失适应问题（mal-adaptation），这是红丸界大佬 Stardusk 在好多个视频中谈到过的一个深在的系统性问题，简而言之便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长期进化出的身心构造难以适应文明化之后面目全非的新生存环境，这导致求存意志所下达的指令很有可能已经不利于你在新环境下的求存，因为版本已经落后了。求存叙事的另一大问题在于过拟合，也就是在一个极个别、极特殊的环境下铆足了劲打造出的一种高度适配性，一旦环境参数有一丁点变化，就立刻会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这源于现代高分化社会日趋细化专化的分工体系，个体必须高度特化才能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实现求存，这种过拟合跟前面提到的求存周期大大延长相互叠加，使得个体的求存难度呈爆炸性增长，求存无效化倾向愈发明显，现代社会无数“天坑”专业的出现就是其最好的例证，无数苦逼学子皓首穷经让自己的技能树高度特化，到最后却成为了屠龙之技，酝酿出无数“现代孔乙己”的社会悲剧。

以上我阐述了求存意志的裹挟对求存主体可能造成的种种危害，这时或许会有人问，那是不是唯有主动放弃求存才能彻底断灭求存之苦呢？对不起还是不行，现实就是这么逗比又欠操，因为就算你直接删号，你也还是没有摆脱掉求存，别忘了死亡也是整个求存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终一环，有生必有死，生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你的删号行为只是这段求存的一个终章而已，这当然算不上摆脱求存，只要你还没有真正消解掉“我”这个建构概念，你就仍然处于那无尽的生死轮回之中。顺便我还要在此驳斥一种对于死亡非常流行的误解，那就是觉得死亡

是对世间一切忧悲恼苦的解脱，很多轻生者都抱有这种观点，搞错了，解脱作为一种体验，是需要你活着才能拥有的，而死亡意味着那个“我”已经停止存在了，又有谁去体验那种解脱感呢？

想到这，你顿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不论你选择生还是死，你都无法解脱求存之苦，damn if you do, damn if you don't. 你的思路到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是的，这便是求存所隐含的一大悖论，不过这一悖论的存在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你把某样东西纳入了“我”的范畴，或许是你的身体，你的财富，你的事业，你的理想，你所属的集体，也或许是你一连串感受的集合，你的过往记忆与经验的集合，你的想法与观点的集合，你引以为傲的某种特殊技能或知识、或者你所极力维护的呈现在他人面前的自我形象等。但不论哪种情况，你都借以构建出了“我”，这标志着“我”的诞生，而有生则必有死，死又是“我”所竭力避免但终究还是逃不过的结局，于是承受那求存之苦的炙烤便也成了必然。

所以，要想从求存之苦中解脱，关键在于消解掉“我”这个概念。因为既然无我，便没有求存主体，便无所谓生与死，是谓“了生死，灭苦悲”之意境。这就需要摆脱与一切有限存在之间的自我认同，并觉知到真正的“我”其实是那个无限的、终极的存在，这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下有不同表述：“天人合一”，“涅槃”，“梵我如一”，“三位一体”等不一而足，随便你叫它什么，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超越求存。

三、通往超越之梯？

然而超越求存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纵观古今，真正达到那种境界者可谓寥若晨星，他们基本都被尊为了圣人、先知、神子、佛祖、道祖等名号。不光是因为追求超越之路上布满荆棘，更是因为它包含了太多弯弯绕绕，一路充斥着暗刃与沼泽，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更何况超越求存这件事本身就极其违反直觉，它不同于绝大多数你要完成的常规任务，要解决的一般问题，或者要实现的普通目标，而是包含着无数用逻辑和理性根本无法化解的种种悖论，这些一不留神就会使你误入歧途。

你面临的第一道坎就是求存意志本身，这是团冲动、盲目、永不停歇且持续燃动着的欲火，不断炙烤着你惴惴不安的灵魂。作为一个有限存在，你片刻离不开求存，这是发自一切有限存在物最深底的驱策力，从根本上讲是无法掘除的，前面我讲过，不要说在你活着的时候你无时无刻不在求存，就算是你选择结束生命，都只不过是

求存的终章罢了，须知你只能体验活着，死本身是体验不了的，因为作为体验者的你已经不存在了，你充其量只能体验到濒死，但濒死仍然属于活着。更进一步地讲，你的一切感知方式皆为求存而设定，从非生命物质的感应，到低等动物的感性，再到高等动物的知性，乃至人类等智能生物进化出的逻辑理性，这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的感知方式，其本质都是识辩反应，只不过反应周期在逐级增长，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将纷繁的外部世界中有利于主体求存的那部分分离出来，以便接下来对此做出相应反应。因此可以这么说，只要你的分别心还在，只要你还在将一切的一切区分为各种对象并在脑子里概念化，那你就是在求存，你便还是身处"摩耶之幕"下，无法拨云见日，而停止分别，则几乎等同于止息一切思考活动和语言活动，这只在睡眠或深度冥想时才会发生，所以这里顺道倡导一下冥想这个习惯，正确的冥想练习是有利于缓解过强的求存意志所催生的底层焦虑的。

除此之外，你还面临第二道坎，你在尝试超越求存的过程中，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容易把这当成一项任务去完成，只不过任务目标不是实现某项具体的求存效果，而是求得开悟解脱。但这会催生出新的我执，因为你会以求道者自居，通常是某个宗教或法门的修行者，你仍然是有所求的状态，仍然在建立某种自我认同，而且你对"开悟"的执念越深，反而离开悟越远。不好意思，现实就是这么逗比又欠操。

这也是很多宗教或精神灵修人士很容易掉入的一个陷阱，他们对超越求存所隐含的这个悖论认识不够深刻，这导致他们虽然夜以继日地苦修，恭敬虔诚地奉养神明，坚持不懈地布施功德，但却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心中的那份执念不减反增，他们把修行当成了一门生意或投资行为在做，小算盘打到飞起，一刻不停地顾虑着得失，计算着投入产出比。更有甚者一开始的动机就不纯，他们选择进入某个宗教或超越信仰领域只是为了标榜自己，为了与那些油腻费拉不堪的"世俗逼"们划清界限，与毫无神性和崇高可言的"土鳖"们区隔开来，秀一波觉悟与境界上的段位优越感，甚至不同宗教，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还要再相互卷上一卷，争个面红耳赤，只为证明自己最为正统，自己才是真传，或者自己教派的经典才是神谕，其他都是"伪经"。这些做法当然与超越求存的目的相去甚远，反而会大大助长分别之心，在充满世俗功利的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正所谓"破山中卷易，破心中卷难"。

说了这么些，就是想让各位初步感受一下达到开悟境界是何其之难，甚至说它难都不够准确，它不是单纯有多难，而是很绕，很令人费解，很违反直觉。的确，它就是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但你靠蛮力还就是捅不开，你纯靠硬卷还就是卷不出个所以然，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么，在超越求存这个问题上是否真就一筹莫展，只能两眼一抹黑地撞大运了呢？倒也未必。虽说开悟这种事的偶然因素或运气成分的确很大，但也并非毫无方法论可言。从古往今来圣哲先贤的典章著作，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理论成果，都多少揭示出人的精神觉悟境界存在从初级到高级演动的一般规律，围绕着这个一般规律，众多模型被构建出来，这不失为探讨此类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心智发展的阶梯式模型

之前很多红丸界大佬为了分析某些问题而自创或引用过很多能够直观反映人的心智所能达到的不同阶位的概念化模型，比如 Skyline 自创的“种姓映射”模型，将带把的按红丸程度分为刹帝利、吠舍、首陀螺和达利特，并进一步细分，借以阐发其所谓的“逼格论”。再比如信仰论教授老谷歌先生引用过印度宗教中人体脉轮（Chakra）这个设定，借以说明修行可以达到的不同精神境界，道教也有所谓的奇经八脉之说，算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上一篇文章为了论证求存叙事中体现出的雄性可弃置性，也把人类可能处于的所有思想意识状态归为纯世俗逼、世俗理想主义和超越信仰三大类，不过我上次犯了“踩一捧二”的毛病，这也是本文需要矫正的一点。

类似的模型还有很多，涵盖宗教、哲学、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一些普遍共识，所有这些模型都可大体视作是某种阶梯式结构或升级系统，我姑且将它们统称为“阶梯式模型”，如果这种模型接触得多了，你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阶梯式模型中均隐含着某种一般规律或普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这些模型迥然相异，适用场景和语境也千差万别，但仔细对比会发现它们的内核神似，无一例外都包含了一条若隐若现的从起点到终点的运动轨迹，由此可做的文章就多了，这些模型均不约而同地为超越求存或求得开悟提供了类似于阶梯一般的升级攻略，引导你通过一步步攀登阶梯，抵达那个终点或彼岸，这也算是给探讨超越求存提供了一丝丝头绪和可循的章法。

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查找了很多这种阶梯模型，其中有一个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该模型全称叫做心智发展动态螺旋模型（Spiral Dynamic）。这个模型的最大优点是整合了很多其他模型，甚至也呼应了很多 Skyline 逼格论的诸多观点。不但如此，它跟其他很多简单模型不同，后者所勾勒的那条通往超越求存的轨迹是线性的，比如 Skyline 的种姓映射像是在打排位赛，这只能反映这条轨迹的某个断面，导致很多重要信息和参数被遗漏，而动态螺旋模型提供的轨迹则是立体式饱满呈现的，可以让你将总体脉络一览无余。不过这也使得该模型信息量偏大，包含了很多值得玩

味的细节，是我迄今为止在所有这些阶梯模型中发现的最具系统性、覆盖面最广、对现实的关照度和拟合度最高的一个。所以接下来我就以这个模型为参考系进行阐述。

正如其优点的突出，该模型的缺点也很明显，正因为它过于兼收并蓄，整合了太多其他模型，难免显得臃肿了些，不如一些较为简单的模型那么直观清晰，因此要想把它彻底说明白需要大费周章，理解起来也需要稍微花点时间。所以我不打算长篇大论地全面介绍它，而是以表格形式把一些描述性的关键词摘出来，再配以多个实例，尽可能把该模型所表达的重点信息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目的不是让你准确掌握各种定义，只要你能品出那个味就可以了，咱毕竟不是在严谨地搞学术，当然后续我也会挑一些重点针对性讲解一番，以便你能又快又准确地理解这个模型，不过在此之前，你最好还是先从下到上扫一遍下面这个表格，先混个脸熟，也好让后续的讲解更容易消化一些。

心智发展动态螺旋模型						
编号	名称	特征描述	思维阶段	身份认同	价值体系	举例
2	Tier 2（第二层级，超越求存）					
N/A	再往上的阶位本文不作讨论	N/A	N/A	N/A	N/A	N/A
2.2	Turquoise（觉悟期）	主客体重新交融，彻底消弭掉小我，超越所有言行与思考，返璞归真，达成神性	超越理性（止念无心）	个体与集体交融 [大我、无我之境]	心物不二 [超越信仰阶段]	各大教派开宗立说者或得道者（犹太教先知、耶稣、穆罕默德、老庄、释迦摩尼、六祖慧能等人），达成开悟境界者
2.1	Yellow（智者期）	元认知能力，非常规用智，智力杂糅储备调动，关注系统的边界条件与全局变量，超限思考、升维思考，不受特定求存诉求的局限进行多角度代入思考，具备真正的大局观与统筹规划能力，模型建构狂魔	反思理性（精密逻辑）	个人主义 [遗世独立]	唯物 [系统思考阶段]	整体论、复杂性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知识精英、资深社会工程师、顶层设计师、国家机器或大型组织内部超级智囊、隐居的世外高人、提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走向的思想或理论者、提出能够带来范式转移的新认知模型者
1	Tier 1（第一层级，求存模式）					
1.6	Green（共情期）	非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平等、博爱、开放，包容，人性解放，关怀“弱势群体”、反战、兼爱非攻、注重内心感受、强调生活质量和品味、活在当下	后理性（解构主义）	集体主义 [跨种族、文化、宗教]	唯心 [人文关怀阶段]	白左圣母小清新、SJW、现代心理学、LGBTQABCDEF、New Age、佛博、环保/动保、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嬉皮士、小资轻奢、极简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躺平、丧文化、“诗和远方”、休闲养生、健身房、瑜伽课、高尔夫保龄球赛马等运动、网红打卡地、猫咖狗咖、SPA、清吧、帝都大院及魔都小市民中产文化
1.5	Orange（逐利期）	工具理性、技术唯物论、功利主义、实用逻辑、唯利是图、追逐世俗功名成就，崇尚发展与进步，更高更快更强，执着于自我价值实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反感集体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干预	高级理性（结果导向）	个人主义 [打怪升级]	唯物 [科技实业阶段]	资本主义、新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韭菜内卷文化、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美国步枪协会、无政府主义、拜物教、科学教、成功学、B乎、做题家、奋斗逼、实干逼、努力神教、“深圳速度”、鸡娃党、学区房、“不能输在起跑线”、PUA、自我提升、学而思猿辅导斑马AI课、知识经济、新兴行业大锅[illegible]
1.4	Blue（秩序期）	遵守契约，恪守传统，规则至上，忠君爱国，权力崇拜，注重法统，强调责任，主张为大局牺牲小我，工蜂思维，螺丝钉情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祖宗之法不可变、宗教原教旨主义	初级理性（程序导向）	集体主义 [民族、国家、教派]	唯心 [宗教始经阶段]	中世纪天主教会，哈瑞迪犹太教，传统保守主义，封建礼教，骑士精神，君主专制，文化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八股文程朱理学、三纲五常，绝对计划经济，利维坦蜂巢系统，美国铁锈带、Patriot Front、MAGA、蝗汉战狼、传统行业大锅[illegible]、招核男儿、亚逮蜜耗材
1.3	Red（躁动期）	暴戾、斗争哲学、适者生存、杀伐果断，好勇斗狠，蔑视权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死我活、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天是老大我是老二	理性萌芽（朴素因果观）	个人主义 [无底线社达]	唯物 [弱肉强食阶段]	土皇霸缸、不服管束的刁民、梁山好汉、草莽英豪、车匪路霸、海盗文化、地痞流氓、无赖痞三、军阀头子、战争罪犯、施虐狂、贩毒团伙、黑社会、古惑仔、四马路刚子、监狱文化、美国南方红脖
1.2	Purple（迷信期）	求存叙事的初级阶段，在感性共鸣基础上虚构故事，从而加深小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以维系小规模互助体系；强调人与所处特定自然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此时面临的最大生存问题仍是天灾而非人祸；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升腾，但主客体尚未完全分离	前理性（直觉导向）	集体主义 [血缘、部落、小团体]	唯心 [神话仪式阶段]	原始部落传统、宗族番缸、地方主义、封建迷信、占卜算卦、命理学、占星术、通灵术、祭祀仪式、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神道教、巫蛊邪术、跳大神、民间神话故事、末日生存小队
1.1	Beige（混沌期）	基因的傀儡，完全按基因编码和指令行事，但不受模因影响；自我意识尚未形成，不能区分“我”和周围环境	理性缺位（直感）	个人主义 [动物性生存]	[本能[illegible]]	动物、心智未发育的婴孩、植物人、老[illegible]

动态螺旋结构

同其他类似的阶梯模型一样，动态螺旋模型也分为了若干个阶位（Stage），且逐级向上，分别以不同颜色代表，从下到上依次为 Beige、Purple、Red、Blue、Orange、Green、Yellow 和 Turquoise，分别代表了心智发展所能达到的不同水平，也可视作是通向超越求存的阶梯上的一级级台阶，越往上代表被求存意志束缚羁绊的程度越小，每跃升一个阶位，便发生一次范式转移，方便起见可以粗略地将其理解成

Skyline 所说的“逼格”、“种姓”，但必须强调这只是便于理解而采用的相当粗略的映射或类比，实际上直接将其等同于逼格并不准确，也不恰当，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把具体的人归到特定阶位的做法是欠妥的，现实中很少有人只处于某个单一阶位，更多情况下是横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阶位，比如很可能一个人主体上是 Blue，但也存有少量 Orange 碎片，极个别的情况下还能冲到 Green，只不过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只取其所在阶位区间的“重心”，也即 Blue 作为简易归类标准。另外，一个人的不同方面所处阶位也很可能不尽相同，比如你的认知水平可能达到了 Yellow，但你有一些属于 Green 的兴趣爱好，然而你的当前职业或所选专业却属于 Orange 或 Blue，这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切忌生搬硬套或给他人对号入座，这是对本模型的一种滥用。

第二，高阶位对低阶位具有向下兼容性，当你跃升到高阶位后，你在低阶位时积习下来的禀赋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向高阶跃升所必不可少的基石，这就像盖楼一样，三楼是在二楼基础上盖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所有阶位不论高低，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踩一捧一的态度不可取。

第三，每个阶位都有其良性展现方式和恶性展现方式（从上表我举的例子里你也能明显看出），如果你过量汲取某个阶位的要素，或者过度调动属于某个阶位的技能点，则会适得其反，严重的甚至走火入魔。相反如果你在某个阶位上没有彻底参透或穷尽，那你就又犯了拔苗助长的错误了，因为你没有充分吸取低阶位的良性要素，之后跃升到高阶位时你会面临根基不稳的问题，正如你一年级的某些知识点掌握不扎实，到了三年级你听课就会明显费力。

第四，本模型划分的这些阶位只不过是表征了特定的求存方式罢了，特别是 Tier 1 的不同阶位，不过就是求存主体面对特定生存格局时的不同反应机制，因此用一个终极尺度去衡量并无高下之别，说穿了都是在求存而已，没有绝对的逼格高低，只有是否成功匹配了当下面临的求存局面，当然，区别还是有的，那就是越高的阶位，所需处理的生存格局复杂度越高，所对应的文明发展阶段也越靠后，也导致了一个普遍现象：低阶位往往是理解不了高阶位的行为模式，而高阶位虽然理解低阶位，但却不认同后者。

第五，不同阶位在终极意义上无高下之别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处于任意阶位都是有可能达至开悟的，毕竟开悟分为顿悟和渐悟，较低阶位也完全可以发生顿悟这种情况，不过受制于低阶位认知水平，这种顿悟会被相应曲解，以至于精神主体不知道自己已经顿悟，就比如一个 Blue 王阴差阳错地达成了顿悟，但受制于其先入为主的坚不可摧的信仰体系，这种顿悟可能被理解为其他含义：比如一名基督徒会理解

为这是圣灵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体现，而一名硬核科学教徒则可能干脆就忽略掉这种体验，或者权当是昨晚没休息好产生的幻觉。

希望以上几点澄清能够帮助读者摘掉自身所在立场、观点、意识形态等的有色眼镜，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本模型的各个阶位，对于每个阶位，我个人提倡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要对各个阶位中值得汲取的部分尽力整合，同时避免在某阶位上病变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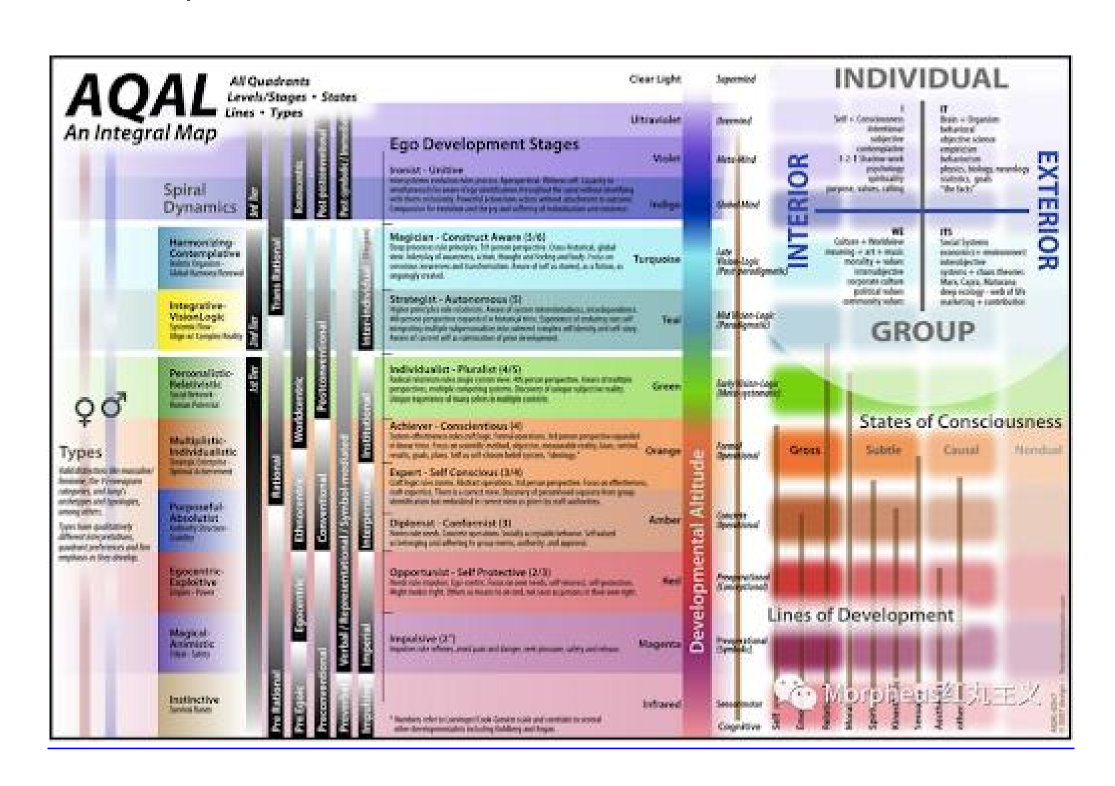
除了别的简单模型也具有的阶梯结构外，动态螺旋模型还额外考察了其他维度或属性，因此更加具有立体感，细节也更为致密。这些额外考察的属性涵盖了思维方式、身份认同、价值体系等方方面面（上表仅列出了我认为最主要的三个），这些属性有些随主阶位的逐级提升而一道上升，如思维方式，另一些则是来回来地反复横跳，如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还有的则先高后低，如主客体之间的分离程度，这让这个阶梯结构隐约呈现出首尾呼应的态势，不过我没有塞进上表，之后讲到相关部分我会单独再放一张图来详细说明。

阶位逐级递增的同时某些属性又循环往复，这使得从整体来看，这条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该模型也由此而得名，你可以脑补一下旋转楼梯的结构，当你爬旋转楼梯时，虽然从上往下看你时不时地回到之前的位置，但垂直方向上却是一直向上的。这里面又包含了两重含义，既反映出高一级的阶位对当前阶位的继承与发扬，也反映出高一级阶位是对当前阶位的否定或矫枉，而再高一级的阶位又是对高一级阶位的否定或矫枉，也就是一个不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前文我也提过最佳平衡点的问题，不难看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交替现象，正是因为精神主体在努力寻找那个最佳平衡点，那个 happy medium，但死活就是找不到，你甚至能隐约体会到那种纠结感。生活中你可能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比如你洗澡时需要调热水器温度，一开始你往热那边掰，导致水太烫，于是你又往冷里调，结果又太冷，你来来回回地调，好一会之后才调到适宜的水温。这里也是如此，在抵达最顶端之前，不可避免要经历一番循环往复的拉扯。

由于负负为正，你不难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每个阶位的上游和下游之间会隐隐约约地存在一种“梦幻联动”，但前者比该阶位高一级，后者比该阶位低一级，就比如 Red 的身份认同可大致归为个人主义，Blue 作为对 Red 的纠偏，自然就偏向了集体主义，而再往上的 Orange 为了纠偏 Blue，就又倒向了个人主义，这就使得 Red 和 Orange 两个阶位之间形成了某种“惺惺相惜”的态势，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 Orange 是整合了 Blue 集体主义之后的另一种个人主义，而 Red 不是（严格来讲 Red 这个阶段还未真正建构起现代性话语体系里的“个人”概念，此时形成的只是个体意识）。

此外，随着阶位的提升，特别是达到 Tier 2 之后，上述“反复横跳”现象的烈度会逐步减弱，从一开始的剧烈摇摆一点点变为微调，直到最高阶位达至彻底平衡。

以上我粗略讲了讲本模型的一些总体特征和趋势，下面我将针对每个阶位的具体内容对一些值得注意的点进行强调。总体上我会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来，除了 Biege 会放到最后与 Turquoise 一起讲，以便阐述之前提到的首尾呼应现象。



CSD Tiers	Tier 1 99%+ (Ordinary Consciousness)						Tier 2 1% (Higher Consciousness)		
ESD Triads	Primal Triad 30%			Median Triad 80%			Supernal Triad 1%		
Maslow	Survival	Safety		Love	Esteem		Self-Actual.	Self-Transcendence	
ESD Stages	Beige 0.1%	Purple 10%	Red 20%	Blue 40%	Orange 30%	Green 10%	Yellow 1%	Turquoise 0.1%	Clearlight ?%
Descriptors	Reflexive Survivalist	Tribalist Animist	Dominant Impulsive	Dogmatist Bureaucratic	Materialist Rationalist	Humanist Relativist	Systemic Integrative	Holistic Synergetic	Synthetic Transcendent
Leadership	N/A	Pater Famil.	Top-down	Hierarchical	Strategic	Bottom-up	Independent	Dynamic	Divine
Orientation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Balanced
Philosophy	N/A	Ancient		Pre-Modern	Modern	Post-Modern		Transcendental	
Raison d'Être	Survival	Past	Now	Future	Gain	Cause	Synergy	Wisdom	Necessity
+ Light + Integrate	Instinctive	Belonging	Assertive	Religion	Science	Equality	Integrate all	Integrate up to	Integrate
	Intuition	Magical	Power	Authority	Capitalism	Socialism	Tier 1 Stages	Turquoise	everything
	Emotion	Mystical	Self-Reliance	Morality	Materialism	Idealism	Neutrality	Non-Duality	Embodiment
	Survival	Community	Courage	Altruism	Rationalism	Relativism	Process	Experience	Providence
	Automatism	Family	Strength	Hierarchy	Empiricism	Empathy	Emergence	Infinitude	Holo-integrate
	Sexuality	Ritual	Action-orient.	Discipline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Hierarchies	Nothingness	Open-ended
	Exploration	Loyalty	Direction	Order	Strategy	Environment	Patterns	Interconnection	CL Vision
- Dark - Disintegrate	Affect	Superstition	Exploitative	Dogmatism	Opportunist	Sensitivity	Dualism	Inertia	
	Retardation	Fearfulness	Egocentric	Absolutism	Exploitation	Censorship	Overthinking	Airy	
	Impulsion	Exclusion	Impulsion	Judgement	Manipulation	Avoidance	Intellectualiz.	Out of it	
	Myopia	Binding	Cruelty	Obedience	Hedonism	Utopian	[illegible]		
	Machine	Self-Sacrifice	Hedonism	Bureaucratic	Reductionist	Unrealistic	[illegible]		
	Non-Verbal	Traditional	Irrational	Perfectionist	Nihilism	Forcefulness	Mind-centric		
	Animalistic	Evasive	Impatient	Authoritarian	Mechanical	Impractical	Critical		

Purple：人类文明的起源之火

Purple 是智人认知革命后达到的第一个阶位，智人开始通过虚构故事来整合超大规模的合作模式，从 Beige 到 Purple 的跃升标志着智人从其他动物当中脱颖而出，也标志着人类的求存方式正式进入求存叙事阶段，虽然此时尚处于求存叙事的最初阶段，所虚构的故事很原始和粗糙，不涉及任何理性和逻辑要素。

“自我”开始建构，但此时的身份认同是族群、部落或血缘结构，是群居动物合作模式的直接延展。这一阶段主要的生存挑战来自天灾而非人祸，个体不具有独立生存能力，需要持续维系和确认自身与族群其他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个体把自身看作族群的一部分，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这基本贴合了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行为模式。

主客体开始分离，虽然还“藕断丝连”，对自然万物的基本态度以敬畏为主，世界观以万物有灵论为主，祭祀、占卜、祈雨、通灵等活动大行其道，这与此阶段的低信息量状态相匹配。崇拜祖先，且绝对服从部落族长的权威，这源于此阶段的求存极度仰赖经验的传承，此时文明还只是个幼芽或前体存在，可以一览其全貌。

这个阶位距离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太过遥远，以至于显得很陌生。当今世界处在Purple阶位者或许只能在某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或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里找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难找到一些带有 Purple 色彩的元素，比如各类“逢考必过”的表情包，去寺庙里烧香祈福，佩戴各种转运的首饰配件，清明节烧纸，算生辰八字，看手相面相，解读星座，做生意的门口放招财猫等行为。

虽然距离我们大多数人很遥远，看起来非常初级原始，没什么过多要讲的东西。但 Purple 还是有很多值得汲取之处。Purple 包含了大量直觉和感性要素，可以有效缓解现代社会过度理性造成的持续张力，有一定心理按摩作用。Purple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身心健康，虽然被 Skyline 戏称为“酱缸田园牧歌”。Purple 还是末日生存小队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如果你是 SHTF Prepper，你最好对 Purple 阶位的知识点进行一番查漏补缺。此外，赛里斯部分地区残留的宗族酱缸也属于 Purple，如果这是你当前所处的人文环境，你也需要调动一部分 Purple 技能以实现与此类环境相融，比如掌握与各种血亲之间的相处之道。

Red：“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Red 这个阶位与冲突、战端、纷争等字眼密不可分。随着部落或宗族的扩张，各个小群体之间从原先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进入彼此的视距之内，而生存资源的有限性与对外来者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必然导致冲突与矛盾的激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开始大行其道，个体的自我认同逐渐从宗族部落小团体之中挣脱出来，心思也逐渐开始“活络”起来，因为充当小团体的一部分已经不再能满足这个阶段的求存需要了，要想实现求存，唯一途径就是比对手更强并打垮他们，比的就是谁拳头硬，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到最后就是比谁更狠，更不择手

段，更没有底线。什么仁义道德，什么规则秩序，统统抛诸脑后，活下来就是一切，哪怕采取霸凌、欺骗、构陷、诬赖、阴谋诡计、投机取巧等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典章秩序尚未构建出来，处于混乱无序的大乱斗之中。

同 Purple 一样, Red 的求存叙事还未真正进入理性阶段, 但理性萌芽已经初见端倪。一种朴素因果观已经在酝酿之中：想要在未来实现一定的目的，当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虽然这条因果观还很朴素和粗糙，但后面阶位产生的高级理性也全是基于此而勃发的，只不过看上去越来越精细和考究罢了，但内核永远都是这么个求存流程。

赛里斯的土鳖酱缸或酱缸武士就属于 Red，表达为对秩序的一种挑衅和悖逆，反映出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即时满足需要，这与前秩序期混沌失序的求存格局相匹配。属于 Red 的酱缸武士与属于 Blue 的利维坦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对冲。比如 Skyline 曾说“支慧能紧急叫停垃圾建构模式”，再比如老谷歌曾说“T/\G 其实是低度脱脂的”，原理都在于此。而且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给所谓“支慧”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了：将属于 Purple 和 Red 的各种求存技能精雕细琢而成的一系列反应模块。很多有历史还原论倾向的学者砖家动辄喜欢拿赛里斯人的民族性说事，将其简单化为“奴性”、“顺民”等字眼盖棺定论，虽然不能说全错，但也是极为片面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塞力斯民族性评价为“奴性”都算是抬举了，毕竟“奴性”、“从众心理”、“逆来顺受”等是到了 Blue 阶位才会出现的秉性，属于集体主义的范畴，而 Red 是偏向个人主义的。Red 作为前秩序期的阶位，刺头滑头得很呢，这些土鳖酱缸的“刁民”可是时不时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手动滑稽），当然 Purple 的宗族酱缸也不遑多让：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制，自制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说法古已有之。你想对 Red 和 Purple 也搞针对 Blue 及以上阶位的那套理念欺骗，让其对某个宏大叙事上脑，或将其绑在某个建构模式的战车上往前滚？不好意思逼格不够，Red 的虚构故事仍然太过原始粗糙，任何理想主义，哪怕是世俗理想主义，也是需要点崇高性的，可酱缸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就连这点崇高性也没有，你说气不气（手动滑稽）。因此，上述那种片面的民族性论断缺乏对赛里斯 Purple 和 Red 部分的考察，如果考察充分的话，就应该改成“陈胜吴广与温顺绵羊二相性”（手动滑稽）。

关于 Red 有一点还望读者引起注意，一些阶位高于 Red 者最易犯这样一个错误，那便是对 Red 这个阶位全盘否定。毕竟 Red 将人性之恶完全体现在明面上，因此极容易被一些处于高阶位者评价为“恶臭”、“丑陋”、“德性低下”、“下三滥”、“低逼格”、“吃相难看”、“与超越神性无缘”等，恨不得将其彻底批倒批臭，踩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我观察到很多宗教修行人士特别喜欢不遗余力地

批判 Red，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身清新脱俗和精神境界的高拔卓著，但这就又犯了踩一捧一的错误了，还是在起分别心，这与提升境界修为的目的不免背道而驰。须知即便是你所认为的“恶”，也仍然是那个绝对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你是有神论者，你可以理解为这一切也都是上帝的安排，若非如此便不能体现祂的完满。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讲，所有这些你看不惯的腌臜之事与你所推崇与赞颂的“高逼格”、“神性”、“德性十足”的东西是一般无二的。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正如其他各阶位，Red 同样有其正常体现和癌化体现。其劣根的一面自不必说，早就是被说烂了的，但即便是 Red 这种看似“邪恶透顶”的阶位，也有其健康良性的一面，也是需要你进行查漏补缺的。Red 包含着一股遒劲的力道在里面，那种蛮劲似乎要冲破沿途一切束缚和障碍，有种打翻旧世界的豪情壮志。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欠缺的还就是 Red 这股子“匪气”，不要觉得你逼格已经高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这东西了，很多“圣人君子”或倡导仁德慈悲的宗教修行人士会觉得 Red 那一套太掉逼格了，太影响神性了，恰恰相反，Red 完全可以是另一个角度的神性流露，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你需要表现出一种不计后果的果敢和干练才能突破某些瓶颈，太过爱惜羽毛、竭力坚守自身的道德高地的举动反倒会助长我执。要知道，有时候做好事是需要当坏人的，如果这是必要之恶，你为了不背锅等着别人去做，那么你的功德也谈不上圆满，因为你那个作为道德标杆的小我在持续膨胀，这反倒让你与开悟和神性等无缘。

有意思的是，各个高于 Red 的阶位对待 Red 的态度也不尽相同。首先 Blue 肯定是劈头盖脸地贬损 Red，毕竟 Blue 高 Red 一个阶位，是对后者的否定。Orange 倒是与 Red 有惺惺相惜之感，毕竟隔一个阶位就存在梦幻联动。Green 对 Red 很多时候会表现出同情怜悯，因为 Red 是 Green 体现博爱精神的绝佳施法对象，不过也很容易玩脱，比如一些北欧白左小清新为了播撒博爱包容多文化的种子去到某些战乱频仍的国家和地区，结果不明不白地客死他乡，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手动滑稽）。而到了 Tier 2 看待 Red 就公正客观的多了，很少发生全盘否定或无脑肯定的情况。

Blue：再论廉价正确与独立撕烤

Red 的下一个阶位是 Blue，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描述这个阶位，那便是“秩序”。此时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传统、规章、典范、仪轨等开始形成，Red 时的大乱斗状态开始消退，一切逐步变得井然有序起来，因为 Red 迟早会厌倦那种你死我活、朝不保夕的生存方式，Red 虽然可以靠蛮力一时间夺得胜利果实，但其代价便是不可持久且后患无穷，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种无休止无底线社达的求存方式是没

有出路的，内耗巨大，显然到了这个阶段 Red 已经不利于求存主体的生存了，于是就到了需要提升一个阶位的时候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时大家需要坐下来形成一定的共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有序共存的集体生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开展群体性的长远规划成为可能，于是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Blue 应运而生。

宏大叙事、信仰体系、祖宗之法、建构模式、世俗理想主义等这些模因也是到了 Blue 才开始有的，自此，人类不但是基因的傀儡了，还很不幸地成为了模因的傀儡（到了 Blue 你的逼格确实够了，有资格成为模因的傀儡了，手动滑稽）。雄性可弃置性也在新的层面上拓展开来，因为模因为了最大限度传播自身，拿来当耗材的当然还得是雄性这个悲催性别，于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某性别天生容易沉迷各种情怀、理想、蓝图、愿景、志向等抽象理念或虚构故事，并甘愿为之飞蛾扑火，不成功便成仁，甚至 Override 了基因规定的趋利避害本能，也使得一些“中间商”通过理念欺骗赚差价成为可能。而另一个性别的差价就没那么容易赚，因为她们更多关注的是眼巴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实惠和小确幸，有一种说法叫“头发长见识短”，但她们又何尝不是得益于此，正因为她们目光短浅，短浅到只关注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那一亩三分地，这反倒是对她们的一种保护机制，使其不那么容易被各种虚头巴脑的虚构故事上脑，不容易被各种垃圾建构模式所裹挟，成为其庞氏骗局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看到“小镇做题家”、“现代孔乙己”、“臭老九”、“酸腐儒生”、“天坑专业”、“干老”、“大锅宫酱”等字眼时，你下意识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某个性别的形象（手动滑稽）。此外，到了 Blue 也才会出现真正的“大义灭亲”这种事，这在之前的阶位是前所未见的，要知道 Purple 那种基于血缘的原始组织模式是不可能让什么“大义”凌驾于“亲”之上的，而 Red 则更不会考虑什么大义，而是直接灭亲（手动滑稽）。

当然，嘲讽归嘲讽，Blue 的闪光点和正面价值还是不得不提的，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你觉得低逼格的阶位都有值得你重新检视并查漏补缺的地方。Blue 是通往更高阶位的必经阶段，将 Red 那种无序的一锅粥状态有力地整合为一部井井有条运转着的巨大机器，其凭借的是某种绝对主义的价值体系。这种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建构，不容置疑，不容否定，是只能绝对顺服并按部就班执行的金科玉律，它让个体的一切言行有了根本依据和唯一参照系，意义感直接拉满，因此不存在更高阶位由相对主义（如 Green）或独立撕烤（如 Orange）所导致的无病呻吟、意义感缺失及虚无主义等问题。也无需自己 DIY 一套意义系统，只需照本宣科即可，你就做好题，找个好工作，娶妻生子，当好干电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行了，其他有的没的你统统不用琢磨，你只要不偏不倚地展开人生，你的结局总归不会太差。这当然极大节约了脑力、心力等心理资源，也减少了迟疑踌躇、游移不定、选择恐惧症、决策疲劳等负面心理因素的干扰。Blue 壬极少会起疑，比如对于一个原教旨主

义基督徒，圣经说的就是绝对真理，你与他的一切辩论均以循环论证的闭环告终，这直接阻断了纵深追问下去的那条思脉的延展，同时也杜绝了独立撕烤、怀疑精神等智能潜力调动可能会导致的各种逗比欠操的幺蛾子的产生。此外，Blue 作为一个倒向集体主义的阶位，经常被高一阶位的偏向个人主义的 Orange 批判为“利维坦浪漫主义”，但你不得不承认 Blue 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律性，不再像 Red 那样容易被即时满足绊住手脚，也有效避免了为一时冲动追悔莫及的情况，因为 Blue 与建构模式深度绑定，一言一行都有章可循，输入确定的情况下输出也是高度确定的，整个人活在一种确定性之中，避免了意义真空导致的虚无主义病，哪怕这种确定性本质上也是个虚构故事，毕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矩阵里，那矩阵对你来说跟真实又有何区别？这也是 Blue 这个阶位最重要的必修课：面对一些常见问题或生活情景，我们无需时时刻刻都独立撕烤、从零建模，那样精力肯定是不够的，不妨直接接上矩阵那根管子，直接加载某个建构模式的一整套系统性的行为指南即可，毕竟任何建构模式都是特定场景下长期形成的一套求存机制，当然，切记不要全身心与某个建构模式完全绑定，那样就反客为主了。再者，Blue 的生活方式能够带来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同于 Purple 的小团体主义，Blue 能够靠建构模式整合出一种超血缘、超距的庞大社区，使“志同道合”成为可能。这是孤独症泛滥的当今社会所极度稀缺的资源，须知人作为群居动物，不只有个体性，还有社会性，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不要入戏太深，别被某些垃圾建构模式完全卷进去，被中间商疯狂赚差价。

在此顺便纠正一下包括 Skyline 在内的一部分人的一大误区，那就是觉得廉价正确的逼格高于独立思考，直接无脑接纳一套高逼格的思想，难道不比你自己瞎琢磨强多了？但根据动态螺旋模型，廉价正确的逼格低于独立撕烤，前者属于 Blue，而后者只有到了 Orange 及以上才会出现。很多人一听就不干了，那些圣哲先贤所确立下来的典范和规训不都是超越信仰的范畴吗？怎么逼格和神性还被 Orange 那种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抖机灵的“世俗逼”压一头呢？这 TM 上哪说理去？对此我的回答是，当今各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不论是天启一神教还是各印度宗教，与其教宗开宗立说时的原初思想是大相径庭的，这些信仰体系在创立之初确实具有高拔且超前的特性，开宗立说者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带有对建制的反叛性，比如佛教就是对婆罗门种姓制的对冲，但是随着时过境迁，这些一开始带有解构和超越性质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了社会建构模式，也必然带有了建设性和结构性，绝对主义色彩越来越强，逐步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可用于整合普罗大众的廉价正确体系，至此它已经不再具有一开始的那种出世和超越属性了，已经从一开始的 Turquoise 下沉到了 Blue，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东西。很多佑任喜欢指责佐任一系列破坏建构的骚操作会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殊不知现在的佑任所竭力恪守的各种传统和信条，也不过是之前佐任掀桌闹一闹所留下的遗产。

廉价正确的最大问题在于彻底堵死了通过个体智慧和反思来通往超越神性的那条路，过度强调虔诚最终只会导致盲信，以至于很多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还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理解本教的经典，独立思考和纵深追问的不足使得他们不能解读出这些经文字里行间所暗含的一些真意，更体会不到这些开宗立说的智者先贤们为了更好劝化世人而把醒世箴言编织进一系列巧妙比喻和生动形象的故事的良苦用心。比如很多原教旨基督徒真的相信一个实体存在的天堂和地狱，净土宗真的相信存在一个实体化的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他们非常笃信只要此生如何如何做就能上天堂，就能往生极乐，这反倒是在世俗逼的道路上一路疾驰，在此岸现世的物欲陷阱中越陷越深。再比如清教徒认为此生必须疯狂氪金才能确认自己是否能上天堂，这属于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世俗理想主义，就是借了个超越神性的壳上市而已，不过清教徒应该被归入 Orange 而非 Blue。综上所述，通往神性之路没有一个统一模板可以无脑照搬，有些懒是偷不得的，独立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至关重要。

Orange：精致利己之巅

随着社会生存难度和复杂度的进一步提升，Blue 那种按部就班、一板一眼的螺丝钉文化越来越不能适应分工越来越细化、结构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处于压抑状态的自由能动属性需要得到充分释放，从而为社会机体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以满足现代性勃发后的新求存需要，于是迎来了 Blue 之后的下一阶位——Orange。

Orange 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张明信片，随着现代工商业文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展开，以个体视角、权利主张、自由诉求和独立意识等为指征的这一整套话语体系开始登堂入室。“个人”这个现代性的概念也是在 Orange 这里真正形成的。这里必须提一下 Orange 的个人主义和 Red 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Orange 是在 Blue 之上建立起“个人”这个概念的，它继承了 Blue 那套集体主义所留下的秩序遗产，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幻想出的那个脱离社会遗世独立的所谓“个人”完全是两码事，前秩序期的个人主义属于 Red，那个时候是没有现代性概念体系里的“个人”这个概念的，因为现代性的“个人”概念是在一整套权利义务的框架下完成建构的，它自带一种法律属性，而这又是需要秩序先行的，而 Red 的个人主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体欲望的朴素表达而已，毕竟 Red 是较低阶位，“自我”建构程度也低，属于前秩序期，不涉及权利义务、个体界限明细等现代性元素，这一点还望读者明晰。现代性的“个人”，非但脱离不了社会，反倒极度仰赖之前 Blue 所缔造的社会建构成果，可以说没有 Blue 集体主义的奠基，Orange 的个人主义根本玩不下去。就拿出行这么个最基础的个人权利来讲，脱离了社会分工体系完全不可能实现，你开车的

话首先得买车，然后上牌照，定期车检和维护，上车险，你想去一个地方首先路得修好，修成什么规格还得确立一套统一标准，还需要交管部门维护交通秩序，卫星系统提供导航服务等等，你看，就这么个现代社会最底层的个体原子行为，都是需要多个相关部门和组织密切协调才能达成的，因此无政府主义所幻想的那种个人权利完全脱离社会后会得到极大放飞的情景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安那其之后你的个人权利非但不会扩大，反倒会随着秩序的崩坏而一并丧失。

Orange 和 Red 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容易搞混，那就是这两个阶位都有强烈的竞争排他性，都表现出极度社达倾向，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前面说 Orange 奠基于 Blue 建构起来的秩序，因此 Orange 的卷属于特定规则秩序下的卷，比如做题家奋斗逼的那种卷，游戏规则都是给定了的，竞争的参与者中没人会去挑战规则本身，因此从定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内卷（手动滑稽）。而前秩序期的 Red 社达起来就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只要搞死对手即可，哪怕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如果说 Orange 的卷法是两人坐在棋盘两端对弈一决胜负，那 Red 直接就是拿起棋盘朝对面的脑袋招呼过去了（手动滑稽）。

在 Orange 阶位，求存主体对自我的建构达到了顶点，求存意志也达到了最旺盛的峰值。从 Beige 一直到 Orange，是一个一层层往上建构小我的过程。而在 Orange 之后，则进入了逐级解构的通道。在 Orange 这里，小我（Ego）膨胀到了极致，所有的行为全部围绕利益最大化这个唯一目的，思维模式也从 Blue 时的秩序理性演化为了工具理性，Orange 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充斥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随处可见的“效率之上“、“终身学习”、“学区房”、“时间管理”、“知识付费”、“自我提升”、“创新”、“风险收益”、“机会成本”、“战略分析”等都属于典型的 Orange 要素。面对现代高分化社会剧烈动荡摇摆的生存格局，Blue 那套压抑个性、因循守旧和一成不变的行事风格已经不再适应，因此 Orange 充分激活了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参与度，工具理性全负荷运转，进一步提高求存效价，以达成新的求存适配关系。相比于前秩序期的 Red，Orange 可以制定对自身更长远更有策略性的求存方案，谋定而后动，在开始行动前，把什么备选方案、损益比、风险分析等考虑因素都算得明明白白，因此 Orange 真正称得上精致利己，而 Red 顶多就是“粗糙利己”。

Orange 的正面意义在于将高效性和积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毕竟 Orange 的一切都围绕逐利，这当然有利于扩大世俗收益，扫清超越信仰之路上的种种障碍，因此 Orange 那套现成的提高效率和收益的方法论你都是可以拿来就用的，且都是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所必备的生存技能。但你必须要留意到 Orange 的过度表达所导向的悲剧下场，首先就是深陷永无休止的激烈内卷无法自拔，生活节奏被越带越快，跑步进入过劳时代。整个社会贪心万丈、唯利是图，导致一系列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如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个体私欲的无限膨胀还会带来人际关系愈发紧张，利益纠葛愈发纷乱，原子化个体的生存安全感直线下降，现代社会失眠、焦虑、自闭、社恐、抑郁等各种心理疾病的高发与此也不无关系。

Orange 对所谓“自由”有一种偏执的妄念，经常把“自由”一词挂在嘴边，似乎这就是什么不容置喙的宇宙真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由达到极致意味着什么，那便是死亡，请设想你身上的每个器官都不想安分地只当个功能组件，纷纷想“独立自主”，会发生什么？你会直接原地自爆。如果你身上每个细胞也都不听调令自由行事，无限制地分裂扩张，那东西叫什么想必也不用我说。Orange 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错就错在以为到了这个阶段自己还能像一个自由单体一样独立存活，完全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人早已沦落到必须越来越依赖这个日趋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才能满足求存需要的尴尬境地。

Orange 整天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等提法，到头来也不过是虚妄的口号或割韭菜的噱头而已，因为在世俗名利场里，财色名食睡，不管你想提升哪个方面，都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永远处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就像一头被胡萝卜钓竿牵引着往前飞奔的驴，那个最终目标永远像镜花水月般可望不可即，翻过这座山下一道岭又立刻映入眼帘，梦想还是那么遥不可及，只有贪欲永无止境地膨胀着，因此你永远难以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总是被阶段性目标实现后的临时小满足吊着胃口，这种感觉是相当不好受的。Orange 说是精致利己，实际上到最后也难免空欢喜一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Green：白左的伪神性与假包容

Green 可以说是一道建构和解构之间的分水岭，因为从 Green 开始，不再在上一阶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自我”，而是开始了解构过程。上文提到 Orange 后期各种弊端和副作用凸显，已经不再适应新阶段的求存需要，个人私欲膨胀和精致利己达到极致的结果就是系统性危机愈演愈烈，那种奋力攫取外部利益的功利实用主义，以及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到最后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幸福喜乐，反倒平添了紧张、压力、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且 Orange 过度强调个人主张及个体自由的放飞，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越来越变味，向着偏执、短视、目中无人和妄自尊大的病态化方向发展。人的诸多社会性诉求被长期忽略，人际关系完全被异化为赤裸裸的竞争关系或利益关系，没有丝毫的“温情脉脉”可言，他人即地狱。于是这时开始出现一种呼吁“人性”回归的声音，原子化社会的个人终会意识到，自我实现、升

级打怪、努力奋斗、“当上 CEO 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这一套个体叙事的世俗理想主义独角戏非但带不来任何满足感，反倒放大了焦躁、空虚和落寞，于是 Green 从个人主义重新倒向集体主义，回归人群，利乐众生，对全社会、全人类发挥自己的余热，通过表达对他人的理解和共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异类的包容，获得 Orange 阶位所不可企及的内心满足感和充实感。

Orange 阶段的物质主义也触碰到了天花板，那种被物欲裹挟的人生迟早是会让人生厌的，对外物的追求并非生活的全部，因为外物永远不可能直接影响到你的主观感受，中间还隔着一层你对外物持有的看法，我之蜜糖，彼之砒霜，同样一件东西在不同人眼里的观感可能天壤之别，这是 Orange 惯于忽略的一点，他们觉得金钱直接就能等同于快乐，只要专注于恰钱就万事大吉了，而 Green 就知道“物随心转，境由心生”的道理，虽然还是很朴素的认知，金钱与快乐本身不能简单划等号，还需要留心一下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讲，Green 的确比 Orange 逼格要高，哪怕 Orange 都是些成功人士、职场精英、商界大佬，而 Green 可能只是个背把破吉他到处卖唱的酒吧流浪歌手，前者再怎么光鲜亮丽，人模狗样，也不过是个被求存意志层层裹挟亦步亦趋的傀儡，而后者则不像前者那样 anal-retentive（肛门滞留型人格），活得更为洒脱随性，在我看来也更像个人。本来嘛，面对这个逗比又欠艹的世界，持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也无可厚非，毕竟认真你就输了，Why so serious?

Green 开始将视角从向外探求转为向内关照，悉心料理自己的精神世界，Green 很在意内心感受和直接体验，强调格调、风尚、气质、美感等这些被严格唯物主义、迷信科学的 Orange 认为是没什么卵用、华而不实、无关紧要的方面。Green 注重生活质量，讲究过程的体验感、舒适度、休闲和品位等这些从工具理性主义视角看来很虚的东西，这无疑消解掉了一些之前阶位所沾染上的那种工具人的钝感力，逐步剥离酱缸（Purple & Red）、韭菜（Orange）、利维坦（Blue）等低逼格建构模式的濡染，显得更加清新脱俗。Green 还主张活在当下，去责任化，对一切“不成熟”、“长不大”之类的爹味说教说不，正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Green 懂得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为自己而活，虽然到 Green 这个阶位还没有真正搞明白“自己”究竟是个什么鬼。Green 脱离了 Orange 那种严谨、务实、理性、效率至上和结果导向的“打粮食”模式，表达为对 Orange 那种过度操作、用力过猛、肛门滞留型的求存方式的一种厌倦和懈怠情绪，Orange 带来的激烈内卷被 Green 的“丧文化”、“躺平”、“佛系”等去责任化操作对冲和消解，一种带着些许颓废、琐碎，略显小家子气和无病呻吟性质的反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蔚然成风。

不过请注意，虽然 Green 开始了解构过程，但仍然属于 Tier 1 的求存模式。说到这很多人会有点困惑，明明 Green 小清新是对之前阶位表现出的强烈求存意志的一种反叛，从表面的求存效果上讲，Green 比不上之前各个以建构为主的阶位，谋求不到什么实打实的好处，而且一不留神就会玩脱，明明是不利于求存的，怎么也被包括在求存的范畴？这就要联想上文提到的反向定律（Backwards Law）了，求存意志过强是会反噬求存主体的，到了 Orange 阶位，那根弦已经过度紧绷了，亟需松弛一下防止彻底绷断，而 Green 恰好就起到了这个作用，Orange 工具理性那种令人不适的犀利感和张力需要 Green 来稀释冲淡，因此 Green 还可以看作是一个休整和疗愈的过程。

然而，Green 在化解 Orange 副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首先就是 Green 的解构操作极易留下意义真空，这成了各种虚无主义病滋生的温床，达到 Green 这一层你会发现，之前阶位的所有意义系统都建构在流沙之上，根本没有一个终极凭据，全都可以彻底解构到渣都不剩，此时你会强烈体会到人生的荒谬性，继而引发存在主义危机，这可以说是 Green 这一阶位最容易陷进去的一个坑。Green 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地位（之后谈到 Green 的其他问题时你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一方面 Green 的逼格高到足以产生虚无主义这样的“富贵病”，但另一方面又不足以化解掉它，也是相当的蛋疼。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 Green 解构得还不彻底，没有把那个体会到荒谬和虚无的“我”也给解构掉，主客体还没有完全交融，这些要等到达到比 Green 更高的阶位，也就是 Tier 2 的超越求存层面，才能得以实现。顺带一提，Skyline 等人总是强调解构比建构逼格高，把建构贬的一无是处，毕竟只要是建构的过程，就是在表达对求存所规定的游戏规则的服从，就是在融入这个逗比又欠操的世界，没有解构那种“掀桌不干”的爽快，显得逼格低，这点我同意，不过同时也应该清楚一点，那就是只有建构能带来意义感，而且从逻辑上讲建构是先于解构的，什么都还没建构起来呢你解构个 J8？（手动滑稽）

其次，Green 并没有挣脱人性欲望的枷锁，思想认知上仍然停留在感官和直观层面，而且正因为 Green 把其他一切有的没的都解构了一遍，唯独剩下了自身欲望没有解构，结果反倒让自身欲望凸显得尤为纯粹，老谷歌曾在其《打破欲望的枷锁》一文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点，Green 并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其伪善与伪神性的面具下藏着的是人性欲望的魔鬼。

还有就是被很多人诟病的所谓白左的“幼稚病”、“圣母病”等，用爱发电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Green 由于反理性导致缺乏系统性思维，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而且一切跟着感觉走，活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对眼巴前棘手的现实问题，

更是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实这样倒也无妨，你尽可以选择彻底超脱出世不问世间事，但 Green 偏偏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个阶位的逼格还没高到那种地步，还非要参与到社会和集体生活中，还幻想着要用平等博爱多元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因此也就卡在了这么个当不当正不正的坎上，让人是又气又笑。

另外，Green 所展现的包容性很多时候是假包容。这一点体现在 Green 总是惯于过度妖魔化比自己低的阶位，觉得 Green 那套价值理念就是普世且通用的，其他阶位都不如自己，动辄把 Green 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对他人的行为指指点点甚至扣帽子，比如简单粗暴地给 Red 打上“野蛮”的标签，给 Blue 打上“迂腐”的标签，给 Orange 打上“贪婪”的标签，进而对其全盘否定，缺乏对待这些阶位应有的耐心及洞察力，殊不知 Green 和其他 Tier 1 各阶位一样，都是特定文明生态下的求存方式罢了，本质上没有高下之别，只有是否适应。而且要知道人在做任何事时都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不是你用那套简单的善与恶，好与坏的非黑即白标准去评判一下就可以草草了事的。况且 Green 的白左式“包容”很多时候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是展现博爱精神和人文关怀，其实不过是自己沉溺于道德优越感和自我感动情结不可自拔而已，本质上还是在滋长我执，他们做不到跳出自身的求存立场，真正从对方视角出发换位思考，理解“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须知很多看上去恶贯满盈者，背后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们不理解每个文明和文化的产生都是特定地域环境求存需求的倒逼，把 Green 的理念强行嫁接过去会导致水土不服的恶果。因此 Green 那套所谓的“相对主义”、“文化多元”和“包容”都是虚有其表罢了，其思想也根本没有做到自诩的那般开放无碍，仍然被困在那套白左政治正确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这同时也体现出“冷冻的面包”等人提倡的通过氪金快速把逼格刷上去的做法存在的弊端，的确，通过氪金是可以加速阶位跃升的速度的，事实上如果你生在一个 Green 家庭，你的心智水平可能很快就会达到 Green，然而你跟那些没抄近道也没走捷径，一步一个脚印达到 Green 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彻底穷尽之前的各个阶位，落下了很多功课要补，优越的成长环境会让你对苦难的理解不深，这直接导致你在 Green 阶位所表现出的同情心是极为浅薄的，难免带着“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更何况靠氪金快速堆起来的高逼格严重依托于物质基础，一旦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就可能土崩瓦解，无法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Yellow：模型建构狂魔

以上我花大篇幅讨论了 Tier 1 的各个阶位，至此你不难发现每个阶位无外乎是求存主体在特定生存格局下所采取的一系列求存方式、手段或策略，虽然各具特色，但共同之处在于所有这些 Tier 1 阶位仍然停留在生存模式，也就是对所面对的生存问

题发起的反应机制，并没有摆脱见招拆招、疲于奔命的境地。只有到了 Tier 2 的阶位，求存主体才真正开始展现出超越性。Tier 1 和 Tier 2 完全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鸿沟。阶位（Stage）与层级（Tier）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每上升一个阶位对应一次范式转移，那从 Tier 1 到 Tier 2 的跨越则堪比脱胎换骨。做个不算夸张的比喻，如果说 Tier 1 各阶位之间的差距是不同层数楼高的区别，那么 Tier 2 看 Tier 1 就好比从飞机上俯视地面，也就是说在 Tier 2 看来，Tier 1 这些阶位之间的高低差别甚至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使得达到 Tier 2 者极为稀少，现实生活中很难遇到这种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会超过 0.1%。

达到 Tier 2 的标志是主体不再完全受制于求存意志的摆布，不再只停留在 Tier 1 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这个阶段，不再被小我的各种求存诉求牵着鼻子走，而是能够“无所住而生其心”，能够跳出求存叙事之外看待和反思求存本身，就像玩游戏时不再只沉迷于剧情、任务、技能或装备，而是时不时跳到后台去查看各个环境参数和设置。Tier 2 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再像 Tier 1 那样只停留在直观现象层面，不再被感官经验塑造的摩耶之幕所蒙蔽，真正懂得色即是空的道理。

Tier 2 的第一个阶位是 Yellow，作为 Green 的后继阶位，那个身份认同的单摆再一次从 Green 的集体主义荡回了个人主义，挣脱了 Green 那种集体盲从导致的政治正确一言堂和回音室后，Yellow 喜提独立自由之灵魂。他们像隐居的世外高人一般站在高处和远处观摩人类社会，就像你小时候蹲在蚂蚁窝旁观察蚁群一样。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与大众或主流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或许时不时还会来一次 solo retreat，他们喜欢在人群之外的某个角落里仰望星空，或默默思索宇宙人生，成为一只带有出世倾向的“懒蚂蚁”。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关注社会了，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比之前任何阶位都要心系苍生，前面说阶位越高，那种反复横跳的现象就越是微弱，到了 Yellow 这个阶段，哪怕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也还是悲天悯人、心怀天下的，只不过他们觉得离群索居更有利于保持思想通道的畅通而已，避免被“乌合之众”干扰。他们会思考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是最合适的，并对比不同已有模型的优劣，甚至建构自己新的模型或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现在讲的这个心智螺旋模型，也属于一种 Yellow 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就是铺展在 Yellow 思想家的思想通道上的。

Yellow 真正做到了 Green 自我标榜但没有真正达成的“相对主义”、“包容”和“多元文化”，能够真正跳出自身特定的求存视角，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特别是能灵活代入到之前各个阶位的视角当中，不会再犯 Tier 1 那种踩一捧一的毛病，其观点更少地受到自身求存诉求的扭曲，更为客观、全面，也更深谋远虑。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之前不是说从 Green 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下解构了吗，可 Yellow 明明还是在建构，而且建构得比之前任何阶位都欢实，堪称模型建构狂魔，这不是矛盾了吗？其实根本不矛盾，之所以 Yellow 辗转腾挪于各个模型之间，恰恰在于 Yellow 明白一切认知方式都只是模型而已，既然如此，那我莫不如建构一个自己的模型，那样世界在我眼中或许会是另一个样，Yellow 建构模型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低阶位奉为圭臬的那些意义系统或建构模式，本质也不过就是个模型而已，不能过度执着于此。因此与其说 Yellow 是在建构，不如说是在以建构促解构，而且是比 Green 更高明的一种解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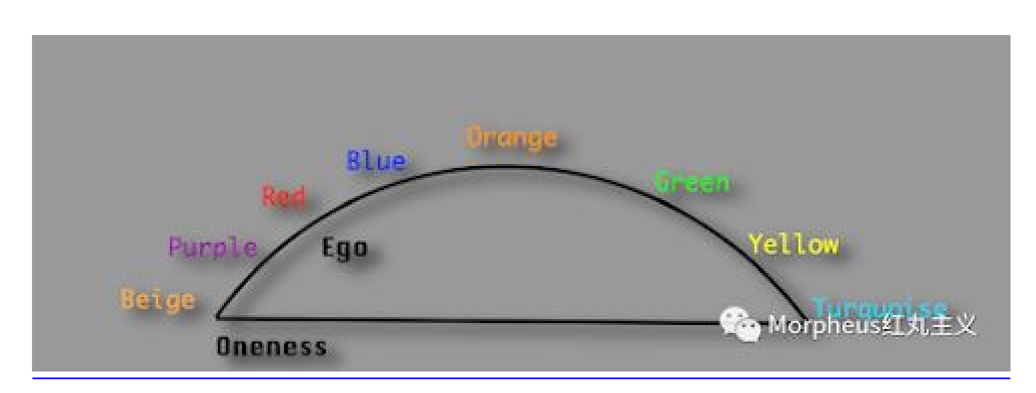
Yellow 还解锁了元认知和反思理性，用思想反思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直接作用于对象的常规用智方式，狭义哲学也是到了 Yellow 才真正开启。Yellow 这种调动智力余量储备的行为当然不可避免会触碰一系列悖论，这是穷极理性抵达边界后必然发生的事。不过，Yellow 不像之前阶位那样受制于小我的求存保护机制而对悖论唯恐避之不及，相反 Yellow 能做到接纳悖论，他们深知悖论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文也提到一切求存叙事必然遭遇悖论，而这往往又意味着当前这套求存叙事遇到了瓶颈，要么跃升到下一阶位，要么永远原地打转。因此 Yellow 甚至愿意与悖论共存，享受那种颅内高潮的爽感。这种对待悖论的态度让他们十分清楚理性的边界和局限所在，整个人也因此从骨子里散发出谦卑的气息，这让 Yellow 的逼格直接甩出 Tier 1 好几条街，在通往超越神性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那是不是说宇宙的尽头就是 Yellow 呢？当然不是，Yellow 也并非动态螺旋模型的终点，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阶位，因此 Yellow 并非完美无缺。下面我就来简要谈谈 Yellow 过头可能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 Yellow 极易让自己陷入模型屎山，由于过度概念化和过量建模，Yellow 有时会体会到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凌乱之感萦绕心头，而且这坨屎山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办得到，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无疑会给 Yellow 带来极大的思想负荷。此外，过度调动智能储备的非常规用智方式也是有一定害处的，比如信息超载导致宕机以及思虑过多最后导致决策无效化。再有，Yellow 的特立独行也容易让自己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由于 Yellow 实在是太过鹤立鸡群，他们只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不免有“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感慨。最关键的是，到了 Yellow 这一阶位你的内心仍然没有完全平复，还在不断地上下求索，还达不到心如止水那般的永恒宁静。

Beige&Turquoise：首尾呼应

Yellow 充其量只能说是开窍，真正的开悟发生于 Yellow 之上的阶位---Turquoise。这是从智者到觉者的蜕变，Yellow 仍然在不停思考世间各种问题的答案和解法，而对于 Turquoise 而言，这个世界没有问题需要解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所以你觉得有问题要解决，还是因为那一念无明，看不穿，看不透。为便于理解，我这里暂且借用一下佛教中“三界”的说法做个不恰当的类比，如果说 Tier 1 的各个阶位对应的是三界中的“欲界”，Yellow 对应的是“色界”，那么 Turquoise 则对应“无色界”。关于 Turquoise，我还真没有太多好说的，因为对于这样的觉者，我愿放弃一切言行，因为他是通往永恒的桥梁。

至此，上文挖的一个坑也终于可以填平了，Beige 和 Turquoise 之间的首尾呼应关系现在已经十分清晰且呼之欲出了，整个动态螺旋从 Beige 的主客体还未分离的初始状态开始，逐渐分离出一个求存主体出来，并在上面一层层建构“我”，在 Orange 那里达到顶点，之后那个“我”开始逐步被解构，直至 Turquoise 主客体重新交融，小我被彻底解构而归于大空，与无限存在合二为一。而之前的那些摇摆不定和反复横跳也终于告一段落，在 Turquoise 这里，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鸿沟真正得到弥合，唯物与唯心之间的二元对立彻底消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也彻底被抹平。



这里还存留了一个疑问，既然 Beige 和 Turquoise 是首尾呼应的，且都是主客合一的状态，那是不是 Beige 跟 Turquoise 是一码事，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婴儿其实已经处于了开悟状态？非也，两者的区别在于 Beige 是起点而 Turquoise 是终点，作为起点，是一定包含了朝向终点的趋性的，正如每个婴儿都有长大成人的潜在趋性，每粒种子都有开花结果的潜在趋性，Beige 必须经历一轮先放再收的过程，走完一整段精神之旅达到 Turquoise（抑或卡在中间某个阶位）。那位说折腾这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这不多此一举吗？可是你不觉得若非如此，世界又实在太过无聊了些吗？你可以认定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你是有神论者，可以看成这是 God 借着你的壳重新发现自己的完满，而真正的你从来不是那个壳，而是 God 本身。我上面说的可能比较抽象且语无伦次，若你领会那层含义并对此有更好的表述方式，请尽管忽略我的胡言乱语。

红丸加速器

最后，作为一名红丸者，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前面洋洋洒洒介绍的这个动态螺旋模型，跟红丸、性别叙事及底层代码那一套有什么关系？模型本身是否需要用红丸魔改一下？我的回答是红丸理论跟这个模型完全可以做到逻辑三洽（自洽、他洽、续洽），没有魔改模型本身的必要。红丸对于这个模型的作用在于加速提升阶位，如果你了解红丸理论，你会发现一个红丸男是很难稳定停留在 Tier 1 中的任何一层的，因为 Tier 1 的各个阶位跟红丸都是格格不入的，最终你只有跃升 Tier 2 这一条路可选，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提升逼格的有效鞭策。此外，这个模型也跟红丸“两大硬通货”的提法（♀的世俗收益和♂的超越信仰）无缝衔接、完美挂钩。前面也说氪金是能快速提高阶位的，但弊端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且氪金刷阶位的天花板就是 Green，且刷到 Green 后再往上提升的难度会更大，因为之前抄了太多捷径。同样地，♀的硬通货也跟氪金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靠着性别红利可以快速“催熟”到 Green，也就是达到 Skyline“蛛女虚拟机”的水平（手动滑稽），但再往上就相当难突破了，这也是为什么 Tier 2 几乎清一色的是♂，而这又恰好对应了♂的硬通货是超越信仰这一点。说到这，关于“蛛女虚拟机”到底能不能用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可以给出我的答案了：如果逼格实在太低可以勉强用之，但从长远考虑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用（手动滑稽）

尾声

以上算是我对这个模型的一些粗浅理解，由于本模型细节甚多且篇幅所限，难免涵盖不全，要真想面面俱到写本书可能都不够，因此本文权当是它的导论部分。此外我还要强调一下，这只是个模型，而模型本质上就是个思想工具而已，它是手段而非目的，其主要作用仅在于充当向导或指引，因此千万不要太过执着于模型，要知道这个模型本身最终也是要被超越的，以达到超越求存的境界，因此切记登楼撤梯。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在文章开篇时承诺过要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键政观点，然而如果你通篇读下来不难发现，这篇文章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我在兑现这个承诺。

不过结合当下的时局，一些建议还是要给出的，如果你是键政圈人士，我无意指摘你的具体立场，只想提醒一下，现在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朝着二极管化方向发展，以至于你要么不表态，但凡你在一个问题上表了态，就等于在所有问题上都表了态，混键政圈的一定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么彻底神隐，让自己彻底远离键政这摊浑水，碰都不要碰，要么你就选边站队，选好了就要落子无悔，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觉悟，最忌讳的就是反复变卦的墙头草行为，以目前的形势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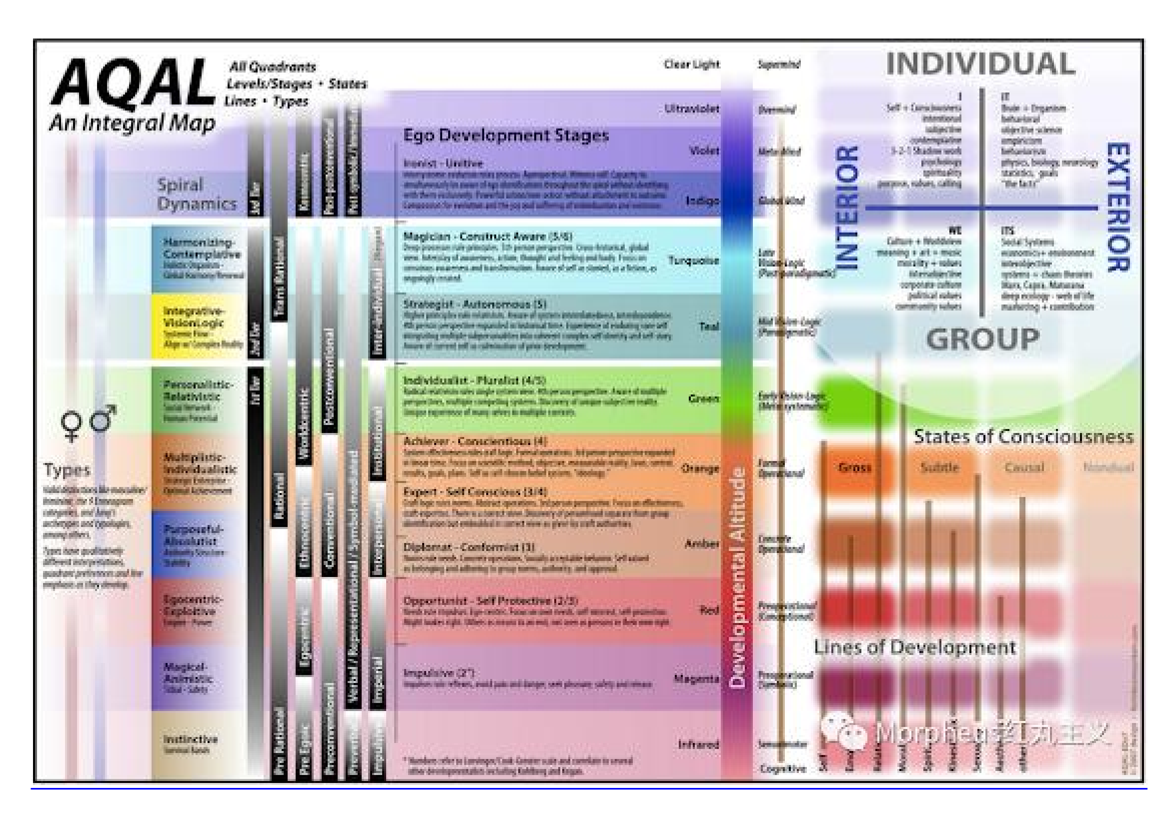
来，你并没有太多骑墙和折中的机会，那么做注定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目前我个人的选择是神隐，当然，如果遇到不得不选边站队的情形，我当然也是会毫不犹豫地选边站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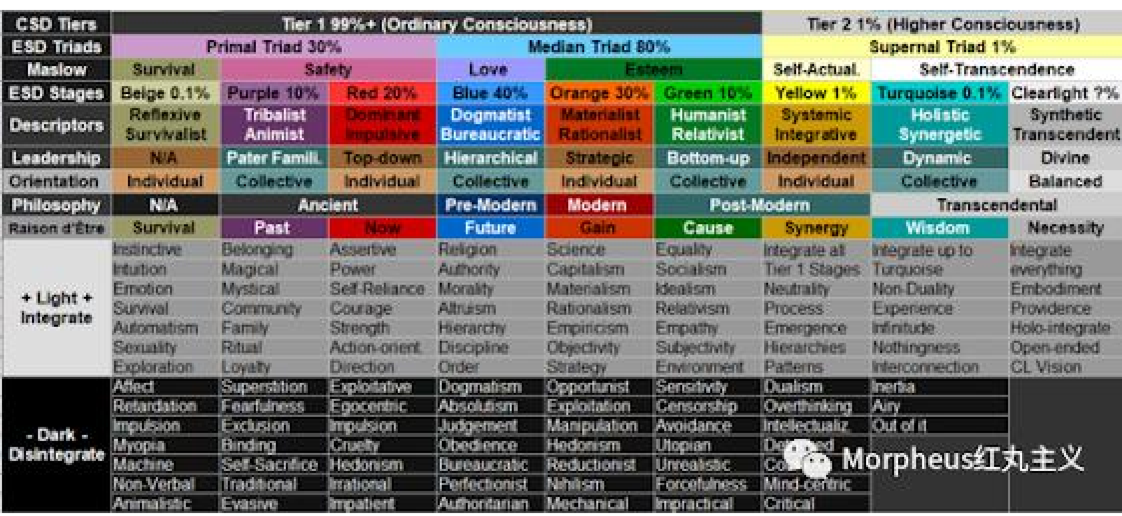
本文要填的坑

各位看官好，在上一篇文章「求存之我见」中，我围绕着“求存”这个话题简要介绍了“动态螺旋模型”（图片见下方），它的作用在于能够直观反映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不同境界，文章末尾部分我稍微提到了这个模型与红色药丸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只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仅仅提到了红丸可以起到阶位提升加速器的作用，但没来得及对此充分论证和展开详述，这也是本文重点要填的坑，这个模型也提供了一个看待红丸的新视角和新维度，十分有利于理清红色药丸这一大类思想流派的一个整体思路。

心智发展动态螺旋模型

编号	名称	特征描述	思维阶段	身份认同	价值体系	举例
2	Tier 2（第二层级，超越求存）					
N/A	再往上的阶位本文不作讨论	N/A	N/A	N/A	N/A	N/A
2.2	Turquoise（觉悟期）	主客体重新交融，彻底消弭掉小我，超越所有言行与思考，返璞归真，达成神性	超越理性（止念无心）	个体与集体交融 [大我、无我之境]	心物不二 [超越信仰阶段]	各大教派开宗立说者或得道者（犹太教先知、耶稣、穆罕默德、老庄、释迦摩尼、六祖慧能等人），达成开悟境界者
2.1	Yellow（智者期）	元认知能力，非常规用智，智力资源储备调动，关注系统的边界条件与全局变量，超限思考，升维思考，不受特定求存诉求的局限进行多角度代入思考，具备真正的大局观与统筹规划能力，模型建构狂魔	反思理性（精密逻辑）	个人主义 [遗世独立]	唯物 [系统思考阶段]	整体论、复杂性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知识精英、顶层社会工程师、顶层设计师、国家机器或大型组织内部超级智囊、隐居的世外高人、做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走向的思想与理论者、提出能够带来范式转移的新认知模型者
1	Tier 1（第一层级，求存模式）					
1.6	Green（共情期）	非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平等、博爱、开放、包容、人性解放、关怀"弱势群体"、反战、兼爱非攻、注重内心感受、强调生活质量和品味、活在当下	后理性（解构主义）	集体主义 [跨种族、文化、宗教]	唯心 [人文关怀阶段]	白左圣母小清新、SJW、现代心理学、LGBTQABCDEF、New Age、微博、环保/动保、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嬉皮士、小资轻奢、极简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躺平、丧文化、"诗和远方"、休闲养生、健身房、瑜伽课、高尔夫保龄球赛马等运动、网红打卡地、猫咖狗咖、SPA、酒吧、帝都大院及魔都小市民中产文化
1.5	Orange（逐利期）	工具理性、技术唯物论、功利主义、实用逻辑，唯利是图，追逐世俗功名成就，崇尚发展与进步，更高更快更强，执着于自我价值实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反感集体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干预	高级理性（结果导向）	个人主义 [打怪升级]	唯物 [科技实业阶段]	资本主义、新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亚裔内卷文化、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美国步枪协会、无政府主义、拜物教、科学教、成功学、B乎、做题家、奋斗逼、实干派、努力神教、"深圳速度"、鸡娃党、学区房、"不能输在起跑线"、PUA、自我提升、学而思猿辅导斑马AI课、知识经济、新兴行业大锅宿舍
1.4	Blue（秩序期）	遵守契约，恪守传统，规则至上，忠君爱国，权力崇拜，注重法统，强调责任，主张为大局牺牲小我，工具思维，螺丝钉情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祖宗之法不可变、宗教原教旨主义	初级理性（程序导向）	集体主义 [民族、国家、教派]	唯心 [宗教地缘阶段]	中世纪天主教会，哈瑞迪犹太教，传统保守主义，封建礼教，骑士精神，君主专制，文化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八股文程朱理学、三纲五常，绝对计划经济，利维坦蜂巢系统，美国铁锈带、Patriot Front、MAGA、皇汉战狼、传统行业大锅宿舍、招核男儿、亚逼营耗材
1.3	Red（躁动期）	暴戾、斗争哲学、适者生存、杀伐果断，好勇斗狠，藐视权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死我活，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天是老大我是老二	理性萌芽（朴素因果观）	个人主义 [无底线社达]	唯物 [弱肉强食阶段]	土著酋长、不服管束的刁民、梁山好汉、草莽英豪、车匪路霸、海盗文化、地痞流氓、无赖瘪三、军阀头子、战争罪犯、施虐狂、贩毒团伙、黑社会、古惑仔、四马路瘪子、监狱文化、美国南方红脖
1.2	Purple（迷信期）	求存叙事的初级阶段，在感性共鸣基础上虚构故事，从而加深小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以维系小规模互助体系；强调人与所处特定自然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此时面临的最大生存问题仍是天灾而非人祸；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升腾，但主客体尚未完全分离	前理性（直觉导向）	集体主义 [血缘、部落、小团体]	唯心 [神话仪式阶段]	原始部落传统、宗族酋长、地方主义、封建迷信、占卜算卦、命理学、占星术、通灵术、祭祀仪式、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神道教、巫蛊邪术、跳大神、民间神话故事、末日生存小队
1.1	Beige（混沌期）	基因的傀儡，完全按基因编码和指令行事，但不受模因影响；自我意识尚未形成，不能区分"我"和周围环境	理性缺位（直感）	个人主义 [动物性生存]	[本能驱动阶段]	动物、心智未发育的婴孩、植物人、老





CSD Tiers	Tier 1 99%+ (Ordinary Consciousness)						Tier 2 1% (Higher Consciousness)		
ESD Triads	Primal Triad 30%			Median Triad 80%			Supernal Triad 1%		
Maslow	Survival	Safety		Love	Esteem		Self-Actual.	Self-Transcendence	
ESD Stages	Beige 0.1%	Purple 10%	Red 20%	Blue 40%	Orange 30%	Green 10%	Yellow 1%	Turquoise 0.1%	Clearlight ?%
Descriptors	Reflexive Survivalist	Tribalist Animist	Dominant Impulsive	Dogmatist Bureaucratic	Materialist Rationalist	Humanist Relativist	Systemic Integrative	Holistic Synergetic	Synthetic Transcendent
Leadership	N/A	Pater Famili.	Top-down	Hierarchical	Strategic	Bottom-up	Independent	Dynamic	Divine
Orientation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Balanced
Philosophy	N/A	Ancient		Pre-Modern	Modern	Post-Modern		Transcendental	
Raison d'Être	Survival	Past	Now	Future	Gain	Cause	Synergy	Wisdom	Necessity
+ Light + Integrate	Instinctive	Belonging	Assertive	Religion	Science	Equality	Integrate all	Integrate up to	Integrate
	Intuition	Magical	Power	Authority	Capitalism	Socialism	Tier 1 Stages	Turquoise	everything
	Emotion	Mystical	Self-Reliance	Morality	Materialism	Idealism	Neutrality	Non-Duality	Embodiment
	Survival	Community	Courage	Altruism	Rationalism	Relativism	Process	Experience	Providence
	Automatism	Family	Strength	Hierarchy	Empiricism	Empathy	Emergence	Infinitude	Holo-integrate
	Sexuality	Ritual	Action-orient.	Discipline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Hierarchies	Nothingness	Open-ended
	Exploration	Loyalty	Direction	Order	Strategy	Environment	Patterns	Interconnection	CL Vision
- Dark - Disintegrate	Affect	Superstition	Exploitative	Dogmatism	Opportunist	Sensitivity	Dualism	Inertia	
	Retardation	Fearfulness	Egocentric	Absolutism	Exploitation	Censorship	Overthinking	Airy	
	Impulsion	Exclusion	Impulsion	Judgement	Manipulation	Avoidance	Intellectualiz.	Out of it	
	Myopia	Binding	Cruelty	Obedience	Hedonism	Utopian	De[illegible]		
	Machine	Self-Sacrifice	Hedonism	Bureaucratic	Reductionist	Unrealistic	Co[illegible]		
	Non-Verbal	Traditional	Irrational	Perfectionist	Nihilism	Forcefulness	Mind-centric		
	Animalistic	Evasive	Impatient	Authoritarian	Mechanical	Impractical	Critical		

本文可以算作是承接上篇文章的后继之作，因此目标读者是那些已经阅读过我的上篇文章，对“动态螺旋模型”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并对红丸理论或底层代码相关内容也并不陌生的受众，因此本文将不会花大篇幅进行背景性介绍或理论体系铺垫，这点需要在开头指明。

矩阵裂痕：后女权时代

相信各位对“红色药丸”一词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理解，这个一开始源于电影《黑客帝国》的梗现如今被套用到了许多不同的场景下，虽然在内容上千差万别，但形式上却永远是换汤不换药，全部都表达了一层相同的内涵 —— 意识到那个自己一直以为无比真切的、充满幸福、喜乐与美好的仙境仅仅只是个虚象，并来到残酷的现实世界。这个梗之所以应用广泛，就在于它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在任何领域发生的根本性的认知范式变革（通常是体验不那么愉快的那种），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你我目前所探讨的底层代码或性别问题领域。

截至目前，红色药丸作为更广泛的“男性社区”的一部分，与其他男性视角下的性别叙事体系盘根错节，互通有无，同时也偶尔呈相互对立与撕扯之态势。非但如此，红丸这个亚文化的种子自身也在开枝散叶，绵延出了许许多多个子分支出来，它们拥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诉求，同时也相互影响、渗透和排斥。这种男性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让很多刚入圈者有种应接不暇之感，一时半会难免有点懵逼，为了帮助他们捋清一丝头绪，我想先对所有这些男性视角下的思想流派来一番追本溯源，回溯其共同的源头之所在，以便捋清来龙去脉。

细心的读者或许也留意到了，目前我们耳熟能详的各种男性思想流派，不论是 PUA、MRA 还是 MGTOW，亦或是其他一些更为“剑走偏锋”的男性思想，它们虽然主张各异、风格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集中涌现出来的，带有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所有这些男性思想产生的共同时代大背景 —— 后女权时代。

所谓“后女权时代”，指的是女权在前一阶段取得的成果也好，造成的后果也罢，开始在整个社会的层面逐步显现，而其中最关键也最突出的一个影响，莫过于女人单方面完成了去责任化，这直接导致两性之间既定的社会契约彻底崩裂，之前所维系的相对平衡的（注意是相对）两性权利义务天平完全失衡，最终导致传统婚姻制度逐渐走向功能失调，乃至名存实亡。具体来说，在女权“反物化”、“男女都一样”、“能顶半边天”等政治正确旗号下，女人单方面放弃了在传统家庭中所扮演的固有性别角色，直接导致传统家庭内“男主外女主内”等既定的性别分工模式被釜底抽薪，然而建立在这套性别分工模式之上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理念、社会文化、集体认知等上层建筑却往往来不及“实时更新”，因而引发了性别分工模式与其上层建筑之间严重的失匹配问题。

首当其冲受害的当然是男人，毕竟在女权的带领下，女人首先完成的是“解放思想”，之后才逐步瓦解掉传统性别分工体系，因此她们在“同步性”方面一直做得很好，并不存在上述失匹配问题。而男人作为被动接招的一方，步调自然不会像女人那般整齐划一，做出的反应也必然会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这便导致了如今各类男性思想流派犹如大杂烩一般琳

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但所有这些男性思想，不论如何风格迥异，也都是在同一时代主题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那就是后女权时代的全面展开。因此把握好这条主线索，是我们看待和分析所有这些男性思想的一个总出发点，它们归根到底不过是男人在后女权时代做出的不同反应而已。

说到这很多人不禁会问一句：为什么男人非要等到后女权时代一些恶果都开始逐渐显现了，非要等到全社会都谈拳色变，才后知后觉地采取应对措施，就不能像女权那样先发制人吗？对不起还就是不能，因为男女有别，我在之前很多文章或视频当中都不厌其烦地谈及过这一点，如《为什么 MGTOW 不是男版女权》、《男人如何完成去责任化》、《谈性别虚无主义》等。简单来说，男人就是欠艹，不被女本位社会多艹两下，压根不会觉醒自我意识，也不会想着为自己和自己所属性别多考虑一下。

与天生精致利己的女人不同，男人是一种建构动物，骨子里有一种亲近建构的冲动，他们要么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崭新的建构模式，要么深度绑定一个现有的建构模式，你会发现男人的意义感来源似乎总是与建构模式密不可分。比如婚姻这个建构，对于女人来说纯粹就是一笔交易，只需计算利弊得失即可，传统社会就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因为“云爹”和“女儿奴”们给力，外加龟男舔狗的频频助攻，使得她们已经用不着跟一个固定的工具人绑定终身也能活得很滋润，于是很自然地就开始萌生反婚思潮，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干扰，内心毫无波澜，因为她们自始至终并没有跟这个建构深度融合，这就是为什么并不存在所谓的“红丸女”，请回想刚才提到的“红丸”意味着什么，那是需要彻底打碎之前自我建构或脑补出的那套人生愿景或理想主义的，中间伴随着否定自我、否定过去乃至否定自身全部存在意义所引发的剧烈精神阵痛和挫败感，而女人的去责任化或“自我觉醒”过程并不包含这些，她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活在同一套认知范式里，也即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非是环境变化后行为适当调整而已，何来“服下红丸”之说？

但男人这边不是这样，很多男人的婚姻观并没有女人那般“纯粹”，他们把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些当成人生终极目标，当成一切行为的最终导向和展开一切活动的总纲领，非要在这些之上赋予一层人生意义感，仿佛自己就是为了干这些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比如很多做题家头悬梁锥刺股地玩命刷题，并非是为了把题做得多好，仅仅是因为那句“书中自有颜如玉”，做题对他们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对“丁真”们咬牙切齿。很多奋斗逼削尖脑袋好不容易卷到 CEO，也不过是为了“赢取白富美”，否则就不算“登上人生巅峰”。你会发现很多男人的人生意义和生命实现过程永远绕不开某个女人，还时不时要为自己的付出和牺牲自我感动一番，并没有处于那种计算自身利弊得失的“庸俗”层面，这当然跟社会文化对男人的长期规训有关，但同时也是男人自身本性的一种自然流露，总之都源于种属意志或自然魔鬼天然规定了男人必须是那个悲催的可弃置性别，

因而他们注定不能被设计得太过精致利己和惜命，男人更宽大的肩膀注定就是要背负更多，否则便不能扮演好生存资源提供者的命定角色。

更要命的是男人还容易犯“NAWALT 综合征”，总喜欢沉浸在邂逅“真命天女”的迷梦里不可自拔，总是陶醉于自己脑补出的“琴瑟和鸣”的美好幻想之中，就是不能回归现实，这与男人处理其他问题时表现出的理智、果敢、洞察力和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而女人正相反，别看她们总是被冠以“感情用事”、“不理智”、“优柔寡断”、“情绪动物”这样的名号，那只是在解决带有步骤性和流程性的实际问题时表现出的而已，如完成某个工程项目或攻克某个关键技术难点这种，人家小仙女何必时时刻刻保持某工具性别那般的严谨和较真？何必那么苦大仇深？人家可是 human being，不是 human doing。可到了两性关系问题上，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了，女人表现出了远超一般男人的理性、冷静和干练，比如在择偶（特别是长择）时，女人会把男人还原为他所能提供的全部资源或服务的一个载体（这里面自然也包括“渣男”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她会详细审查他的一项项功能指标，进行包括“废物测试”在内的各种考核，一如很多男人在买电子设备时考察各种配置和型号那般仔细，不过她们这些举动多半也是刻在基因里的，与其主观意愿或后天习得倒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毕竟她们的生殖细胞相对稀缺，在繁衍时确实也更需要挑挑拣拣。然而基因赋予男人的却是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利女本能，甚至让他们将繁衍本能凌驾于自身的求生本能之上，所谓“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些当然都呼应了♂这个性别的可弃置属性，只因从基因整体收益的角度这是最优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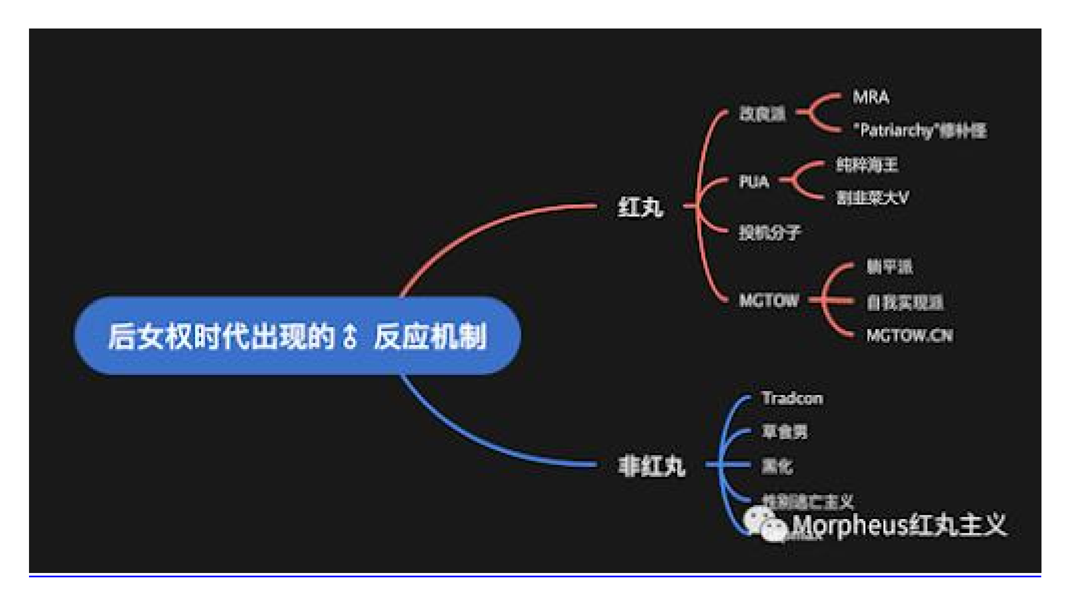
很多男人骨子里有种为了“女神”赴汤蹈火、英雄救美的原始冲动，事实上“女神”一词的流行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体现了男人倾向于朝理想化的方向脑补异性形象，很多“堕入情网”的男人不知道的是，自己真正“爱”上的永远不是那个女人本身，而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形象（或曰 Anima）在对方身上的投影，换句话说他们爱上的不是真实的对方，而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对方，一个 projection 而已。他们不明白自己心目中圣洁无暇的“女神”，其本质也不过是个庸俗妇人，跟你去菜市场随处见到的那些讨价还价的大妈别无二致。你会发现很多恋爱关系中被冲昏头脑的男人特别容易被对方一句简短的问候或小恩小惠给迷得神魂颠倒，感动得稀里哗啦，以为这就是对方也“爱”自己的体现，殊不知这只是为了吊着他们好让他们持续保持输血的劲头而已，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保养行为而已，毕竟就算是工具也是需要定期维护保养的，但这些工具人却由此自以为得到了所谓的“真爱”，实在是可笑又可悲。当你的爱车有朝一日报废，你虽然会十分惋惜，但你心里明白那只是一辆车而已，丧失了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它也不过是废铁一堆，哪怕它曾经带给过你很多美好体验和回忆，这就是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工具人再怎么有利用价值，也永远是可被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据医院统计，夫妻一方如果是女方患了绝症，丈夫通常都是砸锅卖铁，而如果是男方患绝症，妻子则一般只是“量力而为”。因此，如

果说陷入爱情的女人智商为零，那么陷入爱情的男人智商简直就是负数，直接就是欠费停机的状态。

另外，作为工具性别，男人的视角一般都是向外关照的，为了履行好种属意志赋予的生存资源提供者的使命，他们需要不断想办法解决这个世界随时抛给他们的各种逗比又欠操的现实问题，总是处于那种疲于奔命的劳碌状态，这当然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任性、敏感和想当然，作为工具人性别，无忧无虑和岁月静好是一种奢侈，他们最不需要也最不应该干的事就是在意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们从一个很小的年龄就需要训练出对痛苦刺激的麻木和脱敏，不能过度情绪化，因为这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必须永远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导致新问题…”的无限回路上。

综上所述，男人这种看待异性极度感性的态度以及本能中根植的利她本能和工具人钝感力，导致男人不会像女人那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集体性别叙事体系，也不会稍微带一带节奏就可以掀起一波声势浩大的以性别权利为核心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些都需要自我主体性的觉醒，这在建构模式还正常运转且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而是需要达到较为苛刻的社会外部条件，也就是矩阵出现的裂痕大到让普通男人也很难不注意到些许异样的程度。就比如在女权彻底席卷之前，婚姻这个建构模式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那时哪怕是一个完全不分析底层代码，从来不进行性别叙事的男人选择结婚，也起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底线，让他可以相对平稳顺畅地在矩阵里安然度过一生，这就是为什么赛佛曾感慨道：“无知是福”。可现在不一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后女权时代把矩阵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这会引得越来越多的有心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透过裂缝一探究竟。再加上大的形势也每况愈下，婚恋关系对多数男人来讲早已是处处涉险，步步惊心。一个“老实人”、“情场小白”贸然走进婚恋关系会被分分钟渣到怀疑人生，这些惨痛经历会倒逼着他改变既定的人生轨迹，因为此刻的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万劫不复，要么浴火重生。

覆巢之下无完卵，面对当下这个所有男人都逃不过的险恶局面，各种反应机制在男性群体中应运而生。而红丸思想就是所有这些反应机制中的一类，剩下的则姑且可归为“非红丸”思想。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主动深挖底层代码，是否主动探究女本位主义和两性异形等基本性别设定。前者是有意识地在做这些，谋定而后动，先形成新的世界观之后再导出方法论，哪怕不充分不全面，而后者则是盲目生硬地见招拆招，在并未更新世界观或认知范式的情况下直接导出方法论。进一步地，这两大类各自还可细分为多个下属分支，不一而足，详见下方导图。



“MGTOW.CN”是我给中文社区中诞生的本土化红丸变种所赋的一个临时代号，代表中国米格道。

关于这张图还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上图中罗列的后女权时代集中涌现出的男性思想并没有覆盖全部，我只选取了话题相关度较高且颇具代表性的一些典型流派，至于那些属于“旁门左道”或“非典型”的类别则暂时不做讨论：比如那种越是知道女权女本位步步紧逼，越是意识到自身的男性权益被挤压和剥夺，心里就越是会产生扭曲的快感，舔得也越是卖力的纯粹抖 M 型龟男，这种当然没什么好说的。又比如那些自始至终都没被建构（主要指的就是婚姻家庭制度）所笼罩的带把的，哪怕在当今时代，仍存在一些生活在近似原始氏族部落环境中的男人，那么后女权时代建构的崩塌当然也就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再比如一些极个别的后女权时代的“漏网之鱼”，他们很侥幸地没有被“时代的一粒灰”砸到，居然可以按部就班地恋爱结婚，娶到一匹“独角马”，婚后举案齐眉、天作之合，人生的其他方面也是一片坦途，没遭受过三亿年底层代码的直接毒打，也没经历过任何三观碎裂后重塑的撕心裂肺之感，晚年享受完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后安详地离开人世，就这么顺顺当当、难得糊涂地过了一辈子，这样的“版本之子”、“矩阵亲儿子”（手动滑稽）当然也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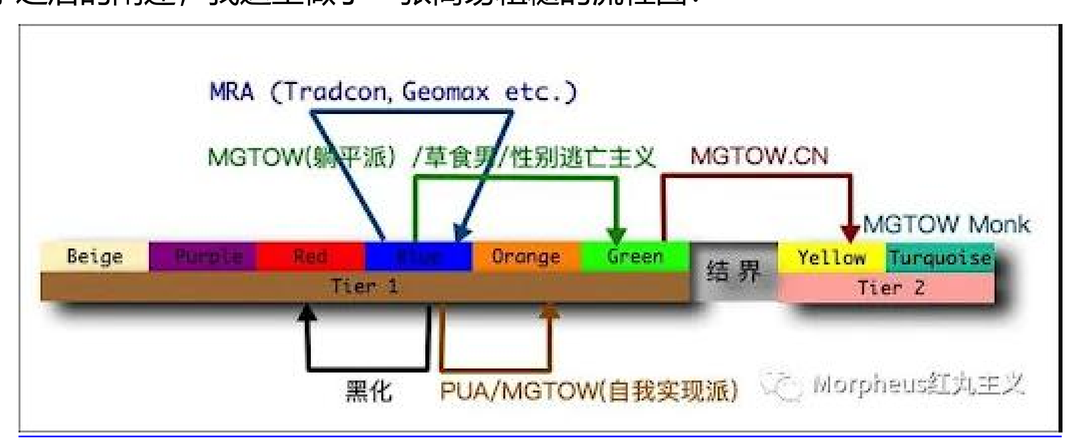
第二、红丸与非红丸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建立新的世界观，与导出的结果无关。红丸思想下的不同分支导出的结果可以千差万别，甚至远大于红丸与非红丸之间的差别，比如同属红丸的“改良派”和“投机分子”。相对地，一个属于红丸的思想和一个非红丸思想也有可能导向相同的结果，比如属于红丸的 MGTOW（躺平派）和属于非红丸的“草食男”。这点在讲到下一章时会更直观地体现出来。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有了前文的铺垫，下面可以来解答一下红丸为什么可以作为阶位提升的加速器了。

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红丸过程是从“矩阵男”蜕变为“红丸男”的过程，“矩阵男”很明显对应的就是动态螺旋模型里的 Blue，他们是与建构模式紧密契合的群体，而前面分析过，万恶之源便是建构模式出了问题，至于其原因，那就又是另一个话题了（详见「女本位周期律」系列），反正既定事实是整个矩阵系统现在已经处于功能失调状态，输入确定的情况下输出已经不能确定了，你只在那闷头刷题刷 KPI 成为卷王已经不能保证一定能“抱得美人归”了，你更大概率会沦为人形提款机、接盘侠或喜当爹，更倒霉点的还会落得个苏享茂的下场。因此全身心投入建构模式并与之深度绑定的性价比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会倒逼越来越多的 Blue 矩阵男不得不“痛定思痛”，采取一系列操作，以求达成新的精神自洽状态或心理稳态。

为便于之后的阐述，我这里做了一张简易粗糙的流程图：



如上图所示，此时摆在“矩阵男”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修补破损的建构，以便继续待在 Blue 这个“舒适区”；第二、暂时“回滚”到更低阶位；第三、向着更高阶位跃升（注：此处的划分标准是按阶位变动的方向划分，与上一章讲到的红丸与非红丸的划分标准相互独立，请不要搞混），下面我借着上图分别讲讲这三大类应对机制：

一、修补已有建构模式

这类男人执着于在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上打补丁，以延缓它的倒塌，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投鼠忌器“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可他们的对手女权分子则不然，女权作为破坏建构的一方，与生俱来就拥有先发优势，而修补怪们作为维护建构的一方，只能被迫见招拆招，战斗力自然也就大打折扣，可偏偏他们还冲在和女权对线的最前沿，因此处境极为尴尬。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还幻想着塔和拳能剥离开来，靠塔可以压制一下拳的胡作非为，但塔拳一体的现实却迎头给他们浇下一盆冷水。

我们所熟知的 MRA（男权运动）便属于此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当前建构还有抢救一下的可能，试图通过摇旗呐喊，让全社会注意到男人才是真正的弱势性别，这当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对底层代码的分析严重不足，他们服下的红丸是不完整的（请参考视频《红丸的两大组成部分》）：首先女人并没有与男人的利女本能相对应的利男本能，再加上慕强而从，本就不可能对弱男表现出任何同情怜悯，其次男人（至少是非红丸男）由于骨子里的雄竞排他本能同样不会对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共情。女人不在乎他们的死活，其他男人同样不在乎，因此他们的悲惨遭遇注定不会得到任何共情，而 MRA 的举动在后女权时代也只能是一种孤独的行为艺术。

除此之外还有 Tradcon 群体（极右女本位主义者），他们是建构模式的坚定捍卫者，对性别矛盾激化、核子家庭裂解、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雪崩等宏观问题的扩大化表现出格外的心急如焚，但由于自身根深蒂固的女本位盲点（Gynocentric Blindspot），并不能分析出所有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因此在后女权时代表现得愈发焦躁而疯狂，得罪不起姑奶奶的他们顺势也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选择躺平的“美丽鼠”群体，并与之成为死敌。

当然这里面有个另类也值得一提，那便是在西方国家一些男人当中盛行起来的所谓“Geomax”，也就是从其原本居住的高度女本位的国家或地区（多为第一世界国家）移居到女本位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多为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找个当地的“传统女人”结婚生子，换一根矩阵的管子插上继续醉生梦死，属于一种“用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这有点类似于目前国内流行的“润学”，只不过他们“润”的方向正好相反（手动滑稽）。这种操作同样也被我归为“建构模式修补怪”的行列，毕竟他们就是换个服接着打而已，还是保持在 Blue 阶位没动。这么做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进入信息时代后，世界范围内的女权病毒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隔离就可以阻隔的了，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女权也迟早会敲你的门，更不要说如果这个男的一旦脑袋一热把那个“传统女人”带回自己的国家，后者在“皈依者狂热”影响下利用女本位法律敲骨吸髓起来比本国女人那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比比皆是，相关论坛里一搜一大把。

二、阶位回滚

当矩阵男遭遇信仰崩塌后，还可能采取阶位回滚的操作，也就是从原来所在的 Blue 阶位回滚到 Red 阶位，俗称“黑化”。这乍一看似乎是开倒车了，但这么做也并非一无是处，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要知道，对于一个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 Blue 建构而言，直接回滚到 Red 的操作有一种“紧急叫停”的热插拔作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道理很简单：与其一直跟现有的这个垃圾建构模式死磕，大不了先退回 Red，之后再伺机重新进行阶位演进。这其实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思路，符合《三体》原著中降维打击的本意，而市面上被滥用的所谓“降维打击”的意思则完全跑偏了，真正的降维打击是自身先降一个维度开摆，于是便再也无惧高纬度发生的各种逗比欠操之事，这就是回滚操作的核心理念。

这么做的缺点当然也很明显，那便是很容易暴露于 Red 阶位的屌类相残之下，你会身不由己地参与到激烈雄竞之中，而且别忘了 Red 是前秩序期的阶位，这意味着社达起来是没有底线的。因此阶位回滚操作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没办法，作为一个带把的，三亿年的底层代码是施加在你身上永恒的诅咒，我老早之前在底层代码系列里就提到过，生而为男意味着从没有你想要什么东西这一说，只有你愿意用什么东西去换。

三、阶位跃升

从 Blue 跃升到更高阶位则是个开放式结局,跃升的终点从 Orange 到 Tier 2 的阶位不等，下面我挑一些典型来说道说道。

Blue -> Orange: PUA

先来说说从 Blue 跃升到 Orange 这一波，这也是相对浅显易懂的。毕竟，在 Blue 阶位待不下去进阶到 Orange 再正常不过。PUA 就是其中的一派典型，他们一切行动以最终结果为导向，用 Orange 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替代 Blue 的程序正义和廉价正确，比如他们不再像 Blue 矩阵男做题家那样无脑笃信“书中自有颜如玉”，脑筋开始活络起来，他们会寻思，我为什么非要费劲吧啦地十年寒窗苦读来获得“颜如玉”，为什么不直奔“颜如玉”这个结果？明明我可以伪装成α男轻而易举地打到炮，为什么非要苦逼兮兮地 996 爆肝，成为一个恶心的奋斗逼，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只为攒够天价彩礼和房子，然后接一个不知道被多少人玩剩下的破烂盘？他们不再像那些活在建构里的 Blue“老实人”那样对规则秩序绝对服从，而是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准绳，Blue 矩阵男对“渣男”这种黑锅

唯恐避之不及，宁可损害自身利益也要争当“暖男”，或“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但 PUA 不这么想，他们想的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在“色”这方面满足自己的欲望，根本不在意是否悖逆了建构模式的既定规则。利己意识初步觉醒的他们懂得如何不被建构模式中间商赚差价，初步具备识别理念欺骗的能力。他们摆脱了 Blue 那种对于建构模式施加的对错是非标准全盘接受的态度，转而去想怎么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

从矩阵男转变为 PUA 无疑算是迈出了一大步，然而，PUA 存在着诸多弊端。首当其冲的就是被一部分 MGTOW 所诟病的女性认证（Female Validation）依赖，他们将全部人生意义建立在获取尽可能多的女性认证上，因而虽然他们摆脱了建构，但仍然受制于底层代码的驱使，仍然没有摆脱 B 瘾的钳制，仍然被迫参与永无休止的雄竞之中。他们为了能够成为一个为♀提供情绪价值的高级工具人而处心积虑，与其他 PUA 卷个不停。Orange 的一切弊端 PUA 一个不落都照单全收，最终当然也就难逃自身欲望膨胀后的反噬。其次，PUA 这个圈其实乱的很，不只有那些纯粹为了习得约炮本领只为当海王的男人，还掺进了很多“图谋不轨分子”，他们进入这个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当海王，还想把 PUA 这一套变成一门生意，也就是通过将这些 PUA 技能传授给其他男人来谋利，俗称发展下线，这也使得这个圈俨然有往庞氏骗局的方向发展的不良趋势，很多押上真金白银只为学习 PUA 技巧的带把的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是被别人 PUA 的对象。再次，随着女权的逐步展开和米兔的步步紧逼，PUA 的生存空间也在被极大压缩，到了后女权时代甚至会发展到见光死的程度，届时为了片刻欢愉而冒着社死的风险已然不值得，正所谓“The fucking you get isn't worth the fucking you get”，遁形（Ghosting）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必要，也即对 PUA 的逆操作，目的是给自己披上一层“保护色”，以便在大环境愈发仇男厌男的情况下得以明哲保身。

Blue -> Orange: 投机分子

另一个从 Blue 跃升到 Orange 的群体是那些投机分子，他们虽然分析底层代码并积极学习两性方面的知识，但目的却是为了在日趋女本位的社会里套一波红利中饱私囊。前面提到的 PUA 圈里的“图谋不轨分子”就算是一种，但投机的方式远不止这个，比如那些在“舔狗经济”中分一杯羹的“恰饭党”，再比如利用性别话题引流的大 V（女权男这个群体里不乏这类恰流量党存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Blue -> Orange: MGTOW（自我实现派）

从 Blue 跃升到 Orange 的还有 MGTOW 中的“自我实现派”，虽然这类人看似跟 PUA 完全不是一路人，但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属于 Orange 阶位，两者都是在挣脱矩阵后重构一个新的人生意义，围绕新的人生意义让自我意识觉醒并滋长，将精致利己理念发扬光大。两者的区别仅在于 PUA 选的人生意义是获取更多女性认证，而 MGTOW 自我实现

派则是走自己的路，选择某个足以自嗨一辈子的副本去刷，要么在世俗名利场上卷个不亦乐乎（请注意这时他已经不是为了女人或家庭在卷了，而是纯粹为了他自己），要么则是一头扎进某个打怪升级的领域，流连于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性成就感之中，当然不论哪种情况，他都已经不需要身边有个女人了，那只会影响到他拔刀的速度。

然而正如 PUA 存在的弊端，MGTOW 自我实现派同样克服不了 Orange 阶位自身的瓶颈—— 不断地向外求取永远只能获得阶段性满足感，这只会不断推高欲望满足的阈值，最后变得欲壑难填，陷入“Rat Race”般的奔忙状态无法自拔，让自己成为那头胡萝卜钓竿后面的驴。不过话又说回来，MGTOW 自我实现派有一个好，那就是他们的人生已经不再围绕女性认证而展开了，这当然会让他们相比 PUA 更少地受到性别局面恶化带来的直接影响。

Orange -> Green: MGTOW（躺平派）

接下来介绍 MGTOW 躺平派，这是从 Orange 进阶到 Green 后出现的一种思潮，从逻辑次序上讲后于上面介绍的各个从 Blue 到 Orange 的流派，这种思潮一般发生在一个男人在 Orange 阶位给自己选择的新的人生意义发生了动摇，让他意识到自己精心构筑的那套个体叙事不过就是个一触即溃的纸牌屋，不论是女性认证还是刷副本打怪升级，从终极尺度上看都毫无意义，也带不来永久的心灵满足，这就到了从 Orange 再往上进阶到 Green 的时候了，而如果是红丸男，这一进程会被大大加快，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作为带把的在女本位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性别劣势，深切感受到这个世界对♂满满的恶意，如果是个普男则更是处处不受待见，这都使得他们更容易感受到世态炎凉，倒逼他们从向外求取转化为内在关照，对世俗理想主义的热忱也会消退的更快，跑步进入躺平佛系和极简主义。此外他们还会产生小圈子里抱团取暖的意向，比如 Red Pill Community，远程与想法和遭遇类似的男人相互情感慰藉，以消解掉外部世界参与雄竞的疲劳感，这种共情能力也是进阶到 Green 的典型体现。

Orange -> Green: 草食男

值得一提的是，Green 阶位同样包含了草食男，但我个人认为他们严格来讲并非属于红丸群体，我之前在《为什么草食男不是 MGTOW》一期视频中详细区分了它与 MGTOW 的区别，简而言之，“草食男”群体更多是“东亚怪物房”造就的特殊产物，由于“怪物房”里卷得实在是太白热化，导致内卷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提前到来，甚至早于女权造成的后果开始显现，因此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倒挂现象。也就是说后内卷时代先于后女权时代一步到来，这些“怪物房”里的带把韭菜还没等被女权女尊教做人，资本就已经先教他们做人了，高昂的婚育成本已经让他们开始选择“不婚不育保平安”了，他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经历

一个完整的红丸软性启蒙阶段就已经被迫躺下去了，最后让“姗姗来迟”的女权收割了个寂寞（手动滑稽）。

Green -> Tier 2: MGTOW.CN

最后介绍一下 MGTOW.CN，这是 MGTOW 的一个赛里斯本土版，发展历史只有短短几年，本人有幸成为其早期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这一个变种思想相比于其前体思想具有三大显著特征：1、建立公理系统，2、深挖红丸悖论，3、追求超越神性（详见《中国米格道简介》）。上一篇文章提到，Green 阶位本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而 MGTOW.CN 所带来的幻灭感可谓一骑绝尘，MGTOW.CN 让男人达到 Green 阶位后比一般的 Green 壬多了些许的唯物视角和现实考量，以至于带把的在 Green 阶位感受到的是一种加强版的虚无主义，一般的 Green 虚无主义者顶多就是觉得一切所作所为没有终极意义，但至少还有性别虚无主义这么层遮羞布挡着，而经历 MGTOW.CN“洗礼”后，你还会意识到这些不但没有意义，还是对自然魔鬼的“助纣为虐”，作为一个带把的，你的这幅躯体本身就是演化法则精心打造的一台内卷机器，你有所为也不行，无所为还不行，提早感受到了 Yellow 阶位那种悖论环身的局面。一般的虚无主义顶多是感到自己被莫名其妙被抛之于人世间的荒谬，但你会感到自己的存在不但荒谬，还是可弃置的，因此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一般 Green 壬那套“平等、博爱、多元”的口号在你听来也无比空洞且虚浮，毕竟你明白♂的真实处境，而且红丸自带的“边缘蛮族”属性也让你不可能真正融入政治正确的主流圈层，键政更是于事无补，←永远←不到♂，→也永远→不到♀，这一点懂得都懂，因此入世也已经不能成为你的选项，那不过是融入这个运行在底层代码之上的无聊求存游戏而已。这些因素都将更加倒逼这个红丸男从 Green 向 Tier 2 进发，MGTOW.CN 具有的超越倾向也使其有力洞穿了 Tier 1 和 Tier 2 之间厚厚的结界，与 Tier 2 阶位直接无缝对接，不论是各个红丸大佬所在的 Yellow，还是 MGTOW Monk 或“Monktow”所在的 Turquoise。

小结

本文算是我对之前一篇文章提到的“红丸加速器”的进一步详述，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每次阶位跃升中红丸所扮演的助推器角色。除此之外，红丸还具有去粗取精的提纯作用，红丸男在经历 Tier 1 的每个阶位时，那些精华部分因为符合红丸精神理念而得到饱满呈现，劣根的部分则被果断扬弃，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红丸的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红丸作为超越信仰加载程序的定位。

真正的敌人，就藏在你的眼球后面和头盖骨里面。

— Turd Flinging Monkey

一切还要从底层代码讲起

相信接触过红丸的读者对红丸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都不会陌生，那就是雄性可弃置性（Male Disposability），它源于两性第一性征上的根本差异，也就是两性产生的生殖细胞数量和繁育后代的成本天然不对等，这使得♀的数量构成一个种群繁衍速度的限制因素，进而导致从种群存续的角度讲，♂的个体存在价值低于♀（海马等极个别物种除外）。以上是各位较为熟知的红丸经典阐述。

这个对雄性可弃置性的经典阐述可谓是高屋建瓴，直击本质，且具有普解性。但也正因如此，这一高度概括而笼统的理论需要结合实际进行现状分析，需要对诸多具体话题进行针对性探讨，并恰如其分地关照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但目前据我观察这方面是明显欠缺的，这无疑是对上述普解性的一种浪费，也必然引发更多追问：

同样是有性生殖生物，人类作为一种文明化的智性动物，其雄性可弃置性在具体表达上跟其他动物必然有所区别，那么人类社会展现出的雄性可弃置性有哪些独特之处？

另外，雄性可弃置性除了被一些诸如自然选择、性选择、族群的集体裁决等外于♂的因素所推动外，也必然由♂这个性别自身与生俱来的某种内在的身心机制所驱动，它一定得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自身的哪些先天素质彰显出了雄性可弃置性呢？

以上这两个关键问题将是本文的重要切入点。

目前这类问题莫说是在主流舆论中，即便是在红丸这个圈里也鲜被提及（至少我认为眼下对这方面的讨论力度还远远不够），存在巨大的真空地带亟待填补。笔者很清楚这个话题深入展开下去会导出一个宏大而驳杂的世界图景，还可能引出更多更为本质且追究终极的灵魂拷问，因此生怕自己才疏学浅驾驭不了，一开始是不太敢触碰这类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深知探讨这类问题的必要性，要知道此类带有男性自我检视和自我反馈性质的讨论即便在红丸领域也是很难自发产生的，这源于男人的固有思维天然倾向于关照外部世界或外在的客观实体，却往往不那么注重体察自我的切身感受，况且人类的常规思维本就更多关注思维的对象而非思维过程本

身，比如很多红丸人士花费了很多精力大谈特谈女人本性，分析起女权暴走、性别矛盾激化、离婚率等社会问题也头头是道，但对自身性别的很多先天特质却缺乏足够关注，也正因如此，对这个理论真空的查漏补缺工作也愈发需要提上日程，这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环，且早晚还是会有人谈及。既然如此，不妨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尝试性解答，多少可以起到某种“预热”的作用，遂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挚笔，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强制输出个人观点或给读者脑中灌满各种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分享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一些个人粗浅想法和零散观点，仅作一家之言，笔者真正希望的是通过本文能够引发读者对这类问题的关注留意和引申思考。

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动笔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我有“三部曲强迫症”，一旦写系列作品就必须不多不少凑到三篇，之前的《底层代码》系列是如此，《中国米格道简介》系列也是如此，而现在写的这篇可以算作是我《求存》系列的第三篇，因此本文也将不可避免跟上两篇存在内容连贯性，我这里假定读者已经阅读过了本系列的上两篇，文中可能出现的上两篇中已经介绍过的各种概念和原理也将不会重复解释。不过本文主要不是为了填补上两篇留下的什么坑，而是要借助上两篇所作的铺垫来深挖雄性可弃置性这个话题，随着本文深入展开，读者会发现我对雄性可弃置性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紧扣我在第一篇谈到的对“求存”的理解，都是统摄在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

自我弃置性与逆生存法则

以往我们谈到雄性可弃置性，总是会不由得想到那个堪称经典的案例---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在这起事故中，男人把求生的机会让给女人和小孩，自己则纷纷葬身海底，极个别的即便侥幸逃生，也避免不了社死的下场，余生在骂名和耻辱中度过。这个案例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人类在面对灾难时一贯的“舍男保女”倾向，这种极端条件下按性别决定生死的集体决策模式是如此强固、坚实而不容分说，昭示着女本位主义这个底层代码无可撼动的绝对奠基地位。

不过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谈起此类明显体现雄性可弃置性的重大公共事件时，大家更多聚焦的是那个自上而下的裁决过程，毕竟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船长拿枪指着男乘客的脑袋下令让女人和小孩先走，否则就把他们就地处决，于是这事就这么成了，仿佛船长在那一刻化身为了种属意志的代言人，代为行使其对每个个体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男乘客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打心底油然而生的自我弃置倾向和甘愿献出生命的普遍自觉性，船长根本不可能使唤得动他们，须知在那种生死一线之际，靠纯粹的武力

威胁是根本不可能奏效的，反正横竖都是一死，因此他们做出此等自我牺牲行为一定都是心甘情愿的。而本文也正是想将读者的关注点从男人受到外部某种不可抗力的威压而遭到弃置的情况中移开，转而聚焦到男人从本能深处自然流露出的那种自发产生的自我弃置属性上，这是在讨论雄性可弃置性时容易被忽略但又绝对不该忽略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复强调红丸应更多侧重于探讨男人自身的本性，这甚至比认清女人本性还要重要，正如阿波罗神庙入口刻着的那句神谕所言：Know Thyself。

自我弃置性的第一阶段：殉情者

显然，男人的这种自我弃置性并不完全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的熏陶中习得，因为生物界中雄性为了讨好异性而自我弃置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物种的雄鹿长出笨重而夸张的鹿角，这明明是个不利于其躲避天敌的有害生理特征，却在争夺交配权的内卷中被保留下来并愈演愈烈；类似的还有某些雄鸟在交配时段声嘶力竭地鸣叫，哪怕此举更大概率招来的是天敌而非异性，包括雄孔雀长出一身华而不实的羽毛，这个性状对其自身生存没有任何实性质帮助，仅仅是为了博取异性的注目。同样，一个对于自然选择而言的优势性状却不一定能在性选择中拥有优势，举个人类自己的例子即可：按理说一个男人不盲目消费、精打细算且低调内敛绝对算是有利于求存的性状，然而这样的男人在相亲及婚恋市场上受到何种评价想必各位也都心知肚明，于是这些男人不得不为了迎合钕大人的胃口而放弃自己一贯的优良传统，于是给各路中间商们赚取差价留出了空间，沦为待割的韭菜，因此毫不夸张地讲，现代婚姻制度的设定决定了结婚对于普男来说就是经济自杀行为，但大部分普男却依然渴婚得要死不活（至少在郭粒把当前这波传统红利吃干抹净以前），凡此种种均表明，雄性这一性别并非总是遵循个体生存至上的原则，这与主流惯常所认为的“适者生存”法则是严重背离的，当雄性面临的性选择的压力盖过自然选择时，“适者生存”法则将让位于“适者繁衍”法则，而性别虚无主义也一如既往地再次惨遭打脸。

显然，雄性这一性别的内核其实运行着两套底层逻辑或操作系统：一方面雄性当然具有趋利避害的个体求存本能，这时遵循的是生存法则；但另一方面，雄性也兼具了在特定情况下（如这里提到的繁衍）放弃个体求存的本能，也即自我弃置性，或者可称之为“逆生存法则”，比如上面提到那些生物学现象就属于传宗接代的指令盖过了保全个体的指令，使雄性甘愿在繁衍的祭坛上献上自己的小命，成为“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殉情者”。

想到这里不禁让人倍感惊异，雄性这一性别居然做到了将这两套完全矛盾且相互背离的内部机制集于一身，一方面自我保全，一方面又自我弃置，要知道这两套行为模式明明是毫不兼容且自相矛盾的。但其实这种不兼容性也只是浮于表面，要是从一个更高维的视角看去，这看似自相矛盾的两者却又是高度对立统一的：雄性所贯彻的这种自我弃置的“逆生存法则”，逆的只是雄性作为个体的生存，而整个族群的存续和发展反倒要靠雄性不断地自我弃置来驱动，因而与其说雄性是在“逆生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高于生存”，这两套机制说到底还是要收束在求存这个终极支点上，只不过求存主体是基因而非个体而已，为了实现种群基因回报率的最大化，雄性身上必须运行这两套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法则。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毕竟是两个完全相悖的法则在同时起作用，不可能不制造出一些内在而深层次的拮抗与拉扯，正如一台安装了双系统的电脑跑起来总归不会那么顺畅，这种由“生存法则”和“逆生存法则”并存于一体所造就的纠结拧巴局面，便是雄性这个性别整体悲剧的根源所在。

自我弃置性的第二阶段：殉难者

到这当然还不算完，以上举的雄性自我弃置性或”逆生存法则“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繁衍大计而放弃个体生存，这是施加在所有有性生殖物种的雄性身上的共同魔咒，这只是自我弃置性或“逆生存法则”的第一阶段而已，而人类作为把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玩出花的所谓“万物之灵”，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再多加点戏呢？

这就得从人类在进化树上点了脑容量增大与直立行走这件事说起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人类产妇的分娩难度骤增，以至于人类新生儿不能像其他哺乳动物的幼崽那样一出生就活蹦乱跳，必须得在还是事实上的早产儿的时候就生下来，然而这时的新生儿不具备哪怕最基本的个体生存能力，完全依赖亲代的悉心哺育和照料才能存活，这导致人类养育后代的成本飙升，产妇在育儿期需要长时间且全身心投入，也就无暇顾及生存资料的获取，于是本不用过多参与育儿任务的男人也不得不卷入其中，充当起生存资料提供者和母婴看护者的角色，至此，人类的性别分工模式开始形成，一方全力投入繁衍，另一方则担起获取生存资料的重任，“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初步确立（请注意私有制出现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也是这样的性别分工模式，只不过那个时候不是“父权”主导，而是“舅权”主导）。

生存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要求男人不断与周围瞬息万变的自然环境进行互动，换句话说就是需要直面现实的逗比又浅草，于是带把的很不幸地被种属意志塑造成了“作

死小能手”，被赋予了敢于试错和冒险的天性，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不跳出舒适区就浑身难受，内心永远洋溢着对地平线以外的未知世界无尽的好奇与神往。我在本系列上一篇文章中也提过，通常人们认为的男人是一种更理性的动物，不容易被情绪化的冲动冲昏头脑的固有认知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个事是需要分情况讨论的，男人并非任何时候都会表达出理性，还要视特定情况下达成基因回报率最优解需要男人如何做而定。另外，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分析工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任何理论系统或学说要是刨根问底下去永远会追溯到那个不言自明又无可争辩的基石假设上，亦或是必须围绕着一个意欲实现的目标而展开，因此其逻辑推导过程不论如何精妙绝伦无懈可击，永远发端于一种非理性的武断，一种不容分说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烈欲念，理性只是为其服务的工具和手段罢了，是情绪的奴仆，并不存在独立于目标、欲念或武断等意向性之外的理性。因此男人动用理性不断改造世界的过程，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在满足那颗永远躁动的心罢了。

男人这种骨子里的生命本质原始冲动驱使着智人这个物种从东非老家启程，将足迹踏遍蓝星的每个角落，甚至蓝星都搁不下他们，还发誓要征服星辰大海，哪怕那一篇篇壮丽的史诗是由无数♂牺牲者的鲜血所谱写，哪怕那一座座宏伟的里程碑是由无数♂殉难者的白骨所堆砌，这种为了“不甘平庸”、“不枉此生”而做出的舍生忘死和奋不顾身的“莽夫”之举，是造物主施加在男人身上的又一道诅咒，“逆生存法则”也由此更上一层楼，开始了它的第二重表达---殉难者，其惨烈与悲壮程度比第一阶段的殉情者更甚，此时，作为人类日趋恶化的生存困境中的“前卫突破者”，男人非但要不惧生死，很多时候就连第一阶段事关重大的繁衍大计也得暂时放下，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远征的号角吹响，怎还顾得上什么“儿女情长”，你就看很多主流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有意无意渲染乃至讴歌的所谓“男人的浪漫”，是必须抹上点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悲情色调的，往往还夹杂着为了踏上某个宏伟远大的征途而割舍掉眼下你侬我侬男欢女爱的烂俗桥段，非如此便是“小家子气”，不够“大丈夫”，算不得“真男人”（手动呕吐），这些都属于第二阶段雄性自我弃置性的某种文化映射。当然，与第一阶段相同，这仍是“为了生存而舍弃生存”的体现：正是这些♂殉难者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整个族群的生存空间才得以拓宽，恩泽后世的宝贵生存经验才得以积累，而他们自己，则一批批地倒下，化为这生存之岸上的泥土，喂饲着富饶绚烂的文明之花。

男人在这个阶段被命定的生存资源提供者身份还铺垫了其作为 human doing 的心理底色。远古时代，男人承担着诸如狩猎和战争之类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任务（当然，真女权从来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他们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频繁地面对生死绝境，这迫使男人的大脑更多侧重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向外投射的思维模式也导致男人很容易忽略掉内心的情绪感受，而女人的采集者角色决定了她们的长处恰好就是男人的短处，她们非常善于维持社交圈

子及搞关系那一套，捕捉自身和他人情绪波动信号的能力也更为敏锐，很多男人感叹于女人的性别整体意识和性别内部共情能力完爆男人，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是的，女人天生就擅长政治实操，有人说不对呀，那些对历史军事等表现出浓厚兴趣，动辄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世界地缘局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不都是带把的吗？没错，然而请注意男人关注的点往往是整体格局的分析把握或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构思揣测，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宏观、抽象、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才算政治，大错特错，请记住，只要是人数超过两个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它存在于任何一段人际关系所包含的权力结构之中，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与你我息息相关，而男人擅长的不过是宏观趋势的把握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些表面上看是政治，实则却仍属于一种长期主义的、“做蛋糕”式的工程师思维，至于夺取话语权、巩固群体身份认同、炒作热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煽动情绪扩大社会影响力等能够立竿见影的、“分蛋糕”式的政治实操，男人并不比女人更拿手，可以对比一下女权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差距有多明显，男人的这种“工于某国，拙于谋身”的捐躯特质，使得他们计算眼前利弊得失并给自身性别争实惠、捞好处方面远不及女人，比如如今的男人居然全盘接受了女人是弱者这样明显的性别舆论操弄，他们不明白的是，拥有通过卖惨来博取广泛同情的资格的从来不会是弱势的一方，真正的弱者是被剥夺了抱怨和卖惨权利的，切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钱才能评上贫困村。可由于男人这方面的权利意识实在太拉跨，以至于他们至今都没转过这个弯来，甚至在对方大搞去责任化时还在傻乎乎地以承担责任为荣，这种情况下诸如男权这样的社会活动又怎么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呢？根本就带不动好吧，三亿年底层代码的厚重底蕴在那摆着呢，现实就是男人征服世界得到女人，女人征服男人得到世界，谁让世俗权利是人家的硬通货呢。顺道一提，之所以米格道走的是非组织性的路线，也是考虑到了男女组成的性别团体在这方面必然存在的天然差距，从而扬长避短。以上我借着本文主题稍微引申讨论了一下，无非是想让读者意识到为什么必须把雄性可弃置性等一些底层问题讨论清楚，否则你根本分析不明白当下性别领域很多现象的来龙去脉，又何谈指导实践呢？

自我弃置性的第三阶段：殉道者

如果你觉得男人所背负的逆生存法则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太小看我们的造化之神了，为了增加游戏趣味性，地球 ONLINE 官方决定再给人类这个玩家提升一个游戏难度，于是发布了新版本 — 认知革命，这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类必须借助虚构和想象成为一种活在一套共同叙事里的动物，在被基因奴役的基础上还要叠加被模因夺舍，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整合出超大规模的合作模式，于是神话

传说和原始宗教等初代“元宇宙”开始出现，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迭代且日趋复杂精细，逐步发展为如今此起彼伏的各个信仰体系和思想流派。此外，上一小节提到的自我弃置性第二阶段也明显跟不上陡然升高的求存难度了，这种仅靠带把的前赴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来拓展生存空间的做法效率太低了，本质上还是在通过硬性试错来归纳生存经验，对于人类而言代价太大，根本就玩不起，人类毕竟没有虫族那样逆天的近乎无限的爆兵能力，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进行软性试错，也就是在采取行动前先要在脑海中构造出各种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来把握世界，将纷繁复杂的外部信息整合成一个概念体系，再以此自上而下地指导实践，换言之，人类必须先建立世界观再从中导出方法论，谋定而后动，而非“吃一堑长一智”的高成本穷举法。这迫使人类社会中必须存在这样一类人，他们不关心任何实用层面的具体操作，也不以任何世俗功利为目的，而是全身心融入一种与当下面临的现实生存问题毫不相干的缥缈思境之中，在抽象概念上进行纯逻辑推演。他们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务虚者，彻底活在自己虚构出的一套符号和理念的世界里，他们只管追究终极和本源，如夸父逐日般孜孜追寻心中至高无上的真理，毫不在意“想这些有的没的能当饭吃吗，能过丈母娘那一关吗”这种凡夫俗子才会问出的问题，而是凭借“真理”的烛照高踞于浮生朝生暮死之上，这种脱俗和叛逆气质当然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安然稳存，甚至意味着付出生命和绝后的代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因他们不苟同于世，不苟同于时，不苟同于人，而这些不同又带有着真理性、未来性的指向，带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所以他们便只有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历史时空里得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现时现世却一定会被当做“异端邪说”清除干净，以维持当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态，他们此时此刻身死道消，却又在彼时彼刻以另一种方式“复活”。

至此，自我弃置性进阶到了第三阶段，此时男人的自我弃置行为已经不止于第一阶段的“怒发冲冠为红颜”或第二阶段那种“三分钟热度”的匹夫之勇层面了，而是带有了一种认死理钻死牛角尖的执拗和魔怔，催动他们不懈追寻着“真理”、“理想”、“愿景”、“彼岸”、“志向”、“抱负”、“伟大目标”等这些在现实世界完全找不到对应实物、纯粹存在于人的主观认知中的虚性概念，并与这些虚头巴脑的观念绑定自我认同，甚至把这些虚性概念看作比现实世界的花鸟鱼虫山川草木更为真切的实在物，自我陶醉于那个虚拟的“元宇宙”之中不可自拔，也让他们对精神自洽的强烈需求盖过了物欲享乐和感官刺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带把的很不幸地沦落为了活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一不留神就会被“意义感”这个逗比浅草的妖艳贱货所脑控，干出违背生物趋利避害本能的作死行为，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每次我看见有人动不动发出“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的感叹时，我就想反问一句，你问的是哪个性别？（手动滑稽）

到了这个阶段，逆生存法则无疑已经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彻底超越了个体求存的层面，超脱飞扬的思想完全摆脱了现实的引力，比如出现了像哲学这种云里雾里尬经的学问，其本身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就是一群大号儿童玩的纯逻辑游戏，而哪怕纯粹的做学术也是一种沉浸在理想模型的世界里反复推演的脱产行为，一时半会看不到任何应用价值和变现渠道，也不会对这些理论家思想家本身的求存处境带来任何立竿见影的现实好处，他们甚至可能为了印证一个虚无缥缈的设想和假说而蹉跎岁月荒废前（钱）途，为那些眼中只有“财色名食睡”的凡俗之人所嗤之以鼻，最后可能还不忘被嘲讽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毕竟，就连造原子弹都不如卖茶叶蛋，更何况是造真空中的球形鸡（手动滑稽）。

另外，到了自我弃置的第三阶段，这种务虚和不切实际的倾向达到一定程度后甚至会引发对求存意志本身的反思，比如到了叔本华等哲人这里，就连“求存”这个无可争议、不容置疑的终极目的也要拉出来审视一番。在前两个阶段你多多少少还是能发觉到“为了生存放弃生存”的痕迹，不管是为延续香火而舍身还是为拓展族群生存空间而犯险，都很容易让人看出最终还是收束到了（群体）求存这个点上，而第三阶段那个收束的点被推到了无限远处，似乎永远不会出现。然而这也只是个错觉，通过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哪怕第三阶段的逆生存法则以一种彻底摆脱求存的纯粹务虚态度呈现，也依然还是没有绕开“为了生存放弃生存”的总基调，只不过到了这个阶段人类实现求存的方式恰恰在于先靠少部分“务虚逼”各种云里雾里尬经，歪打正着地撞见文明新的增长点，然后再靠一帮“实干逼”们想方设法将其落地。比如牛顿力学一开始纯粹是为了佐证上帝在万物之中设置的规律和法则，没有任何现实现世的实用性考量，但导出的结果却是一整个工业时代。换句话说人类文明不是纯靠实践来推动的，而是靠不断地讲出新故事，唯有如此才能解锁新的主线任务，卷王“实干逼”们旺盛的执行力也才能聚焦到一个点上，从而避免无头苍蝇到处乱撞的情况发生。

在蚂蚁群落中少量存在着一群这样的个体，它们不与其他蚂蚁统一行动，不参与任何常规的觅食、战斗、搬运等工作，而是看上去无所事事，到处乱溜达，表面上看它们对于整个蚁群社会而言毫无存在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扮演的角色却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它们不跟其他大部队一起行动，才有机会歪打正着地发现新的生存资源，从而避免整个蚁群在消耗完现有资源后整体覆灭的下场，然而它们自己却因要到处探索未知领域而时刻身处险境，这些个体被称为“懒蚂蚁”。而人类社会的务虚者，其实就相当于“懒蚂蚁”，他们不断用思考的钝剑费力切割连通大自然脐带，其最终落脚点却又恰恰在于找见文明生存的新出路，避免内卷到死的局面发生。这对于他们自身的求存当然不算什么幸事，毕竟务虚就意味着彰显出一种超脱于个体求存的超拔性，将个人的利弊得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这些为了追寻“道”而不惧生死物我两忘的人类文明“懒蚂蚁”仍然还得是由♂

这个被诅咒的性别来充当，只因人类为了实现危如累卵的文明化生存还就不得不玩这些虚的，而带把的又早已在上一阶段被必然地锁死在了生存资源提供者的性别角色上。

“逆生存法则”的运用浅谈

通过上文的层层抽丝剥茧，性别分化的本质及雄性这一自然设定最根本的内核属性逐渐清晰起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雄性的自我弃置性或曰逆生存法则是在不同层面上铺展开的，呈现出一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态势：先是性选择压力逼迫雄性消解掉一部分个体求存本能，精虫上脑后甘愿“为 13 生为 13 死”，这是第一重自我弃置；之后由于人类在进化树上点了直立行走和脑容量增大两项，又将可怜的人类男性锁死在了生存资源提供者这个角色定位上，这催生了男人不计后果以身犯险的冒险盲动天性，从而满足整个族群拓展生存空间的硬性试错要求，这是第二重自我弃置；再之后发生认知革命，由于生存难度进一步提升，人类不得不采取虚构故事来整合大规模合作模式，以及采用模型先行的软性试错策略来规避一部分硬性试错成本，导致作为生存资源提供者的男人必须成为各种模因的易感者，倒逼出一小部分男人投身于脱离当下实际的务虚事业，为了理想、道义和那炽热的信仰奋不顾身，彻底背离个体求存诉求，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和“长期主义者”，可现实永远是那么逗比又浅草，越是笃信宏大叙事者，越是会被宏大叙事所逆向筛选，反倒是根本不被宏大叙事上脑的那些凡庸之辈和精致利己者却往往蒙受宏大叙事的恩典，吃到那些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者的人血馒头，吃饱了还不忘反过来嘲笑和鄙夷这些黑暗中举起火把成为靶子的先驱者何其 naive，这也为雄性这一性别增添了又一重悲情色彩，这是第三重自我弃置。

上文介绍的逆生存法则可以有效化解一些以往略显棘手且不那么好解释的现象，接下来我会尝试运用这套理论来解释分析一些底层代码相关的“偏难怪题”。

男人，一种活得很拧巴的动物

关于男人，有一个让人不免感到困惑不解的现象，那就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这两个针锋相对的群体明显都是男人居多。一方面，那些把某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和意义感置于世俗凡尘之上的是男人，另一方面，那些紧随时事对当下面临的真实困境表达出深切隐忧的同样是男人。反倒是女人，这两头都不怎么沾，她们既非理想

主义者也非现实主义者，而是“感觉主义者”，这里也澄清一下，有的男人会说女人在择偶时表现得非常“现实”，但这跟这里的现实主义是两码事，因为她们压根不会真的尊重客观实际，否则某 82 年上海女博士之流又怎会层出不穷呢？（手动滑稽）因此女人在男人看来所表现出的“现实”，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所谓“安全感”上，关键字还是那个“感”。女人是活在感觉里的动物，对她们而言，感觉对了就是对，小我第一人称的直接体验感是她们的唯一评判标准，其他有的没的统统靠边站：一方面，理想主义和抽象叙事那一套务虚的东西离直接体验太远；另一方面，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又要求一定的客观性，与直接体验需要的主观性相冲突。结果就是，一切跟着感觉走的她们既不会受宏大叙事的干扰而看不清眼巴前的个人利弊得失，也不至于直面时局现状之不堪而殚精竭虑忧心忡忡影响美丽好心情。从底层原理角度讲，这当然也可以看作种属意志对她们的一种深层呵护，反映的是被演化法则所背书的“女命贵”铁律。由此也可加深对“世俗特权是♀硬通货”这一经典论断的体会，♀才是物质世界的第一性，这在很多文化的底层思脉中都有所蕴含，比如英语 material、matter 等词的词根直接就是 mater-（母亲），雌性在物质世界，相对于雄性本身就意味着“原型”、“本源”、“完善”。再比如赛里斯传统文化认为男为阳，女为阴，奇为阳，偶为阴，而赛里斯人形容人运气不好则会说“数奇”，这侧面暗示物质世界本来就是眷顾女人的，虽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有的是贵宾犬，有的却是中华田园（手动滑稽）。（以上表述部分借鉴了信仰论教授老谷歌先生关于“男性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相关知乎回答）

这也不禁让人想到带把的占绝对主体的理工科群体的一些典型思维特征。不知各位是否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各大论坛上，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相关话题下，最活跃的往往都是理工男群体，按理说表达出对社会问题深度关注和强烈社稷关怀的应该以文科生为主，但事实却是在各种时事热点话题下辩经辩得面红耳赤的往往都是理工男群体，相反文科生反倒不会那么容易钻死牛角尖，陷入魔怔状态，他们并不会与自身所学的那套东西从精神上深度套牢，不会与之自我认同，合上书本后还是要回归到如何“好好生活”，“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对他们而言除了吃和草以外的事都是浮云，宏大叙事与我无关，我就是个俗人，只在乎自己的小确幸，你们慢慢尬你们的经，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约炮约炮。不得不说，文理科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就十分近似于男女之间的根本思维差异。当然我这里没有说所有文科生都是如此，仅就普遍情况而言。

刚才稍微扯得远了点，举这个典型例子无非是想表达男人在很多方面展现出的拧巴和倒错，其实都可以用本文所讲的这套理论完美解释：前面说自我弃置性在不同层面有不同体现，而男人之所以能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也不过是因为男人在不同情景下扮演好生存资源提供者需要达到的要求各有侧重罢了，为了实现整个族群的求存，有时需要男人极端严谨务实，有时又需要男人极端空灵务虚，反正不

论哪种情况本质上都是为了履行作为 human doing 的使命罢了。这给各位♂读者的启示就是，要时不时地检视一下自身，有意识地观摩自己日复一日的想法、念头和举动，看看自身的哪些性格特征、思想倾向或行为模式其实并非是显意识支配下的深思熟虑使然，而仅仅是在下意识地贯彻你这个性别所自带的工具般的自我弃置性。

红丸的自我指涉性

本文的这套理论还可以用于论证红丸具有的自我指涉性，这里说的“自我指涉”指的是一个理论不但可以解释外部世界存在的诸多现象，还可以解释该理论本身为什么会出现，而红丸就具有这个性质，也就是说红丸能够解释红丸这个理论思潮本身为什么会产生。

按常理讲，红丸这种现象是不该发生的，既然演化法则需要给男人安装一系列“自毁程序”，就不该让男人具备任何自我主体意识，不该让他们超越“食色性也”，超越爬虫脑和缘脑的束缚，不该让他们具备反思女本位、雄可弃等底层代码问题的能力，这些很明显属于“越权操作”，但现实是红丸居然发生了，我们这些带把的居然得以聚在一起反思自己的可弃置性，乍一看这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结合本文所讲，这一切又都是必然之导出：前面讲自我弃置性发展到第三阶段需要赋予少部分男人一定程度的务虚和超越属性，甚至允许他们反思求存意志本身，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包括“红丸”在内的各种“牛鬼蛇神”的涌出留出了口子，也就是说红丸不过就是逆生存法则高级阶段的一种体现罢了，它的出现恰恰仰赖♂自我弃置性达到相当的一个程度，至此，红丸也与自身达成了一个闭环。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连红丸都是种属意志实现求存的一个机制，这看上去是个悖论，红丸明明是对女本位体系的重大潜在威胁，但请联想《黑客帝国》中锡安的存在对于矩阵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机器要故意给人类留下一块保留地，而非对其赶尽杀绝？不是不能，而是不想。这是因为矩阵完成自我迭代恰恰需要存在少量“异常程序”，这靠机器世界本身无法实现，必须仰赖那少部分脱离矩阵掌控者定期分享“异常代码”，以帮助系统一轮轮新陈代谢，可以说锡安和救世主的设定也都尽在矩阵的安排之中，做个通俗而不十分恰当的比喻，锡安的作用就在于激发某种程度的“鲶鱼效应”，防止矩阵系统最终变为一潭死水。

而红丸之于人类社会恐怕也是如此，它越是与主流格格不入，就越是能起到这个“活化”的作用，但它又绝不能扩大成一种能够“喧宾夺主”的存在，而这也恰好呼应了红丸被锁死在一种小众亚文化形态的现状和必然性，这同时为红丸为什么不可能

大规模出圈提供了解释。说到这恐怕会有人不免发出些许感叹，原来很多表面上看明显由自由意志所支配的主张和决策，背后也不免暗藏着深在的宿命论意味，原来一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就连红丸这样挑战底层代码的“异质思想”也不全是男人自我觉知的产物，居然也涉及演化逻辑自我维护的内在需要，说到底，你我终究还是寄蜉蝣于天地罢了。

特别注明：本节所提供的红丸自我指涉性的解释仅为个人版本，未经公开论证和反复推敲，泛泛而谈不免浮皮潦草，纯属茶余饭后的一点遐思，只是想带读者来一次思维漫步，不涉及严谨学术范畴。

浅论红丸的实操空间

刚才那个话题稍微有点玄学，最后我想把视角拉回现实，简要谈一下一个相对具有时效性的话题，因为今天讨论的东西多少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红丸究竟有多大的实操空间。最近我观察到很多朴素红丸者有过分夸大红丸实操空间之嫌，觉得照抄照搬♀精致利己那一套就可以完全规避被雄性可弃置性收割，但通过今天的阐述和铺陈，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完全复刻特权性别作为 human being 的各项性别红利的前提是自然魔鬼不拉偏架，但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当然我不是说这一套完全没有实操空间，只是说它是有明显的天花板的。事实上我本人处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为了节约决策成本，也时常照搬另一个性别的某些现成的行为模式，这样做无疑有利于确保生活质量的下限不会太低，你会发现在很多世俗事务上，♀的决定虽说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往往也不会差到哪去，普遍都会有个保本收益，不容易犯♂那种深一脚浅一脚，想起一出是一出，以及容易迷失“宏大叙事”等毛病，比如很多人提到郭钕永远热衷于体制内铁饭碗工作，哪怕体制外的工作如何表面光鲜、如何画大饼也不为所动，也从来不会像郭楠那样被“宫酱情结”所左右。再比如知乎上的鸡哥曾经提到，改开初期很多榆木脑袋的郭楠固执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房地产不会出现金融化而坚持不买房，反倒在“万众创业”的感召下仅凭一腔热血勇敢下海，结果不但完美错过了一次实现阶层跨越的机会，还赔了个倾家荡产，被收割了个精光，更有甚者连韭菜根都被刨了。反倒是那些“妻管严”、“耙耳朵”的男人因为拗不过他们老婆死活非要买房的执念最后成功上了车，他举的这个例子就非常有代表性。当然凡事无绝对，此一时彼一时，宏观趋势分析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多余的，比如当下很多郭钕仍然受“有房才有家”的惯性思维所裹挟，哪怕宏观层面上讲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明显不可逆的“拐点”，也仍然不顾一切地坚持入场，结果一向精致利己的她们居然客观上也做出了“侠之大者，为国接盘”的壮举（手动滑稽），不过真正接盘的更多还是舔狗渴婚男，由此可见无脑仿女同样不可

取，现实世界纷繁复杂，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普遍适用的通解，世俗层面的很多事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把握。当然类似这种特权性别玩脱的现象与男人的逆生存法则不是一回事，而应看作是求存难度剧增的现代高风险社会失稳态势的一种体现，因为文明程度越高，“失匹配效应”（mal-adaptation）就会愈发严重，凭本能、靠直觉行事就越是容易玩脱，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此不做赘述。

十六、天际线主义

一直以来我并没有用很严肃的眼光看待诸如 Skylinism 这种红丸社区里的“旁门左道”， 而是当成一种半娱乐性质的搞笑环节，作为严肃讨论间歇的一种调剂（它也确实有这个功能）。天际线其人的一大特点是语速快于思维运转速度（手动滑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输出纯意识流，奔放不羁，想到哪说到哪，根本不顾及是否说错，先说出去再说（过程往往伴随大量晦涩的新名词诞生）。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非主流的建学方式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不经意间总是能蹦出一些金句出来，也许他本人说完就抛之脑后了，但其中有一句话还真就惊艳到我了。

比如他很早以前提出的一个主张就深得我意：一个带把的要么关注与自己本人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要么关注彼岸的超越信仰，处在当间的垃圾建构模式一律不要理会。

这句话他刚一说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一种清新透彻之感，也许是因为他把我一直想表达的诸多想法浓缩在了这句话里。而且这个主张也恰好与我之前在 MGTOW 方法论中介绍的“PFSM”四个方面相呼应，S（Spiritually）对应超

越信仰，剩下三个对应个体男人直接能经验到的生活方面（身体、钱和实用技能），我当时把这个放在 MGTOW 方法论的“道篇”来讲，但现在看来它与天际线这句话一比都未免显得繁琐了，与其说是“道”不如说仍然属于“术”的范畴， 反倒是天际线这句言简意赅但鞭辟入里的论断更有“道”的那种高度概括性和全局统摄性，不失为在 MGTOW 方法论方面新一轮探讨的一个出发点。

这段时间里我还真就玩味了一番这句话，主要还是因为不想只是知其然，于是试图系统地论证这个主张背后的所以然。首先他这句话的一个潜台词把所有可能的人生态度或处事方式分为了三大类：纯粹世俗逼，世俗理想主义和超越信仰，并且明确否定了世俗理想主义，这也跟我的个人见解恰好合拍，下面我来就这三大类阐发一下我的思考过程：

1、纯粹世俗批：也可以称之为朴素唯物批，这种人的生活完全被笼罩在直观现象层 面，只关注与自身物理存在迫切相关的方面：衣食住行、三餐四季，一丁点都不上升到抽象层面，不进行任何虚构叙事。其行为模式与其他动物的求存反应机制一般无

二。在其他国家土鳖酱缸中下游存在很多这种批（手动滑稽）。按自私的基因的说法， 他们可以看做是完全被自身基因操控的傀儡，只想着吃和草。但他们基本不受任何模因支配，因为其认知模型已经彻底固结在小农酱缸层面，早已

形成信息茧房，可谓是油盐不进，针扎不透，任何试图脑控他们的建构模式（叙事方式/虚构故事/模因，此处及下文这些词可作同义替换）都像是对牛弹琴，很难突破“你整这些玄的乎的对我有个鸡巴用”的灵魂反问。这当然是未充分开启民智（独立撕烤）的体现，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低明”状态，反倒一定程度上阻隔了那些表面上光鲜、伟岸、深邃，实则意在进行理念欺骗的各种思维病毒的入侵，这也是为什么说“支慧”具有紧急叫停垃圾建构模式的作用（手动滑稽）

2、世俗理想主义：也即天际线所说的“垃圾建构模式”、“垃圾理想主义”，也可称为“低逼格模因”。这是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抽象叙事禀赋的一般体现，虽然调动了虚构故事能力，但其叙事的落脚点仍停留在世俗层面或此岸世界，它归根到底无外乎是求存叙事，因为单兵战斗力薄弱的智人需要通过虚构一个故事来整合出一种超大规模合作

模式（规模上远大于其他群居动物），以便在猛兽横行的原始丛林中能存续下来。如果从递弱代偿的角度讲，这无疑是高智生物存在度极度弱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因为只靠当基因的傀儡去过活已经不足以维持种群延续了，模因被迫应运而生，其结果就是智人不但成为了基因的傀儡，还成为了模因的傀儡，而与基因一样，模因传播的最佳祭品仍然是

雄性这个可弃置的悲催性别，以便达到其传播效率最优解，这也呼应了不带把

的天生精致利己小确幸没有宏大叙事的癖好，而被诸如“xxx 梦”、“为 xxx 而读书”、修齐治平、光耀门楣、衣锦还乡、“修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等各种世俗理想主义或垃圾建构模式所脑控的清一色都是带把的。他们是基因和模因的双重傀儡，而模因甚至比基因更操蛋，基因好歹赋予了作为载体的生物体趋利避害的本能（虽然繁衍本能可以覆盖掉雄性的趋利避害求存本能），而模因为了传播自身甚至让其载体时常违背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这也是为什么为了某种理想主义而奋不顾身的行为成为了人类独有的现象。毫不夸张地讲，理想主义可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它能让你干出比跳楼还危险的事出来。

正因为有了“叙事”能力，智人（尤指带把的）很不幸地成为了活在“故事”里的动物。而故事又是铺展在时间序列上的，需要虚构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概 念，这也让世俗理想主义者们要么在缅怀过去，要么在畅想未来，就是他妈的不活在当下。这无疑给了“中间商”们赚差价的空间，只需炮制出各种愿景、蓝图和大饼，就能让他们像胡萝卜钓竿后面的驴一样奋勇前行，直到筋疲力竭的那一刻。去看看其他国家一线城市那些住在鸽子笼里每天挤着地铁疯狂加班但因为“梦想”仍在坚持着的 x 漂们就行了。更为逗逼欠操的是，很多垃圾建构模式为了给自己续命需要不断拉新韭菜入场，其本质就是个庞氏骗局，而非通过把蛋糕做大，那样的话位于下游的个体好歹也能喝点汤。

另外，哪怕带把的取得了某种世俗理想主义的阶段性成果，也仍然是得不偿失

的。首先世俗的一切成功是速朽的，最终都要尘归尘土归土，尤其是在大时间尺度来看。“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其次，世俗成功天然是排他的，你占有了的任何东西，别人就相应不能占有，世间纷纷扰扰恩恩怨怨由此生发，催生出无尽的内卷和倾轧。其三，世俗成功永远只能带来欲望暂时满足，而且边际效益递减，更关键的是它很容易成为人生下一茬苦难的引诱剂，而你为了得到它所经历的不断牺牲和付出的过程，却是真实的痛苦体验，这当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道友都指出这年头带把的最好佛系一些，别当奋斗逼，多劳多赚不如少劳少赚等。

以上我说的这些都还没提到底层代码呢，就已经把那些融入世俗理想主义的带把的解构得差不多了，我个人很反感这种首陀螺折腾文化（手动滑稽），当然从红丸绝对道义的角度讲，在嘲讽的同时也应该对他们被低逼格模因夺舍的遭遇深表同情。相比之

下，只是作为基因傀儡的纯世俗逼们的实际生活境遇比他们就要好得多了，如上所述他们那种如封闭黑盒一般的支慧凝结核根本就是无懈可击，纯粹世俗逼没有一个从起心动念到最终达成目标的延迟满足的长周期，相反他们只追求即时满足，只吃挂到嘴边的肉，“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中间商根本就无从下手

（手动滑稽），这让他们得以在社会下层得以安然稳存，人生际遇较少经历跌宕起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出现的“中间商”也并不一定仅指具体的人，也包括现实本身的逗比又欠操，也叫墨菲定律，而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最容易给

墨菲定律起作用的机会， 也就是平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说脑子空不要紧，就怕脑子进水。

（手动滑稽）

3.超越信仰：也可称为超世俗的理想主义，或高逼格模因。达到这个阶段同样不存在被中间商赚差价的余地，毕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超凡脱俗、无限追究终极的过程中，那个基于求存或求存叙事的小我已经被消融掉了，抵达了抽象之梯的最顶端 — 终极存在/本源/上帝/梵等，是带把的的神性的充分体现。

这种人生态度一直以来被看做红丸思想（至少是本土红丸变种）达到极致后的必然导出（特别是经历过“红丸三大危机”之后），这一点并不存疑。但它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似乎否定了此岸现世的一切人生意义，反正世俗生活的种种不过就是通往永恒之路上的幻象和阻碍， 一想到这就让人有点忍不住想现在就去 nijiat（手动滑稽），直接一把梭哈所有带把的的硬通 货。因此如果不想现在就去 nijiat，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这有限而渺小且不完美的凡俗生命继续下去的意义在哪？首先世俗理想主义这种活法肯定不能选，原因如上所述， 那么就只剩下纯世俗逼了，可是把纯粹的超越信仰和纯粹的世俗逼相结合，总归还是会让人觉得充满错位感和违和感，这也是我一直试图解开的一个结，而我思考的结果就是，这两种人生态度似乎也并非没有兼容性可言。

首先我想辨析一下“求存”和“求存叙事”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它俩是截然不同的。求存只是个中性词，是刻在任何生物本能里的内在规定性。而求存叙事在红丸价值观里则是绝对的贬义词，是超越和神性的对立面，因为它的落脚点是通过某种虚构故事建立起大规模合作模式，以确保群体的延续，但往往伴随无数个体带把的成为维持这一建构模式所需要牺牲掉的炮灰和韭菜。因此完全可以说个体的求存和求存叙事反倒是相互排斥的，个体为了更好地求存恰恰需要一定程度地远离求存叙事。但这俩概念确实容易搞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一些道友把王东岳之流与三体作者等人归入一类相提并论的原因，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个误会，后者属于求存叙事，而前者只是探讨求存乃世间万物根本规定性，事实上王的《人类的没落》一书中大篇幅地在反对和消解求存叙事，甚至可以说是我目前见过的反宏大叙事反得最彻底的。

通过以上辨析可知，仅仅是求存与红丸并无根本矛盾，而且确保一个红丸男个体的物理存在反而还有利于红丸神性的播散，这又恰好辩护了保留纯粹世俗逼这种人生态度的合理性。当然， 这里必须强调，纯粹世俗逼必须和超越信仰相结合，单单是纯粹世俗逼与红丸并不能兼容。更何况市面上的很多纯粹世俗逼其实也很容易滑向世俗理想主义，因为欲望的枷锁会越套越紧， 直到让他们甘愿融入求存叙事，比如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不得不谋求赚更多的钱，于是结束当下岁月静好的躺平生活，拼命往考公转码等“热门”路线上卷，结果一入 xx 深似海（手动滑稽）。

综上所述，一个红丸男，要么关注求存叙事之下的个体求存，要么关注求存叙事之上的永恒神性，证明完毕。

十七、中国米格道导论

中国米格道这一红丸思想变种始于建立公理系统，以整合 MGTOW 理论体系内已有的关键命题，这样一来极大地提升了结论的确定性，有效解决诸如 NAWALT 之类的顽疾。但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带来的幻灭感过强导致触碰了红丸悖论（红丸富贵病/导数烦恼/Red Pill Catch 22），也即意识到自己的真实险恶处境和红丸化之后自身变得更为精致利己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地，一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操作反过来都会加深小我（Ego）的膨胀，引发更强烈的精神阵痛，因为逗比又欠操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除非公理一改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两种途径：其一是开拓男性专属空间，通过刷副本让小我获得短暂慰藉。其二是消解掉红丸化之后膨胀起来的小我。而超越信仰恰恰做到了一石二鸟，因为世俗特权和超越神性不可兼得， 特权性别无法介入后者，同时接近超越神性的过程中小我必然被消解掉，而红丸也完成了其作为超越信仰引导程序的使命。在此过程中，小我经历了从最初服下红丸自我意识觉醒后的野蛮生长，到因逐渐超凡入圣而消融冰释的流变。至此，中国米格道达成思想闭环。

文章作者有：墨菲斯、老谷歌、TFM、无名、反白左标兵